

六臣註文選

五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書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者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奉言 齊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以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化也其盛德也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

善曰漢書音義曰率猶也 漢近也武逆也世遠也近者蹈其跡遠者聽其風聲 良曰踵繼也言踵繼列代之若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者聞風聲善惡而已 秦君也 向曰迄至也 率適者踵武也聽者風聲

不可勝數

善曰漢書音義曰率猶也 漢近也武逆也世遠也近者蹈其跡遠者聽其風聲 良曰踵繼也言踵繼列代之若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者聞風聲善惡而已 秦君也 向曰迄至也 率適者踵武也聽者風聲

道者七十有二君

善曰文類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也 向曰昭明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也

因若淑而不昌

善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順美而失之能存之者固與同 翰曰言為若之道與有順美而失之能存之者固與同 翰曰言為若之道與有順美而失之能存之者固與同

軒轅之前遐哉

善曰軒轅黃帝也 五三詳不可 無可守得 有而字 聞已 遐遠也詳求也

六經載籍之傳維風

善曰漢書音義曰作見可觀也 五三帝也 六經典籍之所傳也 善曰元首君也 股肱臣也 翰因斯

首明哉股肱良哉

善曰元首君也 股肱臣也 翰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 五三帝也 堯臣莫賢於后稷后

稷創業於唐

善曰漢書音義曰唐虞之始也 公劉發跡於西戎 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

公劉發跡於西戎

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也 居於西戎 文王改制爰周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

文王改制爰周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隆大行越成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

隆大行越成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云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

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云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作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

作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跡夷易易遵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

跡夷易易遵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

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善曰漢書音義曰周

翰曰襁褓嬰兒衣也言成王之位在於襁褓而周公攝政以  
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后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  
德盡歸於周矣冠后君揆 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  
度元始都美依所卒盡也 良曰尤甚也言周德雖已盡美未有殊甚  
今者也 絕遠之跡可考量於今者也今謂漢也 然猶

躡梁父登天山建顯號苑尊名 善曰顯號尊名謂  
周猶有封禪之事建明聖之 大漢之德逢 五臣  
號施行尊上之名漢亦宜然 本傳 漢

原泉勿 潘筆 曼羨 胡翁反 善曰張指曰逢遇也  
曰潘泉貌徐廣曰勿沒也二筆切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潘泉流貌曼 旁魄 莫四塞雲布霧散 善曰張指曰旁  
差長多貌 薄 翰曰旁魄通達也言德澤通

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 上暢九垓 古  
下沂八 延 善曰孟康曰暢達也或重也沂流於地也八際  
地 八際謂八方也言聖化之 懷生之類滂濡浸潤  
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 懷生之類滂濡浸潤

曰萬物皆露天子之德澤 濟 協氣橫流武節芬遊  
和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 也疾疾風也 五臣  
遊 和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 也疾疾風也 五臣  
遊 和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 也疾疾風也 五臣

原遐闊冰 沫 音末 善曰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  
也闊廣也沫 也闊廣也沫 也闊廣也沫 也闊廣也沫

者游其原遠者俾其沫 向曰邇狹近也遐闊遠也冰  
浮沫也言天子惠澤近者游其原流遠者俾其沫也冰  
鬱沒掩 五臣 昧 昭 善曰孟康曰始為惡者

梁傳曰諸侯不盲惡 翰曰天下休仁惠之積澤則大惡之  
積者皆自欲沒闇昧之人皆變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  
也 昆 蠱 閻 改 澤 五臣 本 回 首 向 內 善曰文穎曰閻澤皆

首向內皆謂康天下之德也 然後 圍 驕 虞 之 珍 羣  
徵 造 麋 鹿 之 怪 獸 善曰言驕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  
善曰言驕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

應也漢書音義曰傲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良曰圍養獸類也騶虞瑞獸也傲遮也麋鹿麟也天子有德  
祥瑞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 格 共抵禮之獸  
單見 鄭玄曰單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  
祀服虔曰犧牲也貉角也抵本也武布獲白麟角共一本自  
以為麟 銳曰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庖厨 獲周餘珍  
本無 放龜于岐 善曰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  
珍字 向曰獲得 招翠黃乘龍於沼 善曰漢書音義曰  
不 死 向曰獲得 招翠黃乘龍於沼 善曰漢書音義曰

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昔黃  
其何不來下余吾陸注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 上  
同 鬼神接靈囿 語 賓於閭 館 善曰文穎曰是時上  
善 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秦病軫輒置於上林苑中號  
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囿禮待之於閭館舍中 濟曰靈囿猶  
所居之處也 是時武帝求神仙橋鬼神之事故鬼神  
接於所居而方士巫人之輩實禮之於閭館之內也 奇物

譎詭倣 儻窮變 善曰漢書音義曰倣儻卓異也奇  
變 良曰譎詭謂非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  
常也 倣儻謂奇異也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  
敢道封禪 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 蓋周躍  
魚隕航休之以燎照微夫此 五臣 本 之為符也以  
登介丘不亦惡 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 善曰

曰航取也休美也尚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諫東觀曰魚入  
舟附取魚以美也服虔曰介大也曰武得兵鈴諫東觀曰魚入  
山封禪無以數乎小雅曰日慙曰慙張揖曰進周之讓漢也  
要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 翰曰  
乘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洛水舟王丘泰山也而  
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端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懸乎  
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之

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諫 善曰  
音惠

音惠

音惠

音惠

音惠

音惠

音惠

音惠

音惠



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讓順也  
向曰大同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  
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 賦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樂輸  
德侔往初

功無與二 齊曰言德齊上古  
休列 五臣曰決洽符瑞眾

變期應 五臣本  
紹至不特創見 善曰文穎曰不獨一  
物造見也創初創也

良曰伏美烈盛使及洽備紹續特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德乃  
偏天下符瑞眾變如應初而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常有也

意 五臣本  
泰山梁甫 五臣曰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

榮 善曰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幸封禪紀  
號以表榮名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

翰曰望天子幸于泰山以脩封禪之禮紀聖號上帝垂恩  
以為萬代之善美也蓋者辭也况善也榮美也

儲社將以慶成 善本無此二句  
向曰陛下謙讓而

弗發 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契擊三神之歡缺王

道之儀 善曰應劭曰擊絕也李奇曰缺闕也章昭曰三神  
上帝太山梁父也濟曰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

言不封禪絕 羣臣惡焉 取曰惡也  
或曰五臣本

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 善曰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  
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端以示王

若使知至化之道此天命固不可辭也 若然辭之是泰

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  
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

幾 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  
七十二人之記而梁父之禮亦無幾何之欲亦各並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五臣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 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  
之榮畢出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

翰曰言自昔之君若辭天命不崇可得禪之道亦當各取一時  
之榮皆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可得稱有七十二君矣言  
武帝不  
可讓 夫脩德以錫符奉命 五臣作符以行事不為進

越也 向曰錫賜符應越諭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  
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

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勸功中

嶽 善曰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發脩禮地祇告我  
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太山向曰替廢

獨申款誠也言聖王之德不廢則情禮於天地神祇以申  
其誠也附有事於泰山必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

章去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濟曰

也至尊天子也浸黎元百姓也 皇皇主哉此 五臣本作斯字  
斯下有事字 天下之壯

觀王者之卒 五臣本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善曰

封禪全其終 翰曰皇皇大也不亦大也取輕也而後因

雜措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 從曰日月之末光

絕炎 焔 以展采錯 善曰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  
儒記功若業得耀日月末光殊

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 錯 錯紳先生謂經儒  
之人也略教絕遠於昭長申官錯致也言雜用經儒之士

行其教術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猶兼正列其義被  
光遠照也以致其事業 勿飾厥文作春秋 藝將襲舊六為七據之云

五臣本 窮 善曰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義謂儒  
作無 窮 善曰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義謂儒

經也服虔曰舊為六經僕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舊因也  
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後飾文辭作述此理

以為一經將舊經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業欲使  
諸儒著書也藝經也襲繼也繼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 俾

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 五臣本  
英聲騰茂實

善曰蜚古飛字也 良曰俾使騰博也言使  
萬世之後激揚大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也 前聖所以永

保鳴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向曰永長也鳴大也言  
保大名為王者之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 善曰

首者用此道也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王故事者於是天子佈臣  
也 向曰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者也 於是天子佈臣  
也 蓋切音 然改容曰俞平朕其試 作誠 善曰張揖曰  
蓋切音 然改容曰俞平朕其試 作誠 善曰張揖曰  
也 許皆切 佈或為沛 說曰沛然溫潤貌 俞  
也 然改容曰俞平朕其試 作誠 善曰張揖曰  
也 許皆切 佈或為沛 說曰沛然溫潤貌 俞

擢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向曰擢納 詩大澤之博  
廣符瑞之富 善曰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草之  
博也 符瑞之富 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  
富饒也 韓曰詩者欲詠美德也 大澤謂天子之惠澤  
遂

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至 油油 善曰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 孟  
如天覆萬物 甘露時雨 厥壤可游 善曰遊哉也 言祥瑞  
雲行天下也 甘露時雨 厥壤可游 善曰遊哉也 言祥瑞  
風雨時可 行其農作也 謂滋液 滲漉 漉何生不有 善曰  
曰滲下漉也 又曰漉水下貌 韋昭曰漉音漉 良嘉穀六  
穗我穡易畜 善曰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也 易  
也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 說曰此非唯雨也 則君非唯  
編之我 似布護之 向曰潤澤非唯編我下人而已 蓋  
布護分 萬物熙熙 懷而慕思 五臣 名山顯位 望君  
之來 善曰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 非舜而誰 韋昭曰名  
此山 禮明神位 之君乎 君乎 侯不邁哉 善曰李奇曰侯  
望天子之來 幸也 君乎 君乎 侯不邁哉 善曰李奇曰侯  
行封禪 良般般 班之獸樂我君 圍 白質黑  
章其儀可嘉 善曰謂騶虞也 春秋考異 鄭曰虎班文者  
翰曰般般 雜色貌 樂游也 是時有瑞獸 岐岐 穆穆君

子之態 蓋聞其聲 今觀其來 去聲 協韻 善曰漢書  
敬也 言容態和且敬 有似君子也 態 他代切 觀見其來 向  
曰政政 明貌 穆穆 美也 態 貌也 言瑞獸之形 明美如君子之  
貌 蓋聞其來也 今 厥塗靡從 天瑞之徵 善曰文穎曰其  
乃親見其來也 厥塗靡從 天瑞之徵 善曰文穎曰其  
從地 應蓋天瑞 以示明君之徵也 茲亦 五臣 於辨虞  
氏 以興 善曰文穎曰百獸率舞 則騶虞在 濯濯 之麟 游  
彼靈時 孟冬十月 君徂郊 祀馳我君 與 五臣 本  
用享社 善曰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 獲白麟 故言遊靈  
之前 因取燎祭於天 天用歆享之 答以祉福也 良曰濯濯  
游貌 武帝元符元年十月 往五時 祭祀 有白麟 見馳於帝車  
也 徂 往 與車 祉 福也 三代之前 蓋未嘗 五臣 本  
也 三代 謂夏 宛宛 黃龍 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殷周也 宛宛 黃龍 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宛宛 向曰時有黃 采色 炫 耀 五臣 本 煥炳 輝  
龍 見也 宛宛 龍貌 采色 炫 耀 五臣 本 煥炳 輝  
煌 向曰龍 正陽 顯見 覺悟 黎蒸 於傳載之 云 受命  
所乘 善曰文穎曰陽明也 如淳曰書傳 揆其比類 或以漢  
乘 說曰陽則 宜有黃龍 之應 於成紀 是也 故言受命者 所  
書傳 所載 黃龍 土德 也 漢本 火也 今黃龍 見 常 改 為 土 故 云  
受命 所 厥之 有章 不必 諄諄 曰天之 所 命 表 以符 瑞 善  
明其德 不必 諄諄 然有 語言 也 孟子 萬章 曰 舜之 有 天下 孰  
與之 孟子 曰 天 與 之 曰 天 與 之 者 諄 諄 然 命 之 乎 曰 不 濟  
曰 厥 其 章 明 也 言 天 以 其 有 德 示 之 祥 依 類 託 寓 喻 以  
封 禪 善曰 漢書 音義 曰 萬 壽 也 封 禪 山 也 言 依 事 類 託 寓 以  
封 禪 善曰 漢書 音義 曰 萬 壽 也 封 禪 山 也 言 依 事 類 託 寓 以  
封 禪 善曰 漢書 音義 曰 萬 壽 也 封 禪 山 也 言 依 事 類 託 寓 以

蒼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毛詩  
封山也 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 相發允

蒼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毛詩  
封山也 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 相發允

蒼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毛詩  
封山也 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 相發允

蒼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毛詩  
封山也 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 相發允

蒼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毛詩  
封山也 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 相發允

蒼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毛詩  
封山也 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 相發允



也 向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

會 統曰上下謂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若天子

之德而恭恐天下未效而懼翼 故曰於 數鳥 良曰 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 善曰太公陰謀初之書曰安不忘危存

尚德恭懼此與而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

在假 格 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善曰徐廣曰假大也

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

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

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遑上帝是祗 向曰祗敬也 濟曰

所闕遺言武 帝亦然也

劇秦美新 并序 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

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 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善曰王莽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

頭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

餐所刺何以加焉抱刺方之付尼希為過矣

翰曰刺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

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

己見害故著此文以索酷暴之甚以新 室為美辨說莽意求於禍非本情也

曰書用也欽敬也尚無幾也 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善

言敬明之德無幾於古道 執粹清 五臣本 之道鏡照四海

母又曰為天下君 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 善曰

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良曰

參天也言明德方於天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頂地

也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 善曰尚書

天地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 向曰新德謂奉 往

時司馬相如作封禪 五臣本 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臣常 五臣本 有顛胸 病恐 一旦先犬馬填溝

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胸與眩古字通史記丞相翟

謙賤比於莽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 所懷不章長恨

病恐一朝洗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 黃泉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敢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

之一亦臣之極思也 善曰莊子牟州子曰今於道秋毛

也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唯唯 音吁 善曰言混沌之

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音靈光殿賦曰鴻荒撲略狀

唯野西京賦曰唯野既昏字林曰唯作目也肝張目也 翰

曰權輿始也法開也唯唯肝肝視不分明 或玄而萌或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也言天地之氣相蒸。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善曰言初有生萬物也。暹蒸也。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分見育存焉。蓋將治也。五臣本：作有。有男育存焉。蓋將治也。在享混混茫茫。五臣本：作在。有男育存焉。蓋將治也。時豐。五臣本：作時。有男育存焉。蓋將治也。聞罕漫而不昭。五臣本：作聞。有男育存焉。蓋將治也。祭世莫得而云也。善曰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而謂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得莫得而謂之混茫。混茫之氣也。豐聞罕漫。不明貌也。此當時事物不可得言其實。

皇。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皇。皇無也。向中。莫盛於唐虞。邈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莫盛於唐虞。邈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莫盛於唐虞。邈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莫盛於唐虞。邈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善曰司馬遷書。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善曰司馬遷書。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善曰司馬遷書。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祐兆民所託。善曰言有神四德。乃為神明所祐。兆民所託。善曰言有神四德。乃為神明所祐。兆民所託。

因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善曰言有神四德。乃為神明所祐。兆民所託。善曰言有神四德。乃為神明所祐。兆民所託。善曰言有神四德。乃為神明所祐。兆民所託。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依託者無。獨秦岳。五臣本作仁義禮智之君。惟秦皆棄此而暴虐。自非子為附庸。極求勿切。起西戎。亦。荒於雍之疆。善曰秦史記曰秦。極求勿切。起西戎。亦。荒於雍之疆。自非子為附庸。極求勿切。起西戎。亦。荒於雍之疆。

因襄文宣靈之階跡。善曰秦史記曰秦。因襄文宣靈之階跡。善曰秦史記曰秦。因襄文宣靈之階跡。善曰秦史記曰秦。因襄文宣靈之階跡。此始而起。立基。五臣本。孝。八。及。惠。文。奮。昭。莊。善曰史。此始而起。立基。五臣本。孝。八。及。惠。文。奮。昭。莊。善曰史。此始而起。立基。五臣本。孝。八。及。惠。文。奮。昭。莊。善曰史。

衡。井。吞。六。國。遂。稱。乎。始。皇。五臣本。盛。從。執。儀。衡。井。吞。六。國。遂。稱。乎。始。皇。五臣本。盛。從。執。儀。作皇帝。盛從執儀。

韋斯之邪政。善曰史記曰莊襄王卒。子立。初并天下。號始。韋斯者。也。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良曰。政始皇。名。閣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為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良曰。政始皇。名。閣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為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

之用兵。善曰史記曰白起。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善曰史記曰白起。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善曰史記曰白起。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刺。楚。滅。古。文。刻。古。語。燒。書。善曰史記曰李斯。曰。請。誅。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載。書。詩。百。家。善曰史記曰李斯。曰。請。誅。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載。書。詩。百。家。

弛。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流。漂。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

公。五。臣。本。業。善。曰。難。古。然。字。翰。改。制。度。軌。量。咸。稽。之。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於。秦。紀。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

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禮。朋。樂。塗。民。耳。目。



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 善曰釋道緒也言  
釋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法  
劇其也言促甚也 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散其  
靈輿激液不降福祥海 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銑曰兢兢懼也 夫能貞而明之  
言為君之道兢兢恐懼不可離於身也

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善曰貞正也言既正  
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競集也昧或為蒙 濟曰窮極皆  
多也回邪也言帝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多妖愆也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善

古者稱堯舜威侮者罔綵紉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夏  
紉紉紉也尚書曰威侮五行 紉曰若罔也又曰况盡汎  
有諷人君威暴侮亂者則必比跡於紉紉之王 况盡汎  
五臣作 婦前聖數子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

祐者哉善曰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  
買切 良曰言除婦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言不能  
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訊除也 會漢祖龍騰  
豐沛奮迅苑 音 苑 善曰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  
苑 減音 苑 善曰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

自武關與項羽五臣本 戮力咸陽  
地名自武關欲以二萬人擊虢下秦軍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  
攻秦不自意先入關 銑曰項羽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  
也 創業蜀漢發跡三秦 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

因陳三秦易升之 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  
計漢王聽信策 漢王即皇帝位 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燭  
于汜水之陽 燭 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

反 善曰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  
以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 濟曰尤甚蠲除也如  
五臣儒林刑作形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 善曰  
作始儒林刑作形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 善曰  
歷數經紀也 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秦餘制度  
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學校定刑秦餘制度

項氏爵號雖遠古而猶襲之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  
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 良曰言漢繼秦餘  
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遠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襲之  
未能盡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善曰  
除絕也 濟曰典則地廢也 道極數彈間忽不還 善曰  
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 道極數彈間忽不還 善曰

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善曰大新王莽也莽字巨君  
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 向曰上帝  
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與稍寬其猶未能至治道極  
數盡朴散不羸故大新受命上天 玄符靈契黃瑞涌出

還詳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 玄符靈契黃瑞涌出  
善曰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  
氣之瑞也懷書王莽曰予前在編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列  
焉涌出而瑞之 翰曰玄天黃地 渾必淳 五臣 渾必淳  
地言天地符契祥瑞皆見於時也 渾必淳 五臣 渾必淳

川流海渟音 渟 良曰言祥瑞多如川流  
音 渟 良曰言祥瑞多如川流 雲動風偃  
霧集雨散 善曰言眾 誕彌八圻 五臣 上陳天庭 善曰  
猶八英言下終八圻上到天庭 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圻八  
方也言雲行雨施萬國從化如風偃草霧露潤集布散天下  
德聲上陳於天庭 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登塞天淵

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 善曰言威聲如雷光景若  
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天淵連於天下塞於  
深淵項氏曰上達皇天洞重泉不可辭讓言難也 向曰  
震動明德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炎盛之尤萬國於是  
歌謠響飛滿於天淵之間故受命於漢必不可辭讓也於是

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善曰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

位也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善曰

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業經乎億兆規善曰

模至於萬世也銑曰剖分也言創治下人規萬世也善曰

獨天儻譎詭天祭善曰地事善曰者由能祭天事地善曰

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其異物殊怪善曰

偉大地個儻謂卓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也善曰

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善曰

曰恭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善曰

恭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善曰

十八章謂錄之為登假格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善曰

書如篇章然也善曰登假格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善曰

五百本其疇離之善曰假至也言眾瑞升至於皇天鋪衍善曰

鋪布衍廣疇離治也言美聲上至皇天廣布天下非新家其誰能治之若此卓哉煌煌貞天善曰

天之表也善曰五百本無也字善曰表儀也若夫白鳩丹善曰

鳥素魚斷地方斯蔑矣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善曰

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駿曰太子發馮河有流火之祥善曰

為其赤素魚白魚也周以白魚為瑞漢書曰高祖交經善曰

作穆穆明旦也五百本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

為與秦聲善曰言新室所以勞作穆穆勤懇懇者以善曰

方勞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善曰銑曰穆穆夫不勤善曰

美也言恭勤勤懇懇整治非秦皇自用心驕逸善曰

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善曰言不勤善曰

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善曰

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不也善曰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善曰

不勤勤則前人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是以發秘府覽善曰

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愷和不也善曰

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善曰禮樂為場園圍續也紹繼善曰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善曰言以文雅為園固以善曰

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善曰懿律嘉量金科善曰

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五百本作炳煥照耀靡不善曰

宣臻善曰金玉貴之也善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善曰

之典籍也宣備也臻至也善曰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月之節善曰

者神卦靈兆卜筮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均善曰

耀明德也言如此明德宣之無所不至臻至也善曰式軫軒善曰

旂旗以示之善曰式用也漢書曰奉立大夫御車服蔽冕善曰

五百本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曰姚姬陳田王予之同族也尚書曰博敘九族夫改定神

祇上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秩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明堂雍臺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九廟長壽極孝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制戒六經洪業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北懷單于廣德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若復五爵度三壤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經井田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免人役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方甫刑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匡馬法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振崇祇庸燦德懿和風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廣彼摛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成

六臣註文選 卷四十八

人也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振鷺之聲充庭鳴鶴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聖之緒布漢流行而不韞韞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充塞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罔不振威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黃虞之裔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帝典闕者已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補王綱弛者已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張炳炳麟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豈不懿哉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內帑治疾衛厲揭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要荒濯沐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而術善曰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詩士傳言諫過

則符至于北嶽 翰曰前法也四民四方之民也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則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嶽申宗

增封泰山 山有五岳字 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 聖也 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者泰山下小山也 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

猶有事矣 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望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 亦曰言自古有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 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

崇嶽渾庭 海通瀆之神威設壇場望受 五臣本 命之臻焉 善曰言莽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而死乎 向曰堂堂盛貌丁當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傳保也受命謂莽也

海外遐方 信延頸企踵 回面內嚮 嗚嗚 至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恭如也 矣論語語王受命謙曰莫不嗚嗚延頸歸德 翰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內向謂謙曰莫不嗚嗚延頸歸德 翰曰嗚嗚於君嗚嗚眾口喜悅貌 帝者雖勤 有五臣本 惡鳥可

以已乎 善曰何休公羊傳在惡猶於何也 翰曰帝者謂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 宜命賢哲作帝 五臣本 無帝字 典一篇 舊五臣本 三為一襲 以示來人 擣之罔極 善曰言宜

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 良曰宜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襲行於時以示來世舒於臣下之心 今萬世常戴魏魏復粟 使無極也 擣舒奮振罔無也 令萬世常戴魏魏復粟 粟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栗善曰擣擣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粟

曰今天下常與聞警香 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 聲善曰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和之翰曰鏡則百工伊凝

庶績咸喜 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 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 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 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

荷天衢提地釐 善曰孔安國尚書 衆績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 向曰天下之士皆放荷天 道之亨通統其地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 理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善曰言封禪盛事此 試為之

典引 并序衣豈曰典引若篇名也典者常也佐 仲而長之也 堯典僕紹其緒

班孟堅 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班生 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郤 祿五臣本 萌等召詣雲龍門 善曰班固後漢書曰賈逵 祿五臣本 萌等召詣雲龍門 善曰班固後漢書曰賈逵 祿五臣本 萌等召詣雲龍門 善曰班固後漢書曰賈逵

門趙宣 向曰小黃 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 善曰史記曰問臣等云太

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本無將

臣具對素聞知狀統曰既有此對天子召入更問

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至以身陷

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

謂私於陷刑故乃反微其文譏刺朝延貶損漢世非義士也司馬相如誇行無節

卓氏女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向曰周至於疾病

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主上求取其書竟得

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賢於遷相去遠也統曰言相如此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

遺微細五臣本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

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

事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最深誠思畢力竭情昊

天罔極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侵深極臣固

頓首頓首五臣本無下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

揚雄美新典而云五臣本無下然皆游揚後

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

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自才朽不及前人至觀隨

一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

萬分之一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猶五臣本

明之盛德所冀萬分而得其一分也有樂字

啓發憤滿五臣覺悟童蒙統曰樂謂樂光揚大漢

軼聲前代五臣本世世良曰軼過也言光揚然後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大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焜焜焜焜於云反焜焜

兩儀烟烟焜焜陰陽和一相扶貌也焜焜焜焜曰易大極是生

此氣之初也元始也兩儀始分烟烟焜焜焜焜曰易大極是生

而與有浮而清蔡邕曰與獨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

善同也向曰與深也言混地氣有沈浮交錯庶類

重濁而沉深為地有浮輕而清為天也沈浮交錯庶類

混成蔡邕曰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

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統肇命民王五

德初起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

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統曰肇始也五同于草

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其法也同于草

味玄混之中蔡邕曰易曰無名之味混濁淵濁翰曰天

女混踰繩越契叙寥而亡無詔者系不得而綴

也蔡邕曰言結繩連契已往其道寂漠二聲草能相告故

不連綴也也綴知欲切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

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五臣本得而

脩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

事向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昭天闡釋宗紹天地開道入

善尚可得脩治也闡開也釋治也復遠乎其亞斯之代五



不見則難可知也。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

以冠德卓絕五臣本者莫崇乎陶唐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

陶唐含胤而禪有虞五臣本亦命夏后稷

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

授漢劉蔡邕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

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災孽懸象閣而怕丈

乖彝倫數而舊章缺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孔子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詰

度補其缺治其亂

五臣本作哲蔡邕曰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

擊爛真神五臣本明之式也道既備擊爛然其有文章

域蔡邕曰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于淵

威靈紛紜飛也紛紜盛多貌海內雲蒸雷動電燦

反良曰威德胡縊智莽分尚五臣不泄其誅蔡邕

若上下恭揖五臣本羣后正位度宗蔡邕曰度居也

有于德不台

淵穆之讓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也

音兼章昭曰古文台為嗣

此深美之讓也 靡號師失躬奮搗之容 恭也曰夫陳  
淵深務美也 詩曰矢於牧野 善曰言獲首義同 統曰靡無師失陳  
勤勉也言二聖取天下無號令兵眾陳列勉勞 蓋以應當  
奮擊指馮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也為與應同 蓋以應當  
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 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言當  
天心之正理以膺天命授克讓受其福也 蓄炎上之列精  
功之運也言克允恭克讓讓受其福也 蓄炎上之列精  
蘊孔佐之弘陳三爾 善曰尚書曰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  
子也龍表相相故曰 翰曰蓄德皆積也言漢德之盛  
如火炎上相其光明孔子垂詩書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  
禮樂既盛故云蘊也 洋洋乎若德也若順也 帝者之  
上儀詩誓所不及已 蔡邕曰日本事曰語戎事曰誓 齊  
尚書所載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士可採也 蔡  
亦不及也 纖細也 善曰周易曰探賸索隱 純曰鋪布也  
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其幽深之跡亦可探究也 洪大  
纖細也 並開述於一 賈作實字 同受侯甸之 五臣本

服奔世勤民以方伯統攸 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  
甸之服勤勞治也或為方伯或為統攸也論惠曰維獲一賈  
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侯方伯也 翰曰湯又又王累  
世開迹自於早微如起一簣之士以成其山漸為諸侯奔世  
勤勞以撫甸諸侯之國也統長牧養也 乘其命賜彤  
弧黃鉞之威用討葦藜崇之不恪 蔡邕曰韋承  
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  
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黜黎 善曰乘因也  
言曰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向曰湯文王此皆  
承夏殷之盛用討不敬也 弧弓也黃鉞金鉞也韋顧黎崇  
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 命湯文奉命征之格敬也 至于參三  
五華夏京遷鎬

皓 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  
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也 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  
歸事殺解朝曰四分五色言並為戰國書毛詩曰王歸自夏至于  
鎬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康曰周后稷至公劉遺夏亂去  
邵之幽一也至太王為成初所福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  
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 遂自北而虎螭其  
師革滅天色 蔡邕曰天色天子色也 善曰北而臣位也  
虎如龍如豺如狼如蝮如蛇如蟻如蜂如蠆如蠅如蠹如蟻如  
手敢求爾于天邑商 濟曰湯武王自北而臣位用虎龍之  
兵攻滅紂紂以升天子之位也螭龍也言其兵猛 是故誼  
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 是故誼  
士華而不躬武稱未盡護有斬德不其然與 蔡  
曰武周盡善也雖殺樂山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雖殺樂而周代故未盡善也延季子聘魯觀  
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斬德則於始代也豈  
不然乎 善曰左氏傳城京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鎬  
義士猶或非之 統曰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為華薄  
之事不為躬厚之道也武護同蔡注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  
與猶宜 亦猶於鳥 穆犛郡翕純皦 釋亦 蔡邕曰  
不如此 清商商頌曰猗猗那猗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猗  
如也譯如也 翰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  
也穆犛郡皆美也翕純 皦譯盛明之貌皆謂大也 以崇嚴祖考殺焉宗配帝  
嚴敬殷厚焉進宗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  
配享也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 蔡邕曰對越在天  
上言也 鄭玄曰越於 昇齊乎子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蔡邕  
亦 濟注曰 齊注曰 齊注曰

行於篇藉光藻勛而不渝耳 五臣無耳字 善曰言  
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  
向曰為長奔奔盛克能也自德事也言所 誕略有常審言  
行於篇藉光藻勛而不渝耳 五臣無耳字 善曰言

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 統曰誕  
大明明喻變也言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  
其文藻明 矧夫赫赫聖漢魏魏唐基泝則其源乃  
而不變

先子虞育夏甄毅陶周 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  
父與稷為器曰甄陶 向曰矧况也泝天下其在和子李注  
為基上溯源流以至深遠乃孕育舜禹而作爲殷周漢以堯  
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堯也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  
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

宗之緝熙 蔡邕曰宣偏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  
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 善曰尚書王曰昔  
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良曰

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明也 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也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 仁風翔乎 五臣曰尚書曰

靈行乎鬼區 蔡邕曰鬼區絕遠之區也 善曰尚書曰方  
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 匿五臣曰無 回而不泯  
統曰區方也鬼方蠻夷遠國也 匿五臣曰無 回而不泯

微胡環 五臣曰木 而不頤 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  
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  
之應惡回邪頤細頤養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

匪堯不興 莫能與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善曰周易曰易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良曰三才天地人也  
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才明成其功非堯不能與也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布聞  
德在下之策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 善曰漢聖  
文王之德明明在下謂天下之訓謂政教流訓於下也言

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之訓謂政教流訓於下也言  
布脩古者闕遺之策使聞於天下政教流訓於下也言  
道不引其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蔡邕曰言使日月

以其期于胸臆則匪盈縮之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  
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絃宇宙而章三光也  
向日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 外連渾元內震寰宇

星也使其出入輝吹不出其道 外連渾元內震寰宇  
芒善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寰宇言巨細  
咸被也 濟曰外則運行造化之氣內則溥恩霑於微細

也渾元造化之氣 性類循作倍字 理品物咸亨其已  
久矣 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統曰性生也品物  
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其已久矣 盛哉皇

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自王榮鏡字宙尊下與  
元 蔡邕曰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  
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 良曰帝宙謂與堯繼

世也 翰曰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  
功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照于宙有  
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 乃始虔發榮榮謙兢兢業業

帝王無與敵者元敵也 乃始虔發榮榮謙兢兢業業  
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蔡邕曰鞏亦勞也 善曰易曰勞  
一日二日萬幾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向曰虔

敬也鞏勞也言漢有此威德乃猶謹敬勞謙戒慎自貶其成  
功之謙自抑其安定之理不敢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  
論制作封禪之事言至謙也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

之事湊揚萬內 蔡邕曰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  
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  
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

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賈賈禮禮之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  
制作之事猶未章也 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  
改正朔易服色 統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賈誼

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賈賈禮禮之 所以  
敬視此二代之禮樂也則禮樂渙然 而禮官儒林屯用  
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 而禮官儒林屯用

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髮第雖云優慎無乃憇  
死 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金爾 五臣曰蔡邕  
而無禮則蕙 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  
游三年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



外有州故侯伯 向曰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三公陛下

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察官僉皆也

仰瞻唐典中述祖則向曰高祖 俯瞻宗軌 魏曰俯下

帝封禪之躬奉天經 善曰孝經曰天孝天之經也 良曰

傳勤睦辨章之化洽 善曰尚書曰辨叙天子身行孝道

曰禘享九族和睦上下 辨析章厚其化已洽矣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淡

祖頌反 蔡邕曰懷安也保養也 善曰巡靖巡狩而安之

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 濟

曰巡謀天下眾庶之懷安 燔扶 燔縣 五百本 沈肅祇

鰥寡之徒其東淡也淡洽也 燔扶 燔縣 五百本 沈肅祇

羣神之禮備 善曰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

地山川也肅 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魏曰觀天子之

來儀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

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魏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

德乃與常鳥之族集 肉角馴毛宗於外圍 魏曰視明

於關丁觀魏皆關也 肉角馴毛宗於外圍 魏曰視明

來應 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麋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

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順於

外圍之中馴順也毛謂 擾細文皓質於郊 信立則白虎

獸也養獸之處曰圍 擾細文皓質於郊 信立則白虎

擾 善曰爾雅曰翰曰擾羽縹緗白 升黃輝采鱗

也郭外曰翰謂瑞獸黑文白質也 善曰禮記曰龜龍在

於沼 蔡邕曰聽德知正則黃龍見 善曰禮記曰龜龍在

甘露宵零於豐草 蔡邕曰德至天則甘露降 魏曰毛

及豐 三足軒翥於茂樹 善曰楚辭曰鷺鳥軒翥而

翔飛 向曰三足鳥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

合謀躬祥極瑞者朝夕炯牧 良曰圖謀皆圖書之類

也言祥瑞朝夕見於炯牧 良曰圖謀皆圖書之類

也林外曰炯郊外曰牧 良曰圖謀皆圖書之類

平粟荒 翰曰日月之下邦畿之內苛異卓犖之瑞生於帝

遠國 昔五百字 姬有素雉朱鳥之秬黃蓂蓂之事

耳 善曰素雉白雉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

火直為異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

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 向曰昔周

成之時有白雉赤鳥之瑞黑黍黃 君巨動色左右相趨

之秀皆為瑞也拒黍黍麥也 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善曰

魏曰謂周之君臣喜悅其 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善曰

嘉瑞故動色而相趨也 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善曰

毛詩曰奉嶂峨峨 向曰皆盛多貌也 蓋用昭明黃

畏承素懷之福 善曰尚書曰昭明昭事上帝率懷多福

備懷安也言嘉此瑞者蓋用昭明昭神之感故畏上天 亦以

寵靈文武貽燕 五百 後昆履以懿鏢 善曰左氏傳

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

後昆 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履以美盛之

德也龍益貽遺安 豈其為身而有顯 五百本無而有

昆嗣豈美盛也 豈其為身而有顯 五百本無而有

辭也 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 若然受之亦

宜勤德而 依力以充厥道 蔡邕曰德思也依陳也

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事 啟恭館之金滕御東

序之秘寶以流其占 蔡邕曰恭館字顛顛河圖維書在

東序流演也維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向曰啓開也恭館置金滕之所也金滕周公請命之書藏之

其占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

也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

之使視而行之 翰曰亮信章明也言河

孚也蔡邕曰絲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也濟曰孔子之道先王教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孔子也絲道也體行德本正性也蔡邕曰體行正性習堯達吉也所履今天子復蹈之也

丁辰景命也蔡邕曰言達吉也當此時君皇天之命也明命也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達其吉端當於嘉辰此王者之順命以創制蔡邕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明命也也制因定以和神蔡邕曰治定以和鬼神以事封禪制因定以和神蔡邕曰治定以和鬼神以事封禪制因定以和神蔡邕曰治定以和鬼神以事封禪

靈夢蕃頌社展放唐之明文善曰元命苞曰造起天地春續漢人君通三靈之既交錯同端尚書旋機鈴曰述堯治地放唐之文翰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之多福廣帝堯之明德矣三靈天地人也蕃多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於聖心善曰允信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次於於聖心善曰允信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次於於聖心善曰允信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次於

清朝輝勅天命五臣本乎蔡邕曰禮也善曰毛書曰粉天之命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也尚以光揚宗廟以開供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者乎茂輕也清朝祖考也伊考自遂古乃降屣爰茲作者朝也禪難勅告也伊考自遂古乃降屣爰茲作者朝也禪難勅告也伊考自遂古乃降屣爰茲作者

七十有四人蔡邕曰庚至也善曰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向曰伊惟也遂古上古也降下及至爰於也此謂漢也有不自古作封禪者七十二君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也有不自古作封禪者七十二君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也有不自古作封禪者七十二君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也

俾而假素罔光度五臣而遺章善曰言前封禪之君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銑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勅素罔大慶之端亦妄遺跡於舊傳俾使罔無光今其作有如台胎而獨闕也善曰尚書

聖上固以五臣垂精游神苟舉藝文濟曰將脩封禪也憂

訪羣儒論五臣本咨故老翰曰訪問也俞然也咨謀也故老問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五臣本數羣仁以可否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五臣本數羣仁以可否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五臣本數羣仁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訪羣儒論五臣本咨故老翰曰訪問也俞然也咨謀也故老問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五臣本數羣仁以可否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五臣本數羣仁以可否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五臣本數羣仁

謹辭又采經五臣本五絲苗之碩慮矣蔡邕曰謹也辭上也王者巡狩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銑曰羣后百官

風播芳烈布列業也久而愈五臣本新用而不竭翰曰德利於人而人不厭故雖久而愈五臣本新用而不竭翰曰德利於人而人不厭故雖久而愈五臣本新用而不竭

其疇能足之故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蔡邕曰言誰唐竟與漢漢與唐竟而已濟曰汪汪深廣貌不能寬此道疇誰巨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汪汪深廣貌不能寬此道疇誰巨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汪汪深廣貌不能寬此道疇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論之通稱公孫弘下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

困於燕雀善曰李才漢書注云燕連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燕雀不知鴻鵠之志統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若

鳥也此三人皆有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於人所薄處

俗人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

乎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士或以田畜為事式上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向曰同善注言皆出高遠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

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明奏召入見謂曰公安左

何相見之晚也善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美也實左

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及如前不能及也餘同善注

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

右賢善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秦弘羊衛青奮

於奴僕日磳出於降虜善曰衛青為侍中良同善注衛青奮

青婢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磳本匈奴休

屠王子王降漢後梅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磳以父不降沒

拜為馬監善曰馬肥好上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

明已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

居車下空相公非擊牛角而疾歌矣統曰漢之得人於

同善注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明已辭也

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

為侍御史上問尚書善曰漢書曰石篤行則石建石慶善曰漢書曰

一篇推為中大夫善曰漢書曰質直則汲黯卜式善曰漢

良曰黯字長孺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卜式言郡國不

便鹽鐵船有差可罷善曰黯曰質直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

內多管然下式數言善曰黯曰質直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

所推舉皆兼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咸固至此皆天下名士

又曰黯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奏上問說未嘗不言

所推舉皆當時能士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則趙禹張湯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善注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統同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善曰楚辭曰突桴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丸墮俗也漢書曰

枚皋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免墮向曰相如

滑稽猶俳諧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漢書曰嚴

朱買臣並抗左右善曰漢書曰嚴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善曰漢書

初歷方士唐都邑郡落下閎與焉益都考書傳曰閎字長公巴

郡閩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譚隆

為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善曰漢書曰

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善曰漢書曰協律則李

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弘

羊以心計為侍中善曰漢書曰奉使則張騫蘇武善曰漢書

同春注善曰漢書曰仲舒也善曰漢書曰張騫漢

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之封騫為博望侯武字子卿杜



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  
上武杖屨而牧羊武出匈奴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 銑曰張翥  
蘇武並著 **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卿  
霍去病為驍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 向 受遺則霍光金

日磾 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  
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  
光並受遺詔輔少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  
主 齊同善注

**度道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善曰國語  
曰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良曰其餘諸道術者繼盡也與  
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修洪大也  
繼脩大業謂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善曰六藝六經  
脩武帝故事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也漢書武帝詔  
曰察吏民茂才異等 翰曰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

**賀夏侯勝章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 善  
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石倉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  
易賀入獄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字季長伏生受尚  
書至長信少府章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與  
顏安樂俱事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穀梁學  
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 銑曰蕭望之備齊  
書同善注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 **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 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宣  
魏相祁吉字定國杜延年 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  
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  
濟曰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祁吉字定國皆丞相  
並有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

**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善曰漢書曰  
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王成為膠東相敞其有贊  
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勃海太守人皆富實歲宣  
上意龔弘字稚卿為淮陽相以為高第人為扶風召信臣字翁  
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

太守史民故畏懼之嚴龔大咸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况拜  
東海太守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赦  
捕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  
河東人守京兆尹抱鼓稱鳴市無偷盜 良曰言此數公皆在  
職平直而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  
有聲譽 翰曰次謂次  
次也 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  
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  
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  
之善 銑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  
魏命歸於晉故史  
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 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惟南子曰二者代謝沖融高誘曰  
代更也謝代也 向曰俟特謝序也言帝王以持天命而  
後興且有代序興廢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善曰春秋元  
皆非人事所能致也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命意曰王者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尚書  
大傳曰文質再而復 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立  
不同 **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粟陸以前為而不**  
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  
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  
下性 良曰栢皇粟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  
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 **鴻黃世及以一五臣本**  
言如此之君但執算素之大法 **鴻黃世及以一五臣本**  
也 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  
有不利子相承以一人也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  
翰曰出及謂父子相承也言如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  
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 **漢魏外禪順大名也**  
善曰漢魏禪順晉書禪位表曰夫漢  
晉外禪有前代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階禪以為禪  
代報靈運之言以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 銑同善注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善曰漢高祖及光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善曰周易曰隨元耳隨時之義

命以始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辨格于

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辨格于

祖朝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於晉嗣王左

故故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閑其事也善曰古者謂

而禪位豈人事乎其天意乎善曰言終始不同豈

晉紀總論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表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

而出銑曰雄才謂英雄也項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

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

屢中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

服輿軫驅馳三世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

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性深阻有如

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

善采校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

府之保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善曰御使也言任

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善曰取擢也言任

愚咸懷小大畢力善曰尚書書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材義陽人

司馬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頒出語曰初荆州刺史

王所知歷奏豫州刺史馬宣王鎮兗州踏數言宣王由此為宣

武而泰善文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善曰故能西擒

善本不孟達東舉公孫淵善曰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

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東

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新備傳首洛陽良曰孟

達為金城太守

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善曰曹爽與曹芳俱受遺命

政爽構志曰其高祖乃奏事永寧宮殿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

奏曹門張當辭道爽反壯隊爽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大尉王陵

于壽春面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善曰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

善注神略四克謂克於四方善曰法言曰揚武相相征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向曰維

持御使也舉后眾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也善曰

九二七

六臣註文選 卷四十九

相繼以成 **玄覽亂內欽誕寇外** 善曰于寶晉紀曰中書  
 帝業者也 **玄覽** 亂內欽誕寇外 善曰于寶晉紀曰中書  
 謀賊大將軍 **玄覽** 亂內欽誕寇外 善曰于寶晉紀曰中書  
 遂放惡言勇士葉殺之玄更三美又揚州刺史文欽知禍及  
 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狀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  
 敗得入吳又曰東大將軍諸葛誕戴于拔太祖親率六軍東  
 征拔之斬誕自東 **潘謀雖密而在幾必兆** 句曰潘謀  
 族也 統同善注 **潘謀雖密而在幾必兆** 句曰潘謀  
 見也 **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  
 烈 善曰左氏傳曰成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 濟  
 人以明前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 善曰于寶晉紀  
 帝之業也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 善曰于寶晉紀  
 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  
 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黎谷襲襄中漢書馮唐曰上  
 古王者遣將也隨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  
 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 良  
 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 **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善  
 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 **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善  
 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  
 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  
 劉禪而轉輿觀諸壘門亮離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卓曰高  
 曰旬月之間神水電掃 翰曰電掃言疾也 入臣謂降也 餘同  
 善注 **天符善本** **人事於其信矣** 善曰東觀漢記歌純說  
 注 **天符善本** **人事於其信矣** 善曰東觀漢記歌純說

**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善曰于寶晉紀曰  
 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 **名器**  
 策 統曰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 **名器**  
**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 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  
 故大權制嚴也言文帝為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善曰世  
 魏輔亦去周公伊尹也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善曰世  
 也尚書考靈樞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位 **正**  
 濟曰草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大中位 **正**  
**位居體重言慎法** 善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  
 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  
 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

周易曰山附於地刺上以厚下安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善曰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故民詠惟  
 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 翰曰弛緩也 **故民詠惟**  
**新四海悅勸矣** 善曰毛詩曰周維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  
 說之大民勸矣哉 統曰先民民皆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  
 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權故云新君 **聿**  
**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 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  
 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 **腹心不同公卿異議** 濟  
 之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 **腹心不同公卿異議** 濟  
 言伐吳使有勳實充以為不便也 **而獨此五字納羊枯之**  
**策以善從** 善曰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  
 強臨吳之危焚車不踰時刻可以及也上納可乎 良曰止納其  
 武子曰善約從眾去善眾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 良曰止納其  
 策以從眾 **故至於成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  
 人之所善 **故至於成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

**王杜之決** 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  
 充苟勳等軍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  
 枯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 翰曰咸寧武帝年  
 號杜預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 **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也杜預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 **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  
 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對汎舟之峽左氏傳曰晉卻  
 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侯介馬而馳之漢書曰 **役不二時**  
 有桂陽郡高帝置之 統曰三峽山名桂陽郡名 **役不二時**  
**江湘來同** 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  
 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啟謀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獻  
 路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 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  
 江湖吳險固也 **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  
 來同謂並歸管 **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  
**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 善曰漢書曰貫指之曰  
 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  
 兮萬國諧 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

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  
 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



塞唐堯也度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  
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

書同文車同軌 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牛馬被野餘糧樓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

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南單于遣使貢牛馬故碑

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露宿牛馬放牧

曰餘糧樓乎賦賦毛詩曰召伯所茇毛義曰茇草舍也禮記曰

外戶不閉謂之大閭曰餘糧樓畝謂未稼之穗於田畝之中

不收如鳥之棲宿可舍也 行 民相遇者五百無如親

其價之者取資於道路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

子 統曰言禮義 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謔 善曰莊

大行也貨給也 向曰謙傳言曰天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

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史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

善本 之二時矣 善曰東觀漢記詔曰更安其職民樂其業孝

世可知言喻遠也 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 武皇

亦足以稱明時矣更平民安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

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 善曰漢書崔

墓未乾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大碑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

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 良曰山陵未乾言其時近也駭

為大傳作亂彼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一

公楚王之變 善曰晉書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官旨

南王亮大保衛羅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童猛言於后

遺諸者李雲宣詔免瑋伏廷尉瑋以矯詔伏誅 翰曰夷誅也

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歲構

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

言諸王兄弟歲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

禍曰有 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瞻 向曰師尹大臣

言惠帝朝廷 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

之謔 善曰臧策維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彈位于趙王倫倫

曰以此禍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敗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

繆播太史策星變事當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善曰左

傳曰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朝為伊周夕為桀跖 善曰莊

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 翰曰言朝

居實如伊周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

陷於成敗毀譽骨於勢利於是輕薄子紀之士

役教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故之耳左氏傳李孫盟

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

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 統曰成者為善敗者

為惡實理照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傷於勢利之

人子紀謂子紀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 內外混淆庶官

失才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夜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

賢 惟賢惟能庶官乃和 向曰混同淆亂庶官也失才失

才 名實反錯天綱 善本 解 紉 善曰管子曰循名而案

為情 齊曰為惡者反優善名是名實反 國政迭移於亂

錯也綱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 結草之固

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杜回回鑿而顛仆

良曰迭更也言亂人覆者更執國政天子 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稟重亂塞之禁不如結草以

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 善曰子實晉惠紀曰蜀 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任李辰因之莊嚴百姓以山都民立虜

冰二人晉末掠揚州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

善曰千

劉史陳徽起兵為亂劉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

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

王彌攻東亮東安二郡復攻青州 統曰劉淵以離石之卒

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 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

兵攻東亮復攻青州攪亂也

羯稱制一帝失尊山陵無所 善曰子寶晉懷紀曰賊

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

蒙塵於平陽矣 向曰河洛之都皆為劉曜所破化成丘

墟夷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懷帝為劉曜所虜成帝

為劉粲所虜但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 何哉

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

也 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

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

望莫有苟且之意 齊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

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徇曲從以為政也言晉亡

在於 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

之 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

貪弊將若之何 良曰弊表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

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

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 善

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 善曰孔安國

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

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

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濟曰自下而上謂臣伐君也非鄰

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象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

陽長安也拾遺謂 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

猶不獲 善曰子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王晏光

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停廬尸塗地百不遺一良同

善 注石嬪妃主虐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善曰孫盛晉

氏賜胡張平為妻 翰曰虞復也厚謂遭戎卒所亂者也

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

其勢常也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

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安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

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 統曰大器天子之

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 若積水于防燎火于

原 向曰防隄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

可以爭競擾 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古

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

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

則祀之 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 百姓皆知

禦也尸主也言禦災禦人為己不自主利者也 百姓皆知

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 善曰左氏傳子產

善曰本無芥字

善曰孔安國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善曰為高祖

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善曰毛詩曰鴉彼晨風鬱北林淵澤之刑政平而有姓歸之淵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應之

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順人然後設禮文以治之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

禍福以喻之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篤宣國威靈審示禍福良曰諭

眾知何方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王明祭之官忠信之長燦東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翰曰

其死善曰鴟冠子所謂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人者惡死樂生

小人盡力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五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故以信故其人盡力銑曰言悅教安俗懷君子小人各得其分

取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身體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

深則難技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

應良曰干犯也紀綱也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紀綱而為亂乎言不可也

儲成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在仁惠之基根示廣又不失理節則人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善曰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

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哀東海者鄭曰公乎國未可量也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文王之功起於后稷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

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民也極中也言眾民家播種之教皆於后稷而得中

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郇家室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出種黍稷堯封於郇就其家室無變更也銑曰實是也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成之盛而大成也郇后稷舊居堯以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郇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稟糝糧于

橐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鬪其民稟糧食囊之中樂其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鬪其民稟糧食囊之中樂其



餘而去 向曰公劉後稷曾孫也狄人侵郤不忍使與鬪乃

則在巖復降在原以勳其民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

苦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巖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 濟

命杖策而去之 善曰莊子曰大王賈父居幽狄人攻之太

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 善本 西水尚至于

岐下 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

之如歸市 善曰毛詩傳曰古公勉幽狄人侵之乃屬其者

五倍其初 善曰新序曰太王賈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

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畷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季能貊其德音 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

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

刑賦曰君毛長曰光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

至於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 善曰毛詩

帝聿懷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言翼翼恭順

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善本 也 善曰毛詩行葦序文

刑賦曰君毛長曰光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

至於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 善曰毛詩

帝聿懷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言翼翼恭順

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善本 也 善曰毛詩行葦序文

躬行四教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

下以婦道 善曰毛詩為草序也詩曰芣之覃方毛長曰寫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善曰毛詩大雅

之士有純一之德 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

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

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於是无是乎天下

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猶曰天命未至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王將漢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

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輪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

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

道而人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

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善曰琴操曰崇侯諶

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

曰獨夫受供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

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紂暴戾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

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向曰若明也大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善曰毛詩

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解履須辱也故自后稷

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

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

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潘元茂九

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輸曰節

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

遠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

五百立政者其揆一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

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左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衆

豐財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統曰言周

上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

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善曰禮記孔子曰昔

之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

夏殷周也盛急如此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宣景遭

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

劉大王之仁也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

四方未靜以使倣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

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善曰魏志曰

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孫資以太后令遺芳歸

善曰齊高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也良同善注言齊王不明不

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都也高貴沖人不得復

子明辟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

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

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善曰景福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

淺為辯而賤名檢善曰齊書行身者以放濁

為通而狹節信善曰劉勰進仕

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善曰鄭玄望空為高而

笑勤恪善曰劉勰以蕭机之稱標上議

以虛談之名善曰于寶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善曰武帝其倚杖虛曠

依何無心者比名重海內善曰符依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

風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五臣以為灰塵而相詬

病矣善曰尚書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

數善曰毛詩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相

八九胡廣拘資次善曰崇讓風塵皆奔競之士五臣列官千百

無讓賢之舉善曰孫卿子真者崇讓而莫之省善曰于寶班而不得用善曰王隱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曰孫盛

班而不得用善曰王隱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曰孫盛

班而不得用善曰王隱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曰孫盛

班而不得用善曰王隱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曰孫盛

班而不得用善曰王隱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曰孫盛



其婦女莊御織維全皆取成於婢僕善曰禮記曰

事父母雞初鳴成盥漱婦織維婦事舅姑如

工絲枲齊曰絲枲也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善曰禮記曰女子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

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

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善曰爾雅曰婦稱

之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

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嚴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

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暗謂弗敏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

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柔之義也

謂媵夫之政媵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父兄不善作

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

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善曰禮記曰古婦人

婦功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婦

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翰曰不罪不非俗以詩是也四教

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迅速妬忌天

下且不以為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禮法刑政

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

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鑿契如水斯積而

不依禮法代以為達人則察度純賈充之事五臣而

見師尹之多僻善曰賈充嘗充饗衆官廢純後至

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

為市魁故以戲荅良曰同善注師尹大臣也辟不正也考

平吳之功而善無知將帥之不讓善曰王渾愧欲造

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濟遠詔不受已斷度濟上書自陳曰惡直

醒正實難有徒效構南箕成此貝錦翰曰考校也王渾與王

濟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費

春曰子實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猖獗歷古為患今

西此郡皆與我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躡上郡置馮

平陽帝弗聽統曰悟覺也同善注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費

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善曰子實晉紀

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

復發於今又上願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

不及古賢猶勉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

入於官性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向同善注

核傳威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善曰子實

校尉傳威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慶字元道

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郟大鼎于宋職哀伯諫曰官之

六臣註文選 卷四十九

九三五

之役使其祝所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咎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臨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又況我惠帝以蕩五放蕩之德臨之哉善曰穢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士斐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向曰晉室體樂崩樂既廢公行衛主守之德而臨之乎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干

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月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寶始助亂 濟曰賈后廢后薛縱虐廢也大宮中宮也也言至矣 懷帝承亂之後 五臣無妹也相助為姦尼姦亂事也言至矣 懷帝承亂之後 五臣無道而致敗壞道備察實后一婦人也

得位鬪於疆臣善曰于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物兵也疆臣謂東 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 善曰于寶海王越也 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 善曰于寶

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王若與其間必有名世者 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南昌善曰徐廣晉紀曰大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年也嘉禾瑞穀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 善曰紀他南昌郡名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 善曰紀

興善曰毛詩曰維子小子未堪家多難 史記太史公曰遷以興 興與運廢能者用事 良曰守空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善曰王隱晉書以愍懷太子為立為皇太子賈后與子妬害故其廢太子為無人法太子于許昌宮

之別坊橋詔使小黃門蔡靈害太子趙王倫脫賈后帝詔誣逼為愍懷皇太子等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鎮中護軍孫秀隱居石崇等以禮允允遂進隨相府南王王倫閉門逐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也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奪還兵邀天子倫死懷廢太子彈立穎為皇太子張方廢穎歸藩遣田徽殺之於朝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罔相攻罔政縛至上言前又此左右輔之問問王顯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欽先詩又出征連戰敗去遂誅之 翰而懷

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熲曰若廣皇帝尚 五臣無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 五臣無 朋按愍帝蓋秦王子也 善曰于寶晉懷紀曰諱中建秦王業長安長安字固秦地也 善曰于寶晉懷紀曰諱中建秦王業王後皇帝崩太祖即位于長安明諱曰愍皇帝 統曰謙驗也謂輸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兩陽王為右丞相是釋朋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 善曰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徽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 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咸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出子 上諱業故改對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微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 善曰尚書考靈樞曰建用皇極不均曰建立也皇極大 昭厚身自謂被 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者乎 五臣作也字 善曰毛詩曰上帝 臨之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降 祥瑞而陳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 淳耀之列未渝故 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 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

六臣註文選

卷四十九

九三六

珉邪王歿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曰曰恭為高辛氏火  
正以淳樸敦大光昭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  
章章昭曰孫也耀明也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樸之  
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倫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  
子業未變故大命  
再舉於東晉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五臣御女以

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善曰禮記曰舜葬

妃末之從也鄭次曰帝舉立四妃矣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

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竟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

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

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數人又增以三九二

十一以增之合百一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也婦也嬪也女御

也五者相參以定卑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教于王所出婦掌祭祀賓

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教于王之燕寢以獻時獻功事女史掌王

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統曰夏殷以上略

其禮制不載此文 百二十闈官中門也各教訓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序理也言此 向二十闈官中門也各教訓婦德婦言婦容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善曰毛詩曰靜女其嬈彤管  
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毛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  
管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

居有保阿之訓勳  
有環珮之響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  
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瑤華瑤華從後車  
奔御隨車空孝公使馮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論國必陳安車  
輻軒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連退則鳴玉佩環今立車無軒非敢

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環佩玉有聲 良曰保表也阿倚也所謂  
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王為之以節行步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甯而不淫其色善曰毛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甯思賢才  
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

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 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善曰魏文

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率循古義又禮記有內則閨  
篇 統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

房肅雍險謁險謁 五臣作 不行者也善曰毛詩序曰王姬

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謁私謂之心 故康王

向曰肅敬雍和也險謁謂不行險謁私謂之心

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警善曰列女傳

其子如耳 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王

出於作關雎之歌以感德之列女傳曰姜后齊侯之女宣王

之後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

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

晏朝 齊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君若過也康王晚朝內

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使

君王失禮晏朝以見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

無尊卑也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左氏傳曰齊侯

別章卑也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左氏傳曰齊侯

蔡邕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

孟少衛姬生東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孟姬生懿公宋華

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至有能  
於衛恭姬因季公以薦蓋於公亦有襄公之許之立武孟管仲  
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紹因能以殺羣吏而立  
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  
筮立之生奚齊其嬖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如  
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地沃盥歸豚于公小  
姬實諸宮六日齊姜至而獻之公祭之地地質歸豚于公田  
臣小臣亦斃姬曰賊由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統曰



驪姬戎人之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違也善曰五子齊武子孫等家嗣

爰速戰國風意愈薄通情任欲顛倒衣裳善曰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亂嫡妾之禮

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

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

孝文社席無辨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所輒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仍織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

力之切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高祖帷薄不脩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豈廢

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

級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制號至武帝制魏

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

詳矣齊曰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及光武中興斷雕

為朴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賦為國疏離六宮稱號

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倖不過乘數十斛又置

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

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

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

先百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

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善曰禮記曰

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甲令

度而防閑未篤善曰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女美也

忘備盡自古雖主幼時艱五臣本王家多慶委成

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善曰

神器也 統曰好合謂去莫合也 唯秦半爾太后始

攝政事故讓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贏國善曰

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毋楚人

姓羊氏號宣太后又曰讓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

王言讓侯擅權於諸侯向曰羊太漢仍其謬知患莫

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其主外立者四帝臨朝

者六后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王慶

閻太后與兄顯立齊北惠王于北鄉侯摯中立之又曰安帝崩

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父其解讀亭

侯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后臨朝順列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靈帝太

運法論亡神寶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千二出天下

終命言大運一終也統曰陵夷詩書所嘆略同一揆

微也論亡也神寶喻國位也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莫曰威也尚書曰古人

有言批難之畏惟家之索向曰言之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

也故考列五臣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

異而同正號者並列于五臣篇濟曰行亦謂所行

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

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無則字係之此

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

事附出不同此篇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祀而死後

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條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

繫皇后而追之續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與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然感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謂兼之故云中興

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滿岳揚筆

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

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

善曰李陵書曰其如

不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

賢皆序如管隲之迭升相世先趙之同列文朝

可謂兼通矣

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相公置射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隲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莚于被靈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置下軍之佐原軻也

本作起亦有鬱縉屠五臣本狗輕猾之徒

善曰灌嬰雖勝馮贖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消從後到符食賴陰

至丞相又曰費會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

阿衡之地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

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

故勢疑則隙生

力侔則亂起

蕭燹且猶縲紲信越終見殄戮

本不其然乎

善曰李陵書曰昔蕭燹囚執韓彭趙

也信韓信越彭越也趙醜殺也

自茲以降迄于

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

塞賢能蔽壅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難縉紳先生之

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勳臣為宰輔

朝有世及之私下

多抱關之怨

善曰禮記曰大人出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

錄反抱關為

世及謂父子相承也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

何可勝言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准

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向曰故光武鑒則事之遠存

矯枉之志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

言懷道德委棄章障者多也

雖寇登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

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

不過二字特進朝請而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守子翼封雍奴侯食萬戶為執金吾

鄧禹子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取身子伯照封好

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實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

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



持進臣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秦曰朝秋曰請良曰鷄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齊

之以刑者乎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翰曰言光武政取法明得刑法之中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故則甚何

者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撓五臣本情

則違廢禁典善曰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

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違憲向曰喪傷撓選德則

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五臣本賢參任則羣心

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善曰言選德舉功差難用功舉德並列於朝即難戰相仍故云未遠濟曰若選有德則

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二分而作則衆意不滿中半

弊則不攻矣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善曰

功而不尋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

量資輕權輕重於是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

爲母輕爲子衡平齊曰校考合恩也言就功臣故高秩

之中者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爲恩舊順心也

厚禮允蒼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善曰漢書曰

峻文深誼中傷者尤多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建

重禮信爲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

武之世善曰建武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

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

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顛上疏曰懷少延慶號令天下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均同也休咎善

福也後謂善曰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本有

而郭伋亦議五臣本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

專任善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微

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上謂良曰此何語也天下此謀反

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乃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

無快意一人仇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

無不效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且專用南

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夫崇恩偏授

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

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

不其然乎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幽海內仲長子昌

任則易開浚溺私情之失至公向曰言崇恩德而浚其

無私均破天下則賢路廣開也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

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善曰顯宗明帝元和中後漢書曰

封爲漢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絕又曰李通字文光南陽人

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爲衛

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爲魯令出祖即位以合三十二

人故依五臣本本第條之篇末以志功五臣本次

云爾齊曰係繫也言以

官者傳論善曰臣者兼也委闈人使其看官又

論良曰臣以爲闈人公謂之官者官比郎中

古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律爲傳作其論云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帝位之側

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善曰周禮

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 銜曰備數也 謂周禮云奄十人闈十人奄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為之取所宜也

寺侍

人掌女宮之戒 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戒令也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善曰周禮曰寺人之

奄為戒 濟曰王之正內謂路寢 月令仲冬 五臣有命 閹尹審

門閹謹房室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頤閹堅之官 入及關閉之屬也重開外內門 詩之小雅亦

有巷伯刺讒之篇 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 關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也 然官人之在王

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 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

故全委以政應助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 銜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廣其能者則勃鬱管蘇有功於楚晉 善曰左氏 問原守於太子勃鞞對曰昔趙衰以童蒙從徑蹶而弗禁故使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義違我以禮與躬不安不見不 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頓吾所欲行吾所樂

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以速遣之 向曰稍漸也 用之餘同善注 景監繆賢者庸於秦趙 善曰史記

秦因孝公使繆賢景監以求見又曰繆賢相如為稍官者令繆賢舍 人始求入使報秦者未得官者曰繆賢曰臣舍人繆相如可使

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 賢進繆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疆盛長若功也庸功也 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左氏傳曰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紹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 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刁為豎刁並音周左氏傳曰楚客聘於

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 加書徵之而禱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交盟矣公使視

乃烹伊戾 良曰弊惡也同善注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 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

給事殿省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 常伯之職 翰曰仍乃襲因也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

為大詔者出入取內受宣詔命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 曰天子命公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制然

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詔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 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 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豎傳近房殿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漢書曰孝文帝時宜者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善曰漢 則趙談比宮伯子 善曰孝 李延年 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

多以官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 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 元帝之世史

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收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善曰漢書曰急

門令史游作董巴典服志曰禁門曰黃門中人 人生之 翰曰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 其後弘恭石

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善 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限中尚

書官應不得進刑人 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被穢 殺穢被發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

閹人不復雜調他士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 至永

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左氏傳曰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紹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

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刁為豎刁並音周左氏傳曰楚客聘於

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

加書徵之而禱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交盟矣公使視

乃烹伊戾 良曰弊惡也同善注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

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

給事殿省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

常伯之職 翰曰仍乃襲因也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

為大詔者出入取內受宣詔命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

平中始置有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恣權威善曰范曄後漢

輔斯職焉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舊典

威力也言專恣國內外百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

唯閹宦而已故鄭毅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

反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法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衛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

惡大慙良曰言和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廢皆不得親近

所近者唯閹宦而已後漢書不執中常侍鄭眾謀誅之惡惡也

大惡則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

官始盛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眾李延壽南陽人知帝

秋封卿卿侯食邑千五百戶翰曰同善注官品則大長秋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委用漸大而其矣稍增

五百本其有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有亦字二

貞數稍增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卿署司也言關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駘遠

人兼主之也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稱稱制

帝太后臨朝齊曰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稱稱制

下今不出房闈之間不得委用刑人寄之國

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

公卿乃以關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良曰言婦人

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手搢王爵口含天

憲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推官

傾覆朝室手搢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

職五臣本閹牖房闈五臣本之任也善曰漢書曰掖庭

皆取其領事之職或曰永巷則永巷僕射統曰官者本掖庭

閹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後也掖庭求甚皆官名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柏之策善曰范

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天

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此卿候為天子十月此卿疾疾程

謂濟陰王謂者長與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此卿不拒

新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比卿慶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

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為侯又曰

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相帝立騰以定策封

賢尊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八貴梁冀受鉞善曰范曄

向曰善注同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官河內人唐衡潁川

人相帝呼超召入室謂曰梁冀親兄弟舉國今欲誅之於常侍

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謀帝驚超

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瑁武原侯瑗東

日封故俗謂之五侯濟同善注迹因公正恩固王心故

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善曰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

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良曰言或稱伊霍之勳無

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善曰伊尹

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雖時有忠公而競見

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陌陌曲求則籠

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刑漢之綱紀大亂

矣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統曰迴山海

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



以十數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漢書儀曰黑國銅虎符三謂諸侯各取方土直以茅裹五色土

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言襄五邑十

人府署第館其五基本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

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水統霧殺之積盈切五臣

初音珍善曰毛詩曰毛龜象齒大路南金韓子曰英人和

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嶧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

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殺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

謂親屬也水下州國之官過半是國人親屬統緒媼媼

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

今聞夫差伯有媼媼

馬飾彫文土木被緹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不

董賢起大第闢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絳

有吏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五臣本身重子

以自街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重骨以

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

也繁多也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

山居曰樓劉騶勝與李子駁書曰下車自乘刺賊未會韓詩曰

寇暴劇甚也言閭官為暴之甚雖忠良懷憤時或奮

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擊戮善曰尚書曰子則擊殺汝

也擊子也謂諫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漢記曰靈

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

考治時上年十二問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人即

不罹五臣本同類使轉相誣誇而殺之也凡稱善士莫

士善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實武何進位崇威近

乘九服之蹏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

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為羣英之表花睡後漢書曰實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

后武為大將軍謀謀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

因愚弱之極運向曰同善任成親臨譚也疑留謂逢留雖

未斷之間而見也言此者亦漢之親命盡子極盡也

袁紹龍行艾夷無餘善曰宛睡後漢書曰袁紹勒兵

張讓投何而死尚書曰今子林行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本

根勿使能殖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艾刈也夷殺也

無餘言搜盡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紹忠補百官無少長悉

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善曰史記曰夷歌曰登彼西山

梁冀竟立昏弱善曰同翰注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

帝是昏弱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善曰尚書曰龜主

明命左氏傳曰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約暴虐鼎遷

於周銑曰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

所

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五臣無然字  
善曰左氏傳曰  
晉荀林父及欒子戰於郊欒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向曰言始以闔官得位亦以闔官而失  
國謂曹驪  
即應之孫

**逸民傳** 五臣本  
無傳字 論 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  
臣舉利不能  
動為逸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  
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爻曰遯  
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良曰遯逃也  
論勢利侵已已能逃遯是遯之時義大也 又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  
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 是以竟稱則天

**而不屈頹陽之高** 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請屬天下於天子許由逃之頹水之陽  
良曰許由逃於頹陽而堯不能屈其志 武盡美矣終

**全孤竹之潔** 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 翰同善注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

**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善曰蔡賦曰體  
制風流莫不相

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土卓長往而不反 號曰自茲以降  
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

也不殊言隱逸同也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  
其道 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

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向曰謂迴迹避濁代以全其道又曰

也 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  
以動其弊或疵物以激其清 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

難以謀己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弊或疵點萬  
物以發其清弊猶操也 濟曰鎮壓躁動圖詳垢穢也弊節弊

也疵病 然觀 玉臣本  
勢眾也 然觀 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  
之上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其人無擇北人無擇  
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竟堯之門不  
若是而已也 就數澤開闢此江海之士避世入也開  
暇者之所好也 濟曰畎畝之耕稼之事惟擇謂耒耨也 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善曰世  
入華林園頡謂左右曰覽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  
良曰言隱者宜親樂山水故言特稟介之性也 故蒙耻

**之宿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謂之曰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  
三黜終不樂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  
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下軍歸而欲殺之奪連逃隱於海

上 翰曰蒙冒黜也言柳下惠歸而欲殺之奪連逃隱於海  
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亦欲歸連連乃逃 適使矯易

**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  
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

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 漢書實韻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

然也 銜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 彼雖硜硜有類  
賢之性迥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也

**沽名者** 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曰

之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  
名聲 然而蟬蛻 嚙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善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濟曰隱者去塵俗  
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 異

**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  
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

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 良曰浮利榮  
華也言去塵俗之人異於飾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 荀卿

**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  
善曰荀卿子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矣曰

也 省則外物輕矣 朝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

物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惡夜義憤甚矣善曰東觀漢記曰相恭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憤也言王莽篡漢當時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

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善曰克碑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門而去遂立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楊雅曰鴻飛冥冥其

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先武側席幽人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翰曰禮曰禮書曰

帝以故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車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也銜曰旌招賢之表載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賁飾

也相望言若薛方逢反萌聘而不肯至善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單今明王方陸唐虞之德亦即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

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再三嚴光曰此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武起披衣問所趣光

伯况太原人建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颍川後見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銷頭巾侍見尚書及光武引

心者乎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也蕭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善曰後漢書曰蕭宗孝章皇帝又曰鄭均

擊當朝處子耿介有羞字與卿相等列善曰東二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向曰稍斬也邪

不及五日本同夫來者列之此篇善曰莊子曰夫回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矜乎若後且司馬

宋書謝靈運傳論沈休文善同翰注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利害是



喜愠分情

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  
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  
惡欲 統曰靈異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善曰毛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求歌之又曰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 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六

義所因四始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善曰鹿鳴  
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齊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  
也紛披 雖真夏以前遺文不親曹景懷靈理無  
或異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舜  
夏禹也觀見也受氣攝靈謂人也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  
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  
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  
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善曰孫卿子曰

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  
之飄飄 統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原  
本之蘊韻相如並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原  
本之士振率也芳塵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天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  
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也過以  
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管古下引鳥獸其  
美辭可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 自茲以降

情志愈廣

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 善曰齊注  
揚雄班固崔駰蔡邕此 異軌同奔迓相師祖 善曰禮記  
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 述竟聲 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述  
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 雖清辭麗曲時發

平篇而蕪音

累氣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  
之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 若夫平子儵發文以情變  
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善曰平子張衡字也 統曰儵美  
音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蕃盛藻 善  
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  
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大祖文皇  
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  
基命謂魏大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  
子植也咸皆蕃績也言三 甫乃以情緯 有物字以文  
被質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齊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

自漢至魏

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  
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才建仲宜  
以氣質為體 良曰二班謂叔及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  
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卅之士各相慕  
習源 五百本 其颯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善曰續晉  
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揚百家之  
言颯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雅曰祖法也 良曰  
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  
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 徒以賞好異情  
故意製相詭 善曰統注 統曰徒但詭變也言祖述  
及元康潘陸特秀 善曰續晉陽秋曰宗師不異 向曰  
元康晉惠年號潘女仁陸士衡 律異班賈體變曹星綺  
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 能陳得失委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  
百星稠繁文綺合 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綺又曰或  
父子雲唐子尚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  
穀也 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統

繁飾也星網綺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善  
合喻文章秀媚漢書曰卑孝王賡洽睢陽城為樓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  
里招延四方豪傑逆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  
高韻謂雅徐之文也良曰同善注

右積善所潤之餘烈翰曰列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在晉  
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馳騁文辭義殫乎五百本此善曰續晉陽秋曰正始  
勝之談而俗遂貴焉統曰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孫周柱  
下史與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固著書內篇有七也  
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

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  
將百善曰建武即漢帝年號義熙安  
帝年號載年也向同善注雖比響聯辭波屬

雲委善曰若買戲曰馳辨如騰波中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  
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濟曰屬錄委積  
也言又章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善曰孫綽子曰  
此得宗象即得珠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方珠鄂象  
曰此明得真之所由良曰上德謂無為之道麗之辭無

聞焉耳善曰孫綽集序曰緯文藻體公主傳曰紀十伯若  
何無聞焉爾翰曰道猶美也言皆寄託德不為美  
辭者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論及太原孫綽轉相祖  
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韻之體盡矣詢體位為一時文宗自  
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

與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  
後昆善曰與會情與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與者託事於物  
上體裁制也謝球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朗密法

公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向曰類頌延年也若夫敷在論  
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近軌法昆嗣也

心商推前藻善曰蔡幹曰晚敷任以陳辭陸機樂府篇  
曰商推為此歌齊曰廷標也推舉也言在  
稗論心商推前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  
八音協暢善曰文賦曰置百聲之先代若五色之相宣良  
木也協台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善曰周易曰象  
其物宜長故謂  
暢通也

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  
異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之中  
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  
文至於先士茂製五臣本  
作制調高歷賞善曰言讚詩  
高聲韻辭人所共傳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  
文之士也茂盛讚論也歷賞謂羅代共賞也

子建函京  
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善曰韓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  
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  
哀詩云南登霸陵岸迴  
首望長安齊同善注

子荆零雨之章王長朔風之  
章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憂馬有歸心良同善注

並直  
舉習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骨體之  
辭非附文質但言律調取高前法

自靈均以來多歷  
年代善曰尚書周公曰設禮豈配天  
雖文體稍精而  
此秘未覩善曰稍漸也此秘謂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

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  
匪人思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  
舊所至

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

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

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

彌遠 善曰論語曰邦亦先覺者是賢乎 濟曰張衡蔡邕雷天成之妙而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去之遠也

曰不然請待來哲 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天威之妙也謬誤不然謂不如此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故作此論 翰曰恩倖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紫龍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 五臣本 踏道則為君子

違之則為小人 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

類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屠釣卑事也板

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那相 善曰尉

太公習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曰尚以魚釣奸周西伯戰國策

乃審戰秦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樂傳嚴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向曰呂望初習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傳說代晉靡刑人

板築於傳繳之倅言此二賢皆自甲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

不常處矣 非論公侯之世

鼎食之資 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

幽仄唯才是與 善曰尚書曰明明敷仄陋 殷周之

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 揚舉也幽及謂暗陋也言殷周之

非取公侯之子孫也 逮于 五臣本 二漢茲道未革胡

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子叔

度名動京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

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廉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

書郎凡一獲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

人出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數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平京師 翰曰逮及也二漢前

後漢也茲道黃憲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京師時舉孝廉後

遷僕射司馬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字伯始京師時舉孝廉後

牛疾且士 五臣 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

見崇西漢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貂

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公掌御

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 善曰應劭漢書注

待中晉抱日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書儀曰侍中出

則佩璽抱劍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肯辭小遺殿上詔免為無人後為中郎百官

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

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

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客難曰官

不滿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向曰侍中 郡縣

之官大出則負重小出則縣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郡縣

作都縣 掾吏並出家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善曰

甲位負戈賤役家家世族成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

用 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



義說曰公猶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循遂為代貨而  
擬置主無能改易也州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而  
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善曰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 向曰言舉  
善曰才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長貴以成駕驅也 都正俗  
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善曰言法壞之  
俗士不能按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漸也都正既皆  
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級聲望多少隨  
聲望之事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  
而高下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  
弊曰上品由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  
門之品不居上班 濟曰同善注言勢族不居 歲月遷訛  
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 善曰言衣冠之族皆  
訛偽也斯風謂用勢族 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善曰衣冠  
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 翰曰自此之外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  
差用成等級 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曰士曰大夫曰士曰  
不齊而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 反 古與然  
有辨 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 夫人君南面九重  
奧 善曰楚詞曰豈不鑿陶而思君乎君之門以陪  
奉朝夕義陽卿士塔閣之任宜有司存 善曰論語語  
豆之事則有司存 紕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  
隔謂與卿士道殊也階陛闈門也任謂用能官為之既而恩  
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運 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  
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 空置百司權  
與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也擅用也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 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掃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近習不外假藉於卿士也  
為刑政既多不能備舉致害於近習之臣附離言多也 賞罰  
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  
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  
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曰車軌同奔  
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輻矣 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國亦有常乎  
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患昭矣也何  
如羣臣莫對江之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  
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徒也  
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矣  
恤故北方之畏昭矣恤其懼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  
之踰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見焉社以貴也餘同善注今  
百僚畏近臣為天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 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輒爭政  
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故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  
擅也痛覺也挾謂相扶挾也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 側里  
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良曰鈇鉞瘡斧也瘡痍謂  
之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乘成創痛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闈社預曰第第第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潛成取証也言俸臣構設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牀第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之下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陳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  
金北毳來悉方艤 反 素練丹魄 五臣本 至

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  
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曰車軌同奔  
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輻矣 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國亦有常乎  
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患昭矣也何  
如羣臣莫對江之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  
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徒也  
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矣  
恤故北方之畏昭矣恤其懼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  
之踰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見焉社以貴也餘同善注今  
百僚畏近臣為天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 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輒爭政  
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故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  
擅也痛覺也挾謂相扶挾也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 側里  
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良曰鈇鉞瘡斧也瘡痍謂  
之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乘成創痛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闈社預曰第第第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潛成取証也言俸臣構設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牀第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之下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陳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  
金北毳來悉方艤 反 素練丹魄 五臣本 至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 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掃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近習不外假藉於卿士也  
為刑政既多不能備舉致害於近習之臣附離言多也 賞罰  
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  
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  
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曰車軌同奔  
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輻矣 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國亦有常乎  
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患昭矣也何  
如羣臣莫對江之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  
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徒也  
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矣  
恤故北方之畏昭矣恤其懼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  
之踰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見焉社以貴也餘同善注今  
百僚畏近臣為天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 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輒爭政  
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故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  
擅也痛覺也挾謂相扶挾也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 側里  
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良曰鈇鉞瘡斧也瘡痍謂  
之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乘成創痛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闈社預曰第第第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潛成取証也言俸臣構設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牀第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之下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陳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  
金北毳來悉方艤 反 素練丹魄 五臣本 至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 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掃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近習不外假藉於卿士也  
為刑政既多不能備舉致害於近習之臣附離言多也 賞罰  
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  
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  
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曰車軌同奔  
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輻矣 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國亦有常乎  
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患昭矣也何  
如羣臣莫對江之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  
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徒也  
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矣  
恤故北方之畏昭矣恤其懼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  
之踰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見焉社以貴也餘同善注今  
百僚畏近臣為天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 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輒爭政  
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故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  
擅也痛覺也挾謂相扶挾也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 側里  
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良曰鈇鉞瘡斧也瘡痍謂  
之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乘成創痛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闈社預曰第第第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潛成取証也言俸臣構設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牀第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之下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陳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  
金北毳來悉方艤 反 素練丹魄 五臣本 至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 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掃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近習不外假藉於卿士也  
為刑政既多不能備舉致害於近習之臣附離言多也 賞罰  
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  
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  
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曰車軌同奔  
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輻矣 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國亦有常乎  
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患昭矣也何  
如羣臣莫對江之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  
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徒也  
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矣  
恤故北方之畏昭矣恤其懼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  
之踰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見焉社以貴也餘同善注今  
百僚畏近臣為天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 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輒爭政  
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故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  
擅也痛覺也挾謂相扶挾也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 側里  
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良曰鈇鉞瘡斧也瘡痍謂  
之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乘成創痛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闈社預曰第第第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潛成取証也言俸臣構設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牀第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之下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陳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  
金北毳來悉方艤 反 素練丹魄 五臣本 至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 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掃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近習不外假藉於卿士也  
為刑政既多不能備舉致害於近習之臣附離言多也 賞罰  
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  
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  
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曰車軌同奔  
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輻矣 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國亦有常乎  
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患昭矣也何  
如羣臣莫對江之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  
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徒也  
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矣  
恤故北方之畏昭矣恤其懼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  
之踰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見焉社以貴也餘同善注今  
百僚畏近臣為天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 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輒爭政  
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故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  
擅也痛覺也挾謂相扶挾也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 側里  
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良曰鈇鉞瘡斧也瘡痍謂  
之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乘成創痛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闈社預曰第第第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潛成取証也言俸臣構設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牀第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之下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陳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  
金北毳來悉方艤 反 素練丹魄 五臣本 至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 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掃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近習不外假藉於卿士也  
為刑政既多不能備舉致害於近習之臣附離言多也 賞罰  
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  
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  
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曰車軌同奔  
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輻矣 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國亦有常乎  
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患昭矣也何  
如羣臣莫對江之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  
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徒也  
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矣  
恤故北方之畏昭矣恤其懼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  
之踰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見焉社以貴也餘同善注今  
百僚畏近臣為天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 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輒爭政  
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故以賄成 濟曰嫌疑專  
擅也痛覺也挾謂相扶挾也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 側里  
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良曰鈇鉞瘡斧也瘡痍謂  
之曲 善曰西京賦曰所乘成創痛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闈社預曰第第第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潛成取証也言俸臣構設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牀第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典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  
之下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陳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  
金北毳來悉方艤 反 素練丹魄 五臣本 至

皆燕兩音亮善曰此燕僅鷄之屬虎繩也也亦故曰丹川

安國高書傳曰車稱兩銑曰金判揚所首故云南

金龜衣此方所出故云北燕也體舟也絕續也珣璆也

西兩車也言地勢之入路遠近且者皆以舟載貨而與之

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善同向注

許皇去右史良娣之家皆執傾天下晉朝王愷

石崇富傲王者云比今日俸臣則不能入之

又太宗晚運

慮經盛衰善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之

權倖之徒五日本憚丁達宗戚良白言諸王親屬皆畏懼俸之曰欲使勿

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

王相繼屠勳五臣作弄權於下尚善曰天用勳絕其孤立

安國曰勳載鐵絕謂滅之也翰曰勿主謂明帝孤蜀也言俸

侍之臣構造同異起禍隙讓諸宗王使相繼被殺而至絕滅

也謝絕民忘宋德雖非一途寶祚夙傾實由於此

善曰寶祚猶寶命也銑曰忘厥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

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由於倖而起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倖倖傳今采其

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嗚呼漢辭言倖之徒毀庶國家是亦

###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脩漢書自作敘傳而重述其白

述高紀第一五日本列在後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題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帶本多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

秦作劉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定天生德聰明

相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神武善曰項公曰聽於無聞曰聰昭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起定綱綽關土斥疆曰武論諸子曰矣生德於子

周易曰古之聰明睿哲神武而不殺者夫翰

秦人不綱網善曰項公曰秦重斂錢人天下叛之故敗言入耳綱

漏于楚善曰項公曰秦重斂錢人天下叛之故敗言入耳綱

維今綱目漏也善曰楚謂陳少反而不能謀故愛茲發迹斷

高祖因而起銑曰綱謂綱紀也餘同善注

蛇奮厥神母生符朱旗乃舉善曰爰於也高祖初逆

神母謂所斬蛇處見老母哭云我子曰帝為赤善曰項公曰

帝子斬焉漢人德尚赤故舉朱旗向同善注

秦郊嬰來稽首善曰項公曰項公也項謂秦王子嬰

創制三章是紀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善法抵罪者死傷人及良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

翰注善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項氏畔換我巴

東并東并秦分是懸天也善曰項公曰項公也項謂秦王子嬰

漢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

中章昭曰畔換政也銑曰同善注畔換反易也

土宅心戰士憤怨善曰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

也向曰西土謂蜀也它居也言蜀人皆乘豐五日本而

活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

運席卷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帥豐

脚士 向曰天罰言順  
天罰惡也赫赫盛之貌

###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帝臨朝有光** 善曰項曰曰皇皇華色盛威儀  
之盛如珪如璋 善曰項曰曰珪璋玉之妙好彰顯者毛詩  
曰顯顯易易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王名

**閩閩恣趙朝政在王** 善曰閩閩門之內也 趙門內恣  
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鎮尚書 翰曰閩  
閩宮中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舅王鳳 炎炎燎火光  
五

**亦允不陽** 善曰項曰曰允信也 內項於飛鸞外見聖王鳳  
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孰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  
之陽冷內敵飛鸞以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也

**迷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鐵隸布實懸徒** 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獄  
炊藜食食耕注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懸布姓英少時  
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懸欣然笑曰入相我當刑而王錢長  
乎 向曰韓賊徒

**越亦狗尹江湖** 善曰漢書  
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昔中故破陸之  
義曰尹正也濟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

**制准梁** 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而為侯王  
也齊楚韓信所封也英布與淮王黓越封梁王善  
同良

**煊自同開** 胡曰鎮我比疆 善曰蘇劭曰期音杆南  
反 煊與韓信所封也英布與淮王黓越封梁王善

**德薄位尊非祚惟欽** 善曰  
周易曰德薄而位尊小而不謀大左氏傳舟之橋曰無德而祿殃也  
欽曰祿福也言智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也謂與陳  
豨有反狀云

**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善曰漢書曰乃為長  
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向曰克能也言吳  
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東漢書光武紀序曰漢以  
微謂禮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國謂莽國而盜也

**九縣** 善曰漢書曰九縣  
州三精日月星也德布精上為眾星 良曰九縣九  
情為月何圖月也德謂振動不安露寒謂昏暗 民賦注

**詐神思友德世** 五臣祖誕命靈脫自戮 善曰尚  
文若兼齊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軌交錯同端鄭玄尚  
書禮注曰觀表也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詭而思慎深至美大  
靈賜福祿而自成也觀成也

**沈機生** 五日本物深略  
緯文 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地 孰曰沈沈深機略也言謀策先於萬物智略能經緯  
地

**尋邑百萬** 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  
反 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  
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圍城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  
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輜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  
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敵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  
陣亂遂殺王尋尋子白封虎豹百萬穀梁傳曰長戰五百乘范  
審曰長戰長車也東都主人曰戈戟雲雲雲音尋尋沒切向英  
曰同善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孰曰光武皇帝名秀曄  
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東漢書光武紀序曰漢以  
微謂禮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國謂莽國而盜也

**九縣** 善曰漢書曰九縣  
州三精日月星也德布精上為眾星 良曰九縣九  
情為月何圖月也德謂振動不安露寒謂昏暗 民賦注

**詐神思友德世** 五臣祖誕命靈脫自戮 善曰尚  
文若兼齊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軌交錯同端鄭玄尚  
書禮注曰觀表也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詭而思慎深至美大  
靈賜福祿而自成也觀成也

**沈機生** 五日本物深略  
緯文 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地 孰曰沈沈深機略也言謀策先於萬物智略能經緯  
地

**尋邑百萬** 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  
反 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  
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圍城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  
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輜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  
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敵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  
陣亂遂殺王尋尋子白封虎豹百萬穀梁傳曰長戰五百乘范  
審曰長戰長車也東都主人曰戈戟雲雲雲音尋尋沒切向英  
曰同善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威既振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  
始自焚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韓非曰此言尋邑之盛也



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閩謂長安也登存樓亂也謂朱朝被洛陽水眉樓長安也

天討說曰旌旗也處更也言光武神神旌乃顧遠行

共道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汎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金湯失險車書

謀成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靈慶既啓人

於濟曰靈神慶福啓廟成皆明明廟謀科科推斷

赫有命五百本漢惟連珠曰親聘獨斷

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

武略推斷之盛良曰廟謀謂廟算也起地武貌於歎美辭也赫盛貌言

能繼前漢也

六臣注文選卷第五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論一

過秦論

賈誼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

秦孝公據五臣本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善曰韋昭曰

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善曰春秋推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闢諸侯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東王曰始將連橫高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

拱手取言易也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善曰史記曰孝公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善曰

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善

又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當此之時齊有孟  
帝切良曰盟誓約也統曰締結也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善曰史記曰平原  
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  
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約從離橫善曰言諸侯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向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竊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善曰呂氏春秋

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為二京竊  
此之謂內攻之然竊越趙人也徐尚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  
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向曰韓周文君  
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翰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齊明

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程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

策曰齊今周最使鄭立韓樓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  
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高戰國策秦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  
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

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  
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楚王曰王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

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今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  
緩魏相也秦欲因蘇厲燕王以謝遂委質為齊臣而求見齊王

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  
臣燕昭王以

具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留田忌廉  
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

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  
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

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

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五方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鄭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  
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

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  
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什

倍之地百萬之衆叩五臣本開而攻秦善曰孔安國  
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良曰言諸侯秦人

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仰開函谷關高故去仰攻也秦人  
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善曰九國謂

魏宋衛中山也遁逃史記作遠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統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善曰李巡爾雅注曰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善曰章昭曰大櫓曰櫓左氏  
傳曰飲曉彌陣大車之輪以為櫓

濟曰軍敗曰此百萬言多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也櫓大櫓言流血多之

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有安字無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

之享國也長何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  
休曰享食也

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自孝公至始皇六世也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

稱東周西周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濟曰時周分為二  
吞之而并滅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

鞭笞天下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  
良曰履至尊謂稱始皇帝也敲扑擊也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善曰百  
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陸梁也為桂林象

郡卓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鏡曰言破南越分為  
此二郡也百越之君俛首係頭作頭委命下吏曰

郡也百越之君俛首係頭作頭委命下吏曰

郡也百越之君俛首係頭作頭委命下吏曰

郡也百越之君俛首係頭作頭委命下吏曰

僂低也係頭自係其頭委命  
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蕃離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

以馮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發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氏曰

賤材能不及中庸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  
人也 魏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庸之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善曰史記曰范  
蠡之陶為朱公

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怡產積十九  
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乃以常飢乘則

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羊  
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

皆富人也言涉不傳曰猗頓朱公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

陌之中善曰如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俛曰時皆卑  
俯行至新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 率罷弊五霸本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傳曰時兵官疲於行役  
躡足擊戰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善曰埋蒼曰揭高舉也也列句莊子曰揭竿求諸  
而無旌 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善曰莊子曰  
雲之會如響之應羸糧軍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 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  
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五臣本 函之固

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  
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 陳涉之位不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善曰孟康曰耰鋤柄也爾雅曰棘  
鉤也 鉤戟長鍛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鉤也善曰言鋤柄及戟也 鉤也



統曰謂不及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繁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繁百圍司馬彪曰繁而下結切向曰謂六國滅而涉盛也 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繁圍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里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晉趙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也

然後以六合為家殺五百本嘗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五百本

國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百本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壞也死人手謂秦王

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非有先生論

#### 東方曼倩

善本作倩字 善曰漢書曰胡又設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生之良曰非有謂無有也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統曰先人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台董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矣地善曰率然輕捷之貌 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舉若故也

將以輔治寡人誠竊羞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帶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談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翰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議猶餘論也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五臣本為先生不無不字取也蓋懷能而不見五臣本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齊曰殆近也非有先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

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疎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善曰於戲數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可也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辭何得輕易而為之夫談者有悖滿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辨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辨違謬反也或有悅於目五臣本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五臣有于直一字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殺王子比干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五臣本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整傷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未方諤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善曰如淳曰漢書注曰非非上所行也五臣本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五臣本為天下笑善曰謝玄禮記故曰談何

容易果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崩壞也及飛廉惡來輩等

善曰史記曰中滿生蠶廉蠶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

殷紂紂死子石曰賁仲惡來華長算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身死於野良曰二人皆詐偽

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

彫琢刻鏤之好以約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

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統曰弛廢也言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愉况於終無益於主上之理

五臣本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只也善曰愉愉和悅之

州植懼區區喻與區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向曰愉愉悅也

將字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善曰辨與邪同翰曰則忤於邪主

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

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

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愛其中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

伯夷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善曰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本五臣懼然易容指焉去几

危坐而聽善曰懼敬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

也善曰懼然驚視兒消焉去几自取損

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善曰論語曰楚

孔子曰子貢曰子貢曰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善曰

遇明王聖主得賜清懋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

圖畫安危撻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

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

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五臣本之陽以見

文王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

能非熊非虎非狼非龍得公侯天貴善曰文王齊戒三日田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

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孟子曰海本仁

祖誼五臣本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撥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

地向治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臣子

之職既加矣於是裂五臣本地定封爵為公侯傳

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其王穆然跪而深惟仰而泣

下交頤善曰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日士曰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善曰穆然默然也悅下也惟思也

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善曰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耆老恤孤獨澤賦斂省刑罰善曰明堂布政之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

得其宜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國無災害之變民

無饑寒之色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因園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因園鳳皇來集麒麟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

膏澤古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

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郭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

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

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曰氏春秋曰治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

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善曰毛詩

王子淵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詳游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

作傳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

之聲音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漢曰言王

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

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

焉恥也善曰論語子曰邦有今天子閉門距躍躡精

趨學有日矣善曰距離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路於足

再躍則涉良曰距止也躍幸遭聖主平世而又懷寶

行也趨進也善曰論語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是伯牙去鍾期而

其邦可謂仁乎善曰懷寶謂懷德也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遁帝堯也善曰廣雅曰遁避也向曰伯牙善鼓琴

之賢禹堯有道而事之也善曰廣雅曰遁避也向曰伯牙善鼓琴

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也善曰廣雅曰遁避也向曰伯牙善鼓琴

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

蚊蟻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翻則翔四海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鴻翻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鴻翻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鴻翻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鴻翻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鴻翻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鴻翻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鴻翻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鴻翻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鴻翻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蟻蠶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四子講德論 分序



紹傳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竊戚商歌以千齊桓

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竊戚飯生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歌

惟南子曰竊越牛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越石負芻而寤晏

下桓公乃召以為政故云于商歌也越石負芻而寤晏

嬰善於晏子春秋曰晏子何為者對曰我齊冠衣裘負芻

子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半見使將歸晏子何為

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

乎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

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之應之曰吾之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

曰臣聞之士者諒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為人越石父對

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抗者

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意嚮往同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

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五臣本無也字故毛嬙西

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媼暮姆倭倭為偶回善譽

者不能掩其醜善曰慎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

皆上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間嫌子奢莫之媒也媼媼力父

是之言也倭倭醜女未詳所見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也

媼媼倭倭皆醜婦人也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

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

常路也良曰咨歎辭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

五臣本但懸曼贈蒲苴不能以射善曰晉類曰但徒也

擊之欲使涉田而行不知依道之據厥者言復三義之行求

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才蔽於無人行求

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

間命矣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

索友歷于西州濟曰索亦求也蜀有二入焉乘輅而

歌倚倪玉而聽之善曰輅車也包咸論語注曰

者輅車也輅輅木也詠數中雅轉運中律擘擘

舒繹曲折不失節善曰禮記曰擘擘擘擘文前節之音

也轉運擘之輿也律六律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

先生陳立子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善曰

用胸左頭奉之禮注同禮文既集善曰韓子曰禮有

禮畢也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

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翰曰韓子曰禮有

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善曰向書大傳曰天下

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

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

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

屢降瑞福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天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

肱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者

應從容得度南容三覆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

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

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新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

山三年莫往求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

諾於是遂求其大晨駕倉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

之文侯曰喜擊知吾好此大者晨駕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

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

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彼晨風鷓彼比林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是晨風文侯大悅曰欲知

君之親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

君以為嗣良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今吾子何樂此詩而

斯言之玷不可為瑜隙也餘尚善詩今吾子何樂此詩而

詠之也善曰古人詠詩皆有所適今子所歌復何尚也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

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

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

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

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

身發也向曰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

諷歌其何以知之魏魏高亮湯湯大兒命名也

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依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聊

信宇宙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紜多之貌也寂聊曠遠之

家言君德之貌也統曰洋洋盛兒罔無也紛紜多兒寂寥曠

多而及於遠之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

何以加茲善曰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

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善曰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而忘其老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下筮善曰

卜筮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示字孔安國曰迪道也尚書

信順如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撫盛德而化

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

哉愚竊感焉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

比屋可封屋可封謂比屋而封也良曰撫舒也洪長也瀾

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比屋而封也良曰撫舒也洪長也瀾

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感疑也浮游先生色勃皆溢善

曰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統曰是何言與善曰曰是

言與向曰怪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

頌首吉甫敷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善曰毛詩周

之老 善曰厓雅也謂眉有白黑雜色良曰濡 感愛惜朝

夕願濟須更觀大化之淳流 良曰淳厚 於是皇澤

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

詠之也 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 傳曰詩人

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

五臣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善曰梁勳 此臣子

於君冬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

失得不亦遠乎 善曰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

論語注曰罔罔也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

君子之樞機向曰罔罔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機也

家廓廣大也大人天子也陳立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

慙慙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

審也 行潦 老 暴集江海不以為多 善曰秋 鱣 善 並

逃九罭 域 不以為虛 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汗行潦之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鰓鰒郭璞曰今

泥鰓也鰓以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鰓鰒以地毛詩曰九罭之

魚鱣物爾雅曰九罭魚網也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虧盈也行潦雨水也鰓鰒魚名九罭大網也 是以

許由匿竟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取周而遠餓

織于首陽山也文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

武謂文王武王也 孔墨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墨之為蠅行

於虞以伐德 號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行其質玉刑可

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鍊璧名孔孔在墨墨皆賢聖

也 今刺史質敏以冰惠舒化以揚名 達詩布正敏 采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

善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

出如綸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 翰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緝釣魚繳 也王言之出雖小私之而大也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 教明於南國 翰曰同善注倚立也 二客雖室計沮

也室塞也沮敗也何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 五

本細焉字 善曰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良曰微少巨大措效也 夫子曰否 銑曰否 夫雷

霆必發而潛底震動 善曰呂氏春秋曰開 枹 乎 鼓鏗 苦

鏘七而介士奮竦 善曰左氏傳曰卻克接枹而鼓鄭玄周

底幽隱與也枹擊也鏗鏘 禮注曰介被甲也 向曰霆霹靂也潛

聲也介士甲士也竦躍也 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

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惠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一生

亦勿疑 五臣有也字 善曰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 翰

與陳立 於是文釋復集乃始講德 善曰馬融論語注曰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

寥寥龍起而致雲氣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

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由

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

彈傾耳而聽以聰何則傲人君子人就者衆也善曰

大夏五臣作夏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

略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

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

刺焉善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弘之陽宋師大敗

其王德而無王佐也善曰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三代以

上皆有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善曰說苑郭隗曰

齊桓有管鮑隲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桓之子有鮑

叔牙隲語以為輔佐說苑柳子曰籛戎管仲之力也又曰管

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善曰管仲鮑叔牙隲

朋竊賊也五臣本晉文公有咎作舅犯趙衰危取威定霸

以尊天子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攘却西戎始開帝緒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我將由余使

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善曰

秦繆有王由五殺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我將由余使

孫叔子及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善曰韓詩外傳曰沈

會稽之恥善曰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夫

庸刺滅彊吳雪善曰韓詩外傳曰沈

有侵千田翟秦公寢兵折衝萬里善曰孟嘗君問白圭曰

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也善曰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

士羽翼也善曰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程

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善曰秦君以為然乃止向曰段干木天下

方程雍皆魏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先齊於

是誦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

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先齊於

是誦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

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昏王走保於莒

夫與閔同翰曰表平也燕破齊齊閔王走保莒故去困也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

羽翼百姓哉善曰高誘曰羽翼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

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善曰毛萇詩

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禮樂射御書數也

言皆以美事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

茂等也善曰倫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

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其速也進者樂其條暢息

者欲罷不能善曰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翰曰

罷偃息善本有匍手詩善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濟

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咸繫身脩思吐情素而披

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

聘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善曰毛詩小雅

也濟濟盛弘大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

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緩百姓祿勤

增奉作俸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

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專其益吏減膳食卑宮觀

善曰宣紀曰太官省膳省苛細蠲定也

宰又曰郡國官觀勿復脩理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

乏困善曰宣紀曰他藥夫御幸者假與貧人又曰恤民災

害不違游宴善曰宣紀曰今天下頓被疾疫之閔耄老

之逢辜憐縶絰之服事齒齒落落亦無慮之心諸年八

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佗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經凶災而

更殺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父母父毋喪者勿坐

之入也服事誦服役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

縶匿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

惻隱傷痛也復陰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

寒死獄中者子弟縶匿父兄之罪而見縶繫者也恩及飛

鳥惠加走獸胎知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善曰

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善曰毛詩大雅文愷悌

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舉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

刻峭五臣大理峻法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

刻峭作削大刑謂損善也峻深也

刻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

懷殘秉賊善曰孟子曰賊亡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臨莅五臣莫不肌栗作慄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

毒百姓征伐五臣本作征無所措其手足善曰韓子曰

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西珞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公陸運也

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公章容切濟曰標戰也

者任公陸運也之毒毒於人噉噉愁怨遂亡秦族善曰

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

九六三

保民五臣本者除其賊善曰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委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於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

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五臣本寬柔進淳善曰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曰民用進

親也今海內五臣本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感育山川降靈善曰周易曰雲行雨施品

以下自分神光耀五臣本暉洪洞朗天善曰宣紀曰焉

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

液嘉禾播比善曰宣紀曰鳳皇集曾羣鳥從之尚書鳳皇來

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宣紀

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宜不盛哉善曰尚書

狐而無而字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

得白狼而夷狄賓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

正而事自定也善曰論語曰各不正則言今南郡獲白

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

也是以比狄賓合五臣本邊不恤冠甲士寢而於

日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夫子曰五臣本先

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

性僑五臣本賽習俗傑五臣本暴善曰左氏傳曰彼皆僂

攻伐事在獵射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兒能騎羊

走箭飛鏃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逐水隨畜都無常處

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善曰史

種則扞胡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善曰史記曰匈奴

倒磴善曰禮記曰左佩快軒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

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善曰毛詩曰六月揄揄

德隆威盛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

朝賀五臣本無賀字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禪附人眾



朝賀正月 向曰靈神 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典

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 結計沮顏樵齒鼻稠 剪髮黥首文身裸袒

徒之國 善曰編結即編髮也 漢書終軍曰解辨髮削左衽

曰未詳又曰大死深目多鬚蓋鼻稠也 黔首蓋唯頭也 山海經

刻面也 惟齒黑齒也 鼻稠眼白也 野靡不奔走獻權忻

首雖顏也 文身鑿身也 裸袒不衣也 靡不奔走獻權忻

來附娑娑嗔吟鼓掖而笑 濟曰靡無也 娑娑舞

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 魚奮躍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 鴻與洪古字通 毛萇詩傳曰均

平也 毛詩曰鸞鸞在梁 馱其左翼 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

也 韓詩曰為飛矣 天魚躍于泉 薛君曰魚喜樂則跳 是以刺

躍於泉中 良曰鴻大均平也 翕翼奮躍樂和氣也

史感應 舒音而詠至德 鄙人黥於 感淺不能究

識敬遵所聞未剋 五臣 礪焉 善曰黥不明也 烏感切

先生謙辭也 於是一客醉于仁義 飽于盛德 善曰

不明也 礪盡也 飽以酒 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

論二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 漢書曰彪 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 特隗

瑒 漢龍擁衆 驚問彪曰 往者周亡 戰國並 爭天下 分裂 煮者 從橫 之事 復起 於今 乎

班叔皮 是時 屬王莽 初敗 光武 即位 而 隗 瑒 據 龍 擁 衆 欲 有 分 割 土 宇 之 意 彪 時 在 隗 瑒 歸 冀 有 其 悟 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 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

謂天道也 元后天子也 爾雅曰命告也 翰 暨于稷契咸佐

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以命禹而禪之

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善曰 堯武王之祖也 契成湯之祖也 杜預左氏傳性曰 暨至也

國語 於公謀父曰 奕世載德 孔安國尚書傳曰 載行也 暨及 載行也 此言有天下者 必資 積德 累行 不可以 造次 之間

而得之也 稷者 周之 先契者 殷之 祖也 皆以 佐堯 舜 有 至美 之 德 奕世 而行 故 至 成 湯武 王 而有 天下 雖其 遭 遇 異 時 禪代 不

同至于應天順人 五臣本 其揆一也 善曰 曰 陽武 革命 順乎 天 應乎 人 孟子 曰 先聖 後聖 其 揆 一也 銳曰 揆 理 也 是 故 劉 氏 承 堯 之

祚 氏 族 之 世 著 于 春 秋 唐 據 火 德 而 漢 紹 之 善

漢書 賈曰 春秋 晉 史 蔡 墨 有 言 陶 唐 氏 既 衰 其 後 有 劉 累 范 氏

其 後 也 范 氏 為 晉 士 師 魯 文 公 出 出 奔 秦 後 歸 于 晉 其 顯 者 為

劉 氏 帝 系 曰 帝 堯 封 于 唐 為 火 德 自然 之 應 得 天 統 矣 齊 曰 盛 斷 地 著 符 旗 微 尚 亦 揭 于 火 德 自 然 之 應 得 天 統 矣 齊 曰 堯 漢 之 先 祖 始 起 沛 澤 則 神 母 夜 號 以 彰 赤 帝 之

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乃披劍斬蛇後人至地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翰曰高祖夜徑澤中見白帝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

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繫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三代咸有顯德故天因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而祚之向曰懿美也

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曰道洽於百姓善曰孟子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

謂之未見運出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偪起在此

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緣次相代擇著曰偪起謂平起於四夫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

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統曰言人不達高祖起於布衣

所以為過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遇三尺劍

取天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善曰漢書陳蕭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捕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

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

也善曰韋昭曰神器天子寶符服御之物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孟子曰為高祖自布衣亦欲功之以捷

曰神器帝位也言悲世出人以高祖自布衣亦欲功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

若

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

餓饑流隸饑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也

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善曰韋昭曰短為短袒也毛布曰短褐丁管功說文曰襲衣也字林曰襲大簾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

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善曰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齊曰一金謂一斤之金也

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

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也尊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遭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

王莽然卒潤鑊伏鎖質亨臨海分裂善曰史記曰項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至定陶項梁

壓不及數子而欲聞干天位者也五臣作乎

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良燕

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廣雅曰鴛鴦也今謂馬之

案枕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善曰爾

推曰柳謂之棠枕殊儒狂說文曰柳柄上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繞乎下也棠音節稅之劣功 銳曰柳謂之棠梁上櫨謂之

也前負也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 善曰受義斗筭語

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速不

勝其任也 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鼎常鼎實也帶與餗

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 當秦之末 五百本

言其材而處其任則如此也 作時 豪傑

五起二字 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

子家婦而世貧賤 有今字 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

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

而陳氏以寧 善曰史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

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

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翰曰陵母為

也 良曰陵母見 漢使傳言與陵也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 五百本無

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漢 其後果定於

使者以劍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也 夫以匹婦之

漢陵為漢宰 無宰字 相封侯 善曰史 夫以匹婦之

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 五百本作幾 善

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 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 善曰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

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

其興也有五 一曰帝堯之苗裔 二曰體貌多奇

異 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 三曰神武有徵應

善曰徵應謂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四曰神武有徵應

下腋端也 四曰寬明而仁恕 善曰漢書曰高祖寬

曰知人善任使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 加之以信誠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 作用 己

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善曰達聽受謂不信讒語也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

者也 翰曰趣時謂見時利也響起言疾如響起應聲也 當

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善曰漢書劉良食其欲立六國後漢

吐哺曰豎儒幾敗乃 披足揮洗捐鄼生之說 善曰漢書

公事 良曰善注 披足揮洗捐鄼生之說 善曰漢書

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鄼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

誅無道秦不宜聽見長者沛公起躡足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

公襲陳留 善曰高祖乃撥光起謝之納其說 悟成卒之

也披足揮洗謂上洗足也捐故也徐同善注 言斷懷土之情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陽成卒曼敬說

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安在關東意 欲都洛陽納成卒曼敬說言遷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

右不知所為張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章辭

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

黻布錦綉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

公逃避我今何自從吾兒游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勿易

太子而立即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又不

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舉

太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不立趙王故四皓為侍高祖遂以舉

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信於漢王於是漢王賞



戒設置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  
使馳乘監諸將 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楚逃歸  
祖也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

成帝業也 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為汝  
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

可略聞矣初劉媪為妊而高祖而夢與神遇震  
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善曰略粗略也漢書曰高祖母媪

雷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遇是時雷  
電晦冥如龍蛇切 向曰劉媪謂高祖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

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冥暗父 及長而多靈有異  
太公往視則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

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切武呂公媪見

其上常有怪哉竟此兩家常折契乘憤憤食夜切又呂公見  
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帚

妾也 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人餘酒既醉卧二人  
見其上有怪異比兩家遂娶契券不取其財也 秦皇東游

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 善曰漢書秦  
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 高祖隱於芒屨澤間曰東

漢人俱求傅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放從  
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毋切 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

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屨山每獨游所至輒常  
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 始受命則曰蛇分西入關則

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 故准  
五星聚 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一大蛇當徑高祖乃按

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蛇曰分斷也高祖 故准  
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

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  
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

言皆不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濟曰淮陰侯韓信留  
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

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翰曰五者謂  
舍 五臣本 不厭斯位符瑞不同 五臣本 斯度 善曰韋

力內不知命 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  
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 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

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 遇折足之凶伏斧  
鉞之誅 善曰折足之凶則 英雄誠知覺寤寤畏若禍

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  
之觀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謂觀杜預曰距

逐鹿之瞽 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  
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善曰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尚書曰四母困窮天祿永終  
翰曰英雄謂麗置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為鐵

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天降陳嬰之速以爲明  
鑒之分絕信斷布之逆無為窺觀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上

述游說士所比也瞽說謂無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  
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彼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

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息也言其文美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

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濟曰言文人各自見所長輕人所短也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社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

身或為享 輸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患也

今之文人曾國孔融文舉廣

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

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

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成以自騁驥

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 良曰驥騄良馬也以此賢才之俊逸也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鏡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

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樂之匹

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齊氣漢書地理志曰汝齊詩曰子之還方遭我乎拙之間方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輸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

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搗賦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賦賦思玄猿漏卮圓扇搗並賦名也玄猿黑猿也漏卮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勝於此者也無勝也

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阮瑀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辭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舉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於辭公辭勝於理 鏡曰言文美理弱也

至於雜以朝戲及其所善揚班

儔也良曰揚雄班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

聞於自見謂己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也向聲謂

而為美也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

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美也 此四科賦也通才謂諸

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議書論銘誄詩律皆能通備也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

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 濟曰檢法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善曰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晚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良曰譬如籥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不能教而移之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

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

無窮向曰二者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

翰墨見意於篇籍五百本假良史之辭不託飛

馳之勢而著名自傳於後鏡曰飛馳言疾速也以翰鳥自至於速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善曰司馬遷書

務不以康樂而加

思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攝懼也濟曰隱約失夫然

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善曰惟

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五臣本於饑寒富貴

則無則字五臣本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

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五臣本於

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五臣本志

士之無之字五臣本太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融等已逝

唯幹者論成一家言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囧字元首少帝族

昔夏殷周之五臣本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教自成湯成

三代夏殷周也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善曰

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善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其

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善曰

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

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兼親

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

足以致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

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

於周室也苞茅不貢齊師伐莒宋不城周晉戮其

宰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莒莒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

命晉文公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莒莒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

命晉文公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莒莒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

命晉文公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莒莒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

命晉文公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莒莒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

命晉文公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莒莒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

命晉文公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莒莒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

命晉文公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莒莒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

命晉文公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莒莒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



大也言枝葉茂盛能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

晉分為三晉滅於楚鄭兼於韓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

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威晉

後而三分其地又曰秦孝烈王伐城魯又曰韓哀威鄭并其國

良同善注暨乎戰國諸如微矣濟曰暨唯燕衛獨存

然皆弱小周同姓也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

亡匪遠相恤向曰言自救滅至於王赦善曰降為庶人

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叔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

下尚猶枝葉相持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善曰

王叔謂周秦據勢勝之地驕五臣本譎詐之術征伐

關東蠶食九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驕

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良曰譎欺也蠶食者言如蠶至

於五臣本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善曰

尚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

用力若此其艱難也善曰曠日謂積德而祿長也若彼謂周

也用力若此謂秦也言秦雖欲覆周而祿長也若彼謂周

為枝葉廣大難以為夜至始皇乃定天位也豈非深根固

帶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

其可謂當矣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

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

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出之不知聖人有命成之其將亡矣

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苞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

固也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危

立郡縣之官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緝帝患周之敗以

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故皇後以弱見奪於長削去

六郡郡置守尉監也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

而諸侯奪其國也善曰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

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

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善曰班固漢書

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土蕃翼仁

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善曰毗佐也

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善曰枝葉譬猶

艾所刈股肱獨任智腹浮舟江海捐弃揖擢觀

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

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五臣本哉

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濱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

文耀楫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善曰艾刈猶以刀斷之

也股手足也捐弃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悖逆也是時

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

餘歲五臣本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

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

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常殺之又曰晉昭公

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

亂謂讒曰陳成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世說

歐陽詢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亂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二

九七一

其義至於字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

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善曰史記曰始

皇帝出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謝詔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

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詔詔立子胡亥為天子史公曰始皇賜

公子扶蘇死向曰黜退也言退停子胡亥之義也統曰始皇賜

詔使太子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道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

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五臣本趙高之徒誅劔宗

室胡亥少習剋五臣本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

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諂謀趙

高自幽深宮委政議賊善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

秋台城圖曰誅劔民善史記曰趙高故教胡亥善及獄律令

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憤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一

出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侯循術明而天下亂者未

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侯循術明而天下亂者未

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伏事

無大小輒決於高者頗篇曰委任之也良曰申謂申不害商

謂高執也皆專為刑法之術中二世復師謀其前法也自古深

宮謂高為趙高所感常居於宮中不復復師事言決於高故太

政議也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善曰史記曰

賊也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善曰史記曰

宮欲祠淫使使青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與其女婿咸陽令

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反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

子為黔首聞樂其兵進二世自殺也濟曰時關東諸侯起

兵爭欲亡秦趙高誅之二世不殺二世以責讓高懼謀乃

陰謀使咸陽令閻樂帥子餘人殺二世二世口乞為王樂不遂

許又願與妻子為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遂

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善曰尚書曰受有鏡兆表人離

離也

漢書曰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善曰史記

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其

深奮其白旗項隨而斃之向曰陳勝吳廣先擊兵振秦其

後高祖項羽起兵項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

羽殺秦王子闔女也

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銜曰裂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良曰三代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

扶首尾為用夏殷周也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

持覆蔭也首尾為用謂首有難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

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之

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

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約諸

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奸難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

殺戮矣向得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少銳故

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善曰管子曰烏合之

吐也向曰烏集言如五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

烏鳥之集或聚或散也

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

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

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漢鑿秦

之繁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鑿秦

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善曰漢書

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車兵東政謀

作亂賈誼國語注曰權東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

無能字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

磐若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

於外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置磐石之宗也

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

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

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吳吳楚齊代之強

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

朱虛侯章弟鉅野為東牟侯銜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

東牟侯劉與呂宋孟侯劉章與諸侯共謀諸呂延迎代  
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疆盛故也

高祖踵亡秦之法善曰王夷楚辭忽先王之制則

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傳於他人然高祖封建地

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

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善曰班固漢書

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

宮室百官制同京師齊曰跨帶地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

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又謂吳王鼻膠西王卬

楚王代趙王逐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賈誼曰

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

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

孝景猥用朝五臣本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

疎者震恐五臣本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

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善曰漢書

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削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

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錯不削亦反於是

方議削吳吳王罔發發謀擊事諸侯既新削制震恐多死錯

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皆反復由也統曰

觀頓也削制謂削其土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去唱

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暇釁成於文景謂高祖

制也景帝制削過急是不漸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  
掉哉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此諸侯地廣而疆帝室弱而見侵知末大根小必折也尾

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外身老也故掉之則體不從其心侃諸

侯疆盛且并己體之尾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

命五臣本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

三割梁代五分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

侯之破人人喜得所願陛下德施實分其國又稍自銷弱矣上

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

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削自是齊分為七趙

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善曰班固

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善曰班固

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不豫猶不輸也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善曰漢

政事謂國家也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善曰漢

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十餘

耐飲耐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前臨侯免國漢書曰趙哀

王福薨無子國除銑曰耐酒也漢諸侯助祭飲耐獻金金不

如斤兩色惡者王則耐侯則至於成帝王氏擅朝良曰成

免國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命其兄弟七人皆封列侯

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

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五臣本

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

稷安固國嗣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翰曰母黨即

言深功多所稱引成帝雖非傷歎息而不能不用善

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  
覽補遺闕上雖未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向曰稱引謂  
稱古今五臣本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  
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



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

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奉恩德豈不哀哉善曰漢書賈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彈劾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

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來容媚豈不哀哉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漢書曰王莽廢漢諸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邯鄲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言吾

統曰異姓謂王莽為相攝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少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也高祖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也後也廣陵王嘉獻莽符命封邯鄲侯此皆懼誅所以苟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畔五臣本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五臣

本無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以字權輕勢弱社稷於王莽者皆為叛

逆乎但權勢輕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善曰杜篤弱不能安亂也濟曰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

於既絕翰曰成謂成也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

不鑒秦之失策龔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

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國之法而為

臣弄權於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善曰

熾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為灰

燼善曰御制也身手猶親戚也鼎沸謂亂也宮室變為秦數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

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熾火餘木也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

飛善曰晉灼漢書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

飛善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掃除凶逆躬滅鯨鯢

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

轍迹善曰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

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

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其封名實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權

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五臣本之業也善曰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濟曰磐石大石也此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

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

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

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從吏二

也翰曰刑列也維持車接也天子為幹封諸

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謂大州刺史也

偏師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必置於五臣本無於字百人之上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

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

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

也善曰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

故以衡軛喻駕車志其內未得騁其足也良曰衡謂車

上橫木軛格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

者陰根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故

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五臣本之者眾也此

言雖小可以譬大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

雖小可以喻大翰曰蟲所以且壙基不可倉卒而成

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善

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譬之種

本固基厚即上安也向曰壙城牆也建立素本也譬之種

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

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墮之以黑墳暖之

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善曰尚書曰

安國曰色黑而質起也統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

槁不暇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以優其本雖舊

重之位獨愛天下猶不敢目前所見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

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

建置不父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知之何是以善本無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

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逸樂也故疾風卒至

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一首善曰糸本日烏曹作博許慎說文

方言曰圍碁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

太子中庶子時蔡邕亦在東宮性好

博射疎略疎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

諱改之也翰曰吳志云韋曜少

好學能屬文同善注亦者圍碁也

蓋五臣本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

不稱善曰論語子曰君子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向曰好學樂道如奔

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况來奔日乎是以古之志

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五臣本也統

悼傷憂也勉精勵操長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

累之以日力五臣本此石句只作經之以日力無歲月累

若窳

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清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

善曰呂氏春秋曰窳城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

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學學三十歲則可免矣窳越

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休吾將不休

問成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窳園圃其精如此

九七五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二

涇曰同善注馬亦勤也漸漬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浸潤也西伯謂慶游也

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之坐以待旦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脩其德以安北故能隆典周道垂名

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故能隆典周道垂名可止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

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猶心也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善曰黃書曰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後勝曰武帝不宜為立朝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願死又擊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再講論不怠良曰卜式乃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東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故山甫動於風夜而五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囹圄獄也

本無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五臣本善曰毛詩而字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作漢季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動不離公門

上亦以高漢先武之臣常勤動不離公門職事之府也一人吳漢後漢先武之臣常勤動不離公門職事之府也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說博奕廢事棄業志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

爭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貧旅闕而不接雖有大宰之饌韶夏之樂不

暇存也翰曰太宰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樂不暇存者言不暇食而聽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善曰暇食賭也賭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丁古切廉記被切然其所志不一枰補明切五臣本作伴之上所務不過方罫買之間善曰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盡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白生於大地猶薛公之言黑布反也上計取厚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盡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少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今勝罫中死甚皆生號曰枰棋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目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役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善曰廣雅曰階因也良曰階求之有於字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善曰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法者無功

也微異謂選賢良也求之有於字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善曰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法者無功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女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齊曰孫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謂兵法也吳謂兵法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氏孔子也

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石童子戲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

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暇無暇字博奕之足耽善曰左氏傳伍奢曰楚

僕書述曰媚茲一人日肝亡食號曰致養父母也夫然故孝也良曰肝日耽也言勤於王事不暇早養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五臣方也濟曰夫然猶如此

也言能如此養於



觀納忠奉於君故得孝友之名彰著也

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

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

則處龍鳳之署

善曰龍虎猛捷故以警武龍鳳五彩故以

文武並驚

善曰孝經鉤命伏曰引興摘暴學

良才旌簡髮俊設程試之科

善曰程試謂其才者必見試用也

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

以佐明時

善曰黃雅傳官之奇曰號叔為文王

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夫一木之

無之字

之將

善曰邯鄲厚藝經曰某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

博弈矣

善曰周禮曰三公自來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

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

顏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也

張良陳平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論三

養生論

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術  
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  
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者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善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曰致之猶言至也或古上壽百二十古今所  
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作天妄者問天老曰人生上  
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十年不老者皆天  
耳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天妄而死此皆兩  
失其情請無請字試粗論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  
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夫神仙雖不目不見然則字記籍  
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善曰廣雅  
齊曰較明也其必有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  
學所能致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  
仙非學之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  
所能成也

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  
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  
之度護之可至千歲翰曰導攝也向曰神仙則不同學  
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何以言之夫服藥求  
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得長年也何以言之夫服藥求  
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善曰僕書曰  
周勃曰天下一歲伏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  
又謝不知汗出治背塊不能對周易曰渙其大號號曰服

藥不得汗也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者  
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浹然而汗出者流離汗流貌  
未餐則胃然思食而曾子創哀七日不飢善曰毛  
朝承統終朝謂從旦至食時雖然創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  
曰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翰曰肅然飢憂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  
音名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  
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向曰夜觀星宿或  
不寐連日齊曰夜分半夜也良曰閉  
目曰瞑皆言憂懼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助刷理鬢醇醴  
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飲酒以壯士之怒赫然殊  
觀植髮衝冠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  
斬離朱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  
瞋目裂眦髮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由  
發色者豎髮衝冠亦其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

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無精神則  
困國無君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  
亂於下也善曰精神急燥於腹中形貌失色  
夫為稼於  
湯世備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  
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善曰崔曰稼  
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既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  
處於俗同皆有死能嗣生者則後然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  
七年旱說文曰既靡之也濟曰股湯大旱七年枯種稼於其  
世備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一年之潤而後  
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既靡不足  
以傷身輕而肆之善曰崔南  
破陰大喜摩湯衰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  
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翰曰侵損肆縱也

足以及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善曰崔南  
破陰大喜摩湯衰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  
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翰曰侵損肆縱也

是猶

是猶

是猶

是猶

是猶

是猶

是猶

是猶

是猶

是猶

是猶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善曰國語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宜欲望嘉穀於旱苗終不可得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理之害生 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 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 銑曰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 濟曰喜怒哀過甚則害生 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覆梁而本於柔也 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 翰曰棲居也 銑曰泊然無營欲貌 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無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 善曰莊子曰吹呿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 古詩曰服食求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 翰曰形在外神在內 夫田種者

一畝十 五臣本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五臣無 通稱也 善曰 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 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一十畝區田大區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郭侯切一區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 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保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粟秋收每區三斗計畝當百斛也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 向曰相懸謂畝十斛

且豆今人重榆令人 音名善曰 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也 音名善曰 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也 音名善曰 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也

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吹榆則睡不欲覺也 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 願覺也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三

合歡蠲忿草草志憂愚智所共 五臣本 知也 善曰神 曰合歡蠲忿草草志憂催約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縈樹之塔徒使人不忍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長今之鹿葱也 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 善曰養生要 董晉曰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純肉移人與豬同說文曰菰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

乙處頭而黑麝食拍而香頸處險而癭 非 齒居晉而黃 善曰 抱朴子曰今頭虱若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名醫云麝香形似蠶常食栝菜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至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隔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投取惟南子曰險阻之氣多麝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留臨其水土飲此水則患麝齒黃未詳 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 五臣本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閣而無使明 翰曰 豈唯所食之氣言之使重而無使明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 薰之使黃而無使堅 銑曰 薰之使黃則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 善曰 方言曰延年長也 濟曰芬亦薰也言能故神農

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 善曰 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 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助也

而世人 不察 良曰 不察 養性也 惟 五臣本 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 鳥佳反 善曰 法言曰

周禮鄭玄曰五穀麻黍稷麥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五也 向曰淫生樂聲也

九七九



五臣本其腸胃善曰莊子曰腎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

喜怒悖其正氣善曰黃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

情思慮銷五臣作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達善曰

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最爾小國杜

外五臣本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向曰以百年易盡

依備表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

於眾難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天者足世皆知笑

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安悼謂笑其

曰人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曰攝生性也悼傷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

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善曰莊子曰若無端善曰莊子

自然善曰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

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

險於未兆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是五臣本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

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為憂字病之始

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易對桓

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本害成於微而救

蔡莫不皆然善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

之理盡此而已矣善曰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

然善曰向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其次狐疑

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善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其

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

路復發善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或益之以畎古滄外

而泄之以尾閭善曰言欲坐望顯報者善曰尚書曰

深之亦入海也善曰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

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閘出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盈司馬彪曰尾閘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閘者聚也水聚族之與故稱閘也在此者有輸曰畷細流也尾閘海水出更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細其情如尾閘之出其必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亦如是矣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顯報謂長年也

**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

**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

**敗者** 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曰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

五尺大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頭師古以為人將大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為未定也故補猶豫或以爾雅猶猶如應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謀謀未如此上下故稱猶猶如應善登木猶獸且在目前樂放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餘應二者相傾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

**以目** 五臣本 識警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 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批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批音九 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批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 今以躁競之心涉與衆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

**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

**終** 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詞注曰無聲曰靜 齊曰躁道塗道也長名曰希王逸楚詞注曰無聲曰靜 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 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

**求者以不專喪業** 善曰論語狃弱曰滔滔者天下皆良也 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 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道也言不專心則生業也 偏恃者以不兼無功 良曰偏恃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一事者必不兼於他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輸曰追術術事故養生無功也

必偏於小道沈弱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 其心又不能成矣 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也 向曰此類謂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也 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 善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銚曰不是心中實 識厚味之害性 欲而彊自禁上蓋真不欲之故能養生也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厚味滋 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 玉臣本 獨著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較是故外物不累其內 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成 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傷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 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 向曰言外物聲色之類室生白 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曠然無憂惠寂然無思慮 醉素淡伯獨明其道著明也 曠然無憂惠寂然無思慮 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 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謂謂也老子曰聖人為道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德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天道然乃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故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 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 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 晞以朝陽綏以五絃 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翰曰晞乾安於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 無為自得體妙心玄 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也 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 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 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故曰至樂無樂

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  
 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 向曰忘其歡則  
 則曰遺生故身存也 若此以往怨可與美門比壽  
 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善曰晉類曰怨入心度物也  
 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盧王求羨門章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  
 王太子晉也道入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向曰言將與仙人  
 比年爭壽則何為  
 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  
 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  
 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  
 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  
 性介立不能知俗著遊山九於魏明  
 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  
 政有美績病卒 統同善注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  
 命不可損益王弼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莊子此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

必生聖明之君 善曰春秋河圖探命篇曰倉  
 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 聖明之

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  
 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善曰介紹也禮記曰

不因媒而相親蓋 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良曰唱和  
 道合也介媒也 介紹而傳命 翰曰謂

和道德玄同曲折合符 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是為玄同論語比考識曰君

子上達與天合符 濟 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  
 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

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  
 也成之者運也 銳曰所以能成君

夫黃河清而聖

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 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禘  
 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  
 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  
 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降亡卒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  
 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降亡矣湯起放  
 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 翰曰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  
 人生於時也 良 羣龍見而聖人用 善曰易曰見羣龍  
 曰里社神符也 無首吉又曰聖人  
 作而萬物觀 濟曰龍潛之時道不用也喻君未  
 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天下也 故伊尹有  
 莘也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 善曰說苑鄭子說梁  
 接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 向曰莘氏  
 國平也媵臣小臣也阿衡衡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  
 事下於 太公涓涓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善曰史記  
 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女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  
 大得焉非熊非龍非虎非狼非非得公侯天遺丈師王乃齊戒三  
 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銳曰太公涓涓也周尊大公故  
 號為 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  
 於虞而才於秦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九亂也者必始乎近  
 里奚與乎虞而真亡與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與乎虞知非過  
 也其與於秦非加益也其與於秦非減損也其與於秦  
 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任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  
 秦用其謀而為強霸蓋一人之身世用之國昌不用則國亡也  
 非在虞則賢 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善曰  
 才在秦則賢 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善曰  
 石公謂張良曰黃石者神人也上有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  
 石公謂張良曰黃石者神人也上有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  
 於羣龍見而聖人用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銳曰石堅水柔以柔投堅其不  
 可入也石堅水柔以柔投堅其不  
 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翰曰以聖投柔其勢必入故不  
 此一段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

也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  
不識用與今言之未詳其本也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與  
須謂羽也佈公謂漢高祖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  
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齊曰張良之  
善蓋則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  
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

事應乎夫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善曰春秋若異動曰  
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冊書呂  
望佐呂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一師爲張良生韓之破漢以興  
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魏謀襲鄭伯晉成同心德之般谷及呼  
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位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向曰四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  
事合於人心其可測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本將至  
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謂冥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言以  
開之必先爲之生賢智之輔佐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言以  
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必爲之  
出雲君臣相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  
感亦如此五臣本

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  
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佐  
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也良同善注五臣本

興亡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秋  
本作始於夏庭善曰呂氏春秋曰出有與王之土也史記  
之庭而言曰余棄之二君也夏帝卜報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卜請其報而截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築告之龍亡而繫於庭而  
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厲王爲之末諫而入之繫宮後宮童使  
既幽王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  
謠繫孤箕服實亡周國於長宣王聞之有夫婦實箕器者宣王

使執而戮之於道而卿者後宮妾所象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  
帝哀而取之婦遂奔於襄王入襄王有罪請入棄子以侯怒攻幽  
王於褒爲褒妲山下禁住幽王翰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餘  
住與善曰曹伯陽之獲公孫疆也徵發於杜宮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杜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  
疆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爲政必  
去之及曹伯陽即上好故曹伯陽之曹人公孫疆好末且言政弋之  
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疆而奸宋人伐之執  
曹伯陽以歸殺之

宗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康宗過婦人使私爲  
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有康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  
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子而退弗進則置  
虛器命做叔孫不食卒翰曰魯大夫叔孫約入齊過康宗置  
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康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約以  
夢中命爲牛因呼曰牛乃曰唯約將歸魯寵而視之使爲豎後  
約病豎牛將爲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吉  
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康宗矣睡親也豎官號也

凶成敗各以數至善曰春秋考異對曰吉凶有效存亡出  
道也良曰謂運數至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  
自親矣鐵曰介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  
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善曰文謂文德即武  
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卅九卅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  
者或六卅八卅而謀也翰曰何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  
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  
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七十八當言  
八六而言六

小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出  
九六八即卅數也杜預注曰鄭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鄭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大壞 詩序曰虜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向曰幽王厲王

道不恤國事 二霸之後禮樂陵遲 善曰二霸齊桓晉文

故大壞也 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 文薄之弊漸於靈景

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 善曰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

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

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烟誠也 翰曰小人薄鄭玄曰文

文德之流傳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 辯詐之偽成

於七國 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

觀秦也辯詐謂 酷烈之極積於秦 善曰言齊楚威韓

游說之士也 濟曰前此七國則秦在其中 故加之也

解朝曰呂刑刑弊秦法酷烈也 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據

文章之責棄於漢祖 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秦也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帝書之曰迺公以馬上帝

詩書也 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儀 向曰漢朝初

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 錐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 善曰家語冉有孔子辨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

多謙 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 於洙泗之上不

能遏其端 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

與從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

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 荀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

天也 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過絕絕

得之端也閭閻和樂貌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 孟

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善曰周

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末嘗不知也

之道故云希聖富衰樂之出雖雖望聖賢也 天下卒至于

義不能絕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貌維繫也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

器不周於魯衛 善曰言小人之失在再故孔孟所不能接

終也 弱謂大道沈弱也 翰曰道不運道而見輕也 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

行於定哀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謂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西 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

有王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

有王之王將如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子者乎

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里今尹立述三五之法

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出士方數千里乎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士壤賢弟子為佐非楚

之福也 昭王乃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 善曰史

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夜

其齒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子以仲尼之智也 有五臣本 屈尼 無厄字 於陳蔡

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馬路出於陳蔡

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於楚則

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

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 以仲尼之行也而

招毀於叔孫 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

可喻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喻焉人雖自 夫道足以濟天

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足以經萬世

而下不得貴於人 萬物而道濟天下

而不見信於時 善曰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

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 善曰孝經曰孝悌

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濟曰彌廣綸

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廣理於俗也 應聘七十國而

不一獲其主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子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

屈辱於公卿之門善曰衛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御謂季氏也列欲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也

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善曰史記曰伯魚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晉飯向曰引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愆息養高者也銜曰子思孔子之孫也言子思望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位為厚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禮命也希聖也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雖猶有不得賓者焉善曰言子思遊歷天下而諸侯皆結駟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預賓客之位者造至也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無於字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下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訪事之而咨問國

政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故事夫子於涿河之間語注曰不得有非問之言者也向曰西河地名也肅敬也問非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不敢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

貴賤時也而後之五臣本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善曰直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

過乎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端兮遂自沉而沈徐漢書曰楚天子子練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蓋營之乃毀誼於漢湘水為淵以弔屈原楚賢曰被漢逐投江而死誼造傷之因以自誦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繫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繫也銜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然

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怨居重任之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善曰漢書孫寶地其心不疑也濟曰抑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換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賈誼投江而死以韓君之過而自損是

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善曰韓君知運命之理也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流曰川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善曰深曰淵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

惟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

體清以洗物不亂五臣本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五臣本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索塗

其情無不澆除長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弱以清無不索塗

其仁也柔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逆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 濟曰岸側有堆阜而於岸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衝之也 傑衝也 行高於人衆必非之 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俗故眾人嫉妬共為非斥亦 前監 五臣本 不速覆軍繼軌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 行固見非於世也 何曰德行高遠出乎羣

而五臣本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 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史記曰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 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 良曰前監謂行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將以遂其志也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 善曰成君王之名也 求 非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矣 冒衝也 塗道也 求

成其名而歷詘 五臣本 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 善曰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者 誦篇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當時所以甘勉危亡之地 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詘謗議於 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 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 不邀而自遇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翰曰言道

曰將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邀而自遇 翰曰言道 秦穆公張子房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 用於漢高祖也 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善曰 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向曰道廢命賤豈獨君 子蓋恥之而不為政子蓋亦知為之而弗得也 凡希世 荀合之士遠隆厥施之人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

意不忍為也 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 遠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厥施 銜曰希聖也 遠辭口柔 也 厥施面柔也 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 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諛媚口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意 傳注曰 仰尊貴之顏遂池勢利之間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曰遠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剛又曰厥施下人以色故不 能仰史記曰蘇秦秦遠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銜曰 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顏色 意無是非非讚之如流 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 遂也行兒意無是非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 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傳千 濟曰貴人之意所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 流之順也 貴人之言無可否得失而應之如響之應聲也 以 閱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 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 乘以為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 勢之所集從之如 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善曰孟子曰大王居幽 者皆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 勢之所集從之如 子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遺也 毛詩曰棄子如遺 亥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 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 市以求利也失勢則棄 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 之如人厥後而遺之也 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 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 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 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禮注曰賢猶勝也 向其 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立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因辱 失其官爵者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 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誰賢 榮者重也孰榮也珍重也 故遂繫其衣服於其車徒 冒其貨賄淫其聲色 五臣本作也字 善曰杜預左氏 使其鮮絮車徒 眠眠白然自以為得矣 善曰爾雅曰 謂車馬侍從也 眠眠白然自以為得矣 善曰爾雅曰 驕詐貌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 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公利維架殺關龍逢紂殺

使其鮮絮車徒 眠眠白然自以為得矣 善曰爾雅曰 謂車馬侍從也 眠眠白然自以為得矣 善曰爾雅曰 驕詐貌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 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公利維架殺關龍逢紂殺

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公利維架殺關龍逢紂殺

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公利維架殺關龍逢紂殺

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公利維架殺關龍逢紂殺

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公利維架殺關龍逢紂殺

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公利維架殺關龍逢紂殺

生張廉並廉主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殺紂說死子石曰費仲  
惡來革去罪伏自幸侯侯順刺之心故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  
子死故之野 翰曰言其但見龍逐比于合謀而死以為不如  
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亞來之論俊竟以誅滅矣族  
謂家族 蓋知伍子胥之鑄 鑄鑄於吳而不戒費  
無已之誅夷於楚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

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問之賜之無  
幾以死杜預曰鬻鐘劍名也左氏傳曰尹戌言于子常曰夫無  
極楚之護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懷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  
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伍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驍將師盡滅其  
族以說其國也 向曰費無極之護使人也獲言賢良昭王  
謀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詭佞以全  
乃不戒慎無忌 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  
張湯牛殺之禍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  
獄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弄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  
臣被惡言而死向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統同善注

蓋笑蕭望之跋 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 良曰跋躓謂  
縊於後也 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  
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見重蕭石顯譏望急令車騎圍空  
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逾六十矣一筆欲乞求折挫亦不都  
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傅此為折挫於前也  
而後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慮不  
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 故夫達者之筭  
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欲縊者誤也 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  
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  
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

陪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  
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

聞其門也 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  
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  
莫見其向也 向曰王莽董賢陪漢朝竊弄權勢者也揚董皆  
靜學才藝之士也離也 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  
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  
得而無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  
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也 向曰  
四馬曰其為實乎則執約而飲河 有五百本 者不過滿  
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

也 善曰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  
杯器就江而飲飲滿腹而去焉知江海之深也 濟曰人之  
為實理者則執約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  
室而灑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寸理  
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其為名乎則善惡善子 依於手  
取矣焉惡也受取也 策毀譽流於千載賞 五臣本  
灼乎鬼神固可畏也 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  
灼雅也 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 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  
一為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 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  
則天下之貨畢陳矣 善書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  
維陽耶 郭臨端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 寨舉而涉汶 問  
市師也 向曰此五都天下所羨會之觀 寨舉而涉汶 問

寨舉也涉汶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  
壤良沃此則知天 推直 五臣本 而守教度海陵之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他懸結張揖上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他懸結張揖上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他懸結張揖上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他懸結張揖上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他懸結張揖上



林賦注曰紛鬚後垂也紛即鬚字也于正文引此而為鬚字  
漢書曰梁甬道屬河以取數倉粟又故渠上書曰夫漢轉粟西  
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奕如京毛詩傳曰京  
向也鄭玄曰庚鷹積穀也 翰曰推疑以髮向後為鬚蓋南人  
為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 扱臣  
抵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故使海陵並倉名堙小渚也 扱臣  
作 杜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與余瑞頌之

珍可觀矣 善曰爾雅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臨  
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  
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璫敏 向曰在衣襟也言插衣襟以  
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 夫知是也為物其眾為

己其寡不愛其身而普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  
止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普其大寶高誘曰普愛  
也實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覺生塵散而不止喻覺生而  
不滅也 統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

美為衆多也而為己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  
賄貨者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 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  
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諂邪不義  
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於後復安神既不受其

身空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生矣 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  
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 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  
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疢雨淫  
腹疾晦淫或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也 良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  
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剕

墨宮割頤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常隨後也 利害生其  
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  
辱之客主哉 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

言感之甚也 濟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非也客  
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疎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  
主榮辱也以榮為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善曰周易曰天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善曰周易曰天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  
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棟眾暴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  
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不以利冒其官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本不以利為利而貪 翰曰古之所以仕者以官為行義也  
其官位也冒貪也 古之君子蓋取得之而弗能治

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其官位也冒貪也 翰曰古之所以仕者以官為行義也  
其官位也冒貪也 古之君子蓋取得之而弗能治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邪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 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銑曰言明智安身遠其速謀以安敬其子孫者則孔立嘗爲此事也哲智保安胎遺厥其老也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爲友故云吾先友也

辨三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昔漢氏失御茲臣竊命... 善曰蓋臣謂董卓也亦竊命也... 曰上失其政義臣竊國... 命也... 良曰御理也... 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

素王室遂卑... 善曰谷賈載曰鄧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於是羣雄蜂... 善曰漢書曰漢興以來天下騷然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

國電發荆南... 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州刺史王敏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焚辭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

紆忠勇伯世威稜則夷拜... 善曰漢書曰漢興以來天下騷然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

虜授馘...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伯明氏之讎子弟夷拜收

仍執醜虜...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伯明氏之讎子弟夷拜收

賊衆威服而授馘也...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伯明氏之讎子弟夷拜收

遂掃...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伯明氏之讎子弟夷拜收

...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伯明氏之讎子弟夷拜收

...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伯明氏之讎子弟夷拜收

...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伯明氏之讎子弟夷拜收

...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伯明氏之讎子弟夷拜收

清宗彷彿蒸裡... 善曰毛詩曰祝祭于彷彿毛萇傳曰蒸向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漢祖也宗書曰聖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大庠... 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書

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邑... 善曰毛詩曰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邑

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兵... 善曰毛詩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兵

師也帶州跨邑言天下皆... 善曰毛詩曰師也帶州跨邑言天下皆

嚙... 善曰毛詩曰嚙武臣鬪如虎尚書武

熊之衆霧集... 善曰毛詩曰熊之衆霧集

翰曰嚙鬪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也... 善曰毛詩曰翰曰嚙鬪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也

振聲如風之驅走能罷亦猛霧集言若虎也... 善曰毛詩曰振聲如風之驅走能罷亦猛霧集言若虎也

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善曰左氏傳

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善曰左氏傳

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  
也 銑曰承安底致也言叛者謀之服者安之而臣外致  
也 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法趙充國賈曰俞以威德  
也 長曰脩師謂理 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  
也 兵也翁赫盛貌也 王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  
名蒙又述曰有禮故老吳志曰策以封城張昭為謀  
敵合士大夫江惟問人咸向之 銑曰交雜也御用也 彼二

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 謂張昭周瑜也  
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 本無  
也 江東蓋多士矣 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  
字 瑜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同氣相 銑曰言張昭周  
瑜求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 將北伐諸

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闈 善  
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  
曰無或如臧孫終于國之紀紀門斬開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氏  
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海為夷庚許都華營  
欲辨或曰吳人者以船載未入乘輿旅館於夷庚者蓋車之所崔駰  
司徒王謚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於夷庚者蓋車之所崔駰  
達旨曰皇輿帝車也夷庚夷庚也紫闈帝宮也 挾天子以令

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 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  
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天夏配天不毛  
舊物 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  
歸舊物除 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  
亂反正也 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

殞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  
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向曰戎  
車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 用集我大皇帝  
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 五臣本 令圖從政

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 五臣本 令圖從政

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 善曰吳志曰權亮諡曰大皇帝  
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詔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  
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 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  
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 向曰言孫權以奇異英雄  
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聖令善  
圖謀也 翰曰咨謀捕布憲任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  
節儉嗜咨俊茂好謀善斷 善曰尚書曰咨若時  
好謀也 銑曰篤厚也言其志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 齊東  
曰嗜咨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 東

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 善曰周易曰  
帛受爰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康後漢書曰節首不  
應州郡亦命 翰曰旅次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類也言以東  
帛旌命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于道路間也 故豪彥尋  
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

林 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百輻湊張湛  
曰如眾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  
曰其會如林 銑曰天下豪傑志士賢人聞用賢之聲皆舉  
響而如林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  
車輪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 於是張昭為師傅周

瑜陸公魚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 善  
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  
武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名臣陸賈字伯言伯言擊秦以道佐  
助心獨能勤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吳君子敬拔並草萊荷擔  
出出能勤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吳君子敬拔並草萊荷擔  
叶奇乃構雲臺毛詩曰起起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子翼  
作股肱心膂 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  
也故不言呂蒙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  
將軍也疇類也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力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  
仗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領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力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  
仗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領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





流言船銳騎千林虎步原隲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行速也五百人為一林虎步言猛也高平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利也下百人為一林虎步言猛也高平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

連衡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也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前多也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也嗚然有吞江滸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也

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喻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

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也

操備然而莫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軍擊之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也

大敗走退也許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也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善曰左氏傳曹公旗

王亦馮帝主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善曰左氏傳曹公旗

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善曰左氏傳曹公旗

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善曰左氏傳曹公旗

謂劉備也備具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善曰左氏傳曹公旗

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擊之取荊州奪備中善曰左氏傳曹公旗

崩瓦解圖謀也相西則荆州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羣山之善曰左氏傳曹公旗

安宮而劉備敗績劉備既敗齊于永績以濡須之寇善曰左氏傳曹公旗

臨川摧銳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須作油船夜度洲上權

良曰後又續財曹公軍於濡須濡須水也寇蓬龍籠之戰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須作油船夜度洲上權

子輪不反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賊霸至統討吳

大敗復由是一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岫六財匱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賊霸至統討吳

氏乞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

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

之溪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之禮蒐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虎臣殺卒循江而守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長棘勁鐵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庶尹盡規於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上四民展業于下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風行遐圻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使而撫巡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於方也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善曰方音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

既為一關也。統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明珠璣

實權五臣本於內府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珍

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善曰漢書息夫躬曰拜

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輜由軒騁於南

而車馬之賦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輜由軒騁於南

荒衝朝前息於朔野輜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

征衝朝開闕字略作輜樓也。音義曰輜兵車名也。薄萌切。翰

衝朝兵車也。興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絕遠國也。

野謂不用兵戈也。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

之虞而帝業固矣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制齊民以附齊

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虞也。向曰齊民百

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

堅固也。大皇既沒幼主泄朝姦回肆虐景皇事興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

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林

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發孫林使宗正孫楷迎林即位。亮益曰

景帝毛萇詩傳曰率遂也。統曰大皇權也。泄臨即邪肆縱也。

會物主臨朝姦邪縱虐為景帝亮為度脩遺憲政無大闕

守文之良主也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

法也。守文良主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翰曰孝敬憲

王謂孫林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

曰召彼故老。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物也。故老謂老

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

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

朝左丞相陸凱以蹇諤盡規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

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

事不歸忠。應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廷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蹇蹇

諤諤盡規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齊曰陸公謂

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善

興也。向曰蹇諤正直也。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益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

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鍾錦三益

之友。時人染姓也。績名也。丁奉五種本離斐以武毅稱

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

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斐解

圍奉為先登魏將戰有功拜左將軍。然與離相相近。一入但字不同。孟宗丁固之徒為

公卿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

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廖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

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

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為廷。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

至三樓五臣本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曰樓

人也。孫皓用玄為宦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

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僕伯解故曰機事。所總曉令收發

也。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翰

曰元首謂孫皓股肱謂上所述者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

瓦解之志五臣本皇家有土崩之變善曰秦更名氏

樂上書曰何謂瓦解。解又楚齊謂之兵解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

之人。眾故謂侯與竟。外助此謂之瓦解也。何謂土崩。秦之末

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秦之末

崩也。良曰葉代也。瓦解土崩謂曰亂也。慶憂也。曆五臣本命

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善曰晉命曆言天也。王

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暉向楊

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向曰言歷數天命

乃踐躡運轉發兵而伐吳也。言帝帝卒散於陣民奔于邑

二句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善曰

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統曰吳有堅地高山大

川之固而為晉所破。若無藩籬阜之勢。言易取也。藩小渠水

也。阜小。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善曰

工輸雅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城具  
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  
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兵非有此事而  
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 齊同善注 楚

子築室之圖燕人濟西之隊 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  
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  
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 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言

患也餘注同 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 善曰晉特其廂快辰  
吳亦非有此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

之間而楚刻其三都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儻飲入石  
頭吳王除皓面縛與穢降于晉 翰曰飲辰十二月也夷滅也

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 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  
日而吳之社稷已滅

救哉 善曰襄陽記張悌字曰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  
位曰今日是我死日也親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

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夫曹劉之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 善曰向時  
殺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 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

將皆有雄略固非晉一出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 銳

同善 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 阻險字 之利俄

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

殊授任之才異也 向曰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

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

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

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

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責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揚而奄 五百本 交廣 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

氏謂劉備也 作掩字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

魏曰交廣郡名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

怨矣 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  
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

矣其俗陋矣 善曰劉公即備也言因其險阻 夫吳桓王基

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 五百本

遠矣 善曰周厲曰古之聰明獻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向

其求賢架不及恤民如稚子 善曰論語曰子曰見善

延駕還京兆尹郵民如子 翰曰如不見善 接士盡盛德之容

親仁整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

虜 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蒙見而奇之引

也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稱疾不見權遣

人以牀就與語呼其字曰承明著席不起濬曰交橫哀嘆不能

勝權對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著席不起濬曰交橫哀嘆不能

雖見便親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

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 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

也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

之我偏執鞭鞞躬以重陸公之威委委武備以

濟周瑜之師 善曰吳志陸機為孫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

而攝行軍事上執鞭百屈嚴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

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萬軍已披得精兵五萬自

制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船與

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向曰

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入



有欺 銖曰不患難貴臣權勢所逼也 翰同善注 良曰時  
黃公入荆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翰之重也 采蓋也武  
衛謂權之親近 卑宮菲食 善本有 豐功臣之賞披  
宿衛之兵也 懷虛已納護士之箚 善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  
注 向曰漢書曰李奉博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 濟同善  
其懷虛已受納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  
謀臣之計也 致 五臣本 命 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翰肅  
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叔彥蒼梧人也漢  
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步騰為交  
州刺史燮善注故太一面自託也士燮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  
效 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 善曰吳志曰張昭  
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擊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常  
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驅逐於原野哉  
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昭曰 賢諸  
年少慮事不深勉君然猶不能已 向曰張公謂昭也 銖曰

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善曰諸葛肇事未詳也 銖曰  
也 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 善曰吳志陸遜陳便  
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大重孤亦何創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  
於其公有司蓋寫列條使郎中褚偉簡以就遜意所不安令補  
益之 翰 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 善曰權既為  
同善注 未自擊行酒虞翻伏地陽雖不持權去胡起坐擁權曰其大怒手  
以三爵後復士雖翻有罪天下孰如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勸左  
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 良曰同善注議亦諫也三爵  
謂醉也 屏氣跼蹐 以伺子明之疾分憐損  
善戒後也

甘以育凌統之孤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  
是志曰曰子明庠發權時在公安見顏色又殿所以療護者萬方  
篡劫內有能創愛者賜千金歡飲見顏色又殿所以療護者萬方

壁暗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蹟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  
寐妨小度為下故令奉日畢質後更增其自視臨視凌統空障  
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年各數版權內養於  
宮發侍與諸子同宿客延見呼之曰此吾虎子也 善曰子  
明已蒙子也同善注屏氣跼蹐謂露體之時恐其知聞而登壇  
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蹐踐行也伺謂同候也 向同善注登壇

曰權既稱尊號臨置顯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  
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開權曰孤與子瑜有  
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 統曰登壇  
謂權即弟位也棟樑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謂羣臣歸功於  
魯肅也魯子謂肅也 齊曰同善注此則棄 是以忠臣競  
入惡言信其忠節則謂棄也子瑜墮子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盡其謨 志士咸得肆力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翰曰肆 洪規遠略固不厭 夫區區者也 善曰言其  
不安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古投  
龜而卜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方言曰厭安也 良曰區  
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下故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  
遑 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  
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向曰遑暇也 初都建業

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  
何宮室輿服蓋謙 若 如也 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  
不足也 銖曰建業郡名天子謂謙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  
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  
居宮室車服蓋 爰及中業 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缺粗脩 五臣本作粗脩 善曰粗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  
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 雖釀化懿網未斷乎  
法禮儀有所缺失者但得增脩也 雖釀化懿網未斷乎

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 善曰杜  
傳注曰懿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翰曰言雖欲至  
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三 九九五



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

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習戰事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界謂兵器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翰曰封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

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也敦率遺典動民謹政

敦勉率循室也向曰御理也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五本無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善曰左氏傳此宮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諸所謂輔車相依唇亡

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善曰穀梁五百里范竊曰長轂兵車也傳曰長轂濟曰其險快無行車之路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

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善曰元戎十乘以先不過千人亦言地狹舟逐艦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

持施反也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船艦千里李斐曰船船後船也翰曰船艦船也艦戰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

蛇其勢然也善曰蚌鬪以首尾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遊也孫子兵

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遂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

萬北據東坑 苦澗反 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關城東北長  
之北其迹並存 良曰陸 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  
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

跌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  
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獸俘萬計 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率晉  
營更築鐵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吳兵度等徑赴陸始勒晉

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

威固守其城使安督留驢距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

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隨之肇大破敵胤等引還抗遂攻西陵

城誅夷胤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

歸國獸俘獲鉅杜預曰獻楚俘于朝俘即囚也 濟曰及虜謂

步闡也跌跡謂附伏也此窺謂投晉也 翰曰青友道也此虜

謂諸將也 善曰陸抗之 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 言少

謀嘗斯詐於君也 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

有虞虞之事也 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

火之候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真備也 陸公沒而潛謀

兆吳釁深而六師駭 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 良曰言

此而始孫皓無道積釁日深 夫大康之役衆未盛乎曩

而六軍於是警駭也北始也 夫大康之役衆未盛乎曩

日之師 齊曰晉太康年滅吳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日  
亡吳滅者由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善曰陸公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

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 善曰周  
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刑 言帝  
向曰玄謂太玄經也言出亂之極則有理出而見

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善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

和趙岐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之屬 易曰王侯設險以

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 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

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

也 善曰史記魏侯曰山河之固此魏 吳之興也參

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善曰孫卿子曰天有

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顯其所參則賦矣 翰曰言

吳子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

謂道合於天地人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謂舍 五臣本 其參者也 良曰捨其天地 夫四州之

萌 五臣本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 翰曰四州

皆吳地也頃謂百姓 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

用也 翰曰勁利之 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

遽者 五臣本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向曰先政謂權

也 用之者失謂任羣臣 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 先

先王謂古 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 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救患以

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人 五臣 之謀慈和以結士

民之愛 銜曰誘進也俊又謂賢 是以其安也則黎元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按圖子黎元也下和而君臣之道松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

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

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處見麥秀之蘼靡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齊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向曰言人居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君般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論四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蓋論其與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

曰王者代天爵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

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此

曰天子曰有其國家今謂長世

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縣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

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

秦漢革刻五等創立郡縣

銑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

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

郡縣西漢因秦之

敝行而不改也

事之成敗書序

曰典讓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

以獨任 善曰長揚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

善曰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黃雅曰曠遠也

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

其任也 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濟曰天子任重

事乃

於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

即五

於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

咸建五長

良曰五長

等也

於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

咸建五長

良曰五長

等也

於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

咸建五長

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銑曰維連  
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宗  
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  
姓者莊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  
人情之大方善曰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  
大方力者欲柔翰曰綏安御理也知其  
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善曰御理也  
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樂欲如此其為人君即不忘其君  
也齊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君即不忘其君

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以與焉故易曰說以使  
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而後利之利五臣本作利之利也  
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  
也而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  
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功也利而後利  
利受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受而後用之者保社  
稷者也不利而利之受而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  
之共害善曰孟子謂齊王曰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  
之共害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樂以己之樂天下不  
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

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  
矣危殆與諸侯共除乃安也

深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  
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出及

之祚矣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  
記曰大人出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向曰世及祚承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善曰論  
語曰世及祚承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善曰論  
語曰世及祚承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善曰論

定主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  
下之體信於是乎結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  
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  
曰體猶親也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己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善曰立諸侯若國理  
相援以禦彊暴也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  
俊之士五臣本無所寄霸王之志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漢書桓

擊后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  
譬猶眾目營  
方則天網自起善曰目綱目也  
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

四體辭難而心齊善曰四體  
力獲又善曰四體  
力獲又善曰四體

王所以垂業也善曰論語子曰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夫盛衰隆弊五臣本無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



乎其人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紘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

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善曰言法不可常明故期在時 而或闇以諷盜衰廢與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恩慈也

明也言事明暗不常故世及之制弊 於彊禦厚

下之典漏於未折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強其弊在於強

踰禮而為害其偏在於未大而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

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

曼伯宋蕭惠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魯於國大必折星大不

擗杜預曰折折其本也齊曰諸侯傳於國大必折星大而難

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惠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大而不折也

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偏失

也侯王表序曰秦惠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

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魯昭公曰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

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筆紘紘王也翰曰道起也三季謂

幾周之末年天子血道則諸侯疆者侵弱此舉自夏殷周之

末年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

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 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

也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張釋之曰秦隳

也戒 善曰夏后之鑿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出

步取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疆也 紘曰革政也

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

之制有盛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

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

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豈好夏殷二王之

蓋聖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筭也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五臣本 而侵弱之辱愈於

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

是人困而主不恤下然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秦之末葉也

武之祀無乃殄乎翰曰歷漢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

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速為禁止而雖善

制必有衰滅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弊猶差

於覆宗絕祀也秦去五等之制有是以經始權其多

上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

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

非致治之具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

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其終取輕

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故蓋取適故

雖遭不寒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降及亡秦棄道

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鈔見秦孝公謂張監曰吾說君以帝德

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德周以弱見尋斧始於所

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

樂勝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戒策也若去之則本無所託秦豈

能能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君子所謂此焉而縱尋

斧也賈遠國語注曰尋用也翰曰同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

用斧繼其所庇廢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

道賈也國慶獨鄉其利主憂愛與共害善曰國語曰

暗昧也國慶獨鄉其利主憂愛與共害善曰國語曰

皆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良曰言秦獨憂天下雖速

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善曰毛萇

召也毛詩曰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披也揭見

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亡秦孤立之敗也向曰不必一

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豐實由不封立所致也

是蓋愚五等之小怨忘經

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間土崩之為痛也善

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統曰言秦徒知五等有

陵夷之患心暗於上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周之

不競有自來矣善曰左氏傳鄭石莫謂子實曰今楚實不

矣濟曰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國夫曰

殿疆也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國夫曰

古之令王所以統天者然片善勤王諸侯必應善曰論

并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

陸渾之戎承至于雒宜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杜預曰不欲逼周取天下也統曰同善注收用豈劉項

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

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霸上澤關

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濟曰信周室雖弱諸侯之疆然如

秦之六胡蒙立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闕神關中而借使秦

陳勝吳廣之輩敢發燒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

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善曰漢書曰覆

滅之禍豈在曩日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翰曰假使

共理其微亦不見覆秦能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假使

滅之禍在於昔日也漢矯秦狂大啓侯王善曰班固漢

大者李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周之

輔向曰橋驛枉敝也信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

國以封境土踰盜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故

賈生憂其危是錯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曰大國固有

數變其憂其非所以安上而令下也統曰又錯口諸侯之乘過則

亂起於此所以危國也統曰又錯口諸侯之乘過則

是必諸侯阻其國家

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善曰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

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善曰漢書

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賈

高因隨賈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及布用

尚弱彌謂孝景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時法納練寬也 善曰 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

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注曰

夷傷也仲漢春秋曰下蔡亭長管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

夷盡日所出尚未足貶徒黥蓋所厭而何也然黥當為黥漢

書曰吳王濞反前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衣蓋為泰常

使吳吳王濞盜來知其欲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

肯見蓋也 善曰 蓋徒黥布也西京 是蓋過正之災而

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

師也 良曰 言漢所以為災非長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然呂氏之

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善曰 漢自知背高皇

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

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

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謹立也

內有朱虛東奔之觀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

大王勿疑也 善曰 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 逮

代王立之而社稷長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至之接也

至中業忌其失節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仁秦之軌矣 善曰 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

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是以五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善曰 悉封

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

五侯尚書曰臣作攝作威福于私家凶子而風漢書曰封王莽

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尊其必覆 僅及數世姦宄充斥

也故比之覆家宿疾不亦宜乎 善曰 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兇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

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齊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

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 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

靡 善曰 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 一夫從橫則城池

自夷豈不危哉 善曰 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

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

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善曰 從橫謂亂也夷乎也言一

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 善曰 左氏傳曰初王姚嬖子莊

惠王即位取魯國之田以為國邊伯之官近於王宮主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危父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

子禽祝跪作亂而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類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蘇子奉子類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類杜預曰石速士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類

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

適鄭鄭子也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賈起

有寵於景王悼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襄景之族

以作亂景王悼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襄景之族

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章昭曰方

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類叔桃子

實起王命論曰制于天子位爾雅曰于求也三子類叔帶子朝

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千亂也七臣一曰蘇國二曰

學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善曰毛詩曰學及鬼方莫曰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速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晏然以理出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木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是以宣王五臣本作厲宣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善曰史記曰周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孟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逐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豈若一漢階闈暨援叔帶襄王同母弟也翰曰振起也

而四海已沸善曰階闈暨援謂王莽也向曰言周封立階闈宮城內也擾亂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善曰孽臣重帝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逐廢少帝為弘農王銳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

速也蓋無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德兆悼心愚智同痛善曰左氏傳遂逐彘曰孤與二

亦猶痛也悼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

世多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善曰聖王得賢臣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

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孟亦

委頌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無損

者皆無同書曰燕齊之間厲士願目扼腕翰曰言漢所以亡

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推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

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提手也委中人變節

死也言烈士雖怒集逆之人而終死於離敵手也

以助虐國之桀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猷曰中情之人不能堅守史義或有變節以助桀為暴也雖復時有鳩

合同志以謀王室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程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定暗後漢書曰董

卓以尚書韓頤為冀州刺史卓曰劉璜為兗州刺史劉璜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主下皆市人善曰漢書曰翟義立劉璜為天子左氏傳曰於叔向曰子千其濟乎對曰難共有龍子國有與深也言春秋

沈知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善曰漢書曰卓聞劉璜等共起乃鳩殺弘農王翰曰師旅兵眾也班

先定謂爭勇於是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五臣本之禍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謀暴殺弱謂之義漢書書曰班彪曰假號雲合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也民望未

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許繡或

以諸侯卅位不必常全善曰公羊傳曰諸侯卅位故國公子秩蘇從民望也齊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

陟日用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者黜陟之理日

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

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翰曰善注言皆奉天

一〇〇二



子休明之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皆沐其職也

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皆沐其職也

有以之興矣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或衰陵自度自恃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陵遲則百姓自亂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則貪殘之萌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安在其不亂哉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以之廢矣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等之君為己思治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郡縣之長為利圖物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利而圖於百姓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蘇秦就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谷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情銳而安民之譽遲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女論語注曰憚難也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所風夜也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實謂教化之美曰堯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此五等諸侯則不然故前人欲以垂後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文時膠固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使之並賢居治則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然則五日本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焉然則五日本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辨亡各觀文立義也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能純法入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辨命論一首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劉孝標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豈圖遠巡十餘年而榮歟一命因破者論故辭多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死生窮通必有命也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故因管轄以發此論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轄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原人也舉秀才身辰謂轄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承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善曰選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

曰顧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地也禮天子赤墀也

善曰莊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故謹述天旨

因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

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璠玉荆上品狀王

朴子曰故特即周生恭遂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

名傑豈自者卜祝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此之齊過

外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比墨子曰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

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世乎

卜祝之間也齊曰曰者謂掌日月曆數之任者卜祝

謂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輟之才器宜獨此者之流乎而官

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

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無則字高才而無貴仕饜饕

而居天位自古所數為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

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故

不才子貢子食食冒于貨賄天下者以此三凶謂之縉雲氏有故

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閑葛紛紛莫知其辨善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

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有人各受陰

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形於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

而莫之天閤者司馬彪曰天折開下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

也封禪書曰紛紛威靈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良曰天謂年

壽不長也閑止也言在可止住而不逝仲任蔽其源子

長闡其惑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

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有死壽夭之命亦有

夫人在世也司馬遷書曰長壽短命曰閻閻也史記成公

無親常遊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

獨為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益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

此其大較較者也余其愚壽者有命不在賢愚也原本

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原本

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明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

至於

鵠作鵠字冠冕補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

唯人所召善曰七路驛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樵冠

顯建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書賈捐之曰石

駟方鼎貴又曰公曰少高大門曰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

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向曰獲麟貧賤之居也揭冠貧賤

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善貴曰蜀志曰孟光

也說說交謹五百本本格阻異端斯起善曰羊春秋而識

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說說謹吹裝松之曰說音奴交

切謹音訓表切吹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汝乎異端 銜曰謹說

喧也謂言語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

流而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

由己故曰語其 嘗試言之曰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

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翰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

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善曰老子曰大道紀若萬物得

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老子

子曰天法道法自然 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自然者物

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善

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

鼓動

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父辭也父以鼓動劫天下之動也莊子有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執肯以物為事曲成之則浮交錯庶類混成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

善曰老矣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品相曰焚夷我農功度劉我邊陲 翰曰亭毒均養也度劉殺也皆任自然也

墜之淵泉 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陽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天鳥掛塵而飛獸踰實而走蛟龍水若虎豹山類天地之性也翰曰墜亦任自然乎非道之有怒悅也

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莊子曰形其道不生其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後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魏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 魏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苟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善曰祖于布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 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善曰西征賦曰生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 善曰惟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單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 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大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散之肉 翰曰共工氏力觸不周山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夫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

之倒謂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 於箭漏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有短祿之期故欲增之也 翰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漏水中置竹葉水漏至德末能踰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 是以放勛之

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尚書堯典曰湯湯灋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前沙爛石焚解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魏曰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 文公重德 其尾宣尼絕其 糧 善曰周文王之子公重德 善曰文王詩曰糧故書平紀曰追盜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也 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 音以 善

命也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 音以 善 采音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猶守而不離去也 翰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丈子曰日欲明浮雲欲欲秋風敗之 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音傷大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言采之采音與登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 夷叔斃叔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善曰崔暉

正行化應叔暉曰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殺之末出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鄭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論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擬出發人臧倉曰有司未見焉公曰諾樂子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前喪君有臧倉者也君若是以不果哉也孟子曰吾之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

斃死也淑媛婦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謂庸人也馮衍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

賈大夫沮 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君山鴻漸徽 羽儀於高雲

敬通鳳起 摧迅翻於風穴

有遺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

近世有沛國劉翫 翫弟

並一時秀士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翫字子珪

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後漢書曰

揚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

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禮記曰回之為人得

向曰言劉翫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語進也 璉則志烈

秋霜心自崑玉必亭亭高棟不雜風塵

位不登於執戟相次俎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

以言古則 善曰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

故言古之典則也 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官擯

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 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後也司馬彪莊子生曰噴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統

曰五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貌也積斥猶棄置也

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

谷壑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善曰楚辭曰願微幸

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俎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

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歎蜀文曰肝腦塗中原骨填

野草封碑善曰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翰曰其骨肉脂

膏塗平原填於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殞片死亡枕

城而無聞於今豈可勝 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

與殤子 善曰尚書曰冢宰宰邦治毛詩曰實維何衡左右商

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

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去老子師又曰彭祖殺賢大夫

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

末而大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天也 良曰宰衡

伊尹也言其貴也卓隸也容成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

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



之與敦洽 善曰孔叢子曰荷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

富當五稔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荷氏之南其畜息不可計

與荷氏故曰荷頓也皇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

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甫曰何以爲謚婁以康爲謚曾子

曰先生存時食不充垂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

樂於此而誰爲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

禁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西施雖文也許慎曰

色如暎捕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咸

醜而有德也咸曰荷頓者魯妻貧者賜文美女敦洽醜女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

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 翰曰言上之於下

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 故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 無其字斯之謂矣 善曰

子夏曰死生有 然命體 五巨本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

命富貴在天 五巨本 後笑或始吉 有中字 終凶或不召自來

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人或亦呈其靈

象也術猶乘也 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

尊須任百官以爲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言而或者觀湯武

之龍躍謂龍 五巨本 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

謂英睿擅奇譽 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湯

於纘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

紂時周武王則三神曰子既沈漬殺紂于酒德矣攻之子以使

做大戲之孔持子墨墨禮也蔡墨陳太立碑曰元方秀方皆命

世挺生齊期持授 號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之位也戰勝也言或

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爲能勝亂

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履有道德挺生謂

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 視彭韓之豹變謂驚猛致人

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 善曰周易曰君

禮記曰鸞鳴擗擗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鸞鳴猛獸也孟子曰有

大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伐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禹授太子選光祿大夫後

賜開內侯沱牌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爲太子少

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相曰孤大夫曰士而朱組綬蒼頭稱曰綬

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悅拾也

不 韓書曰彭越越韓韓信約變者言其猛而己也驚朝也言

有達運命者見彭韓韓信約變者言其猛而己也驚朝也言

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 良曰張禹相榮以博學而

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

服 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

也然而半夜有力者負之而走其昧者不知也 濟曰言皆是所

運受天道運轉非必己能所至言勝武孔墨彭韓張桓皆天命

必由己也 故言而非命 善曰 有六蔽焉爾 善曰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請陳其梗槩 古代功 善曰

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 善曰 夫靡顏膩理也 爲許願六頰烏形之異

也 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也 爲許願六頰烏形之異 善曰

如天王冕流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 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 善

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 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

又不可以形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若

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

又不可以形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若

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

又不可以形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若

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

又不可以形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若

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

又不可以形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若

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

又不可以形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若

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

又不可以形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若

俗文曰鴛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體頗感觸乃人形  
曰巖頰賦埋好貌也哆為張口不正也頰頰鼻高貌也乃人形  
之異  
**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善曰淮南子  
龜鶴壽千歲故年之殊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  
辨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有吾語之微  
程滑殺厲公荀董士紡逆周子曰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  
以之為癡者之候也向杜預曰救麥且也巨麥殊形易別故  
如響謂且聽也救且也辨別也  
**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  
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闢  
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統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  
也且人皆同知此二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  
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  
**龍犀曰**

**角帝王之表**善曰五建年相善曰須有龍犀入髮左  
角曰右角月王天下也向同善注  
**龍犀曰**

**目龜文公侯之相**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其弘弘  
目而隆頰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正平而  
長也沈氏傳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犀足履龜文後  
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

**膺錄**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鑿鏡視面自知刑死  
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奉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姻密理璧  
乃偏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姻密理璧  
於大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千子  
擗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統同善注  
**星虹**

**電聖德之符夜突聚靈靈與王之瑞**善曰  
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  
渚諸名也朱宣少吳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統樞照郊野感符實

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項曰形雲畫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與王賁  
謙臣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鄴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  
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  
降於芒碭山嶺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翰曰大星如虹  
下流華渚而北少昊帝舜母也電光星  
之精而生舜也斗星一星也電光星  
汗於後乘善曰周易曰漢汗其大號統曰兆跡  
若謂驅

**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  
孔安國曰貌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  
非天命乎薛經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  
淮南子曰源明者測宿實之深呂氏春秋曰宿者冥冥知其情  
非命論曰源明之祿可得而妄歟哉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  
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取之乃入紫微宮帝位也空  
道具則未達宿實神明之數矣紫微宮也帝道帝位也空

**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善曰呂氏  
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今婦人養之祭  
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  
走母饋明水故命之曰伊尹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焉名水身  
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焉名水身  
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  
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乃反顧也自此嫗往  
視門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良曰有佚氏女歷陽為胡  
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良曰有佚氏女歷陽為胡  
餘同善注  
**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

**趙士沸聲若**五臣本雷震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秦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  
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  
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  
之大人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  
命當弱死故相聚於歷陽陽命當死故相積  
伏長平也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  
**火災昆岳磔**

**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文與芝蘭共盡難**

一〇〇九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四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四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四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四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四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四

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五臣本之哉其作元字

蔽三也善曰高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

璜不能無考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

卒於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子伯齋靈為車騎

抑尺之量有短哉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

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溘善曰齊國臨淄人也學長

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善曰漢書曰主父偃

行聲馳海外宣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

書曰漢謂藏宮曰將軍嚮者經虜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

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

而飛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

同器稟鸞不接翼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

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善曰左

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

謂廢典

可謂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妄安鳩毒善曰戎狄謂反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妄安鳩毒善曰戎狄謂反也

道德以蒸報為仁義善曰黃書曰懷惡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善曰淮南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胥乘間電發善曰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胥乘間電發

覆溼洛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汧洛皆河左伊右瀍子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

競其萌善曰黎衆也西京種凌繁熾充切

鳴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善曰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相傾盈縮遞運而泊善曰尚書相傾盈縮遞運而泊

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

均才結卦中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

無恒之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善曰言在所

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鄰之野人孔子教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善曰尚書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善曰尚書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善曰尚書



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侯長夫與太子入合於孔氏之外

太子聞之懼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纒畢半以合孔氏

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路以戈擊之纒畢子路曰君

王名也言惡者乃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盛善者乃死也

本有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

天無親惟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宋景公有疾夢

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殺賊除心腹之疾

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

歲公曰歲所以養人豈不登行以畜人是時彗故乃退三舍延

祿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善曰春秋曰湯克夏四

左同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曰曰春秋曰湯克夏四

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而乃大至淮

南子曰湯之時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泰千

里也若使善曰後使字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善曰因此而

洽合也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爲善無徵則不合此義此義謂

星跟雨且于公門高作高本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

喪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

乃傲過之辭矣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

而難聞河漢而不測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

志而晦婉而微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

德之國統而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

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

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翰曰婉柔也齊曰河

漢之水或立教以進庸急或言命以窮性靈善曰此

深廣之所由也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積善餘

慶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此

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爲善而見殃者善曰此

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爲善其實在命也鳳鳥不至言命

也善曰孔子曰鳳鳥不至何不出國言今以其無其字片言

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善曰毛萇詩傳曰蚡蚡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

秋也向曰理之真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

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

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

曰其當亡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今尹天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

乃傲過之辭矣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

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志而晦婉而微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

德之國統而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

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

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翰曰婉柔也齊曰河

漢之水或立教以進庸急或言命以窮性靈

慶立教也

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爲善而見殃者

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爲善其實在命也鳳鳥不至言命

也

今以其無其字片言

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善曰毛萇詩傳曰蚡蚡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

秋也向曰理之真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

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

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

而盜妬毒然東陵東陵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

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知是乎善曰毛詩曰

民之辟銑曰蕩蕩也鄭玄曰翰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自強也毛詩賦風也翰曰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居暗亂之世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

足家語孔子曰事君夫食稻粱進芻蕘蕘為善惟日不

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蕘蕘為善惟日不

鶻襲冰紉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曹叡

馬食曰朔犬食曰麥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紉素綺也觀芴

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五臣本作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芴之聲阮

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

悝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

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矣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舛獨平曰夫體

也周易曰樂天明其無可奈何善曰莊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

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

於命也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

也善曰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或瑤臺夏屋不能悅其

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樂室編

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不充

訕五臣本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

不感感於貧賤不違違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

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

命豈假在此文乎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

論五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  
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  
西華冬月著葛屨練裙路逢峻峻依然於之乃  
賡朱公叔絕交論到微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  
恨之翰  
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善曰此假言也為其為非疑而問之也抱擘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  
為侍御史刺吏俗號獨行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  
卒贈益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流傳著絕交論 主人曰客  
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為明為論之是非 客曰夫草

蟲鳴則阜螽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善曰欲明交  
際之不可絕也唯謂虎文如離畫 故網 緼 相感霧湧

應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善曰元氣相感霧湧雲蒸以相  
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感 故網 緼 相感霧湧

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  
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以於交直  
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激言載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  
良曰網緼天地之氣也霧湧雲蒸以相應嚶嚶也言鳥鳴相召  
也星流電激言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孛生逝而國  
相應之速也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清同休戚故貢與孛王陽  
女相稱王陽在位貢公孛冠言其親舍同也孛生子支國子子  
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

子悲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清同休戚故貢與孛王陽  
女相稱王陽在位貢公孛冠言其親舍同也孛生子支國子子  
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

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已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

且心同琴瑟言鬱鬱於蘭茝道叶 作協字 膠漆

志婉變 於墳麓 秩移反 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  
蘭言和順之其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曹子建王仲宣  
諫曰好和琴瑟鬱鬱郁也上林賦曰芳香氤氳皓烈故郁英辭  
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  
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平俱南陽人同里之友其相與如蘭  
謂重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壺  
仲氏吹簫毛詩曰土曰壺竹曰簫 銑曰琴瑟墳麓皆樂器其  
聲相和也蘭香草勝膠漆堅固之物鬱鬱於蘭茝婉孌相從好  
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堅固之物鬱鬱於蘭茝婉孌相從好  
道相從 聖賢以此錄金版而鵠盤孟書玉課

而刻鐘鼎 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  
墨子曰琢之盤孟銘於鐘鼎傳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  
牒文必說文曰牒記也 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錄於金版盤  
孟玉課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玉磬  
禹所刻文名玉課古人有善事則銘鐘錄於其上以記之也 若

乃匠人鰲成風之妙乃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善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  
耶人聖喪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  
聖而鼻不傷耶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欲為寡  
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實死矣自夫子之死  
也吾無以為斲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  
山鐘子期曰善哉鐘期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水子期曰善哉湯  
湯子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出無  
賞音者 濟曰前交無相如則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出無  
賞音者 濟曰前交無相如則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出無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水夕 善曰范曄後  
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仲字式之皆吳郡人元伯  
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元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  
式慨然覽信便服朋友之服數其望曰遂得移時乃見元車  
而輓不進其母服之曰元伯豈有死生之別乎元伯曰死生  
白馬渡河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  
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備墳種樹然

後乃共司馬慶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  
駢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而朱益州泊... 彗紱粵謨

**訓樞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嬖人靈於**  
...以爲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邪奚...  
...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 彗紱粵謨

**主人听** 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  
...善曰言朋友... 彗紱粵謨

**濕鬱響張羅沮** 預澤不觀鴻鴈雲飛...  
...善曰言朋友... 彗紱粵謨

**老曰鶴鳴** 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章曰租且與租同...  
...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章曰租且與租同... 彗紱粵謨

**贊豐** 聖止鬼之弘致雲飛電五臣本...  
...善曰日月... 彗紱粵謨

**得玄珠於赤水** 謨神眷而爲言...  
...善曰日月... 彗紱粵謨

**其愉樂恤其陵夷**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 彗紱粵謨



處樂向難仲長統言曰如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  
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表至  
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惠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表至  
行二出天下土崩翰曰組綬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  
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綬然然後為器也寄通靈臺  
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

琴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  
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  
之重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也今引江湖取相忘  
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取相忘  
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詩鄭文曰前君  
子維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難逢之其也 鏡曰  
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論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  
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  
謂不可逢也

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出  
也毛詩曰民之誠言鄭玄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  
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  
莊子孔子曰凡人之於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賊  
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芳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  
變侯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迷或為彘彘以毛羽之身戴  
丘山之危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向曰逮及也  
叔出謂末年也訛為也狙詐謂伺人之隙隙也趨起於疾也毛  
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為險惡錐刀神之  
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此陳揆友之道也

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為驚雷駭  
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楮衣塞路百姓  
鳥驚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雷言驚駭也 齊曰蚩蚩猶  
擾擾也鳥驚雷駭言驚勢 然則無則字 利交同源派流  
盛不如素交如水之淡也

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  
術法也 良曰原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 若其  
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寵釣董石權壓梁寶 善曰董黃門石顯字君房少坐不法  
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戶  
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在董氏權勢也范曄後漢書  
巧柱濫不以綿錦武庫禁兵悉在董氏權下士木之功窮漢書  
曰梁冀全伯宰相軍專權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實太后詔曰賢意朕之元兒當以舊典  
當時鈞威猶重也之賢 雕刻百工鑿榘萬物吐漱  
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

與雲雨呼喻 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 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  
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鑿鑿之間賢類曰蠶  
火所居也李嶺莊子首義曰掛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端切范曄  
後漢書曰舉觀烟山海呼吸發霜露鏗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書贊曰  
防僻風塵用垂頌聲毛長詩傳曰聳懼也西征賦曰當恭贊曰  
任勢也燠灼四方震懼都鄙 鏡曰雕刻鑿榘造化也蠶雲  
兩謂風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故呼吸  
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 靡不望影羣奔藉譽川  
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軒 善曰蔡  
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宗望形表而影附於羣譽而響則若猶百  
川之歸巨海鑿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辨人凡國事為判則若猶百  
時鄭玄曰案鑑知時也劉相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鳥以游魚鳥都賦  
曰高門鼎貴漢書子公曰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  
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如龍也 向曰擊無也信逐勢利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而赴於家貴也雜人告人明時取榮於鶴也鶴蓋謂蓋也皆願  
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陰陰言多也駟車後之機木也皆願  
擊頂至踵際 許惟切五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殉荆卿湛 七族 五臣本作 是日勢交其流一

是日勢交其流一  
誓殉荆卿湛 七族 五臣本作 是日勢交其流一  
擊頂至踵際 許惟切五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  
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陰陰言多也駟車後之機木也皆願  
而赴於家貴也雜人告人明時取榮於鶴也鶴蓋謂蓋也皆願  
如龍也 向曰擊無也信逐勢利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曰高門鼎貴漢書子公曰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  
時鄭玄曰案鑑知時也劉相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鳥以游魚鳥都賦  
川之歸巨海鑿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辨人凡國事為判則若猶百  
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宗望形表而影附於羣譽而響則若猶百  
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軒 善曰蔡  
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 靡不望影羣奔藉譽川  
兩謂風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故呼吸  
任勢也燠灼四方震懼都鄙 鏡曰雕刻鑿榘造化也蠶雲  
火所居也李嶺莊子首義曰掛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端切范曄  
後漢書曰舉觀烟山海呼吸發霜露鏗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其燠灼 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  
與雲雨呼喻 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也善曰子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  
曰荆軻七俠要離潘燦李顯詩曰佳肺枯肝抽腸裂膈鄒陽上書  
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刺其  
妻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履族也  
垆五巨本陶白賈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照騎居里閉 而鳴鐘善曰史記曰范蠡之  
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  
致千金漢書賈誼傳曰蜀卓氏之臨中公檀山川銅鐵上爭王  
者之利不錮齊人之業富至億八中人程鄭亦治鑄富埒卓氏  
司馬相如傳云臨中富人程鄭擅亦數百人漢書曰富埒卓氏  
也樂時賦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裳皆至鉅萬  
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武帝賜通鑄錢銅山得錢數億錢布氏  
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樹林銅陵京師號死為金穴漢  
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死為金穴漢  
書食貨志曰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應則  
劬漢書注曰里門曰閉 良曰將等擅專也餘同善注

有窮巷之賓編樞之士五巨本冀宵燭之末光邀  
潤屋之微淨魚貫竟躍馳奔鱗萃分應蓬麥之稻

梁畫玉碎之餘瀝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帝  
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馮諼曰陳涉甕編樞之士戰  
乎夫江上之鮫女有家貧而無獨者鮫女曰君聞夫江上之鮫女  
無獨者將去矣謂鮫女相語鮫女曰妾以無獨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  
餘聞之照四壁者鮫女相語鮫女曰妾以無獨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  
屋德躡身周易曰賈以官人龍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  
魚也甘泉賦曰賈以官人龍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  
躡躡張衡羽檣賦曰輕車馳西京賦曰鳥集歸幸曾連子曰  
君獨梁說文曰鉉玉鉉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  
時賜鉉文曰鉉玉鉉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  
記曰富潤屋言豐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  
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鮫水鳥也曾連子曰君願驚有餘梁年

辭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踴躍馳奔鱗萃言銜恩遇進款  
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 銜恩遇進款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  
流二也 善曰陸士龍為顧彦先贈婦詩曰街恩積望始遇謂以  
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固執執友論曰推誠致款功標  
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 鏡曰  
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按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  
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  
水賄謂 陸大夫宴五巨本喜西都郭有道入倫東

國公卿貴其籍其指紳羨其登仙善曰漢書曰大  
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  
籍其音義曰狼籍其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莫喜諸儒後  
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籍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黨備述  
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然相望以為神仙學有道不應林宗雖  
善人倫不為范言嚴論東國洛陽也 向曰陸賈拜大中大夫  
謙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其指紳士子  
也郭泰博通籍籍游於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指紳士子  
述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然相望以為神仙矣羨願也 加

以頌 瑣頭賦 將頌 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善曰解朝曰蔡澤頌頌折頌涕唾流沫西  
言黃馬騁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  
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終身曰黃曰驪也三  
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也之三也蜀都賦曰家談戲論扼腕抵  
掌馬衍與頌禹書曰衍以持節使君故移金精神馬鬣劉琨  
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方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 濟曰蔡澤頌頌頭頌唾流沫西都強  
惠施云黃馬騁牛三謂黃驪也為三也言辯者 敘溫郁  
此為劇談也王褒為君雞頌頌頌之謂也 敘溫郁  
煥字 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葉飛沈出

其頌指榮辱定其 二言善曰毛萼詩傳曰煥煥也郁與  
煥古字通也劉向別錄曰燠

煥古字通也劉向別錄曰燠

煥古字通也劉向別錄曰燠

在燕有谷寒而不生五穀柳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王逸楚辭  
枯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  
莊子曰冬榮次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之主良曰溫煥煖也嚴苦威急也飛沈喻高下於是其有弱  
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餘同善注

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

閣攀其鱗翼巧類其餘論附駟助驥之旌端軼

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善曰禮記曰人生

在毋謂韓信曰五霸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  
者為通入應劭漢書注曰過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  
閣攀手攬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  
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傳曰倉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  
旋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駟過也淮南子曰馬遲大  
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  
統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也鱗龍也翼鳳  
也喻攀附也巧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  
自博通附辭者之餘論亦猶蠅附驥旌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  
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

合歡善本離品物怕性故魚以泉涸而喞

鳥因將死而鳴哀

於天下而不得所適是怕物之大情也相與曰悲莊子曰藏天下  
紅湖離難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枯也言水枯則魚相與處於陸相  
將死其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枯也言水枯則魚相與處於陸相  
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枯也言水枯則魚相與處於陸相

風之盛典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  
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  
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  
救齊翔之鳥相隨而集嶺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  
其所鄰者乎齊同善注谷風詩刺復仇流誰不愛其所近悲  
交失道云將恐將懼真子于懷實致也斯則斷金由於淑

子隘列頸起於苦蓋

其流四也

負濯慨於宰詔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子隘列頸起於苦蓋胡膺反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  
左氏傳宦子數戎子嗣支曰乃君難保蓋與曰朋交  
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勿割也勿頭之交言  
其重也故曰蓋謂負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

其流四也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翼負  
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浼也毛萇詩曰漑漑也在於  
貧賤類乎泥塗蔡之好爵同於濯漑說文曰伍子胥者楚人名  
負楚王謀負父奢子胥往吳閻盧既立得志為子胥者楚人名  
又謀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云奔吳亦以歸為大夫吳越春秋  
曰帛否楚奔齊於吳王閻盧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  
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謀州犁否問曰在吳而來  
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聞臣在吳而來  
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饋吳太  
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鸞子胥王  
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蔡率吳子

使太宰詭請舉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詭字雖  
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擘手趨秦  
撫翼俱張耳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漑也宰詭因子胥洗濯  
而榮貴張耳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漑也宰詭因子胥洗濯  
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箭交言箭迫則馳騫之俗

澆薄之倫

無不操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

初其輕重縵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

能飛雖頭并龍翰鳳雛曾史蘭黃雲白

遊之黨為馳騫之所發淮南子曰澆天下之享許慎曰澆薄也  
漢書曰稱平也權衡也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歌賦考  
工注曰稱錘也權衡也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歌賦考  
說文曰稱錘也儀禮曰屬縵以依氣運命論曰類用大賢魏志  
崔瑗曰那龍張純元為鳳雛鳳雛曾史蘭黃雲白莊子曰則諸史  
孔明為那龍張純元為鳳雛鳳雛曾史蘭黃雲白莊子曰則諸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昔稱為那身又  
曰雪白冰折傲然灑出也

號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

號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

號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

號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

號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

號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

號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

號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



秤續解瑞望也言趨走之人燒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  
將量度之盛細若輕氣微雖行如願回舟持德如曾冬史也  
然不夫重也龍翰鳳雛前  
舒向金玉洲海海雲翻蔽  
河漢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智策筆墨也論衡言儒雲之玉類又  
可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曰絲庸帛何以異哉如五  
采之巧施針縵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  
漢也其餘經謂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  
之深司馬長卿揚子雲文章如繡  
蔽之麗河漢之廣繡蔽錦繡之屬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莫肯費其半救罕有落其一毛善曰莊子土梗喻輕  
曰視之若塵矣然舍司馬談曰命危朝露身輕遊塵莊子穎文  
侯曰吾所以學食半救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之也濟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游雲之文權勢之輕  
氣息之傳濟傳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若衡重錙  
五毛而濟之士便謂解所土木人也救以半

銖績微影 撇雖共工之蒐廋驪兜之掩義  
南荆之政虐更陵之巨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  
為銖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為銖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皆為匍匐透也折枝砥痔金膏翠羽將  
其意脂膏便辟亦導其誠善曰說文曰委蛇邪行去  
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余多也孟子曰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其意脂膏便辟亦導其誠善曰說文曰委蛇邪行去  
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余多也孟子曰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其意脂膏便辟亦導其誠善曰說文曰委蛇邪行去  
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余多也孟子曰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牽攀折手解解罷技也莊子謂宋人棄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  
確墮醫者得車一乘紙痺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瘳其痔邪穆天  
子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準曰金膏其精洵也均音緯宇  
漢書曰絲王閼侯亦黃江郡王建屏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  
帛笥節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曰如脂如韋王逸曰  
行連連邪行皆謂林也折枝案摩手足也痔後病也直入紙之  
言觸按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驪兜莊蹻盜跖之徒亦為之  
也脂韋柔弱使曲曲貌準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申厚意  
也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實

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  
流五也善曰禮記曰苞苴謂各問人者鮑思遠注曰苞苴魚肉  
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吏伯更惠樹下車者苞苴謂以囊魚肉也  
張張安出產霍霍光也言微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  
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凡斯五義同賈 需故桓

譚璧之於閻闡林回諭之於甘體善曰杜預左氏傳  
周禮注曰需賈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前交之文戰國策譚  
怡子謂孟嘗君曰得無能濟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怡子曰  
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前朝則請以市前交兵朝交  
不夕費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前朝則請以市前交兵朝交  
誤為恒遠居譚上目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需  
賈也需甘故連譚也今言桓譚譚無善法夫寒暑進退盛衰相襲

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  
古約而今泰循環覆覆若波瀾善曰周易曰巽往則  
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藥因也說苑難門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  
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也藥因也說苑難門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  
憐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也藥因也說苑難門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

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  
古約而今泰循環覆覆若波瀾善曰周易曰巽往則  
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藥因也說苑難門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  
憐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也藥因也說苑難門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

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  
古約而今泰循環覆覆若波瀾善曰周易曰巽往則  
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藥因也說苑難門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  
憐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也藥因也說苑難門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五臣本作也字善曰言

善曰言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以其終蕭朱陳其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良曰道求也言求利情同論詎則異傳以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末也而崔公方規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

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五臣本無乎字善曰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程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樓門外可設爵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交情一貧一富迺交態一賁一規小情乃見親深薄曰王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程公署門讒客見事晚也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費敗

德珍義禽獸相若一費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費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說曰珍絕費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饑訟所聚二費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同也難固易攜饑訟所聚二費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

離訟爭也名陷饕餮自介所羞三費也善曰左氏傳注曰饕餮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饕餮也言趨利役名譽於貪鄙為自介之士所羞也古人知三費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覆善曰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絕有百哉有百哉善曰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

尚伴華故敘叔出之文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數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范曄者在山中白丹欲奔射丹怒而捷之令寄練以祠焉曄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楫也楚荆也夏與楫古今字也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曄得宗案因得珠百哉言乎良曰梗病尤過也覆楚杖也

昌當也百美也美哉美丹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穆之情速也餘同善注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穆之情速也餘同善注

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善曰孫綽集道麗朝子之弟連衡斷安時裝松之策功或作特編謂好人為是辭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或作特編謂好人為是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朝致諸侯賓客者數千天下業書曰鄭當時字立為問司農母朝後上問說未嘗不喜言天下業書曰鄭當時字立為問之推賢也說曰道美也靈漢前文章之美也曹曹植王王黎俊道猶後異也點構連衡也謂與許郭郭林宗齊衡也孟安諸郭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驛見一善則肝

衡扼腕焉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無朱紫由其月旦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行若無朱紫由其月旦伏紅河而然莫之能禦漢書曰公軒轅屬色振揚武怒言義曰眉上曰衡謂擊眉揚目也字林曰揚眉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孔子曰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故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梁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曄俱有高名好共數論鄉黨人物且曄更顯故許將與俗有月旦評焉向曰曄曄視貌扼腕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物口也朱紫品藻也餘同善注於

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鞞為坐客恒滿蹈其閭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表絕宿客所歸輜輶比數填接街陌欲文曰輶車前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淄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輶車軸端曰輶後

輶車軸端曰輶後

輶車軸端曰輶後

漢書曰孔融曰座上客恒滿而樽中常空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關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陳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登任防門限及陳高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

組靈臺者摩有趨走丹墀者疊跡善曰戰國策蘇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而立於市人莫與言... 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汙明說春申君之賈伯樂乃旋視之去

塵庶羊左之微烈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 莫不締恩狎結網繆想更莊除莊惠之清

瞋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末宿草野絕動輪之賓善曰東韻歸葬揚州也莊

子曰夫差真目東粵楚詞曰歸散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 兩絲漚酒日中曝乾以裏雞翅到所處家陵外以水漬之使有

之浴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彥美士也動輪之賓謂墓

無車馬之謁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 寄命鄣蔭之地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

賢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 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

孟門豈去漸絕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出路非我欲... 疾其若斯則袞袞棄足弃之長鷲獨立高山之頂

歡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靈瀉誠恥之也誠... 孟門豈去漸絕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出路非我欲

疾其若斯則袞袞棄足弃之長鷲獨立高山之頂... 歡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靈瀉誠恥之也誠

疾其若斯則袞袞棄足弃之長鷲獨立高山之頂... 歡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靈瀉誠恥之也誠

**畏之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慕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禁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而至鄆曹植曰公輸欲以禁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穴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嵬芳草淪淪死日將至兮與粟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見同羣也說碑後漢書曰織織者易行其詞曰吸精氣而吐秀獨兮說文曰秀亦秀字 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而走之言裂裳裹足而奔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織織潔白貌券獨俞織俗也言織俗之人如到冷者信可畏也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 善曰傳玄枚重珠 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出班固賈逵傳 殺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 情以假前以達其旨而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 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 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眾物陳義以通諷諭 馮漢章布時班固賈逵已有此 作機後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

**所以播氣** 善曰禮記曰天地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天地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四時違而成歲**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

**五行錯而致用** 善曰莊子曰五行水火

**是以百官** 善曰莊子曰五行水火

**是以前官** 善曰莊子曰五行水火

**是以百官** 善曰莊子曰五行水火

**是以百官** 善曰莊子曰五行水火

**是以百官** 善曰莊子曰五行水火

**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善曰三才理通離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不效之哉所以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善曰夫鑄錘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善曰夫鑄錘

**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善曰夫鑄錘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善曰夫鑄錘

**佐於臯蒼** 善曰夫鑄錘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善曰夫鑄錘

**佐於臯蒼** 善曰夫鑄錘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善曰夫鑄錘

**佐於臯蒼** 善曰夫鑄錘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善曰夫鑄錘

**佐於臯蒼** 善曰夫鑄錘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善曰夫鑄錘

**佐於臯蒼** 善曰夫鑄錘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善曰夫鑄錘

命定命 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聖後人也  
委美也大人天子也言後人出世皆有立國之美亦逢時而出  
故聖王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  
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麗披也吳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數希蒙翔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 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人無翹車之  
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

州有金馬碧車束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  
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齊曰此  
章明昏主棄賢良親邪媚讒譖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車神名  
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  
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數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  
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

臣聞祿放 五臣本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

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 五臣  
本

之政五侯並執西京有陵夷之運 劉曰竊謂五  
侯觀謂三卿

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 善曰孔安  
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  
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  
夷惠無仲左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侯  
譚王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賈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春  
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良曰此章明權在寵  
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也  
陵謂相毀也言權盜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當  
君之銜使祿中  
缺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觀稱物約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匱於心 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及百姓用  
譽也淮南子曰德係風之時麗許慎曰灑德汎也 翰曰此章  
明聖人也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欲靈輝日也觀見也  
灑德散也經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大小之物納照風之夕散  
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隨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  
姓無匱  
之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眇立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 劉曰古之隱人結果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  
也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真心長往故無發夢之  
符 善曰頓網整也說文曰振擻也陸云洗渭渭劉之意云先  
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耳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  
於沛澤之中曰請濁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上下潁水之  
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樞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  
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出有何微魏子曰昔者許由之  
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  
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兩曰昔堯優許由非不也洗其  
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若堯時隱也及堯讓位許由  
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何故見若身揚  
善名令之聞若其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之由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間洗其耳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  
也以為汙乃臨也水而洗耳誰謂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  
箕山恬泊無欲於出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  
遂樂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取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  
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與巢父居故一號巢父不可知  
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  
光武曰昔堯堯著德巢父洗耳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  
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曰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  
名不一或可洗於渭乎 統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  
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網致網也巢樂父也箕山名  
顯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潁水傳說也隱於潁山  
之巖見夢於高宗微之為相龍圖預賢人也言下網振網  
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願東帝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眦視 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譽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

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 善曰廣雅曰鑑

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

天壤司馬影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 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

儀也整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

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

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深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

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

轅太山之陰 善曰周易

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濟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嫱可說於心而

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

擊柝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實下之勝名虛而大也都高誘曰

擊柝不進也 濟曰此章秋曰審實下之勝名虛而大也都高誘曰

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轅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

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淫不悅西施之

畫東岳岳陰影不能上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是以陵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為鶴能飛不假風力鷓鴣夜見豈藉暎曜此與聖人通塞

而不窮夷險而不至何以異哉 善曰莊子曰鷓鴣於高榆之

類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鷓鴣夜撮蚤察其未盡出頭目而

不見丘山言珠性也高誘曰鷓鴣謂之老鶻鷓鴣音休蚤音瓜

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 曜夜風也曜夜之目

謂能夜視也倒日過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

虺之翮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

為明辯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出同也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

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實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諫伯玉之賢而不能進猶子報不

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吾喪正堂喪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

而後去言聞君召濂伯玉而貴之彌子報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

而後去言聞君召濂伯玉而貴之彌子報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

宣為書曲敬之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實桓子欽臣于

亦實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欽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

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素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進

刑焉公後知百里奚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

賢不私願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

觸柱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穆公

出當門外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傳書注曰穆公出當車以頭

擊門而劉公編車未詳其友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

實晉臣曰舉卻欽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

實晉臣曰 欽曰此章明賢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憂而

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實士伯縣名先茅實晉臣百里奚名

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違伯玉之賢退

彌子報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

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識也禽息薦百里奚矣

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奮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病堂

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薄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

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

亦明主所恩與之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

是以陵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為鶴能飛不假風力鷓鴣夜見豈藉暎曜此與聖人通塞

而不窮夷險而不至何以異哉 善曰莊子曰鷓鴣於高榆之

於終公終公不用乃碎者以達之言此二人碎者點  
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助璞蒙垢不能吐輝

五臣本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

屢抱後時之悲 善曰言美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

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後又後時而屢歎

喻即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

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鏡乃至於盡天向為當

故壞其眼目以行禮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曰

此章明讓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

天有日月知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護臣也

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義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

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讓邪壅

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及繁會之音生 五百本

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善曰香以燭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

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賦曰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

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齊曰此章明烈士貞女沒身而後

名章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

節於當年而

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陽 五臣本 門之哭 劉曰晏嬰立威於齊俎子罕慟哭於介

敬矣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其謂平公

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

服敵國也轉相陽門事同善注言此二人修身衛主執禮節

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雖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

齊宋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

是以言苟通事精麤可施士奇通道脩短可命

劉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豐敬二言漢以遷都

魏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指頭而韻曲也 善曰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

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

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

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徹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劉曰此

因而易彰也 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

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

物也 統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微美俟待也言

雨之灑潤譬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

賢而後濟賢人

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

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 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說而漢隆玄言

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

堪應受盛實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臣聞鑛燧吐火以續陽谷之晷揮翻生風而繼

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若事有瑣而助洪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縱繁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

也 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堯舜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

齊宋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

是以言苟通事精麤可施士奇通道脩短可命

劉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豐敬二言漢以遷都

魏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指頭而韻曲也 善曰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

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

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

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徹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劉曰此

因而易彰也 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

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

物也 統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微美俟待也言

雨之灑潤譬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

賢而後濟賢人

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

曰飛廉風伯也 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  
燧鑽火木也 賜谷日出處 影也 飛廉風師也 吐贊頌小也  
言鑽鑽取火 揮扇生風 亦能續日 影之明也  
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故五臣本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

弘劉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彰榮人君不以貴賤華其賞罰  
故詩去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  
煦也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 煦蒸也  
蕭艾亞章墜落也 芝蕙香厚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  
聖王理人亦不以貴賤而易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本道繫於神人

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之奚仲之妙警史清

耳而無伶倫之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  
難精矣 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  
致也 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  
注曰肆極也 卞本曰奚仲作車 戶子曰造車者奚仲也 漢書曰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崑崙之陰 取竹解谷斷兩節間而吹  
之以為黃鐘之宮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習致妙道難以  
力求也 價猶善也 輪匠輪扁也 肆信也 奚仲造車者 魯無目人  
也 史靜官也 伶倫黃帝樂師也 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之其  
妙警史靜官不能得伶倫之妙是也 工妙外物易善  
也 聽聲繁袖難成也 入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晡日引火不必增輝

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為卑異級至其極也 殊塗其歸雖方諸  
粟水於月不加於水之涼 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  
周禮曰甸垣氏掌以夫遂取陽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  
祭祀之 明盞明燭共明水鄭文曰夫遂陽燧也 鑿鏡屬也 取水  
者出謂之方諸 鄭司農曰夫遂鑿明燭也 明盞謂以明水灌鑿  
覆相首綴 諸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 言物雖貴賤  
殊流為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 亦猶方諸取水於月  
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

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曰商傳曰帝王之術而孝公之闢此其義也 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肆陳也 宋玉集裝襄王問於宋玉曰 先生有遺行  
與宋玉對曰 唯然有之 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始曰 下俚巴人國  
中屬而和者 數千人 既而陽春白雪 含商吐角 絕節曲國中  
唱而和之者 彌寡 呂氏春秋曰 孔子行於東野 馬逸 食野人獲  
野人留其馬 子貢說而請之 野人然不聽於其 劉人馬 野人復  
往 說曰 子耕東海 至於西海 吾馬何得不食 子苗野人入 悅解  
馬環之 向曰 此章明事至其妙 非雅曲人所知也 肆陳 謂言釋  
解也 南荆 東野 同善 汪言 楚人其 唱非雅曲 凡耳所不  
聽 子貢 離陳 其 勞 義 野人所不 善 具 事 不 論 時 也

臣聞尋煙染芬董為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

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女晏

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  
其 辯 難 繼 是 以 唐 虞 遠 而 淳 風 流 存 蘇 張 近 而 解 環 易 絕 也  
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 曹植魏都論曰 云晏之化 豐洽之  
政 尚 善 書 曰 至 其 燄 神 齊 曰 此 章 明 禮 教 垂 世 者 可 尋 妙 道  
在 身 者 難 繼 也 董 煙 徵 驗 陳 曲 也 曰 晏 明 禮 教 垂 世 者 可 尋 妙 道  
尋 煙 染 芬 煙 自 猶 香 俞 周 孔 絕 死 禮 教 之 風 尚 在 驗  
音 錄 響 曲 終 即 絕 倫 竟 辭 去 世 至 道 之 化 乃 滅 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

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自觀探心昭忒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景欲藏形託闇言得施其巧密乎  
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欲隱情而倚智言足自匿其事  
子劉析子曰 藏形匿影 鬼谷子曰 藏形其有效也 不能隱其情  
重光曰 尚書五行傳曰 明王踐位則日麗其精 重光以見吉  
祥 說文曰 捕取也 思玄賦曰 朝自觀而夕化 應劭曰 貞正也 易  
曰 天地之道 不可託闇 形以智隱 託以匿藏 也 重光曰  
良曰 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 形以智隱 託以匿藏 也 重光曰  
此 直 正 昭 明 忒 差 也 夫 人 藏 形 於 闇 以 為 容 匿 藏 也 重 光 曰  
之 隱 情 於 智 以 為 匿 聖 人 垂 自 觀 而 明 之 欲 自 捕 尋  
捕 聖 非 探 願 但 以 無 私 之 照 無 情 之 觀 故 物 不 能 逃 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故而唐劾二臣誅而楚寧劉曰凶邪亂

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得獲楚戮黃郛而王道洽也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唯錄子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劬美也二臣費無極與

鄢射師也左氏傳沈尹成言于子常曰夫無極將焉用之子常

朝吳出表疾朱夷太子建殺連尹太子而弗國將焉用之子常

曰吳反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射師毒成其謀以說其國也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王聖明矣霄天蓋淨也四族猶共工驩

桀三苗也臣謂費無極鄢射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

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諺暴亂則君聖而時泰

地功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裁一臣也

臣聞音以此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

所傾非假百五臣本里之操萬天婉變非俟西子

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權佐明王因時而命官劉曰

物之企競即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

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饒美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

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

人倫不能免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五臣本是以望暮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

而諫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駁景有節尺圭可以知

其數深情難測精諫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龍顏魏

武失之張說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于蔽於龍顏魏

妄以常心乖性命之指囊頰篇曰檢法度也齊曰此章明人

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按度也盈數長短之數

也應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數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

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數則不差無恒之人

臣聞傾耳求音既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並質不能共其休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

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

口皆有神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當待御

警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

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

休感異者長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凌五臣本霄之節厲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

爭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逸出無門王逸楚辭注曰隱隱

也論語子曰吾嘗匏瓜也哉焉能擊乎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

淫漢書南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

之厲雅曰於急也厲高也翰曰此章明遁世不言非樂幽隱

貞烈之女言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不言隱者宜性

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

厲節不可違

故執操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陰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繁遺時雅之世豐沛之士忘相檢之君

劉曰拙頭設岳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憲政卓茂之仁

如豐沛之甄復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

須有魚名之鯢化為鵬然而飛翼若垂天之雲秦詔曰子路為

蒲密夫子入其境而對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

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其辭此恭敬以信故其人

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章木其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

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

字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檢謂殺也毛詩曰尚王

相檢手裏曰玄王葬也或者以密為密子服但子路為政雖則

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號曰此章明令長政在入得其

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

雲謂天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眾也時雅太

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相檢謂殺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

樂身有所忘大平之風漢朝之士不眾人披子路卓

彼之化而忘大平之風漢朝之士不眾人披子路卓

東秀則夜光與瓊球 善本作 匿耀是以才換世

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 劉曰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

而餘登庸京公居位而仲尼逐也 善曰飛耀懸景皆講在朝

雅曰秀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瞻睨秦功薛君曰無珠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象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揆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相

顯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求之則應至之應是以帶有與

體器道難得而救也 善曰文子曰事由琴瑟每終改調准南

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

人形形見則見之 善曰此章明聖人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

而不通分為萬殊 良曰此章明聖人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

無不應也高積也究蓋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被改易之情

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

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己應人亦猶鏡也

臣聞祝致 五呂本 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

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

其會 劉曰夫道上環中理實持會希聲而節樂者擊一祝之

也 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不可棄也祝圖止樂之

物擊小鼓也夫祝圖擊鼓音雖希聲皆扣金石節序繁絃也言

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

於顯者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至三重戶閉

余壘以周密布帳幔室中以木為椽每椽各一內庫外高從其

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壘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

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儀猶向

也謂禮曰土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測地中日至之景天有

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

台理之事以審要會也

臣聞目無尊五臣本音之察首無照景之補故

在卒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

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審註

也論語周公曰無材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曰不堪聽耳不堪視斯

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

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

以王鮪登俎不假吞吸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

之龍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鷓鴣之義也

之罪類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也鄭玄周禮注曰充猶

足也周禮曰春獸王鮪劉詁謂鮪賦曰巨鱗冠山陵魚吞卵奈吐

皮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

曰日安不到獨龍向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真無日之國有龍銜

燭而照之也向曰此章明物各得其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

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鮪鱗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國有

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徂

臣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膏者無假燭之光

臣聞銜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銜

逸曰銜逐也言及遇險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

南子曰龍舟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翰曰此章明人

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

特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輿也洞疾貌也楚

大屋唯我也良曰震風何則牽乎動則靜疑劉曰

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

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也翰

曰疑止也舟牽水長動係乎靜則動自風動而屋傾是動

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

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精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註曰巨

正也屋係於地其靜也風震而動正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

悔澤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劉曰此謂物無常性

滂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自尊之女值淫奔之俗

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其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

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海當為誨曾史

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錯楊墨之口向曰殷盛也盜跖東

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黎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此也

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

而倡蕩大盜之性

遇淳化而廉黎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

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善曰言人君窮則志篤與達則因輕是以楚君施轡三軍之

差俗少原流勸銷輕薄之類風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

昭王亡其蹄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太王何惜於此

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蹄履哉吾悲頭之倍出而不與之

惜返於其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

婦人中產而哭其哀孔丘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妾者劉著

薪而亡吾君者是以哀孔子曰劉著薪而亡者君有何悲也婦

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濟曰此章明故舊有可

可忘也服用遺棄也墜履忘簪同善注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

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君悲少原流勸蓋欲觀廉黎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臣本應感以其方雖

微則順是以商感漂山不興盈尺之雲合風乘

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閭於治者鳴鑿而和寒審

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劉曰商風漂湯本與與雲之候暗

習習父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

谷風雄雉及兩毛詩注曰彌滿也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

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感扶風也公風東風也彌猶滿也峻高

也夫秋礪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借聞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非感者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彿不及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已

視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宮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禾黍而歎夫煙能生火性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無佇立之跡

國使二賢感數也信至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則笛踈而吐音劉曰賢聖之道適合物宜廣洽汚塵用行其正取其動合物而已由俗

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賁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曰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己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細也大蔽曰章則明聖通也夫鼓笛等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繳伏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五臣本

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恃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義

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之所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義

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恃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義而右手劓其髮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此身則小身所重也此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莊子曰辨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

此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情於淵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劓其髮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慢我吾羞見之故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利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奪道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珠之曲窮於

五絃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文該綜萬象琴之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

拍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宏遠蹟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簡易者六文備於萬象琴奏五絃該於衆聲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

圖形於影不得容纖麗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速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則淺深

難察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類玄

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畧曰景也慎子曰難之明察

難親也翰曰此章明事速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畧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回以法推者踈而易知

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熏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櫓 善本 作 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善曰言勢有極

隆不能易火水之性吞縱漂函之威不能移自介之節淮南子

曰夫寒之與燠相反寒地圻水凝火井為養其勢暴也事如下

文吞縱謂秦也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曹連曰

吞八荒之心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詳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

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伐倒

戈攻子後以此水流漂梓過秦曰伏武王伐殷尚書曰前伐倒

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佐平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殺亂

伯夷叔齊之隱於首陽山有餓且死作歌其詩曰豈復西山

考採其薇 銜曰此章明上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盧毒

也後原也關東諸侯合縱巨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曹連隱於

海也樽大樽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橈西山首陽山也夫水之性

寒毒著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疆不能迴

魯運之志周武之威 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

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明而有定分不可散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散

也言火之流金集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以之至於焚

景結風則數塞必 之義曰是及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箴 銘 詩上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

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

以戒後 官也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遠高誘曰造化天

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

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斲者之所為

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翰曰茫茫大貌二儀天地

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也 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

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

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

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

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

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

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

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

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

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父子然後有義夫婦然後有禮



爾儀式瞻清懿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賦曰肅敬儀法式用懿美也

妬感莊不食鮮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楚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射獵畢乃與姬諫不止 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

好是故不聽為厲桓公也 女能攀檻馮媛趨進夫豈

無畏知死不慘五臣本作各字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園獸能突出圍攀檻欲上殿 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媛好而直上安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帝

嗟歎以此倍欲重焉 瘳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 班妻有辭

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 班妻有辭

劉驪五臣本 同輩夫豈不懷防微慮遠善曰漢書曰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輩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

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乎 良曰

言此豈無思慮於懷所射勳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

而不衰日中則具月滿則微善曰長揚賦曰事罔隆又曰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 崇猶塵

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善曰蔡邕女戒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織之人心不思

善則邪惡入之入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或矣家語孔子曰容

言不可飾也 魏曰皆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

言與德相為山之難廢似躡機之易也 向曰飾容謂理裝梳

也飾性謂性之不飾或後禮正谷之漢之克念作

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鑿其德若斧鑿其案者尚書曰惟 也言脩飾道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

德則為聖人 善曰周易子曰民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余以疑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况其邇者乎 又曰徐幹中論曰奇失其心同余為遠

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曰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榮辱在出

言善惡也 勿謂幽昧靈監五臣本 無象勿謂玄漠

神聽無響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於闇靜之則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無於爾榮天道惡盈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

盛也 鑿于小星戒五臣本 彼攸逐善曰毛詩序曰小

豈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熯及下也詩曰

次序惟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熯及下也詩曰

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

然也亂軌災災毓滅性章曰畏蕩實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

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煥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 損理有固然

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者也

美者自美翻以取尤善曰列 盈滿至此理之固然也

朱過宋東之外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

者賤楊子問其故迎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言美吾不知其美也

其惡者自言惡吾不知其惡也 良曰翻輕也自言 治容求好

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善曰周易注漢書曰 王立陳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侮慢職仗之

絕者皆主在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善曰太公謂 賈師尚公謂

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靖恭  
翼乎懼不敢息也 銑曰翼實矜矜小心貌與盛也 善曰毛詩  
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作斯字 敢告庶姬 善曰毛詩  
位好是正直 又曰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  
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向曰言守情林必則榮望自期  
於彼身司主也  
庶如眾妾也

###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齊卿王子都御使暢來弔國  
憂實蓋道客刺殺暢發奮靈懼珠自求擊匈奴  
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發靈將軍  
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  
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 班孟堅

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因范曄書行  
遂作此 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 五百本車騎將

軍寶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寶憲

元又曰寶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和選伴中 黃亮聖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 黃亮聖

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孤禹亮天地弼子一人登翼

言見敬信於君故升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書曰

為三公使輔王室 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銑

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 乃與執金

吾歌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吾與寶憲北擊匈奴大破之 左氏傳臧備伯曰三年而治兵杜

預曰寶憲大習出曰訓兵 向曰取象為執金吾禦禁也朔

方其 鷹揚之士爰該六師 善曰毛詩曰

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天子向桓桓如虎如貌  
如龍如龍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濟  
曰鷹揚猶虎言士卒驍勇也 暨南單于東胡烏相西

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南單于沐 善曰南單于沐

上言願發國中諸胡會虜以實太后從之 良曰暨與也

戎羌君長合擊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善曰毛詩曰元戎

向奴使也 馬彪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中有蓋謂之武

車者先驅殺梁傳曰長轂五百乘梁傳曰長轂兵車也 翰

曰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善曰漢書揚雄何東賦曰奮雷輜蔽雷輜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以威神 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長陣

四曰散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馬

行陣 向曰臨也謂勒八陣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之勢以威神臨之餘同善注 善曰雷鼓動天朱旗

善曰 善曰玄甲黑絳赤色耀日絳天言其盛也 遂凌

本序 高闕下雞鹿 善曰漢書曰高闕在雲中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范

曄後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 經積困絕大漢

善曰 善曰肉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便將六將軍絕漠臣贊曰

說文曰肉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便將六將軍絕漠臣贊曰

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翰曰積石地函鹹地也大漠沙漠也

斬溫馬以費鼓血尸逐以染鏑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曰逐王次左右溫馬戰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

異姓大臣左右皆倏次左右王逐都侯左氏傳智瑩曰不以

譽鼓也 銑曰溫馬尸逐皆匈奴君長 然後四枝橫祖

善本作 星流彗掃 善曰星流言疾也 肅條

萬里野無遺寇 善曰肅條萬里空虛也 於是域城區殫

跨皆越也乘上也深邪山躡冒墨頓之區落落焚老上

之龍庭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龍庭

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請長小會單于庭相五月大會龍城

長號也區落部也將上以據高丈之宿憤光祖宗

之玄靈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

攻胡那塞殺比都對奔廣曰姓孫也向曰攬紆也高祖為匈奴

大漢之天聲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濟曰恢

之聲茲可五臣本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善曰漢書揚雄

荒裔勦凶虐兮截絕海外善曰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分建隆竭善曰說文曰竭立石也曷與竭同音義曰渠山也

也言廣帝之

座石銘一首

崔子玉善曰克睡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

茂才為汲令遷齊以相秩平濟曰爰兒璋為

以自戒當置座右故曰

座右銘也餘同善注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愛施慎

勿忘善曰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

足慕唯仁為紀綱善曰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

傷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而動謗議庸常何能傷人乎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善曰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

子曰聰明蔽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說曰臧善也

在

混貫不滿暖暖內含光善曰論語子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

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

咸亨向曰混黑泥也混黑色暖曖曖曖味貌言在俗不染如

剛強善曰老子曰

柔弱者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善曰老子曰

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者生之徒也

行行鄙夫志悠

悠故難量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閔問如也子路行剛如

者天下皆畏也而誰與易也良曰行行剛強貌謂夫謂庸鄙

然其禍故重也悠悠長遠之貌也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曰知足不辱

也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善曰王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

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

也濟曰巖巖積石貌梁遠屬荆衡近綴岷嶓音波善

山梁州也岷嶓惟荆荆州北據荆山南又衡山之陽也

尚書曰岷嶓既藝良曰屬經皆連也荆衡岷嶓皆山名

通印楚北北達褒斜善曰漢書音義褒服也曰蜀都西

派漢上七里名褒谷口南曰褒北曰斜也梁州記曰萬石城

曰岷山名楚漢表國名也達亦通也褒斜谷名也

嶺高踰萬華善曰劉淵林開闢號曰岷山都安縣有兩

嶺石海畔山也統曰彭門嶺石二山惟蜀門作固作

險故以彼此之皆壘二山名踰越也

鎮險向大可為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善曰酈元水

成此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

濟曰劍閣言其峯如劍其勢如閣壁立千仞言高也窮

地之險極路之峻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

險極道路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

晉善曰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見之

此險固故遇濁出則逆而拒之逢時清則順而歸之

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會平蜀而開之

秦得百二井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善曰漢書田

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疆大也田生謂首

也獻籌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

矧茲狹隘上之外區向曰矧放此也狹隘阻也區域

一人荷戟百夫越七起七余反善曰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

起不建貌言負其險阻不得進虞雅曰越越難行也濟曰越

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善曰漢書

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險非親子弟莫可使王昔在武

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寶在德險

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

起笑曰吳哉乎河上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險昔

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城之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昔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不

祀謂不得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

其先人也敗績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難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公孫既滅劉氏銜壁善曰

後漢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

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孫氏蜀去曰後主諱禪先王子也

傳曰樊子圍許備之僑王與權自縛詣聖門左氏覆車之軌無

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

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齊曰言公孫述劉禪

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誡也

石闕銘一首并序陸佐公善曰劉瓛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

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

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東帛朝野

榮之其良曰同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

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五臣本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

黜夏政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

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

異於于戈而夏緯真合天人啓其巨克明德



大庇生民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

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

勝周多矣舜以同姓受堯讓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讓文王皆

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

非相讓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指讓之與干戈文選曰

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

天啓之也人謀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賦曰

綱目以待禮也影也緯星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

革改也虞猶繼也影也緯星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

啓開天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罪雖殊一也

齊之季魯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齊善曰吳均

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

侯為君臨人之道專為暴虐也向曰季正也昏亂暴虐也謂齊東昏

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 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

怨神怒象叛親離踏地無歸瞻鳥靡託善曰六韜

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

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神曰州吁但兵而安乃眾叛親離難

於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也蓋厚不敢不踏又曰

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

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陳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

前鋒三年十一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西徵京師東都賦曰龍

白水陳旌瑞為表約宋書曰元嘉中劉劭州之襄陽為雍州

京賦曰千乘南動萬騎龍騰揚旂許昌宮賦曰曉峻低迴天

地止 翰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雍州梁武

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馳盛疾號天行地止謂法天地

止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茲協

從人祇誓附善曰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茲協

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大漢關基高相有勳斬白蛇也杜篤論都賦

於天有魚自自上覆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

神新白蛇也聖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為鳥也聖人之

祥瑞也龜茲謂卜也祇神 穿胃露頂之豪箕坐推髻

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善曰傳物志曰昔禹

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術之以行

城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然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

二巨恐以刀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按其刃奉以不死之草皆

生是為穿胃人去會稽萬五千里地雖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善曰

曰王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善曰

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坂厲士乘嚴鼓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馳天行地止

謂舉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尚書曰... 鐵馬千羣朱

旗萬里... 鐵馬千羣朱

折簡而禽... 鐵馬千羣朱

刀士無遺... 鐵馬千羣朱

王陳密欲... 鐵馬千羣朱

也廬廬江... 鐵馬千羣朱

者十而七... 鐵馬千羣朱

孫卿子曰... 鐵馬千羣朱

遠方募義... 鐵馬千羣朱

侯已困矣... 鐵馬千羣朱

統曰折簡... 鐵馬千羣朱

不血刃言... 鐵馬千羣朱

黔首郡名... 鐵馬千羣朱

之驚摧炭... 鐵馬千羣朱

流湯者十... 鐵馬千羣朱

班固漢書... 鐵馬千羣朱

易為力其... 鐵馬千羣朱

師營商牧... 鐵馬千羣朱

亟集靈漿... 鐵馬千羣朱

信為次尚... 鐵馬千羣朱

尚書曰惟... 鐵馬千羣朱

德西都賦... 鐵馬千羣朱

玄黃子能... 鐵馬千羣朱

言師至齊... 鐵馬千羣朱

窺周武安... 農不遷業市

無易賈... 農不遷業市

軍之入見... 農不遷業市

少者懷之... 農不遷業市

人呂氏春... 農不遷業市

齊思梁德... 農不遷業市

復其業也... 農不遷業市

狎至一日... 農不遷業市

須王郡國... 農不遷業市

之也尚書... 農不遷業市

將本圖書... 農不遷業市

而狎亦尚... 農不遷業市

皆入會而... 農不遷業市

旅淵默之... 農不遷業市

策定帷幄... 農不遷業市

漢書賈曰... 農不遷業市

運命論曰... 農不遷業市

時後漢書... 農不遷業市

武詔曰將... 農不遷業市

籌於几案... 農不遷業市

陋不修其... 農不遷業市

以黃油聚... 農不遷業市

曰蜀侯見... 農不遷業市

儀也僂失... 農不遷業市

珠反諸侯... 農不遷業市

乃焚其綺... 農不遷業市

首謂引頸... 農不遷業市

火而帝王出世曰王命歸流臺之珠玉說死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命歸流臺之珠玉於諸侯人咸喜也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

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生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濟曰塗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朝之人皆如陷泥塗火投溺大

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紋之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通靈之魄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收歸首無靈二尚書

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善曰尚書曰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翺騎穹廬之

國同川共穴之人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淑謝中丞章

刑平國用中典也 善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台也

刑平國用中典也 善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台也

刑平國用中典也 善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台也

刑平國用中典也 善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台也

刑平國用中典也 善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台也

刑平國用中典也 善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台也

蠻夷古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伙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右

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郭河西無警 善曰喻巴

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 善曰喻巴

息此狼顧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也錄記典法秩敘也亦立園立祭法皆文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

禮讓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濟曰言庠序之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草民和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誅婁渠渠入侍漢書曰武帝與此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武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道伊秩皆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之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

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各主言曰晉王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置遠國語曰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備也簡略也厚也歷代規摹其前王典故莫不其矣

剪截允執厥中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孔安國尚書序曰焚夷頑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翰曰規法摹也故事也夷乎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事有頑亂人者皆莫平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

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經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大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古期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土二人

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闕之夢善曰禮記戴聖所傳故於堵眉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自商大

拓向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注同北荒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闕五十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壙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又曰史記曰三神山珠宮在海上黃金宮銀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

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五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龍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翼舉頭數名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縣法善

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究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泰叔謝中丞章曰善法象闕翰注同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宗帝里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榮重也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

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善曰漢書曰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家都至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冊陽記曰大典中議者

皆言漢同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章文武向曰浸漸也梁山微弱也寂寥空靜貌鴻大列業湮沈罕希也言昔宋乃

命審曲有五直字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瞻星探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善曰周禮曰或審曲而



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蠹順除之鄭玄曰盡日月在牽牛中而昏之左右六項也蠹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也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縣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東觀漢記博士禮曰書案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讓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繞闕於闔闔論語曰禘謀草創之西都真曰樹中天之華關豐冠山之朱堂濟曰審祭也諸祭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地柱注以測日影也泉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於是歲次天紀月依太彗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彗位於寅在正月也良曰太彗乃

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

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善曰劉瓛梁賦曰式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縣法無所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繕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關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物觀雙碣復也趨急坂言過闕者使急坂而行以表敬也

之容人作民字識百重之典

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雙屋廣夏崇闕百里統以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爰命下臣式銘君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

警石用也警石大石也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漢啓岐梁善曰建國立都不相一所故洛漢岐梁成爲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浩蔡邕祝嘏文曰自來多福在洛之矣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洲雍陳寶鳴鶴在焉良曰建立也洛水名浹水

涇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易曰後得王而有常象萬物而化光翰曰青蓋南黃旗事也化光謂德化光也象闕則舊章也

青蓋南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善曰言帝休南遷王綱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彪嗣書曰黃旗紫氣相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藏紫緒晉書曰孫氏周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關遂發吳藏書則決日飲而布之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闕遂發吳人觀決象飲日而飲之統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跡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

常興茲變起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不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同車以嶺屬朱闕嚴嚴以雙立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偉哉偃蹇壯矣魏魏旁映重疊上連

翠微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魏魏交駢對觀蜀都賦曰鬱矣蓋以翠微濟曰偃蹇布教方顯魏魏壯大貌重疊謂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

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書以歸之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爻耳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浹日而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爻耳良曰周禮

棟勢超浮柱

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屈其獨出西都實曰重棟許都賦曰景福鬱攸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浮柱之飛棟芳袖莫莫而扶傾翰曰鬱屈穹隆壯大貌飛棟浮柱謂棟甘泉宮之大也

色法上圓制

善本作負模下此闕形勢之高而超焉

模下

善本二字

**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善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敷於  
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銑曰謂取以穹隆  
模法於天地也俛俯也周望原隰俛臨煙雨言其高也 **前賓**

**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濤五方**善曰王逸列  
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  
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朝重室入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  
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洛寢在門北故  
云却背也 向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  
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

**故華觀永配無疆**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老子曰天長地久無疆 來老子曰天長地久無疆 來老子曰天長地久無疆  
疆集云磐石鬱巖重軒宮壁色法上負製摸十四字是至尊  
所改也清曰言此關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 彊窮也

**新漏刻銘一首** 垂舛乃冷祖恒更理之故曰  
新漏 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瓛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  
漏舛舛乃初負外郎祖胙治之漏刻  
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  
孔龜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  
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度無准** 善曰周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  
後漏二刻為昏日出頂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准  
南子曰孟春始蠶孟秋始蠶高誘曰蠶長也縮短也 翰曰言  
觀象於天未分明暗之節理歷候時不悉 **擊壺命氏遠哉**

**義用** 善曰周禮曰擊壺氏下土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擊  
壺水以為漏也 銑曰周禮置擊壺氏掌漏刻遠哉  
此義也 **揆景測辰微** 官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

**夜**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官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  
書儀曰晝漏晝夜漏起宮中對宮城門擊刁斗周禮擊木

辨周禮曰擊壺氏掌壺以令重其九喪事勝壺以哭皆以水  
火行 分曰日夜鄭司農曰擊壺以令重其九喪事勝壺以哭皆以水  
擊壺其上一令夜中擊壺望見如此以下有井也壺所以盛故  
以壺表井也 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微巡宮也戒井謂宮中  
穿井成則擊壺氏以壺懸數分以表井成也 以水守壺者為漏  
刻日晷及時晝漏晝夜漏 數分日夜視刻數分以表井成也 以水守壺者為漏  
刻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 **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

**陬侯殄滅攝提無紀**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  
之末史官忘記時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出世相傳為曆  
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  
乘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為失方 濟曰建十二  
月若歷器者二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濟曰建十二  
曆之官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大歲在寅  
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乘錯不與正歲相值也 **衛不載**

**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降行衛  
士周禮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  
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  
曆密也 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城門傳呼以為備也較  
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

**孫綽之銘空擅岷玉** 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  
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王產岷山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  
綽作漏刻銘靈珠岷玉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  
益 **弘度遺滄帝承天垂日**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  
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一年上表  
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銑曰李弘度何承天  
二人並為漏刻 **布在方冊** 五日本作 **無彰器用** 善曰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臧盾伯曰山林川  
澤之寶器用之資也 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  
用 **警彼春華同夫海粟** 善曰春華言其文麗海粟擊其  
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粟單而不實何也晏  
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東至海而採其布破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六

一〇四

黃布故水亦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洋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  
伴對也 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海康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  
也 寧可以執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善曰左氏傳  
榮觀魚臧備伯諫曰君將納民於執物者也講事以度輕重謂  
之執取材以章物非謂之物不執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  
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良曰寧安執法也  
言為法無實安可 且今之官漏出自倉藉 善曰蕭子雲  
以字人垂教也 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備銘去歲和七年倉藉山  
陰令魏不造即倉藉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翰曰舊漏本山陰  
今魏不所造故名 積水遠方導流垂則 善曰陸機漏  
自倉藉倉藉即名 積水遠方導流垂則 善曰陸機漏  
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號曰六日無辨五行不  
積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流皆遵正法 號曰六日無辨五行不  
分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  
之日也故選六日然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  
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者中用火中黃門  
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  
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  
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 歲蹙閣於  
茂月次姑洗 善曰太歲在戌曰屬茂禮記曰  
季春之月律中姑洗 濟注同 皇帝有天  
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善曰夏諺曰吾  
休尚善注變易也言易齊政也 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善  
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之足以立四極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也 翰曰言能補地壞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善曰禮記  
絕而梁武帝齊補地壞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善曰禮記  
乘土而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  
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  
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  
靈而貢神香益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號曰夷  
平晏膏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 坐朝晏罷母且晨興 善  
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 坐朝晏罷母且晨興 善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論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  
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四門來仁賢 向曰晏

晚最早與起也言 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善曰集  
天子勤政理也 濟曰傳漏鳴漏也周禮雞人 以爲  
二字具此所改作也 濟曰傳漏鳴漏也周禮雞人 以爲  
掌祭祀夜燎旦以吹百官使早起屬歌也言君繫繫於此  
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善曰左氏傳張璠曰火中寒暑乃  
陸機漏刻賦曰竊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綠 良曰星火  
星也中則刀退壺用金備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  
常 時乘啓閉箭其錫錄 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啟閉必  
閉以前漏水也言舊漏壺前失開閉長短之節 愛命日官  
草創新器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初  
器則新 於是俯察參羅登臺升庫 善曰周易曰仰以  
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  
殿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氏博慎登  
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向曰易云俯則觀法於地  
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視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善曰言壺用生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  
濟曰則法也故壺用金 建武遺書咸和餘并 善曰司馬  
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 建武遺書咸和餘并 善曰司馬  
良曰建武光武在號咸和晉帝年號遺書咸和餘并 善曰司馬  
方負 五石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善曰金剛也而  
而形負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聖壺氏鎗象筒三階積水成  
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曾吐水無滯咽 翰曰金剛壺壺形方  
甬引水其形似飛箭也流 變律改經一皆懲革 善曰蔡  
志曰凡野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號曰 天監六年  
律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定改 天監六年

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  
以考辰正畧測表候陰 善曰陸機律志議曰考正三辰  
候陰謂土主也周禮曰土主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向曰違御謂進天子也辰時畧日考表影候陰

候陰謂土主也周禮曰土主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向曰違御謂進天子也辰時畧日考表影候陰

候陰謂土主也周禮曰土主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向曰違御謂進天子也辰時畧日考表影候陰

候陰謂土主也周禮曰土主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向曰違御謂進天子也辰時畧日考表影候陰

候陰謂土主也周禮曰土主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向曰違御謂進天子也辰時畧日考表影候陰

候陰謂土主也周禮曰土主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向曰違御謂進天子也辰時畧日考表影候陰

不謬主撮無非忝累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也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也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也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也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邪正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曆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閭與  
也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曆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閭與  
也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曆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閭與  
也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曆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閭與  
也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曆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閭與

之疎密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籟秋為收成冬為安  
也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籟秋為收成冬為安  
也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籟秋為收成冬為安  
也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籟秋為收成冬為安  
也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籟秋為收成冬為安

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德 五巨木  
也 五巨木  
也 五巨木  
也 五巨木  
也 五巨木

弄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事百中机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齊其山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崑崙之義 翰曰曾  
也 翰曰曾  
也 翰曰曾  
也 翰曰曾  
也 翰曰曾

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啓鑄鼎之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金宇不傳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銀書未勒者哉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宇煥矣不窮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乃詔小臣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爲其銘曰 善曰集韻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勒書辭曰故當  
也 善曰集韻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勒書辭曰故當  
也 善曰集韻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勒書辭曰故當  
也 善曰集韻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勒書辭曰故當  
也 善曰集韻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勒書辭曰故當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善曰周  
也 善曰周  
也 善曰周  
也 善曰周  
也 善曰周

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象正權繁 善曰尚書曰有  
也 善曰尚書曰有  
也 善曰尚書曰有  
也 善曰尚書曰有  
也 善曰尚書曰有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善曰莊子曰  
也 善曰莊子曰  
也 善曰莊子曰  
也 善曰莊子曰  
也 善曰莊子曰

遠遷 善曰莊子曰  
也 善曰莊子曰  
也 善曰莊子曰  
也 善曰莊子曰  
也 善曰莊子曰

水火爭倒衣裳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也 善曰周禮梁氏

擊刀并次叢木乖方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愛究爰度時惟我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方壺外次圓流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靈虬承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

注陰蟲吐喻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龍承之作蝦蟇銜 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善曰呂氏春秋 承蓋而吐翁之 鬼出神入 倏曰言微妙也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

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

金銅仙人居左壺為晉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拍刻謂

別天時早晚 濟曰鞞也目不皆以音謂曉濁聲眼不留盼謂

何機發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為晉徒居壺之左 履薄冰兢

臨深固戰 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授

受靡盬登降弗爽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

降之節 翰曰言時之授受 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善曰高

無警也則分降之節不差也 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

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統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法象

不知作道字 來日無作不字 藏往分以符契至猶

影響 善曰周易曰月往來日來杜預左氏傳曰分符契分

書曰東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向曰道隨也言置漏刻知日月

度數故不能蔽隱也符契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

隨於 合昏暮春資衰晨生 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權

刑齊 堯為天子葦莖生於庭為帝成歷也 濟曰合昏權也其葉夜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我明詰之人乎何天神地 誰謂不痛 善本作 早世即冥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善曰危懼後漢書桓帝詔曰火遭

人婦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 翰 存亡分流天遂同

曰傷亦痛也零落也言痛其早死也 存亡分流天遂同

期 善曰班子曰錘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

於死 朝聞夕沒先氏所思 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

向曰先人古人也 何用謀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

以送之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諫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

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揚雄元后

諫曰著德大常注諸旒旒又曰孝經曰哀以送之 齊曰素旗

雜帛為之即今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善曰史

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畢也 良曰猗歟

猗歟侍中祭官也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

功封於畢是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

之未嘗也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  
於魯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  
萬於魏是魏開其祿也後十代文文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侯盛王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魏曰斯氏王氏也 世漢芳烈揚聲秦漢 向曰滋烈葉也  
條分葉散也 世漢芳烈揚聲秦漢 秦有王離玉尉之  
貴也漢有五侯 會遭陽九炎光中 善曰漢書曰陽九  
之盛是揚聲也 會遭陽九炎光中 善曰漢書曰陽九  
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帝嘗上  
之烈精然也 謂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 世祖撥亂爰建  
也 炎光謂漢也 賤暗也 中暗謂王莽篡位 世祖撥亂爰建  
時雍 善曰世祖謂光武皇帝也 公羊傳曰撥亂反三莫近於  
建立也 時 善曰世祖謂光武皇帝也 公羊傳曰撥亂反三莫近於  
雍太平也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善曰春秋漢合聲曰三  
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向曰三台星名 寵爵之加匪  
三公之眾也 樹立鍾聚也 言履道於光武也 寵爵之加匪

惠惟恭 善曰東恭故事上曰恭 自君二祖為先為龍 善  
張璠漢紀曰王莽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大尉暢字  
叔茂名在公後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龍也 向曰黎曾祖  
藥祖暢皆為漢三公詩 僉曰休哉自翼漢邦或統五  
本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僉曰休哉自翼漢邦或統五  
掌序 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善曰尚  
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濟曰僉皆翼輔  
統領也 太尉謂襲司空暢也 揆度也 言皆度百事使能典  
能順也 天靜人 五臣本 和皇教遐通 良曰言能使天  
而行也 伊君顯考奕葉 五臣本 佐時 善曰魏志曰黎父  
教遠也 伊君顯考奕葉 五臣本 佐時 善曰魏志曰黎父  
通也 伊君顯考奕葉 五臣本 佐時 善曰魏志曰黎父  
也 謂黎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也 入管機密朝政以  
長史 翰曰伊惟考父也 亦不絕之稱 入管機密朝政以  
治 善曰張衡四愁詩序曰天刻機 出臨朝代庶績咸熙  
善曰黎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 向曰 君以淑  
黎父出為於郡太守也 庶績績功也 咸熙皆廣也 君以淑

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

讚微言 善曰孔叢子長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  
仲尼微言也 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 言黎有善美能繼祖父  
大業也 洽聞幽深讚明也 謂材藝廣遠而深明微言也 微言為  
先聖之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善曰答賢戲曰擣藻如春  
書也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華東觀漢記朱叔理馬援  
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圓 良曰春華 發言可詠下筆成  
翰繁茂也 思才思也 泉涌言不絕也 發言可詠下筆成  
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 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  
翰曰洽通也 藝 棋局逞巧博弈惟賢 善曰魏志曰黎  
材藝也 閑明也 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高為之用相比不誤  
黎為復之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高為之用相比不誤  
能覆復及善博弈之術也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  
善曰魏志曰黎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故  
仲曰霸族之臣杜預注曰霸奇也 掖客也 崔璋七獨曰繼然鳳  
翥軒風龍騰君子詩曰蕤爾鸞翔 齊曰阻謂曹董卓作難也  
翥然鳳鸞騰君子詩曰德於鸞翔 此喻黎也 寶迷也 荆蠻則荆  
州也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善  
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  
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謀云振冠南嶽濯纓  
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 良曰身窮謂霸族也 志達謂得去  
故朝也 鄙陋鮮明也 南嶽衡山也 清川江也 此江山皆在荆州  
也 潛趣蓬室不干執權 善曰列子曰此宮子底其蓬室  
執權執政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善曰我公謂曹操也 奮  
振也 鉞斧也 威兵 荆人或達陳戎講武 善曰禮記曰  
威也 南楚荆州也 荆人或達陳戎講武 乃命將帥講  
戎習射講武謂討亂也 君乃義發箕我師旅 善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六

一〇四五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六

魏志曰劉表卒架勳表子琮降曹公善曰琮降曹公善觀善度知其強盛也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善曰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世

相讓亂復帝宇良曰高尚大斯言既發謀夫是與善

斯言為勸踪跡漢之言也與用也翰曰是與伊何響我明

德投戈編郡若稽顙漢北善曰漢善南郡有編郡縣音

奉曰響編郡二縣名言奉上投義曰編音鞭郡音若魏曰

兵戈於此二縣稽顙從漢而北歸善曰我公定嘉表揚京國

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善曰魏志曰太祖辟架為丞相掾

龜紐又曰金印紫綬句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實黃金

之功明察京國也金龜紫綬謂辟架為極爵開內侯也章明勳

也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志家殊略卓峙善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志

其家道岐孟子章拍曰憂國忘家濟曰靡無卓高峙立也言

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乃署祭酒與軍行止善曰魏

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志曰後

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良筭無遺策

曰曹公署架為軍謀祭酒與之軍中行上也善曰

畫無失理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

也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翰曰言計策必中

我王建國百司僇又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

爵為魏王使置百官又善曰天子進曹公

理也謂僇理之人也君以顯舉秉機首閔協韻戴

我師徒光光戎路五臣本寔駭風阻君侍華轂

輝輝五臣本王塗善曰韓華轂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

曰統文三事以請王塗良曰東夷吳也德依阻侍駭動擾亂

也光武武統戎故云善曰吳國侍駭亂擾亂德魏王征之而

架約仲中駭戎故云善曰吳國侍駭亂擾亂德魏王征之而

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善曰王專懷來傲外

其歸附其威也翰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言蔡思

其榮故來附魏王伐吳亦善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言蔡思

望彼吳來附魏王伐吳亦善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言蔡思

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病卒向善王曰病日臻斷彌留善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

運命衰盡也彌留也吉往凶歸謂架從操伐吳臨病而卒也

翩翩孤嗣號慟摧善曰蔡邕表成碑曰孤孤孤嗣

也發軔北魏遠之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善曰

也善曰長空中心悲怨彼青青位如頽善曰向曰軔

車也迄至此也謂蔡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頽墜也

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良曰

水鳥云兩言善曰吾與天子義貫丹青善曰丹青二色名過

哀感之際也善曰吾與天子義貫丹青善曰丹青二色名過

也善曰丹青二色名過善曰丹青二色名過

志多厲子戲夫子金石難弊五臣本人命靡

常吉凶異制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絜圖曰利害

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

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善曰春秋考異

存亡有象又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善曰言何寤

先逝也向曰言幽室論存亡生死之數而架據疑床書以詩

明據也泰素聚有求仙之言也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

登景雲要子天路善曰孝經漢神訣曰德至山陵則景雲

天路濟曰植言之碑神遊於天我將喪柩既臻將及

假借羽翼越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善曰魏文曰魏喪車

五臣本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善曰魏文曰魏喪車

悲鳴五步一彷徨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輜

喪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脚所乘以哭曰伯虛靡無

見藏景蔽形執去仲宣不聞其聲善曰梁商誄曰

其音翰曰廓空也延首歎息兩泣交頸善曰延引也兩

泣言泣下如嗟乎夫子永安幽真人誰不沒達士

徇名善曰莊子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死亦不向曰安止也幽真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

生也榮其死也哀濟曰孔甚也言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其榮也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善曰左

氏傳師

楊荊州誄一首 井序

潘安仁良曰楊肇為荊州刺史是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

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僕君薨嗚呼哀哉善曰

登書咸寧武帝年號又曰楊肇碑曰肇字季功榮陽人封東夫

試伯薨諡曰戴翰曰榮陽郡名戴諡也諸侯元曰薨也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

而下無觀觀也又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善曰諸侯

稱家言能選任賢

周殷尚父殷馮太阿善曰太阿阿衡

才足以政教和也周殷尚父殷馮太阿善曰太阿阿衡

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何衡左右商王也相於殷而

致和平也矯矯揚侯晉之爪牙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

曰矯矯武貌爪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善曰尚書曰

牙謂為將軍也

績功嘉善也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

首未華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花華後漢書樊維上

跟南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善曰宏王略道

荒降年不長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善曰宏王略道

何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漢王疆上疏曰銜恨著

曰銜恨功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銜

未著也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

然也身沒名垂先哲所矚善曰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

曰哲皆矚是也言身死善曰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

名垂先哲以為是也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善曰周書

之述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存亦賴之

見述也濟曰表者行之辨號者功之表也美則誄也敢

託旒旗爰作斯誄善曰揚雄元台誄曰君德太常注諸

用以善德旒旗良曰旒旗謂銘旌也古人

行爰於也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揚侯善曰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

與周同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襄而揚因氏焉不知伯喬

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襄而揚因氏焉不知伯喬

或稱侯號曰揚侯肇則其後也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善曰尚書曰揚侯肇則其後也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善曰尚書曰揚侯肇則其後也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善曰尚書曰揚侯肇則其後也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善曰尚書曰揚侯肇則其後也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善曰尚書曰揚侯肇則其後也



天賦五臣本漢德龍戰未分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賦其血玄黃向曰龍戰喻羣

傳曰聖佐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善曰

以征伐之事鳥則擇木臣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狐突曰

策名委質武乃辟也良曰言奮躍淵塗跨騰風雲善

擊之祖父漢末仕於魏朝也翰曰塗泥跨躡也或統驍

言擊父格禮魏之任用如龍之奮躍淵泥跨騰風雲

騎或據領軍善曰潘岳揚驍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楊格

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父篤生戴侯茂德

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

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攸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弱冠

味道無競惟時考實蒸蒸友亦怡怡善曰禮記曰

弱冠相譚若楊雄書曰子雲勤味論語又曰兄弟怡怡始也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上曰兄弟怡怡始也

利於時人也蒸蒸誰也言為孝曰惟怡怡和順貌多才豐

藝彊記洽聞善曰尚書周曰不若曰多才多藝孔叢子

多也洽目踈毫末心筭無垠章隸兼善尺牘必珍

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吞實戲曰研桑心計於無

垠又曰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翰

曰踈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足不輟行

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善曰魏志翰筆也紙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善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曰產謂子皮曰

倚謂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又曰擊碑曰嘉平初除軹

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化行邑里

猶開散玉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擊為此縣今化行邑里

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善曰擊碑曰擊憲治

風化也惠愛洽洽也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惟此大理

書侍御史言擊自職今越登此官而肅朝命善曰擊碑曰擊憲統

國之憲章君治其任視民如傷善曰擊碑曰擊憲統

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逢滑曰國

之與也視人如傷翰曰擊碑時兼大理之任尚書也也也也

民傷傷也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善曰尚書周曰庶獄

重人命也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善曰尚書周曰庶獄

端正詳聽參臯呂稱伴于張善曰尚書周曰庶獄

明克允又序曰呂命傅王訓夏肅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安國為

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家懸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

向曰臯陶舜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伴齊也于安國張釋之

並漢法官也言擊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善曰擊碑曰陳野王

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中郎將魏野王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用錫土宇膺敷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紘善曰錫

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周封書維侯天子社東

方南亦亦西方白北方黑上謂以黃土將封書維侯天子社東

直以白茅為社毛長詩傳曰諸侯亦亦朱其紘善曰錫

錫曰錫助也土宇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

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侯朱該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善曰受終善

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確位于晉嗣王周易曰陽武順  
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止日受終于文祖向曰魏陳昭王順  
天禪位於晉嗣王而**烈烈揚侯實統禁戎**善曰肇碑曰  
晉王受其終命也  
戎武備善曰烈烈盛也**司管閭闔清我帝宮**善曰晉宮  
統統領也禁戎禁兵也  
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  
至先策行門箭殿中以虞非常良曰司管管也閭闔各陽  
城門言王門箭箭清淨**苛惡不作穆如和風**善曰國語內  
帝宮以備非常也  
觀其苛惡毛詩曰穆如清風翰曰苛惡謂亂也謂督動勞  
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絕穆然如清風也  
**班命彌崇**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  
班命彌高也**茫茫海岱文化未周滔滔江漢疆**  
准班東武伯故**茫茫海岱文化未周滔滔江漢疆**  
云班命彌高也  
**場分流**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  
邕陳留太守頌曰文化洽矣又曰毛詩曰滔滔江漢  
淮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  
海也向曰茫茫滔滔廣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荆州文化  
道化也周禮也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  
言未同也疆場疆界也  
**東莞**官乃**牧荆州**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荆州刺史漢書  
也言秦文武之職者此時惟揚侯也  
莞縣名肇碑為東莞相及荆州刺史也  
**折衝萬里對揚**  
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  
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  
對揚王休良曰折衝衝突也言可以摧突  
**聞善若驚疾**  
萬里也對答良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  
**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善曰國語陸渚尹釐謂  
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洽着聚中上正惡若讎  
又曰左氏傳魯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翰曰若驚恐不  
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  
**吳夷凶侈偽師**  
凶侈謂孫皓也偽師吳將步闡降孫皓陸抗女之甚惡謂  
今迎闡羊祐遣荆州刺史楊聲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

無人言善初棄闡之**繼襄糧盡神謀不忒**善曰吳志曰  
降將席卷於吳也  
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孫等徑赴西陵  
勅軍營軍嚴圍自赤谿至故市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  
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諸建平荆州刺史楊聲至西陵抗  
至月餘計臣夜遣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陷  
西陵誅夷闡族向曰襄納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  
謀也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吳晉侯欲許之士引子諫曰桓  
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也齊曰君子引曲於己推  
直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己也子**負執其咎**  
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  
**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善曰毛詩曰誰敢  
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良曰咎罪也讓  
責也言負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旆謂還國也黜退  
也言以**退守丘壑杜門不出**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  
朝請翰曰丘壑壑塞也  
杜閉  
**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也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善曰毛詩曰采芣芣祁祁搢紳書曰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曰毛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  
為問善矣曰張融居貧好善者從之質疑問事也  
衆多貌搢紳衣冠之類  
**位賤道行身窮志逸**善曰毛詩  
也棄無咨問質定也  
賤毛義傳曰賤位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向曰弗  
取黜也言肇雖位賤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  
**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  
哉善曰毛詩曰昊天英威弗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又  
曰毛詩曰不弔昊天來營楊公諫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頌  
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時之疾  
也甲傷豈大也言昊天不傷然而使大寢時之疾  
**子囊佐楚**  
遺言城郢也史君諫衛以尸顯政善曰左氏傳曰楚子  
言謂子庚必城郢也史君謂子囊忠君愛國自吳將死遺  
衛社稷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數言遠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自而不能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反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  
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伊君臨終不忘

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翰曰蓐帶也朝朝達五  
本作厭辭夕隕其命統曰言朝有思君聖王五日本  
建字

嗟悼寵贈余綖謀德策動考終定蓋善曰筆碑曰  
焉遺謁者祠以少牢蓋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奉蓋諱策  
應劭曰賜與蓋及哀策諱丈也 向曰悼傷也余單被綖衣服

功於以少牢蓋曰戴侯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良曰辟  
族謂國家及同姓孤嗣在疚察屬含悴善曰毛詩曰號  
孤嗣筆子也夜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統

歎江之餘聲也余以頑敵覆露重陰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  
也向曰余岳自謂也頑敵猶魯魯也露聞 仰追先考執  
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也 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友之心善曰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增痛切善曰俯感知已識達之深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  
知已言戴侯知我之心承諱切怛涕淚霑襟善曰良詞

而我亦識達其深也翰曰諱死也岳時在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  
而落襟翰曰諱死也岳時在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

疾不肖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  
哉統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善曰肅  
也戴侯楊肇也潘岳揚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  
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注曰揚格字仲義驍騎將軍生經字

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注曰揚格字仲義驍騎將軍生經字  
休先領軍將軍康侯揚肇也 八歲喪父其母五日本  
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體也

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  
光祿勳密陵成侯女適揚陽肇生仲武成或為元侯生默  
漢書晉義服服曰元長也 濟曰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

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  
善曰尚書周公曰丕成又王家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  
良曰保安又理也艱難謂辛苦也

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日  
而軌式模範矣翰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其軌跡皆用模 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

巷體服菲薄余其奇之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  
曰菲薄也 統曰舅氏謂鄭妻家 不其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  
也言能約儉菲薄岳其以為奇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

日新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向曰 吾見其進未  
見其已也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既藉三葉世  
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善曰左氏傳曰已不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救之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往歲  
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伉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

卒於五臣本德宮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喪服周  
本作次綢繆累月統曰次位也綢繆親密累月苟人

公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五臣本不幸短命善曰論  
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 向曰苟且 春秋二十  
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也

九元康九年夏五臣本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

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五臣本熙隆濟曰奕繁與也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善曰左氏傳子產

生吾子誕茂淑姿翰曰篤厚誕大克岐克嶷知章

知微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

明微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

極深而研鑽也翰曰篤厚誕大克岐克嶷知章

人邦家之輝善曰毛詩曰君子知微知匪直也

閉曾未亂駘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亂毀也埋倉曰駘

如彼危根當此衝焮善曰毛詩曰君子知微知德之休明靡幽

不喬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

芳雋聲清劭音韶協韻銳銳曰二十曰弱冠雋美爾舅

惟榮爾宗惟萃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

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曰違豐盛置之

罔也法也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

終如始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濟曰與仲武

爾休爾戚五臣本如實在已善曰新序曰

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良視子猶父不得猶子五

朝陰翰曰日景西自自喻將如何短折背世湮沈

嗚呼哀哉善曰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末

母善曰尚書曰王曰病曰瘵既彌留毛詩傳曰善父毋為孝

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善曰毛嗷嗷

同生悽悽諸舅善曰莊子曰我斂斂隨而哭之良曰春

蘭摧華方茂其華荆實挺璞將剖子和含芳委

耀依五臣本毀壁摧柯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奇

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

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銜曰德宮仲武

哀哉向曰姑謂在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披帙散書

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

其人紙勞于手淨活于巾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

所及所為者玩也周龜筮既襲埏隧從土既

終也渫淚也巾衣襟也

既

既

既



開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開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

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善曰毛詩曰

遺形莫善曰毛詩曰

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善曰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誄下

夏侯常侍誄 井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中書郎南陽相

家艱乞還

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從班列也

十有九年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

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克明克聖光啓夏政

小大雙名

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

侯遂為氏也

勝子長於少好學從夏侯始為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子  
長卿曰師事勝又曰由昆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翰曰邁猶  
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術則夏侯顯祖曜德牧  
侯勝及族子始昌故時稱大小夏侯之書也

**究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善曰王隱晉書曰威次子  
刺史史記於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隱晉書曰威次子  
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統曰祖祖威歷刑究二州刺  
淮水名岱山名莊在淮南之分也

**飛辯搗藻華繁玉振**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駢辭  
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班固答賓戲曰搗藻如春華孟子  
美辭也搗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

**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續列素點絢**善曰南子曰  
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  
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何謂也和子玉續繡也綸文彩也言畫文章如珠玉錦繡也

**見其表莫測其裏**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  
良曰威儀表也德行裏也則度也

**史**善曰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  
善曰莊子子其空也吾生謂甚也且歷少  
唯我與爾有是夫統曰言甚與吾心神相照也

**長逮觀終始**善曰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向曰逮及也  
親孝齊閔參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  
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  
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  
承志詢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齊曰承事也

**之友悌和如瑟琴**善曰毛詩曰妻子和合如鼓瑟琴  
良曰友悌兄弟也瑟琴言聲相和也  
**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寶唱高猶賈爾音**善曰  
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對  
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翰曰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難為弱冠厲翼羽儀幼  
唱和矣然我然須真賞爾德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用

**升兮弓既招皇輿乃徵**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用  
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翩翹車乘招我以弓堯舜後漢書曰侯  
瑾州郡舉召公車有直轡也統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  
也初升為大尉後之招士以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弓與車也徵為太子舍人也

**清風載興**善曰胡廣書曰建德流清風  
濟曰允  
典引曰巡清察烈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  
舍人轉為尚書郎外謂為野王令黎蒸皆眾也  
忠節允著

**彼樂都龍子惟王**善曰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  
大風也故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  
南陽也龍光也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  
也相爾南陽謂為南陽王相惠訓不倦視人如傷  
善曰左氏

**眷北顧辭祿延喜**善曰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  
祿也向曰自南陽辭祿故此顧也余  
亦偃息無事明時瞻昔之游二紀于茲善曰呂氏  
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  
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濟曰余自謂也事職也  
紀言湛與岳俱不仕至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善曰禮記  
湛死時二紀於此也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善曰禮記  
曰班白者  
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良  
**居吾語汝眾實**  
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語  
汝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  
之任良曰寡少惡增疵病也言小人眾賢者少異眾勝少也  
時俗憎病雋異

**執戟疲揚長沙投賈**善曰曹子建揚  
德祖書曰揚子  
雲先朝執戟之巨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  
意不自得統曰揚子雲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謫達投於長

沙此皆時俗 無謂爾高取居物下 向曰勿以自為高取

下皆岳識 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

不同 善曰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擊臣莫不洒然變色易

言承岳之誠則情易容歎息 濟曰洗然則情貌

而對云已道與時固不同也 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誰

毀誰譽何去何從 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

曰童蒙來求我匪我求童蒙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楚辭曰此朝吉孰凶何去何從 良曰蒙不知貌言為仁者之

行由己不曲求無知之人 則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

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 獨正色居屈志申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子磨而不磷 雖不爾以猶

下 翰曰淵黑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 雖不爾以猶

者皆薄子獨不變常節於屈而能申志也 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

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 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史賢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

過而實善焉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諷詩曰媚茲一人 應候順

德 鐵曰以用替發現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 讜言忠謀

猶致身極諫獻可憂否盡規法以愛天子也 世祖是嘉將僕諸皇奉轡承華

善曰漢書成帝曰 久不見班生今日 復聞讜言贊類曰讜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

叔奉讜善舊儀有承華轡 向曰讜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 備皇太子也承 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

光厥家 善曰尚書曰道揚夫命 齊曰先朝武帝也末命 大夫稱家出光其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 善曰周易曰

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中年猶中身也尚書

卒年未至 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

知命也 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

襲殯不簡器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

爾類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曰棺薄歛不修封樹禮記曰

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槨以時服 漢書曰衣禪複為襲 銑

曰同善任錫賜類善也言其槨以薄葬之禮 誰能拔俗生

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 孫曰漢書曰揚王

奉養生亡所下致及病且終曰吾欲羸葬在南子曰節財葬

簡服亡焉 向曰拔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

是養生而能空薄葬者 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

達困而彌亮 善曰班固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

也 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 善

周禮小喪供柩輅輅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太祝

卿輅棺乃載輅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顏孫師有容體資質

良曰柩輅車也祖送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東壤也逝者別也逝

可追而不及也 望子舊車覽爾遺衣福 屈抑失聲

進涉交揮 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

知名失聲揮涕 翰曰望望所揮之車所 非子為慟吾慟

為誰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

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向曰襲及疑結勁緊也言感時遠變慘於傷也良執良朋也  
**適子素**  
**館撫孤相泣**善曰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春秋外傳曰死向吾幾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我死之齊曰素故也孤湛子也言適湛故館撫湛之子與之同泣也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非滿懷逝矣安及嗚呼**  
**哀哉**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 馬汧督誅

并序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勣諱之輸曰馬勣為汧督為氏充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

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

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東

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王杜預左氏傳注曰胡也漢書曰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人統曰元康惠帝年號

**蜂蠆**勣有傳曰王旅單單左氏

**有毒驟失小利**善曰毛詩曰王旅單單左氏

**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善曰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

**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遊乎大谿**

**若**

**刺史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

夫稀師裨毗將之墮首覆軍五臣本作車者蓋以十

**符專城紆青掩墨**五臣本作紫之司奔走失其守者

**相望於境**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疏曰二千石皆以選出

**秦隴之僭鞏更為魁**善曰隗姓也更名也漢書曰先煎

**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貌也介隔也率寡弱

**之眾據十雉之城**善曰十雉言小城也率寡弱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

**處負戶而汲**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

**將盡樵蘇之竭芻蕘罄絕**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

**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芎**以鐵瑣機關既縱

**而**

**又升焉**善曰言以鐵瑣擊木為機關既縱

**石**

**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子夫沈滯於壘**



濟曰發出也言發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芻繫也繫繫也

之麥柿發招呂桶角之松也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招棍

歷五臣本馬長鳴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

地而攻子命穴浚灑七念真壺五臣本雷瓶瓶

武以偵取令之善曰墨子曰若城以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

作因焚積猛火薰之潛五臣本氏殲焉善曰崔

今曰四月可羅漢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穰潛氏攻之氏也

府善曰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

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善曰將軍

口穀五臣本十斛考訊吏兵以擯賈楚之辭連

訊問也擯楚杖也言考問大將軍屢抗其疏善曰于寶

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危奮勳效極推

解躬禁劾假授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說

已下獄發憤而卒也善曰漢書曰子謂馬也朝廷聞

勇果殺率厲五臣本有方固守孤城危逼五臣本

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善曰王隱晉書贈馬鈞曰少

穢其庸致思乎善曰言繫士之間已穢其庸致思以求

其孽切害則甘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敗善抑

亦質切首之讎也善曰楚辭曰口孽閉而不言然則口

茂與樛里疾質首之讎也良曰肆恣孽毒質易也言然善易

皆嫉妬之徒也... 語曰或戒其子

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 其子而教之曰爾

父市御曹壯公馬驚敗績賁父曰化日未嘗敗

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淪焉有流

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 賁父曰化日未嘗敗

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

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天子既已

策無已字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未敢闕

其文哉乃作誄曰... 託寄也岳時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 五臣本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善曰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七

未易知也... 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復身乃奮

其奇... 西戎氏羌也猶亂也本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

此开城救我邊危彼邊差危城小粟富子以眇

身而裁其守兵無如衛墮不增築焚焚... 羣

狄豺虎競逐... 善曰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杜固貪林王又啓

次書張耳陳餘述曰城國多爭... 魏其武安之屬

許李潛時官寺... 善曰自用以楚辭曰意冬唯以指摘史記字

萬墟... 呼文闕反... 震驚公台司... 善曰毛詩曰震驚虎臣

方春秋漢金華曰三公在天法三曰也... 聲勢沸騰種落

煽扇...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張與陸降聲勢煽扇毛

五臣本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

方爰發良曰發謂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聲協韻  
其智謀彌益明亮也精貫白曰猛烈秋霜去聲協韻  
策康暉曰轟政之刺韓愧也白曰晝日申鑿曰人王怒如  
秋霜向曰白日喻精誠明皎也秋霜喻刑嚴肅物也

威可厲懦夫克壯秀質無循寒士挾纊善曰漢書  
廣曰威發膽平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毛詩  
曰克壯其猶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統曰屬勸懦弱也言蠢  
以威發動之弱夫皆能壯也纊綿衣也新之屬循亦如之也

蠢大羊阻眾陵寡潛隊密攻九地之下善曰漢名  
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群韓詩外傳曰強不  
陵弱眾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  
於九天之上向曰蠢蠢眾多貌大羊謂賊也

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善曰王逸楚辭  
也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鳥由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  
吉凶存於時濟曰愜愜小息貌言汧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  
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比言昔時之命惟此馬生才博

智贖價取命以抗重刻靈結以長壘善曰解朝  
智贖字書曰贖足也徐爰射雉賦注曰刻割也說文曰壘坑也  
七德切良曰博廣也瞻足偵規刻掘也言賊為地道攻城射  
乃掘壘置砲壘以鋪楚甲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

蒲窻格蒲構穴以斂善曰廣雅曰措也蒲構切  
地道鐵刃射以火薰殺之於穴善曰翰曰鋪斂也鋪斂切也言賊為  
中因措穴以理之也措猶措也木石價竭其稗幹空

虛矚反版然馬生傲若善曰左氏傳晉曩吏  
授兵登埤杜預曰矚然矚矚貌也矚與矚同孔融薦禰衡表曰  
臨敵有餘矚曰木石戰鬪之物拋石礮木也其得薪菜供炊  
爨之事也矚然自得貌矚的梁為礮五臣本作礮

松為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向曰芻擊也柿木札也

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愆愆烈將覆軍喪器戎釋  
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善曰鄭玄周  
禮注曰質木

也春秋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  
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戰場質械也愆愆眾貌言列將受  
敗者眾也釋放將帥也言放其眾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  
心降者無之讎誰也

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憂彌長咸使有勇致命  
知方善曰蔡邕節歷碑曰加以思辨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  
尚書傳曰憂謀也音樓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備乎  
大勇且知方也又子旅因之曰饑饉由是為之比及三年可使  
懼也言夫子分河城倉更為寇賊之糧也賴家也夫子謂勳也  
稱以咸皆也言勳能謀長久之道使汧人有勇知致命之所故  
得存也

我雖未學聞之前典十世有能表墓旌  
善善曰莊子曰未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末學童蒙  
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周也猶將十封比之之數實遠國語注曰  
旌表也翰曰我矣自謂也同思人愛樹甘棠勿剪

孰是勳庸而不獲免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  
安國曰兩謂四證也證也言貌有存汧之深功疑  
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四相證也證眾也諫私練也諫少也孰誰  
也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言能醜止惡直善  
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牧  
事也反側偏曲也醜惡斷前也言制其善功惡其直也

人逶迤五臣本自公退食間穢鷹揚曾不戢

人逶迤五臣本自公退食間穢鷹揚曾不戢

人逶迤五臣本自公退食間穢鷹揚曾不戢

翼 善曰國語里董曰且夫君也者將故人也而正其邪毛詩曰蓬

又曰鷹鷂之羽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正鷹鷂

惡必損勝若鷹鷂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 忘爾大勞猜

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 善曰言曰猜恨也言

覺于何而不至 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汧也小利謂殺數十

不也 慨慨馬生破破 高致發憤 固 固 固

沒而猶眠 嗚呼哀哉 善曰說文曰嗚呼壯士不

力唐切左氏傳曰若懼伐齊卒視不可哈樂壞曰王苟終所不

也賊死也言憐此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 善曰史記曰

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為絳綰不盡以五采龍文夾其角而灌脂束

執於尾燒其端繫絃數十丈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尾

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殺擊之燕軍大敗驅走齊人遂夷殺

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善者出 張孟運籌危趙獲安 善曰戰國

奇無窮向同善注 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音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

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其陰陰韓魏之君曰張孟談曰

君而後趙趙士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謀約

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

獲也頌賦也頌與班古字通 翰曰頌賜也言可頌

龜貫以三木 善曰為管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若

曰別奪龜印也汧督及關中侯 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

爾同圍心焉推剝 五臣本 扶老攜幼街號巷哭

五臣本 嗚呼哀哉 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血孟

巷號街哭人泣於機 向曰推剝折傷也 明明天子旌以

言同圍者聞勃死老幼相扶哭於街巷也 濟曰旌表也未

殊恩光寵贈乃牙其門 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

魂嗚呼哀哉 善曰周禮曰凡有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

嗣無以慰勞死之魂也 陽給事 善曰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賈嗣

此崩壞主景度司馬陽賈堅守不動眾潰抗

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

傅亮讓墳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給二百匹

善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謀焉翰同

注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

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書曰

永初郡國記有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

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求初之末



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豐廟五臣曰剝司充

善曰潘岳揚筆謀曰將宏王累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唐年又曰充州後懷居山陽武

帝平河南若滑臺胸與摩音義同 向曰考重也臻至也否備也獯虜即來賓編也間伺豐隙也摩刺傷傷也司充二州名也

幽并騎弩屯逼五臣曰鞏洛列營綠成相望屠

潰善曰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捍之關中許曰列營基上曰潰濟曰擊射也索索重騎射聚偏鞏鞏

洛地名言雖列營綠守賊盛不免免潰也屠殺價亂也

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卒將卒五臣曰之間以緝

華裔之衆善曰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

穆也華謂中國亂華良曰銳利違避也將率謂諸軍率也緝也裔謂邊遠也罷五臣曰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

屈受陷劫寇善曰史記李左軍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也旬十日也言力屈乃陷彼疆寇也

士師奔擾棄軍爭

免而殫誓命沈城逃善曰身飛鏃兵盡器竭斃

于旗下善曰毛詩曰桃桃公子毛萇傳曰獨行貌也

言墳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

蓋死于旗下器兵器竭盡也斃器也

非夫貞壯之氣

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善曰非

論曰引義以正身良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善曰非

景平少 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

臺之逼五臣曰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節以求全也加過也 可贈給事中振輿遺孤五臣曰以慰存亡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門有義風矣善曰鄭

注曰振收也 銳曰振郵收也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

謂謂墳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

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奇有懿於貞孝者實事

感於仁明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 向曰逮及也

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勳旌節

側聞至割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謀其辭曰善曰宋臣蒙固

貞不常枯義有必甄處父勤君然在登賢善曰

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吾特與狄戰使孤及姑為中軍

將胡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

不使賢者佐仁者今昏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

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良曰枯

福魏明也陽處父以盾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孤射姑將中軍

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鞞陽處父出則貞王之遺亦不

常焉 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善曰左氏傳曰苦夷之殺獲焉

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夷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

非臣待罪行間之意 翰曰苦夷苦夷李氏臣名致果為殺也

間謂行陣

邑氏逐傳善曰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預曰取其舊邑之無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

發開也邑氏謂 惟邑及氏自温祖陽狐續既降晉

族弗昌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勞文公而

之後在晉之故不復昌也 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鞞居殺陽處

父杜預曰狐射姑實季也 向曰晉封處父於温後改陽及

殺溫敏肅良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管子曰子之卿有奉  
曰田光先生者其勇秀也者毛萇詩傳曰奉力也戰國策韓武  
深毅伏溫和敏達肅敬良善也傳曰之謂墳也墳功也奉力伏  
決和平而能達理 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  
服駢衡 善曰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柏在火則王業金言翼  
馬夾較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駟四馬曰駢 良  
曰竹柏喻堅貞也駢駟能當國家馭之任 邊兵喪

律王略未恢 善曰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黃雅曰  
陝堙阻瀍洛高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 善曰母立  
詩曰云山嶽悠悠但見胡地埃 銚曰山由谷關陝國也瀍  
洛二水各埋塞也高萊謂亂不備也東驚南埃謂秦亂中國  
為權歸其縣應劭曰楷小棺也服虔曰楷與楷古字通司馬彪  
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 翰曰楷小棺也言道路之  
上無有以棺盛柩而歸者 帝圖斯艱 五臣本  
田蜀之內多委弃之骨 簡兵授

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 善曰交黨與也  
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程是爭 善曰交黨與也  
末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  
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因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克  
良曰惛也惛國名也林外曰垆周衛 昔惟華國今實  
鄭程四國名言古者已有戰爭於此也 惟華國今實

邊亭憑巘結關有河繁城金折夜擊和門晝高  
善曰金謂刀也也衛古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刀  
周禮擊木柝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  
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高外閉之關 朝曰言備  
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巘山也言燕山為  
關負河繁繞和衛也金謂刀也 料敵厭難 五臣本  
打更木也也門軍門也高謂也 時

惟陽生 善曰揚子雲趙充國頃曰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  
折衝厭難決勝而已 銚曰料量也壓難猶反亂也

涼冬氣勁 五臣本作  
向曰器弓弩 邊矣獲虜乘障犯威 善曰尚書曰邊矣  
也勁器也 邊矣獲虜乘障犯威 善曰尚書曰邊矣  
遺外山乘障著頭曰障小城也 濟曰邊  
遠也種虜謂乘虜騎也障邊也威國威也 鳴驥橫厲霜鋪

高翬軼我河懸俘我洛畿 善曰漢書曰息夫躬絕命  
乃作為鳴鑼音義曰前鋪也西京賦曰遊鷁高翬薛綜曰雷鶴  
飛也左氏傳曰相曰去俄殺地入我河懸俘我王官使軼軼古  
字通 良曰厲整鑼鑼鑼軼過俘 擄鋒成林投筆為  
取也言過我河懸虜取我洛畿也 擄鋒成林投筆為  
團 善曰匈奴賦曰戈子若材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  
制戰成林言多也投筆言 賢賢窮學敦敦羣悲師老  
兵多相投筆以成團也

變形地孤援關卒無半救馬實掛 善曰左  
軍吏曰楚師老矣漢書項羽曰歲飢民貧倉空牛散公羊傳曰  
楚莊王圍宋子及宛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掛散而炊  
以木槓其口 號曰驕敵也言備臺為兵所敵也號敵悲  
也 與半救謂之權也寡要於權以木槓口中不使食曰掛  
也此示無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掛  
有膏積也

達 善曰左氏傳曰公侵魯攻粟丘之郟主人焚衝或濡馬褐  
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 濟曰衝戰車也濁馬衣也言  
守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 勉慰瘽傷拊巡饑渴力  
馬衣也烈烈盛也彌益也 勉慰瘽傷拊巡饑渴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 善曰左氏傳曰子及令軍史察東傷杜  
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良曰  
勉勵也瘽創也言勸現被傷及饑渴之人使其用力雖傷竭  
勇益之氣不可奪也 義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 善曰  
釋名曰矢末曰括 賁父墮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

晉策攸記 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公戰于乘丘縣賈父御  
馬驚敗績公及縣賈父曰他日不敢績而令敗

賁父墮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

賁父墮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

是無勇也遂死之... 贈之言登給事... 皇上嘉悼思... 存寵異子以... 疏作五臣本... 嗚呼

哀哉 陶徵士諫 并序 顏延年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善書曰延之為始...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陸之寶...

伯夷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 故已父老堯禹錙銖... 周漢 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而絲世浸遠光靈不屬... 惜乎 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吾所以昭... 餘波 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 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其寡處言逾見其默... 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任繁寂不給... 其勞採桑取菽不給其食... 親曰勤若匱乏也... 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

捧檄之懷

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通曰吾聞儒者視喪三年者君之與父孰重田通曰始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親也宜王悅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盧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僕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字今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時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耻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遂乃解體世紛結論語子曰從吾所好良曰耦諧

志區外

五臣作定跡深棲於是乎遠善曰左氏傳季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終日皆灌畦鬻郭林序碑曰湘區外以寄翼

疏為供魚豢之祭

善曰開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常之毋有魚豢之祭祭用魚豢示儉也豢且也

織約

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殆所謂國爵貴家人志貧者歟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好異書性樂酒德

善曰劉劭集有酒德頌也簡葉煩促

就成省曠

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殆所謂國爵貴家人志貧者歟

貴家人志貧者歟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認徵著作郎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

近識悲悼遠士傷情真

默福應嗚呼淑貞

善曰張衡靈園注曰淑貞貞不可為象良曰言雖冥默無象因應神也嗚呼歎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

賤何筭焉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克己之操有合謚典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謚曰靖節徵士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其詞曰

物尚孤生

人固介立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伊時違曷云世及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何嗟乎若士望古遙集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族蔑彼名級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睦親之行至自非敦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然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而能峻博而不繁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而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事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非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事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非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事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非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事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非

善曰班固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偷耶象曰拜者除矣夫貴在其身猶亡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人忘貴王公之爵祿而有化卑耶象曰然然無窮家人不識貧可苦



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黔捨與道之俱  
翰曰能相而不問夫子信備也  
良曰

**身厚志** 善曰論語子曰信備也  
薄身謂自儉約厚志謂聚德也

**州壤推風** 善曰此謂德當出而勸者也蔡伯喈有遺碑  
曰霸謂當時勸者也虛禮虛心

禮之州壤州土也言見辟命也  
善曰此謂後漢書曰論言以義善則仲由之救井於東韜之性

論語此謂後漢書曰論言以義善則仲由之救井於東韜之性  
國也言德為養嗣 良曰惟思義善也懷邦不忘於

而就彭澤令也 人之秉彜不隘不恭 善曰毛詩曰  
是懿德其母也曰隘謂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常人是

不敬然此不為論隘不為不恭 善曰人亦謂德也彜常人也孟  
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今皆亦不隘不恭也 爵同下士祿等上  
農 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上農祿足以代其

難釣進退可限 善曰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翰  
知不出 長卿棄官推負自免 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

於至道 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孫用字推負舉州郡子之悟  
茂才數病去官 濟曰稱推負州舉茂才病去官也

之何悟之辨 濟曰悟知也辨明也 賦詩歸來高蹈  
獨善 善曰歸來歸去來詞也高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齊曰謂潛作歸去來詞也高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適今也言既遠明事理無住不台其心也

流舊曠音字家材 善曰廣雅曰音覆也向晨煙暮  
霧春煦秋陰 翰曰煙霧皆山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

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善曰  
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質也非病也論語子

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  
益 濟曰躬身也否不堪也然知也  
隱約就閑遷延辭聘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羈懼  
毛詩謂辭微者作即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此非直能

明是率道 糾纏軒流夏漢報施 善曰糾纏三合繩也幹轉也古凶翻

之與報何異糾纏乎魏文曰悼纏惟之冥漢史記曰古凶翻  
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統曰糾纏三合繩也幹轉也古凶翻

覆轉流有似繩纏相纏次也冥莫報施謂神 孰云與仁實  
靈報報實冥味不能施善人之善不能明也

**疑明智** 善曰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  
詞曰招賢良與明智 向曰誰云天道與仁 謂天蓋音高胡

於蒼不致使懷疑之孰誰也明智謂施也 謂天蓋音高胡  
曰天高聽卑 翰曰常謂天高 覆信昌德思順何真

曰天高聽卑 翰曰常謂天高 覆信昌德思順何真  
周易曰覆信思乎順毛萇詩傳 年在中身疾維疴

曰實置也 濟曰昌何實置也 疾 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疾亦遂疴

疾 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疾亦遂疴  
疾 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疾亦遂疴

**視死如歸臨凶若吉** 善曰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  
也 視死如歸 賦曰樂天命也

**藥劑非骨禱祀** 五臣本非恤 論語子曰立之禱矣矣  
向曰劑和也恤憂也言不 倭音幽告然懷和長畢鳴

以死為憂而禱祠求福也 倭音幽告然懷和長畢鳴  
呼哀哉 善曰倭向也幽幽冥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

里皆敬述靖 五臣本節式尊遺占 善曰陳壽曰占作書  
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 濟曰式用也 存不願豐沒

實占遺書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 濟曰式用也 存不願豐沒  
無求贍省計 却賻輕哀薄斂 善曰禮記曰凡計

則令賻補之 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也 良曰計至也薄

謂喪之不足也言警戒令送夜者少至其墓所購者皆遭壞  
使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以時服務從儉也  
**以穿旋葬而空嗚呼哀哉** 畢嗚呼哀哉 善曰何圖考鈞  
曰斂者足形還葬而無槨葬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穿禮記孔子

也斂首曰使遠地即穿葬葬而不棺也遭逢也壤地也穿葬下棺  
也斂首曰使遠地即穿葬葬而不棺也遭逢也壤地也穿葬下棺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善曰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  
於蒼變化也 善曰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  
比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 **伊好之洽接**

閣鄰舍宵燼晝想非舟非駕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不用舟車而攜手相隨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正者危至方則闕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物方則止圓則行此延之誠於警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哲人卷舒布在**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之載毛詩曰殷監不遠 善曰毛萇詩傳曰維息  
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布在於前代載籍取鑒不遠故凡  
所規諫子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皆佩服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親中之言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述曰疑殆匪闕違眾作世淺為却海深作改先韓詩外傳曰草  
木根多淺未必獨也飄風與暴雨則樹必先折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迂過變 **身才非實榮聲有欺**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恐已恃才以傲物馮龍以陵人故有相欺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誰歲余闕嗚呼哀哉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既設智首永遠誰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復歲我之闕失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曰歎自古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歟亦死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既設智首永遠誰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復歲我之闕失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曰歎自古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歟亦死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既設智首永遠誰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復歲我之闕失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曰歎自古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歟亦死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

禽亦逝 善曰皇甫益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  
先生存時食不充膏衣不蓋形以為手足不斂以為無謂曾子曰  
得其美死不得其榮向樂於此而謫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  
欲校之國相辭而不為是以有餘貴也君昔賜之粟三十鍾  
先生辭不受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  
之早位不取戚於貧賤不違違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  
義其誠為康亦宜子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  
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謫曰惠 齊曰展禽  
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  
乃誄之而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老子曰和  
謚曰惠 善曰老子曰和

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善曰康對妻惠柳下  
加過 善曰康對妻惠柳下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殿椒儀薨追  
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  
龍鄉輟曉照車去魏縣城辭趙 善曰律谷泰谷也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去律而溫之至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地故梁國寧陵陳龍鄉  
也出鳴鶴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  
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惠王小國也尚何徑寸之珠惠  
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  
文王得相和氏璧秦王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  
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類書曰不損連城  
之價 向曰罷輟去辭皆喻貴妃薨而難於帝也餘同善注

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 善曰埋蒼曰  
梓宮者存時所居綠生事二因為名也 向曰掖殿掖庭之  
殿貴妃之居者也聞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巴宮謂女  
宮天子后妃所葬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

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 善曰埋蒼曰  
梓宮者存時所居綠生事二因為名也 向曰掖殿掖庭之  
殿貴妃之居者也聞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巴宮謂女  
宮天子后妃所葬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

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 善曰埋蒼曰  
梓宮者存時所居綠生事二因為名也 向曰掖殿掖庭之  
殿貴妃之居者也聞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巴宮謂女  
宮天子后妃所葬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

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 善曰埋蒼曰  
梓宮者存時所居綠生事二因為名也 向曰掖殿掖庭之  
殿貴妃之居者也聞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巴宮謂女  
宮天子后妃所葬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

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 善曰埋蒼曰  
梓宮者存時所居綠生事二因為名也 向曰掖殿掖庭之  
殿貴妃之居者也聞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巴宮謂女  
宮天子后妃所葬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

椒風嗚呼哀哉

善曰上林賦曰步櫜周流長途中宿伍都

入帝宮巧造旬始而觀清都桐子鬱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

賜入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天龍方隆王姬下姻善曰宋書

月方娥瞻星比發

善曰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

之方也良曰發女兒名也

善曰北宮有發女犀身曰發女為既嫁

方之比也餘同善注

善曰北宮有發女犀身曰發女為既嫁

方之比也餘同善注

善曰北宮有發女犀身曰發女為既嫁

方之比也餘同善注

善曰北宮有發女犀身曰發女為既嫁

方之比也餘同善注

善曰北宮有發女犀身曰發女為既嫁

方之比也餘同善注

善曰北宮有發女犀身曰發女為既嫁

方之比也餘同善注

善曰北宮有發女犀身曰發女為既嫁

方之比也餘同善注

善曰北宮有發女犀身曰發女為既嫁

方之比也餘同善注

善曰北宮有發女犀身曰發女為既嫁



頭微言貴此敬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良曰榮寵維持約

勳蕭恭於此 逮下延和臨朋違怨 翰曰延長朋輩違避也詩云穆木

下則眾矣工 祚靈集社慶謫迎祥 善曰毛詩曰既受

事之無怨也 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出玄鳥遺卵於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

以為燔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岳上巳日會大淵也詩曰外迎

沐祥內和天人 報讎善社福也 善曰毛詩曰靈棟之華 善曰附足顯秀也善華

也言皇之翁嗣及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

靈晉陵王子庶及第一皇女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

金毛詩曰道其章金玉其相毛黃曰相質也 照附齊韻接

也 向注同言似璿金皆貴也式法質用也 善曰附足顯秀也善華

善曰漢書曰文帝立武帝為代王以參為藩王 良曰言

皇子出為藩故昭輝於彼也燭照也輝耀也餘同善注 視

本 善曰朝書氣 五百本 觀臺告侵 善曰左氏傳曰公既

而書禮也周禮曰眡侵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

成也 賦曰謂貴妃薨之微也眡朝望氣之端也觀臺觀以

祥氣之臺也 八頌高和六祈輟疹 疏禁占 善曰周

以八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十八事

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

示一曰期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禘五曰絜六曰絜七曰絜八曰絜九曰絜十曰絜十一曰絜十二曰絜十三曰絜十四曰絜十五曰絜十六曰絜十七曰絜十八曰絜十九曰絜二十曰絜二十一曰絜二十二曰絜二十三曰絜二十四曰絜二十五曰絜二十六曰絜二十七曰絜二十八曰絜二十九曰絜三十曰絜三十一曰絜三十二曰絜三十三曰絜三十四曰絜三十五曰絜三十六曰絜三十七曰絜三十八曰絜三十九曰絜四十曰絜四十一曰絜四十二曰絜四十三曰絜四十四曰絜四十五曰絜四十六曰絜四十七曰絜四十八曰絜四十九曰絜五十曰絜五十一曰絜五十二曰絜五十三曰絜五十四曰絜五十五曰絜五十六曰絜五十七曰絜五十八曰絜五十九曰絜六十曰絜六十一曰絜六十二曰絜六十三曰絜六十四曰絜六十五曰絜六十六曰絜六十七曰絜六十八曰絜六十九曰絜七十曰絜七十一曰絜七十二曰絜七十三曰絜七十四曰絜七十五曰絜七十六曰絜七十七曰絜七十八曰絜七十九曰絜八十曰絜八十一曰絜八十二曰絜八十三曰絜八十四曰絜八十五曰絜八十六曰絜八十七曰絜八十八曰絜八十九曰絜九十曰絜九十一曰絜九十二曰絜九十三曰絜九十四曰絜九十五曰絜九十六曰絜九十七曰絜九十八曰絜九十九曰絜一百曰絜一百一曰絜一百二曰絜一百三曰絜一百四曰絜一百五曰絜一百六曰絜一百七曰絜一百八曰絜一百九曰絜一百十曰絜一百十一曰絜一百十二曰絜一百十三曰絜一百十四曰絜一百十五曰絜一百十六曰絜一百十七曰絜一百十八曰絜一百十九曰絜一百二十曰絜一百二十一曰絜一百二十二曰絜一百二十三曰絜一百二十四曰絜一百二十五曰絜一百二十六曰絜一百二十七曰絜一百二十八曰絜一百二十九曰絜一百三十曰絜一百三十一曰絜一百三十二曰絜一百三十三曰絜一百三十四曰絜一百三十五曰絜一百三十六曰絜一百三十七曰絜一百三十八曰絜一百三十九曰絜一百四十曰絜一百四十一曰絜一百四十二曰絜一百四十三曰絜一百四十四曰絜一百四十五曰絜一百四十六曰絜一百四十七曰絜一百四十八曰絜一百四十九曰絜一百五十曰絜一百五十一曰絜一百五十二曰絜一百五十三曰絜一百五十四曰絜一百五十五曰絜一百五十六曰絜一百五十七曰絜一百五十八曰絜一百五十九曰絜一百六十曰絜一百六十一曰絜一百六十二曰絜一百六十三曰絜一百六十四曰絜一百六十五曰絜一百六十六曰絜一百六十七曰絜一百六十八曰絜一百六十九曰絜一百七十曰絜一百七十一曰絜一百七十二曰絜一百七十三曰絜一百七十四曰絜一百七十五曰絜一百七十六曰絜一百七十七曰絜一百七十八曰絜一百七十九曰絜一百八十曰絜一百八十一曰絜一百八十二曰絜一百八十三曰絜一百八十四曰絜一百八十五曰絜一百八十六曰絜一百八十七曰絜一百八十八曰絜一百八十九曰絜一百九十曰絜一百九十一曰絜一百九十二曰絜一百九十三曰絜一百九十四曰絜一百九十五曰絜一百九十六曰絜一百九十七曰絜一百九十八曰絜一百九十九曰絜二百曰絜二百一曰絜二百二曰絜二百三曰絜二百四曰絜二百五曰絜二百六曰絜二百七曰絜二百八曰絜二百九曰絜二百十曰絜二百十一曰絜二百十二曰絜二百十三曰絜二百十四曰絜二百十五曰絜二百十六曰絜二百十七曰絜二百十八曰絜二百十九曰絜二百二十曰絜二百二十一曰絜二百二十二曰絜二百二十三曰絜二百二十四曰絜二百二十五曰絜二百二十六曰絜二百二十七曰絜二百二十八曰絜二百二十九曰絜二百三十曰絜二百三十一曰絜二百三十二曰絜二百三十三曰絜二百三十四曰絜二百三十五曰絜二百三十六曰絜二百三十七曰絜二百三十八曰絜二百三十九曰絜二百四十曰絜二百四十一曰絜二百四十二曰絜二百四十三曰絜二百四十四曰絜二百四十五曰絜二百四十六曰絜二百四十七曰絜二百四十八曰絜二百四十九曰絜二百五十曰絜二百五十一曰絜二百五十二曰絜二百五十三曰絜二百五十四曰絜二百五十五曰絜二百五十六曰絜二百五十七曰絜二百五十八曰絜二百五十九曰絜二百六十曰絜二百六十一曰絜二百六十二曰絜二百六十三曰絜二百六十四曰絜二百六十五曰絜二百六十六曰絜二百六十七曰絜二百六十八曰絜二百六十九曰絜二百七十曰絜二百七十一曰絜二百七十二曰絜二百七十三曰絜二百七十四曰絜二百七十五曰絜二百七十六曰絜二百七十七曰絜二百七十八曰絜二百七十九曰絜二百八十曰絜二百八十一曰絜二百八十二曰絜二百八十三曰絜二百八十四曰絜二百八十五曰絜二百八十六曰絜二百八十七曰絜二百八十八曰絜二百八十九曰絜二百九十曰絜二百九十一曰絜二百九十二曰絜二百九十三曰絜二百九十四曰絜二百九十五曰絜二百九十六曰絜二百九十七曰絜二百九十八曰絜二百九十九曰絜三百曰絜三百一曰絜三百二曰絜三百三曰絜三百四曰絜三百五曰絜三百六曰絜三百七曰絜三百八曰絜三百九曰絜三百十曰絜三百十一曰絜三百十二曰絜三百十三曰絜三百十四曰絜三百十五曰絜三百十六曰絜三百十七曰絜三百十八曰絜三百十九曰絜三百二十曰絜三百二十一曰絜三百二十二曰絜三百二十三曰絜三百二十四曰絜三百二十五曰絜三百二十六曰絜三百二十七曰絜三百二十八曰絜三百二十九曰絜三百三十曰絜三百三十一曰絜三百三十二曰絜三百三十三曰絜三百三十四曰絜三百三十五曰絜三百三十六曰絜三百三十七曰絜三百三十八曰絜三百三十九曰絜三百四十曰絜三百四十一曰絜三百四十二曰絜三百四十三曰絜三百四十四曰絜三百四十五曰絜三百四十六曰絜三百四十七曰絜三百四十八曰絜三百四十九曰絜三百五十曰絜三百五十一曰絜三百五十二曰絜三百五十三曰絜三百五十四曰絜三百五十五曰絜三百五十六曰絜三百五十七曰絜三百五十八曰絜三百五十九曰絜三百六十曰絜三百六十一曰絜三百六十二曰絜三百六十三曰絜三百六十四曰絜三百六十五曰絜三百六十六曰絜三百六十七曰絜三百六十八曰絜三百六十九曰絜三百七十曰絜三百七十一曰絜三百七十二曰絜三百七十三曰絜三百七十四曰絜三百七十五曰絜三百七十六曰絜三百七十七曰絜三百七十八曰絜三百七十九曰絜三百八十曰絜三百八十一曰絜三百八十二曰絜三百八十三曰絜三百八十四曰絜三百八十五曰絜三百八十六曰絜三百八十七曰絜三百八十八曰絜三百八十九曰絜三百九十曰絜三百九十一曰絜三百九十二曰絜三百九十三曰絜三百九十四曰絜三百九十五曰絜三百九十六曰絜三百九十七曰絜三百九十八曰絜三百九十九曰絜四百曰絜四百一曰絜四百二曰絜四百三曰絜四百四曰絜四百五曰絜四百六曰絜四百七曰絜四百八曰絜四百九曰絜四百十曰絜四百十一曰絜四百十二曰絜四百十三曰絜四百十四曰絜四百十五曰絜四百十六曰絜四百十七曰絜四百十八曰絜四百十九曰絜四百二十曰絜四百二十一曰絜四百二十二曰絜四百二十三曰絜四百二十四曰絜四百二十五曰絜四百二十六曰絜四百二十七曰絜四百二十八曰絜四百二十九曰絜四百三十曰絜四百三十一曰絜四百三十二曰絜四百三十三曰絜四百三十四曰絜四百三十五曰絜四百三十六曰絜四百三十七曰絜四百三十八曰絜四百三十九曰絜四百四十曰絜四百四十一曰絜四百四十二曰絜四百四十三曰絜四百四十四曰絜四百四十五曰絜四百四十六曰絜四百四十七曰絜四百四十八曰絜四百四十九曰絜四百五十曰絜四百五十一曰絜四百五十二曰絜四百五十三曰絜四百五十四曰絜四百五十五曰絜四百五十六曰絜四百五十七曰絜四百五十八曰絜四百五十九曰絜四百六十曰絜四百六十一曰絜四百六十二曰絜四百六十三曰絜四百六十四曰絜四百六十五曰絜四百六十六曰絜四百六十七曰絜四百六十八曰絜四百六十九曰絜四百七十曰絜四百七十一曰絜四百七十二曰絜四百七十三曰絜四百七十四曰絜四百七十五曰絜四百七十六曰絜四百七十七曰絜四百七十八曰絜四百七十九曰絜四百八十曰絜四百八十一曰絜四百八十二曰絜四百八十三曰絜四百八十四曰絜四百八十五曰絜四百八十六曰絜四百八十七曰絜四百八十八曰絜四百八十九曰絜四百九十曰絜四百九十一曰絜四百九十二曰絜四百九十三曰絜四百九十四曰絜四百九十五曰絜四百九十六曰絜四百九十七曰絜四百九十八曰絜四百九十九曰絜五百曰絜五百一曰絜五百二曰絜五百三曰絜五百四曰絜五百五曰絜五百六曰絜五百七曰絜五百八曰絜五百九曰絜五百十曰絜五百十一曰絜五百十二曰絜五百十三曰絜五百十四曰絜五百十五曰絜五百十六曰絜五百十七曰絜五百十八曰絜五百十九曰絜五百二十曰絜五百二十一曰絜五百二十二曰絜五百二十三曰絜五百二十四曰絜五百二十五曰絜五百二十六曰絜五百二十七曰絜五百二十八曰絜五百二十九曰絜五百三十曰絜五百三十一曰絜五百三十二曰絜五百三十三曰絜五百三十四曰絜五百三十五曰絜五百三十六曰絜五百三十七曰絜五百三十八曰絜五百三十九曰絜五百四十曰絜五百四十一曰絜五百四十二曰絜五百四十三曰絜五百四十四曰絜五百四十五曰絜五百四十六曰絜五百四十七曰絜五百四十八曰絜五百四十九曰絜五百五十曰絜五百五十一曰絜五百五十二曰絜五百五十三曰絜五百五十四曰絜五百五十五曰絜五百五十六曰絜五百五十七曰絜五百五十八曰絜五百五十九曰絜五百六十曰絜五百六十一曰絜五百六十二曰絜五百六十三曰絜五百六十四曰絜五百六十五曰絜五百六十六曰絜五百六十七曰絜五百六十八曰絜五百六十九曰絜五百七十曰絜五百七十一曰絜五百七十二曰絜五百七十三曰絜五百七十四曰絜五百七十五曰絜五百七十六曰絜五百七十七曰絜五百七十八曰絜五百七十九曰絜五百八十曰絜五百八十一曰絜五百八十二曰絜五百八十三曰絜五百八十四曰絜五百八十五曰絜五百八十六曰絜五百八十七曰絜五百八十八曰絜五百八十九曰絜五百九十曰絜五百九十一曰絜五百九十二曰絜五百九十三曰絜五百九十四曰絜五百九十五曰絜五百九十六曰絜五百九十七曰絜五百九十八曰絜五百九十九曰絜六百曰絜六百一曰絜六百二曰絜六百三曰絜六百四曰絜六百五曰絜六百六曰絜六百七曰絜六百八曰絜六百九曰絜六百十曰絜六百十一曰絜六百十二曰絜六百十三曰絜六百十四曰絜六百十五曰絜六百十六曰絜六百十七曰絜六百十八曰絜六百十九曰絜六百二十曰絜六百二十一曰絜六百二十二曰絜六百二十三曰絜六百二十四曰絜六百二十五曰絜六百二十六曰絜六百二十七曰絜六百二十八曰絜六百二十九曰絜六百三十曰絜六百三十一曰絜六百三十二曰絜六百三十三曰絜六百三十四曰絜六百三十五曰絜六百三十六曰絜六百三十七曰絜六百三十八曰絜六百三十九曰絜六百四十曰絜六百四十一曰絜六百四十二曰絜六百四十三曰絜六百四十四曰絜六百四十五曰絜六百四十六曰絜六百四十七曰絜六百四十八曰絜六百四十九曰絜六百五十曰絜六百五十一曰絜六百五十二曰絜六百五十三曰絜六百五十四曰絜六百五十五曰絜六百五十六曰絜六百五十七曰絜六百五十八曰絜六百五十九曰絜六百六十曰絜六百六十一曰絜六百六十二曰絜六百六十三曰絜六百六十四曰絜六百六十五曰絜六百六十六曰絜六百六十七曰絜六百六十八曰絜六百六十九曰絜六百七十曰絜六百七十一曰絜六百七十二曰絜六百七十三曰絜六百七十四曰絜六百七十五曰絜六百七十六曰絜六百七十七曰絜六百七十八曰絜六百七十九曰絜六百八十曰絜六百八十一曰絜六百八十二曰絜六百八十三曰絜六百八十四曰絜六百八十五曰絜六百八十六曰絜六百八十七曰絜六百八十八曰絜六百八十九曰絜六百九十曰絜六百九十一曰絜六百九十二曰絜六百九十三曰絜六百九十四曰絜六百九十五曰絜六百九十六曰絜六百九十七曰絜六百九十八曰絜六百九十九曰絜七百曰絜七百一曰絜七百二曰絜七百三曰絜七百四曰絜七百五曰絜七百六曰絜七百七曰絜七百八曰絜七百九曰絜七百十曰絜七百十一曰絜七百十二曰絜七百十三曰絜七百十四曰絜七百十五曰絜七百十六曰絜七百十七曰絜七百十八曰絜七百十九曰絜七百二十曰絜七百二十一曰絜七百二十二曰絜七百二十三曰絜七百二十四曰絜七百二十五曰絜七百二十六曰絜七百二十七曰絜七百二十八曰絜七百二十九曰絜七百三十曰絜七百三十一曰絜七百三十二曰絜七百三十三曰絜七百三十四曰絜七百三十五曰絜七百三十六曰絜七百三十七曰絜七百三十八曰絜七百三十九曰絜七百四十曰絜七百四十一曰絜七百四十二曰絜七百四十三曰絜七百四十四曰絜七百四十五曰絜七百四十六曰絜七百四十七曰絜七百四十八曰絜七百四十九曰絜七百五十曰絜七百五十一曰絜七百五十二曰絜七百五十三曰絜七百五十四曰絜七百五十五曰絜七百五十六曰絜七百五十七曰絜七百五十八曰絜七百五十九曰絜七百六十曰絜七百六十一曰絜七百六十二曰絜七百六十三曰絜七百六十四曰絜七百六十五曰絜七百六十六曰絜七百六十七曰絜七百六十八曰絜七百六十九曰絜七百七十曰絜七百七十一曰絜七百七十二曰絜七百七十三曰絜七百七十四曰絜七百七十五曰絜七百七十六曰絜七百七十七曰絜七百七十八曰絜七百七十九曰絜七百八十曰絜七百八十一曰絜七百八十二曰絜七百八十三曰絜七百八十四曰絜七百八十五曰絜七百八十六曰絜七百八十七曰絜七百八十八曰絜七百八十九曰絜七百九十曰絜七百九十一曰絜七百九十二曰絜七百九十三曰絜七百九十四曰絜七百九十五曰絜七百九十六曰絜七百九十七曰絜七百九十八曰絜七百九十九曰絜八百曰絜八百一曰絜八百二曰絜八百三曰絜八百四曰絜八百五曰絜八百六曰絜八百七曰絜八百八曰絜八百九曰絜八百十曰絜八百十一曰絜八百十二曰絜八百十三曰絜八百十四曰絜八百十五曰絜八百十六曰絜八百十七曰絜八百十八曰絜八百十九曰絜八百二十曰絜八百二十一曰絜八百二十二曰絜八百二十三曰絜八百二十四曰絜八百二十五曰絜八百二十六曰絜八百二十七曰絜八百二十八曰絜八百二十九曰絜八百三十曰絜八百三十一曰絜八百三十二曰絜八百三十三曰絜八百三十四曰絜八百三十五曰絜八百三十六曰絜八百三十七曰絜八百三十八曰絜八百三十九曰絜八百四十曰絜八百四十一曰絜八百四十二曰絜八百四十三曰絜八百四十四曰絜八百四十五曰絜八百四十六曰絜八百四十七曰絜八百四十八曰絜八百四十九曰絜八百五十曰絜八百五十一曰絜八百五十二曰絜八百五十三曰絜八百五十四曰絜八百五十五曰絜八百五十六曰絜八百五十七曰絜八百五十八曰絜八百五十九曰絜八百六十曰絜八百六十一曰絜八百六十二曰絜八百六十三曰絜八百六十四曰絜八百六十五曰絜八百六十六曰絜八百六十七曰絜八百六十八曰絜八百六十九曰絜八百七十曰絜八百七十一曰絜八百七十二曰絜八百七十三曰絜八百七十四曰絜八百七十五曰絜八百七十六曰絜八百七十七曰絜八百七十八曰絜八百七十九曰絜八百八十曰絜八百八十一曰絜八百八十二曰絜八百八十三曰絜八百八十四曰絜八百八十五曰絜八百八十六曰絜八百八十七曰絜八百八十八曰絜八百八十九曰絜八百九十曰絜八百九十一曰絜八百九十二曰絜八百九十三曰絜八百九十四曰絜八百九十五曰絜八百九十六曰絜八百九十七曰絜八百九十八曰絜八百九十九曰絜八百

衣襟言毀滅者 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 善

謂貴妃薨也 宋孝武傷官貴妃 漢武李夫人 賦曰瑤光之靈與御象席之璋珍並

之 珠光為名名蓋貴妃之所與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

中為紫禁禁禁宮又謂之殿與 濟曰瑤光即貴妃所居殿名

紫禁即紫宮天子所居也 帷軒夕改 韋曰蒲田 輅長遷

善曰輅名曰宮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

貌也列女傳齊魯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輅軒其頭

謂曰軒衣車也 良曰帷軒常所居之與夕 離宮天遂別

改謂異舊居也 軒衣車曰晨 離宮天遂別 善曰離宮別殿天子

也 靈雲懸 善曰西都賦曰晨 離宮天遂別 善曰離宮別殿天子

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車 向曰靈雲懸衣之披

之衣襲重也組綵類以繫帳也空煙謂至垂無人似有煙也 巾

見餘軸匣有遺綵嗚呼哀哉 善曰巾中箱也匣琴也

軸謂書也 移氣朔方變羅綺白露凝兮歲將闌

善曰閨猶晚也 齊曰氣二十四氣朔月一日 庭樹驚兮

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 善曰夏候湛有金缸燈賦

威出坐玉牀 良曰驚謂風驚也金缸謂 純孝辨其俱毀

共氣摧其同變仰昊天之日莫報怨凱風之徒攀

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稱孝叔純孝也孝經

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葬廢棄孝子有之曰

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

不異自毛詩曰燕見素冠兮棘人樂冠兮毛詩曰分形同血氣

天周極毛詩曰凱風夫孝子也 純曰純孝謂皇子也純至辨

謂也但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妃兄弟也推對也樂羸瘦貌

風前章曰父母言 茫昧與善寂寥餘慶 善曰淮南子

既毀不可攀也 茫昧與善寂寥餘慶 善曰淮南子

從天之道老子曰天清無親常與善人周易曰積善之家必

餘慶 向曰常言天與善仁積善餘慶於貴妃如此乃幽暗



聖與而不驗也在味 喪過于哀棘實滅性善曰周易

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善曰善夫四言詩曰坤德尚

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善曰呂氏

階撤兩奠庭引雙轡善曰儀禮

維慕維愛曰子日身善曰沈

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昊

閩嗚呼哀哉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撤筵也又曰在葬象

崇徽章而出哀甸照殊策而去城

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善曰河南郡境

旌委鬱鬱於飛飛龍透蓬於步步

鏘楚挽於槐風喝

邊蕭於松霧善曰鏘楚挽也廣雅曰喝驚也

邊蕭於松霧也邊蕭蕭聲也向曰鏘楚挽也

酸楚也挽挽歌也 涉姑繇而環迴望藥池而顧慕

嗚呼哀哉善曰善夫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

蓋俄金善曰薛氏故車解飾蓋斜金瓜漢書曰載霍光尸

庭履日降路抽陰善曰黃國曰陸家為山縣玄周增注

夜深善曰哀來逝曰尸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濶善曰許

有遠兮聲無窮善曰言惠問乘四氣而兼窮其手

哀永逝文濟曰此岳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求善曰啓夕將啓殯之前

俄龍轎兮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善曰儀

能相承善曰儀

俄龍轎兮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善曰儀

能相承善曰儀

嫂姪由結反 兮章五臣本 慈姑善曰兩推 兮垂善曰兩推 兮

逝日長兮生年淺善曰陳射武軍賦曰啓明戒曰長庚生昏 驚號兮撫膺善曰陳射武軍賦曰啓明戒曰長庚生昏

方離居歎河廣兮宋遠善曰毛詩序曰何廣宋襄公

方舉邈終天兮不反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

去也終天謂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燦兮接靈輜

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

地也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相孤魂兮眷舊

宇視倏忽兮若髮髯翰曰悽切哀貌歎歎悲聲揮擲

疾也髮髯謂以平生時也徒髮髯兮在慮麻耳目兮一遇

遇妻魂也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

引身兮當去統曰徘徊旅行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

迴首兮旋旆何獲謂無所見也 風冷冷兮入帷雲

乘雲兮承蓋善曰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帳暗房

帷也鳥倦翼兮志林魚御沫兮失瀨翰曰言魚鳥

波也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濟曰悵悵恨貌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七

思其人兮已滅覽其餘跡兮未夷善

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

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

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統曰寥廓空虛也浩汗

歎澹澹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翰曰澹澹

朽壤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藁壤也澹澹也蘭房妻嘗

慕叫兮擗擗之子降兮宅兆善曰毛詩曰無碑

撫靈附心也擗擗心貌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觀兮誌幽房棺具兮塋窆窆善曰杜預左氏傳

何時兮復曉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

之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善曰左氏

乎非乎何違趣一遇方目中善曰漢書曰孝武皇帝

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嫻姆其來遲善曰詩曰皇之言是

分其具非因求一逢目中也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

兮弗夢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道長寄心兮爾躬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一〇六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八

哀下

宋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表皇后諱厥媽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大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求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五百字皆同篇曰元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五百本作二十八日大行皇

右崩于顯陽殿善曰周書曰識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崩未

未有定谥故燹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善曰凡粵九天子崩未及有定謚總名曰大行皇帝亦同此義也

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五百本于長寧陵禮也

龍輶渠恭輶音鑾綽音容翟結駟善曰龍輶內飾也儀禮

曰天子用輶輶音龍輶也輶音龍輶也狀如轉轆列

兩頭為輶狀如長林穿棊前後差金而開軸焉天子蓋之以

龍也輶音叩徐餘征切韓詩曰輶擊也鄭玄儀禮注曰引轡在

輶車曰紼周禮曰王之五路重程錫而朱總嚴程勒而緝總

皆有容翟擊可輶云容謂轡車也鄭玄詩如吟小車蓋也王

途楚詞注曰結連也連發言將行也鄭玄詩如吟小車蓋也王

良曰長寧即皇右陵號也輶曰龍輶凶飾容翟吉制雖為輿

事而同生儀也禮記云天子墳墓龍輶儀禮云夷林輶于

西階輶擊也引棺在輶車曰紼周禮王之五路重程錫而朱

總嚴程勒而緝總皆有容連結也駟兩駟也言將行之威儀也

妻之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然耳謂如此

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方莊子莊子妻死惠

子甲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

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繁然察其始而本無生朴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

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找數徵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故止向曰渠發聲也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

欲斷之於大道無愧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吊之則鼓缶而

也歌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皇聖昭烈五臣作神路幽嚴善曰皇聖古制故曰昭

皇聖昭烈五臣作神路幽嚴善曰皇聖古制故曰昭

也神路凶飾也幽嚴深敬也皇聖帝親臨祖饋躬瞻宵

載善曰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饋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

也其序載而右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轎車辭祖爾也

朝曰祖始行也饋終也宵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夜也載謂始載於庭也宵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節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

珩珮 善曰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纓之旌旗

移御痛聲 音榆 音之重晦 善曰周禮大朝覲王設

撤奠殯 五臣本階 善曰降輿謂祖載之時極降於車也儀

德述懷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誥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 善曰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

圓精初爍方抵始凝 善曰言天地始分也呂氏

哉世族祥發慶膺 善曰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

玉繩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昌暉在陰 善曰以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於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

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

度無極流有見統三國名臣頌曰俯弘諸統端應經曰禪有

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

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敬也

禪定以守靜也智 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

終始 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

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

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

見其體性質相者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

之所 不可以學地 識智字 善曰妙法蓮花經曰昔住學

擊之蘊也 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勝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任學地謂三果意生謂

苦蘊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在生依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

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

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耶韓康伯注曰蘊謂與也濟

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智所生 夫幽

以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聖學寂滅也蘊謂與也夫幽



皇姑允迪前徽 善曰尚書曰欽若昊天罔穢曰婦稱夫

若敬順也皇姑謂皇太后也允迪猶蹈 孝達寧親敬行

宗祀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統曰寧親謂

宗祀謂祭也 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善曰毛詩序曰

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合事也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列

國史以鏡監也 向曰才能淑善綜理也圖圖書史之籍也

發音在誅動容成紀 善曰國語令州鳩曰詠之以中音

至也韓詩曰版女奉順坤應成 壺 善曰

理 善曰爾雅曰壺禮也 壺 善曰壺禮也

軒潤飾 善曰韓詩曰淑女季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

能法則坤德而成柔順之道又得軒轅星 德之所屆惟

深必測 善曰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 統曰屆至測度也

言惟德無遠而不 下節震騰上清眺 善曰

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

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

見西方謂之眺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朝臣書五行傳曰晦日月

條達行疾貌側匿銷縮行遲貌 向曰下節謂水也上清謂

月也皆陸德故比於石川洪騰眺謂皇后將崩之微也周幽

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道向中思玄賦曰死生錯而不齊

雖司命其不斯說文曰昭晰明也之晰切 濟曰晰明也常言

不明而使皇后至於斯也 象物方臻 善曰物有象在天所謂

善曰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

四靈也非德之稱則不至也周禮曰聖人之於天也象物有象

在所謂四靈也非德之稱則不至也 太和既融收華

德之代表物方至至謂太極之徵法氣斯發也 太和既融收華

委世周也李贇曰天下太和則樂出也 善曰漢武故事曰帝以

顯黃雅曰顯明也委世棄出也 善曰漢武故事曰帝以

他亦何當如此之時而皇太后收光華棄出也 善曰漢武故事曰

豐長陰振塗衽衛鳴呼哀哉 善曰漢武故事曰帝以

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備也 善曰

也說文曰衛待衽也 戒京在肆 善曰

月升魄 善曰流謂挽歌也升魄祖 善曰

升魄神靈 八神警引五輅遷跡 善曰

善曰軍裝周禮曰中車掌王后之五輅也 善曰

數數古乎 儲嗣哀哀列辟 善曰數數哀百也 善曰

哀哀皆哀百也儲嗣 灑零玉舞兩泗丹掖 善曰

文曰伏摩欲深感今惟昔 翰曰哀策既 南背國門北

首山園 善曰楚辭曰出國門而踰廣雅曰首山也漢書曰

謂山陵在此也 僕人按節服馬 善曰楚辭曰

向也園即山陵也 僕人按節服馬 善曰楚辭曰

若流芳子虛賦曰按節未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來轅也李

陵詩曰轅馬顛悲鳴五步一彷徨 良曰按低也服馬駕馬也

送酸紫蓋眇泣素軒 善曰傳玄輿輿馬賦曰紫蓋紫

生儀素車凶飾酸 滅綵清都夷體壽原 善曰楚辭曰

悲眇泣素軒 善曰傳玄輿輿馬賦曰紫蓋紫

都漢書曰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音義曰天

子未死呼壽原 向曰青都謂生所居也壽原謂葬山陵也滅

綵絕其光彩也夷體 邑野淪蕩戎夏悲謹 音宣善曰京

明盛戎狄華夏非以號羅屬雅曰蕩蕩盛也國語曰蘇曰戎夏

交掉也 翰曰邑野都邑郊野也淪謂謂失其茂盛之色也夷

泣諸夏皆號 來芳可述往駕弗接嗚呼哀哉 濟曰

泣相喧也 將來有足紀述靈駕 既往不可攀援也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

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高宗

幼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東縣張山高宗即

位追尊為皇后高宗明帝也 附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良曰明敬劉皇后諱暉惠光祿大夫弘

道孫也太祖初為高宗納之 宗崩東昏侯寶卷立改葬附興安陵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

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 善曰至尊東昏也鄭玄周

崩未諡故曰某 向曰至尊謂東昏也 禮注曰奠獻也饋奠明帝

也高宗未定諡故曰某皇帝 乃使兼太尉某

設祖於行宮禮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太尉一人凡大

行宮禮過 翠帟舒阜玄堂啓扉 善曰張協撰司

之官也 去此寧寓歸于幽室玄室謂墓中也 濟曰

翠帟翠幕也舒布阜山也玄堂玄室謂墓中也 濟曰

五臣三獻筵卷六衣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撤去也禮

六服禕衣褕袂伏闕伏朝衣展衣袷衣 撤也卷去也

粗八也撤去也三獻初獻亞獻終獻也筵席也卷去也

哀子 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反衛鄭玄曰蜃車

輿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 阮雅正欲賦曰竹延

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雖向鬻總列子曰師襄曰撫心高蹈

號曰蜃蜃車也周禮云安車彫向鬻總列子曰師襄曰撫心高蹈

謂望之也撫 痛椒塗之先廊哀長信之莫臨 善曰

心哀甚也 以椒塗壁也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也長信其所居曰

信宮也 向曰椒塗謂后妃所居以椒塗壁也長信宮漢太后

之所居也謂皇后早 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善曰爾雅曰

崩故云先鄭莫臨也 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赴至也禮注曰

顏辯謂子路曰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首視也 良

曰展視省也言一身不得於兩處赴喪一時不獲於二所省視

也 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

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毋氏聖善我無今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八

一〇七三

曰梵元王交高相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  
王文之後也 翰曰後居奉始為劉氏及漢高升為天子以其  
弟交為楚王皇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善曰克能柔善  
右則其後也 善曰清漢表靈曾少膺慶 善曰韓君曰漢女  
叔善克能也 清漢表靈曾少膺慶 善曰韓君曰漢女

謂漢神也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貪漢書元后傳  
元城建公曰昔春秋少釐崩晉史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  
有聖女興其齊田平今王翁鄭孺挺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  
東有五嶺之虛即少釐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幽通賦  
曰王者膺慶於所感 良曰同善注言皇 爰延厥祥徽  
后神靈表異慶福膺常有類於此言高也

音允穆 善曰毛詩曰文王厥猗又曰太姒嗣徽音 光華召  
則百斯男 銑曰厥其微美允信穆和也 詩云云以  
高之暉芳施于中言言皇后之德也 敬始絃絃教先種直稜  
德光華榮曜於此也 向任同 敬始絃絃教先種直稜  
絃絃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柱之種而獻於王  
翰曰古者后妃親織玄紵公侯夫人加之以絃絃冕上覆垂者  
也周禮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柱之種而獻於王  
言此為敬之 睿問川流神禁蘭郁 善曰蔡邕表公夫人之流  
楊雄書曰賢女聲香芬于蘭苗 濟曰睿聖也聖問謂天  
下相問聖德也神禁蘭郁 善曰蔡邕表公夫人之流

德韜光君道 善曰五臣本 方披 善曰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  
戴也吳志韜助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于寶晉紀  
文帝胎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又勞于外 良曰韜藏本也  
謂高宗未即位時藏光於下而為之 良曰韜藏本也  
君之道以及於人者而皇后內助也 于佐求賢在 善曰求賢  
也 善曰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求輔佐君子求賢  
皇后之德佐於此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 善曰班婕妤好自  
也 善曰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求輔佐君子求賢  
而陳詩 善曰顧史弘式陳詩展義 善曰班婕妤好自  
史也弘廣式法陳布展申也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善曰  
曰山附於地刺上以厚下安宅于寶晉紀摠論曰仁以厚下易  
曰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翰曰

豐厚在下之人自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往之 十亂斯俟四  
善物不得知是惟智也言皇后兼有此德也 教罔忒 善曰論語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  
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文  
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差也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  
母居其一斯此俟待也今世亦待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善曰  
皇后而成其歡也罔無忒惡也 又曰詠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  
毛詩序曰后妃化之問我諸姑又曰嬪婦也諸姑謂先太后也貽  
貴也嬪則為 化自含宮遠被南國 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  
于公宮詩序曰文王之德被于南國向曰教化 軒耀懷光素  
也言皇后先學而後配於高宗也餘同善注 軒耀懷光素  
舒佇德 善曰光德彰謂也言軒耀思大劉明以增耀素舒佇  
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翰曰軒耀謂軒轅星  
王女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也懷光佇德言如星月含耀光  
彩延道 閔子不祐慈訓早違 善曰毛詩曰閔子小子  
德也 善曰肅祖太妃荀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寧宗廣  
靡曰違背也 濟曰閔子東昏自傷之詞也不祐言天不祐助  
我也慈訓謂皇后也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  
早違謂早棄我而崩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  
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毋予鞠我出入腹  
我鄭玄曰腹懷抱也 良曰冲幼藐小靡無也言方年幼小不  
皇后遂崩前不得 家臻寶業身嗣昌輝 善曰周易曰  
依懷袖之恩也 善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 銑曰高宗既至天子之位  
而已得嗣盛明之時也臻至也寶業天子位也也曰昌輝明也  
善曰壽宮供神之廟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其神向曰帝遷  
壽宮清廟祀祠於處也載遠虛空不可見其神靈也 帝遷  
明命民神胥悅 善曰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帝  
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於鬼神也 乾景外  
臨陰儀內缺 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治陰德  
也 濟曰乾景謂高宗也陰儀謂皇后也內

豐厚在下之人自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往之 十亂斯俟四  
善物不得知是惟智也言皇后兼有此德也 教罔忒 善曰論語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  
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文  
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差也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  
母居其一斯此俟待也今世亦待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善曰  
皇后而成其歡也罔無忒惡也 又曰詠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  
毛詩序曰后妃化之問我諸姑又曰嬪婦也諸姑謂先太后也貽  
貴也嬪則為 化自含宮遠被南國 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  
于公宮詩序曰文王之德被于南國向曰教化 軒耀懷光素  
也言皇后先學而後配於高宗也餘同善注 軒耀懷光素  
舒佇德 善曰光德彰謂也言軒耀思大劉明以增耀素舒佇  
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翰曰軒耀謂軒轅星  
王女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也懷光佇德言如星月含耀光  
彩延道 閔子不祐慈訓早違 善曰毛詩曰閔子小子  
德也 善曰肅祖太妃荀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寧宗廣  
靡曰違背也 濟曰閔子東昏自傷之詞也不祐言天不祐助  
我也慈訓謂皇后也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  
早違謂早棄我而崩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  
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毋予鞠我出入腹  
我鄭玄曰腹懷抱也 良曰冲幼藐小靡無也言方年幼小不  
皇后遂崩前不得 家臻寶業身嗣昌輝 善曰周易曰  
依懷袖之恩也 善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 銑曰高宗既至天子之位  
而已得嗣盛明之時也臻至也寶業天子位也也曰昌輝明也  
善曰壽宮供神之廟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其神向曰帝遷  
壽宮清廟祀祠於處也載遠虛空不可見其神靈也 帝遷  
明命民神胥悅 善曰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帝  
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於鬼神也 乾景外  
臨陰儀內缺 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治陰德  
也 濟曰乾景謂高宗也陰儀謂皇后也內



缺謂后空悲故劍徒嗟金穴善曰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崩也元帝母也李平君曾孫立

為帝平君為嬖奸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如指曰立許賜財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

錢京師說况為金穴也良同上注璋瓊姿獻律榆因

設嗚呼哀哉善曰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

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又周禮曰曰裸謂以圭賁酌鬯也始獻

尸也右於是以致齊也璋瓊姿獻律榆因

駕長往善曰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

成告稷言高宗崩之徵殺狀余也辰駕天子駕也長往謂高宗

崩也胎厥遠圖末命是辨善曰謂領命令紉也毛詩曰

於已也懷豐沛之綱緲兮背神京之弘敵善曰

猶縹緲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合六國苞宇宙之弘敵也

相視貌神京謂齊都弘大敵也網緲

鮒反隅以同壤嗚呼哀哉善曰禮記曰葬葬于蒼

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禺之山帝顛頊與九瓊葬焉

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故廼之帝顛頊與九瓊葬焉

之山故廼陳象設於園寢方映輿鏡於松

椒善曰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女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

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鬣前統曰園寢陳朝也言陳列

生時象於輿中輿車也鏡馬飾也松椒謂落上所栽也望承

明采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善曰陸機洛陽記曰

承明門與洛水皆在東京今宋都樹而稱之繼池絳於

五百依通軌兮接龍惟於造舟善曰禮記曰飾棺君

之字荒之瓜端若今承甕又禮記曰飾棺君龍惟接容鞠茶燕

翰曰繼接也禮記曰飾棺君龍惟三也玄也於荒之瓜若承甕

取也結引轎車也又云飾棺君龍惟接龍繼茶通軌謂造舟也

而水流嗚呼哀哉善曰南都賦曰分背迴唐呂氏春秋曰

景物助其哀也迴塘曲隈也寂藉閱宮之凌烈兮聞鑽

反祖管善曰毛詩閔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

母也烈業也又云鑽女嫗莘長子難行遐亦遠也慶善也信鑽

取此孝德之始協德於五臣善曰禮記曰配祀而表

命辨善曰晉中興書葉明碑皇后曰正位閭房以著協德之義

度也又云采蔡夫人不失職也漢書曰天地合於先祖配天先

也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善曰東觀漢

平王蒼書曰嚮南宮皇太后因過掖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

此則首至后假結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視瞻以慰風寒泉

轉絲繩後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好醜得風之者為天

此後不知所在沈曰同善注言具東昏廢皇左舊物悲摧若

隆盛細持也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

嗚呼哀哉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

其變胎我彤管其苦古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

法向曰同善注言東昏廢皇託此遺詠而增其哀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善曰兗州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 陳留人也 辟橋玄府 稍遷至郎中 收邕付廷尉 遂死獄中 五臣注同

後漢書曰 漢書大原 善曰漢書大原 郡有界休縣

先生諱秦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郡有界休縣

翰曰先生 有德之稱 其先出自周王季之穆有統叔者

寔有懿德文王季是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

後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

之穆為文王卿士將執是滅何愛於虞夫詩曰我求懿德國語

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咨謀也左氏傳師服曰

天子拜國又敬仲曰天子拜德因生以賜姓胥之土而命之氏

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虜殺之攻虞則郭殺之

如何高誘獻國策注曰郭古文號字也 良曰王季文王父也

穆親實實懿美也及文王即位咨于二虢咨謂謀事也而統叔

之後因國命氏或謂郭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

為即林宗是其後也 先生誕應天象聰敏明哲孝

友溫恭仁篤慈惠純曰謝大徽聖 夫其器量弘深

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 善曰黃

序曰張良慮若淵泉深不可測 齊曰 若乃砥節厲行直

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善曰孔

曾人有義公倍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曰言曰直道正

際於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翰曰探求 綜集也圖圖書也周流謂行也華夏中國也希罕國學也緯天 之文也言考覈六經求集圖緯行之微言謂諸集於國學也文 武之道將墜失者收之也然諸篇之微言謂諸集於國學之言也 于時纓綬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 五臣附 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 龜龍也 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孔 雀覆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昇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揚 影聲之於響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 玉珮玉也皆謂在朝百官及儒學諸生所朝服也表所謂立木 而有影也景影於聽也介甲蟲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學 之士望林宗之德有如人形木表而影所附之聽其善聲如響 應相和者亦猶百川以海為尊而爾乃潛隱衡門收朋 歸赴之鱗介之物以龜龍為長也 爾乃潛隱衡門收朋 勸誨 善曰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 謂重其支朋也勸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 善曰周易曰 謂勤行訓教於人也童蒙賴焉用祛其蔽 匪我求童蒙 祛猶去也 統曰童蒙謂暗於義理也穎利祛去 也言童蒙之人利其開教以去蔽感皆知禮義也 州郡聞 德虛己備禮意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 又舉有道皆以疾辭 善曰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 也言不應辭皆 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 善曰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掌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 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士傳曰 巢許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告巢父費由 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 翰曰鴻涯仙人也紹繼也 巢巢父許許由皆隱德 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 時 善曰李陵書曰播名於天 稟命不融耳年四十有 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 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 也枕畔後漢書李尋傳

帝年號也。濟曰：景受融。長也。達。漢。帝年號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實念。善曰：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詩傳曰：其置之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善曰：左氏

大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翰曰：僉以為先民既沒，而惟思也不朽之。事謂辨謀立碑也。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向日存

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百世。今問。五臣本：顯於無窮。善曰：與引曰：崩潰風播

風若負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其辭曰：於鳥林先生明德通玄。善曰：言其明德而通於玄黃雅

純懿淑靈，爰之自天。善曰：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善曰：家語齊大夫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

壯高大幽。禮樂是悅，詩書是躬。善曰：左氏傳曰：魯謀浚深也。禮樂是悅，詩書是躬。元帥趙衰曰：卻叔可

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不食我華也。良曰：概拾也。宮牆重

仞，允得其門。善曰：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

得其門者或寡矣。統曰：孔子之言，牆數仞，雖百官之富，得

得入聖。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善曰：周易曰：龍德而隱

龍也。翰曰：欽美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善曰：高，音

貌。神謂百官儒生之衣服，言百官皆觀其高德也。棲蓬

必丘善誘能教。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蓬。必之

誘人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善曰：毛詩曰：赫赫三事，大夫莫有夙夜招猶召

也。謂上司從辟為掾，地幾數招辟也。委辭召貢保此

清妙。善曰：言有召貢者，委棄去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

委累也。乃貢謂舉也。謂上舉有道，不應召，或為台。鐵曰

眾辭，不惟自保清，妙隱居之理。降言不永，民斯悲悼

善曰：尚書曰：降言不永，有永有。不。爰勒茲銘，摛其光曜

善曰：章別漢書注曰：摛，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善曰：尚書

布也。齊曰：摛，發也。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善曰：尚書

五刑之作，是則其效。陳太丘碑文一首。并序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作許昌人也。善曰：范

書曰：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

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云許昌，林也

舍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善曰：易通卦驗曰：天皇

聖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實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向

曰：元精大道也。期運之數，謂兼資九德，摛脩百行。善

應五百百年而生聖之數也。尚書皋陶曰：都亦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原

而洪，亂而敬，恭而簡，溫而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孔臧與從

身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

焉。五臣本：善誘善導，仁而愛人。善曰：論語曰：孔子

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

論語曰：遲遲問仁，子曰：愛人也。良曰：向恂恂和樂貌。賦賦，文質

貌。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善曰：論語曰：老者其為道

安之少者懷之。其為道

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可度濟曰言其道德於特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孝經曰進退捨之前截其進退之體可為法度也

時不遷貳五臣本以臨下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微公為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貳不貳四

為郡功曹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

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向曰宰聞喜謂為聞德務中

庸教敦不肅善曰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

用也言其教敦厚不行政成民足善曰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

於人其教敦厚不行政成民足善曰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

以自爾雅曰諡靜也良曰諡靜也會遭黨事禁固

細字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善曰周易曰樂

莊子曰澹然無極樂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

我不敵物我友自逸濟曰遭黨犯罪而囚於獄音不憂極寬

意自交不諂上愛不瀆五臣作下善曰周易曰君子上

翰曰不諂諛順頭以取上意其見機五臣作而下不俟終

日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曰及文書

俟待也言事必見幾不待終日而應事變通也

救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善曰漢

廣德之觀育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

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

國垂勳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

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三公也漢

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善曰特表謂獨出

常調權用之也常伯今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皆

帶金印紫綬以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勳功也善曰列子

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林類曰吾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向曰不賦所辟而謂使者云絕弘農

任官之望已父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赴也

揚公東海陳公每在衣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

頽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勳於文仲竊

位之負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大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

謂三公也銚曰同善注舉手謂指麾百官也躋登也載文仲

為大夫知柳下惠賢而不舉之孔子以為獨任楊陳二公勳負

此名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

有二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

留葬所卒善曰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孔安國向

也留葬所卒謂賈公彥於臨終之命曰顧命良曰顧命謂遺令

所卒之地不歸本屬故也時服素棺擲財周櫬喪事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命決曰五歲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昭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左氏傳孔丘卒公謀之曰吳天不弔不殺遺一老俾子一人以在位遺一老孔子早作負手曳杖的遊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漢書有儒林傳 翰曰將軍即何進孝經授神契曰五岳之精惟聖四瀆之精仁明故以此之也靈曜謂天地也統和也統和也便使也

貴老老臣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與我天子而死也孔子將卒而歌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哲智委死葬無憲法也言哲人既死于今時無可以為法則也 傳曰郁郁乎文哉 善曰論語文也

善曰論語文也 書曰洪範 五臣本無 九疇彝倫攸敘 善曰尚書其

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

不亦宜乎 向曰言存亦以文範敘訓於三公遣令史祭

以中牢 牢羊也 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

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 善曰廣雅曰命名世之才 銑

含光醇德為士作程 善曰孔安國書傳曰程法也 良曰 資始既正守終又令 善曰毛詩傳曰

醜厚程法也 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大戎率舊德

而守終純固濟曰令善也言始資正道終有善善也 秦禮終

沒休矣清聲 翰曰秦禮終沒謂秦先聖禮禮 遣官屬塚

吏前復赴會刊石作銘刻也 府丞與比縣會葬

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

空又曰韓融字元長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善曰喪服傳

獻帝初官至太僕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善曰喪服傳

絲也音思孝總曰哀以送之 善曰喪服傳

南尹仲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明潁川人

即辨也 銑曰河南尹仲辨也 追歎功德述錄高行

以為遠近鮮能及之 善曰遠近古今也鮮少也 重部大塚以成

時銘 善曰重直用切 濟曰言斯可謂存榮沒哀死

而不朽者已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

此之謂乃作銘曰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

義我崇崇嶽吐符降神 善曰上林賦曰南山我嶽毛詩

言立五岳之精吐其符 於皇先生抱寶懷珍 善曰論語子曰

應降其神靈乃先生也 如何昊穹既喪斯文 善曰論語子曰

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微言地

曰昊穹天地斯文謂先生也謂其有文德故也 絕來者曷聞 善曰論語語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

來者之不如也 良曰微言直也 交交黃鳥爰集于棘 善

毛詩國風文命仕於亂時也 齊曰交交小貌黃鳥詩篇名哀

也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善曰毛詩曰如何可贖兮人百其

可以重寶財以贖取生 人哀者何有窮盡也

褚淵碑文一首 井序

王仲寶

善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邪人也幼好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 善曰左

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

也穆叔對曰約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所以子產云士宣尼位其

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



矣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星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

詩曰人之云亡禮記曰遊文子與反響觀乎九原文子曰

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賢曰其賜也父乎文子曰我則隨

武子乎利君不志其身謀身不置及魏志太祖曰孤到出州嘉

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出州嘉

其餘風也 良曰鄭子產卒國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

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不位也又云位者增飾也隨武子趙文

子亦晉大夫也隨武子卒葬於九原之上而諸大夫卒者皆同

葬於此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之上曰死者可起吾誰與

歸者叔譽曰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且武子利於君

不忘其身謀其身不置其友此則趙文子讓其 公謙淵字

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

功高命氏 善曰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王子紂之庶

命微子開代殷國于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又什武庚故殺紂民

其狀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之杜預

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左氏傳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歿之土而命之氏 濟曰微子親約况也有至仁之德

武王既滅紂至成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也宋段宋共公子

成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

字 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翰曰婉曲章

明言屈曲行物而能明其政事

有其明賢而不自矜故云晦也 自然厥後無替前規建

官惟賢野冕相襲公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

挺曜 善曰尚書曰建官惟賢晉子曰先生制軀冕足以著貴

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嶽之精仁明禮記曰珪璋特達廉雅也

挺出也 向曰川岳皆聖靈之精也珪璋美玉也挺出曜光也

和順內凝英華外發 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

謂言語 神茂初學業隆弱冠 善曰禮記曰二十曰弱

冠 初學弱年十歲也弱冠謂年二十歲 是以仁經義緯躬

穆於閨 善曰張叶曰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

穆於閨五臣本 庭 善曰泥勝之穆勤九族齊何休碑曰

孝友盡於閨庭 濟曰言其以仁義

為經緯也躬重親禮於閨庭之間也 金聲玉振寥亮於

區宇 禮記曰區宇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鄭玄

聲聲則名譽高也寥亮 聲聲則名譽高也寥亮

人無間言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宏禮林名士傳曰山欽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馬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善曰毛詩

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表閣不宿而退往從黃憲後漢書曰

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警諸流臨雖清而易挾叔度汪汪若

萬頃波濤之不靖撓之不濁不可量也翰曰表陽源才氣

汪洋洋水深大貌以此比其德深廣濶也

高奇綜覈反胡陽源少有風氣善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

榮緒皆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爽綜覈名實風俗澄一

時後漢書左朱雲才氣高奇又曰荀爽綜覈名實風俗澄一

朝鑿五百本賞無昧善曰尚冠子曰所謂謂者不在君

帝贊曰臨朝黜黜善曰張永延君譽于四方齊書曰行賦曰皇

皇家善曰國語曰使張永延君譽于四方齊書曰行賦曰皇

擇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烟武

子方斯蔑如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端少有出世譽便尚公

寔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

寂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善曰朝同軍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

書曰王武子曰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弟郡山公主毛義詩傳曰

叔高也良曰僕有章叔高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

有俊才武帝嫁以常山公主善曰王武子曰知名

令人濯纓登朝冠冕當出善曰裴鉞曰滄浪之水清

王向曰具瞻台衡並萃善曰出參太宰軍事人為太子

相之位也善曰法著盛也

洗馬俄選秘書丞贊道魏庭司文天閣善曰周

三魏三公位馬曹令曰松書即贊三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

閣在大殿北以藏秘書善曰贊佐也魏庭三公位也謂為大

宰參軍是為佐道也善曰言主文史之任

於天祿之閣也天祿書閣名謂以書也

侯風流籍甚善曰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以為巨名

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無王樂馬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

卿間名聲籍甚良曰言其風美之聲流下天下甚多也籍甚

言多以父憂去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居水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善曰周易曰喪過

滅性論文雅門周詭孟晉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集心酸

鼻論衛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曾

司鐸火齊曰燒近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關終也

惟穆善曰左氏傳曰閔子矯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

言王言如出如絲之細宣布善曰中書侍郎掌知天子詔令宣之於外

於外如綸之大輪纒纒也善曰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

越數邦救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善曰沈約宋書曰始

冠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段叔儀寵傾後宮子鸞受

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數五典國語李文字曰五以德榮

為國華章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向曰冠拜

也列番謂諸王也越將數布善曰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

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善曰韋昭漢書注曰銓鍾鑿鑿類

四年詔曰選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

於茲善曰臧綽縮晉書曰裴楷字叔則何東人也為尚書郎

曹參管人材善曰臧綽縮晉書曰裴楷字叔則何東人也為尚書郎

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

要復存於茲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八

一〇八一

要皆其選也是以惜為吏部郎 銑曰晉朝裴楷王戎並為吏部郎而能通簡而能要言二君美跡復居於此

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

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 善曰裴略曰壽叔之前功少帝延懼東王升御坐立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步初夷謂微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

王勳作勳蕭子顯承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也鶴尾州遺淵詣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其於爾竟碑曰統

文三軍以清王全答賓戲曰王途無徵周失其駟元戎啓行謂

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

後漢書崔暹奏記曰宋光衣冠冠子孫爾雅曰韜和也緝與韜同

良曰太始宋明帝年號也元戎兵車謂天下也宋平途道也元戎兵車

也啓行戰也衣冠朝儀也緝理也 內贊謀反莫浮謀莫外

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善曰前將軍鄒武與祖暹謀惟歷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曰銜管人流品藻滿爾孫

曰涇渭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問雅俗

別也言分別功勳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 善曰左氏傳隨

厚薄於此明也 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善曰左氏傳隨

有勞必賞有功必舉也 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善曰左氏傳隨

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書大傳曰文 事寧 良曰謂兵文

王施政而物皆聽 銑曰績功也敷布也 事寧 良曰謂兵文

領天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惟

幄之功膺庸祗之秩封零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

戶 善曰東觀漢記出祖策曰前將軍鄒武與祖暹謀惟歷尚

敬可敬榮書推草都郎 功曰惟績謂為謀策也周常庸

用低敬按序也言當用敬其大功有此序故對以零都數伯

也 既秉辭梁之分 又懷寢立之志所受田 邑不盈百井 善曰國語曰惠王以梁子魯賜文子辭曰梁

須以皮懼子孫之以梁乏臣之祀也乃與魯賈賈述曰惠王楚

昭王子梁楚比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同馬子期之子魯陽

公列子曰孫叔敖執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對我矣吾不受也我

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曠立矣若此地不利而

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憐可長有者惟此也孫楚楚死王果以

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張立與之至今不失周禮曰甸百

為夫夫二為屋屋三為井漢 書曰井方一里 翰同善注 久之重為侍中領右衛

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

之望 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豔謂趙

進賢毛詩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焉可而替不獻能而

之典又曰王旅職輝如飛仲山甫補之毛詩曰維精緝熙文王

曰獻替謂獻其可行之理察其不可為之事也均同也庸用也

仲山甫用之賢臣能補闕王事言諸公同仲山甫之功也緝熙

言光明也王旅天子之眾兼同方叔亦賢臣也 丹陽京輔遠近

攸則 善曰漢書曰古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

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

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濟曰丹陽郡名京輔言近帝

所也攸 兵興於帶帶實准股肱 善曰李元公關銘曰帶

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古股肱郡故時召君耳 良曰兵興郡名

言在都之南如人衣之衿帶也股肱謂手足言此郡要害如人

有手 頻作二守並加蟬冕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尋與太

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 濟曰頻作



也徵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

善曰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內直遂伯玉之行也

銑曰理有不平者端其條誦外傳曰外寬施以禮勝離衡秤也

言外謂言詞威儀內謂心處弘一八之高養宜由庚而垂詠

善曰二八八八八八物問由其道也

良曰養義也由庚更詩大宗即世

濟曰太宗高名也言萬物皆由其道而得其性也

即明帝也

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善曰左自謂曾獻之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善曰左自謂曾獻之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善曰左自謂曾獻之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

良曰會侯伯禽遺與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此蓋有所爲爲之也

式法也漢丞相程方進曹爽所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

國家

爰降詔書

勢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

己

弘化

善曰沈約宋書曰諸端以母妻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

已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三公弘化

濟曰聖王臣我與謂固辭不免也

屈己謂屈體也弘化謂弘天子之化也

屬值三季在辰戚藩

善曰王國語曰



時珍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王臣本作偶字 善曰

太子軼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寶積英宰謂樂王也元謀謂

餘黨謂社墨墨也 翰曰英宰謂樂王也元謀謂樂王也

之首也珍滅也言難張首已滅餘黨尚多 公乃摠熊羆之

士率無率字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

善曰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國語曰

盡規一曰質遠曰戮力并力國語曰乃康公曰天子聽政忠臣

盡規一曰質遠曰戮力并力國語曰乃康公曰天子聽政忠臣

烈也克龍也寧安也 康國祚於綴旒秘王維於已

墜善曰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繫猶綴也何休曰旒旒統也

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善曰太祖齊

大祖高皇帝帝裕也仁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救舞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 銑曰詳

審也言有賞德有刑罪必審而後行禮義

為人所信此可謂戰之器用必勝之道也以靜難之功進

爵為侯兼授尚書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

功成弗有固秉撝挹善曰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居周易曰

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勳固秉謙

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

告謝嗣王荒怠於天位殭巨馮陵於荆楚善曰

傳伯伯曰天而既厥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

也楚詞注曰謝去也沈約宋書曰廢帝明帝長子諱景即位

荆州刺史沈約之便有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沈約宋書

陵我城郭 銑曰天賦宋德言大亂也宋水德王伯駢曰沈約宋書

盡也言水運告謝宋林盡覆臣逆亂之臣也馮陵男異貌

也荆楚謂荆州刺史沈約 廢昏繼統之功龍五臣本

亂寧民之德善曰廢昏謂廢昏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

公廉議袁粲劉秉既不受命曰杜蕭公無以了此手取寧授

大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

繼統撥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魏宮有神來告曰夏德

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戰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

世寧民也 良曰廢昏廢少帝也 公實仰贊宏規參聞

神筭善曰潘岳賈充謀曰使夫疑廟定必神筭 濟 雖無

受朕旨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善曰毛

出我車于彼彼矣莊子仲尼謂楚子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罪

與我祀有執勝戎有受朕服祭肉也言天子嘗將必賜其胾肉

也言其雖無此受朕之功亦有甘寢秉羽之功楚孫叔敖甘寢

乃作司空山川攸

序兼授衛五百本軍戎政輯善曰禮記曰司

民山川沮澤也牽秀自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闕度度臣

隨武子曰楚卒乘輜陸事不好矣 向曰司空以度山川居其

人也攸所也言其有所次序也戎 既而齊德龍興順皇

政軍陣之法也輯集也睦和也 既而齊德龍興順皇

高禪善曰沈約宋書曰順帝諱准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

即位後四年禪位於齊帝遜位於東

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向曰齊太祖蕭詵道 深達

成受宋禪即皇帝位順皇宋順帝禪讓位與齊也

深達

深達

深達

深達

深達

深達

深達

深達

深達

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 善曰周易曰大人者與天  
後天而奉天時 良曰易云先天而後天非違  
天非違後天而奉天時匡贊佐也 彌諸允正徽猷弘  
遠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 彌諸允正 徽猷弘遠  
小人與屬 濟曰彌諸允正 徽猷弘遠 樹

之風聲著之話 善曰左氏傳曰古之王者  
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  
反 善曰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

晉 善曰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 轉為中軍師 魏國初建為  
尚書令 職榮緒 晉書曰裴秀字季彦 河東人也 常道御公  
立與議定 策選尚書僕射及出祖受 彈進左光祿大夫 向曰  
授契二臣名佐 錫書以致和平之化也 魏臣荀勗為尚書令 晉  
臣裴秀為左光祿大夫 自非坦懷至公 永監崇替 善曰  
夫並有大功於國 自非坦懷至公 永監崇替 善曰  
藍戶廉謂子由曰 吾聞君子惟獨居思 念前世之崇替 於是乎  
有數章昭曰 崇替也 替廢也 魏曰坦平 監祖崇替 廢也

孰能光輔五君 善曰左氏傳曰楚屈建  
王曰 神人無遠 宜天子之光輔 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五君宋文 明  
順齊高武 然此武猶未立 蓋終言之尚書曰 寅亮天地 弼予一  
帝 魏曰五君 魏亮信也 二代謂齊宋也 大啓南康 爰登

中鉉時膺土宇 固辭邦教 善曰蕭子顯承書曰 建元  
故改封南康郡公 邑三千戶 淵因讓司侯 侍中 中書監 如  
莫曰 字居也 東京賦曰 廣啓土宇 周易曰 鼎金鉉 鄭玄曰 金鉉  
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鄭玄尚書注曰 鼎三公象也 良曰  
齊建元中 改封南康郡公 進位司徒 故云 大啓南康 中鉉則司  
徒之位也 膺受土宇 謂封南康公也 固辭邦教 今之尚  
敬謂再讓司徒也 司徒掌邦教 故云 固辭邦教 今之尚

書今古之家宰 雖秩輕於參司 而任隆於百辟  
善曰蕭子顯承書曰 淵尋加尚書令 本官如故 周禮曰 乃立天  
官冢宰 以掌邦治 鄭玄曰 爾雅曰 冢宰 大宰 宰司三公  
也 毛詩曰 百辟其形之 濟曰 此又加授尚書令也 周官冢宰  
掌邦教之理也 則與今尚書令同也 雖品尚輕於三公 而任已  
盛於百官也 秩序也 爽遂冲旨 改授朝端 善曰 晉  
司三公也 百辟百官也 爽遂冲旨 改授朝端 起居住

曰帝若曰 若不必順 冲旨 降頒 盛制 管中 與書 謝石上 疏曰 尸  
表 朝端 忍焉 五載 翰曰 冲 徐曰 意也 言 改尚書令 鄭玄天子  
深意 流政 故曰 依以為 灑無異言 遠無異望 善曰 劉  
表曰 是以通無異言 遠無異望 善曰 劉表曰 是以通無異言 遠無異望  
異望 向曰 懷重人 故也 帝嘉茂庸 重申前冊 善曰 劉  
顯 齊書曰 二年 重申前冊 為司徒 魏曰 嘉茂 執五禮 以正  
民簡八刑 而空用 善曰 周禮曰 掌九禮 以佐王 和邦國  
孔安國尚書傳曰 簡略也 良曰 五禮 吉 賓 軍 嘉 一  
曰 不孝之刑 二曰 不義之刑 三曰 不姻之刑 四曰 不悌之刑 五  
曰 亂人之刑 卒帝也 言希用者 竟而中之 故能 騁績 康

衢延慈哲 后義在資 敬情而布衣 出陪鑿鑿 入  
奉惟殿 善曰 晉書曰 假高階 而聘力 節脫 郊祀 賦曰 伊皇  
書 康 康 上 疏曰 先帝 謬 願 情 同 布 衣 濟曰 績 功 也 康 衢 道 路  
也 延 招 切 智 后 君 資 用 地 能 騁 功 於 道 路 慈 愛 於 聖 君 義 在 用  
謹 敬 之 心 與 君 相 親 知 布 衣 之 交 也 出 陪 陛 帝 仲 南 風 之  
居 久 則 奉 帝 惟 殿 也 魏 天 子 法 駕 也 獨 附 也 仲 南 風 之

高詠 參 東 行 作 野 亦 作 五 本 之 秘 寶 善 曰 家 語 曰 舜  
南風之詩 王隱晉書 東 岐曰 知 足 如 踰 廣 在 列 拉 而 居 東 野 東  
野 味 詳 一 曰 惟 書 參 惟 聽 曰 顧 命 之 期 天 球 河 圖 在 東 序 天 球 寶  
器 也 河 圖 今 紀 圖 帝 王 終 始 存 亡 之 期 天 球 河 圖 在 東 序 天 球 寶  
然 野 舊 為 軒 古 序 字 也 以 是 圖 緯 故 曰 參 寶 美 也 翰 曰 秘 寶  
五 絃 琴 以 南 風 之 詩 言 其 仰 奉 明 君 如 仰 舜 德 故 也 參 德 美  
也 顧 命 云 天 球 河 圖 在 東 序 此 寶 器 帝 王 之 美 瑞 故 致 在 東 序  
美 聖 明 之 時 故 託 美 此 書 亦 當 富 貴 也 雅 議 於 聽 政 之 晨 披 文  
為 序 此 云 野 者 當 書 屬 之 謂 也 雅 議 於 聽 政 之 晨 披 文

於 冥 私 之 夕 善 曰 禮 記 曰 君 日 出 視 朝 退 適 路 晨 聽 政 工  
勳 毛 詩 曰 諸 父 兄 弟 備 言 燕 私 向 曰 雅 正 參 以 酒 德 間  
也 披 文 謂 諸 父 兄 弟 備 言 燕 私 向 曰 雅 正 參 以 酒 德 間  
以 琴 心 善 曰 劉 劭 有 酒 德 須 列 仙 傳 曰 論 峻 有 餘 暉 遙  
然 留 想 善 曰 暖 溫 貌 莊 子 曰 暖 然 以 春 暉 然 流 想 所 隨 者  
際 也 良 曰 暖 光 也 餘 暉 天 子 恩 光 及 之 遠 遠 也

然 留 想 際 也 良 曰 暖 光 也 餘 暉 天 子 恩 光 及 之 遠 遠 也

善 曰 魏 志 曰 太祖 封 荀 攸 亭 侯 轉 為 中 軍 師 魏 國 初 建 為  
尚 書 令 職 榮 緒 晉 書 曰 裴 秀 字 季 彦 河 東 也 常 道 御 公  
立 與 議 定 策 選 尚 書 僕 射 及 出 祖 受 彈 進 左 光 祿 大 夫 向 曰  
授 契 二 臣 名 佐 錫 書 以 致 和 平 之 化 也 魏 臣 荀 勗 為 尚 書 令 晉  
臣 裴 秀 為 左 光 祿 大 夫 自 非 坦 懷 至 公 永 監 崇 替 善 曰  
夫 並 有 大 功 於 國 自 非 坦 懷 至 公 永 監 崇 替 善 曰  
藍 戶 廉 謂 子 由 曰 吾 聞 君 子 惟 獨 居 思 念 前 世 之 崇 替 於 是 乎  
有 數 章 昭 曰 崇 替 也 替 廢 也 魏 曰 坦 平 監 祖 崇 替 廢 也

孰 能 光 輔 五 君 善 曰 左 氏 傳 曰 楚 屈 建  
王 曰 神 人 無 遠 宜 天 子 之 光 輔 五 君 以 為 諸 侯 主 也 五 君 宋 文 明  
順 齊 高 武 然 此 武 猶 未 立 蓋 終 言 之 尚 書 曰 寅 亮 天 地 弼 予 一  
帝 魏 曰 五 君 魏 亮 信 也 二 代 謂 齊 宋 也 大 啓 南 康 爰 登

中 鉉 時 膺 土 宇 固 辭 邦 教 善 曰 蕭 子 顯 承 書 曰 建 元  
故 改 封 南 康 郡 公 邑 三 千 戶 淵 因 讓 司 侯 侍 中 中 書 監 如  
莫 曰 字 居 也 東 京 賦 曰 廣 啓 土 宇 周 易 曰 鼎 金 鉉 鄭 玄 曰 金 鉉  
喻 明 道 能 舉 君 之 官 職 也 鄭 玄 尚 書 注 曰 鼎 三 公 象 也 良 曰  
齊 建 元 中 改 封 南 康 郡 公 進 位 司 徒 故 云 大 啓 南 康 中 鉉 則 司  
徒 之 位 也 膺 受 土 宇 謂 封 南 康 公 也 固 辭 邦 教 今 之 尚  
敬 謂 再 讓 司 徒 也 司 徒 掌 邦 教 故 云 固 辭 邦 教 今 之 尚

書 今 古 之 家 宰 雖 秩 輕 於 參 司 而 任 隆 於 百 辟  
善 曰 蕭 子 顯 承 書 曰 淵 尋 加 尚 書 令 本 官 如 故 周 禮 曰 乃 立 天  
官 冢 宰 以 掌 邦 治 鄭 玄 曰 爾 雅 曰 冢 宰 大 宰 宰 司 三 公  
也 毛 詩 曰 百 辟 其 形 之 濟 曰 此 又 加 授 尚 書 令 也 周 官 冢 宰  
掌 邦 教 之 理 也 則 與 今 尚 書 令 同 也 雖 品 尚 輕 於 三 公 而 任 已  
盛 於 百 官 也 秩 序 也 爽 遂 冲 旨 改 授 朝 端 善 曰 晉  
司 三 公 也 百 辟 百 官 也 爽 遂 冲 旨 改 授 朝 端 起 居 注

善 曰 魏 志 曰 太祖 封 荀 攸 亭 侯 轉 為 中 軍 師 魏 國 初 建 為  
尚 書 令 職 榮 緒 晉 書 曰 裴 秀 字 季 彦 河 東 也 常 道 御 公  
立 與 議 定 策 選 尚 書 僕 射 及 出 祖 受 彈 進 左 光 祿 大 夫 向 曰  
授 契 二 臣 名 佐 錫 書 以 致 和 平 之 化 也 魏 臣 荀 勗 為 尚 書 令 晉  
臣 裴 秀 為 左 光 祿 大 夫 自 非 坦 懷 至 公 永 監 崇 替 善 曰  
夫 並 有 大 功 於 國 自 非 坦 懷 至 公 永 監 崇 替 善 曰  
藍 戶 廉 謂 子 由 曰 吾 聞 君 子 惟 獨 居 思 念 前 世 之 崇 替 於 是 乎  
有 數 章 昭 曰 崇 替 也 替 廢 也 魏 曰 坦 平 監 祖 崇 替 廢 也

孰 能 光 輔 五 君 善 曰 左 氏 傳 曰 楚 屈 建  
王 曰 神 人 無 遠 宜 天 子 之 光 輔 五 君 以 為 諸 侯 主 也 五 君 宋 文 明  
順 齊 高 武 然 此 武 猶 未 立 蓋 終 言 之 尚 書 曰 寅 亮 天 地 弼 予 一  
帝 魏 曰 五 君 魏 亮 信 也 二 代 謂 齊 宋 也 大 啓 南 康 爰 登

中 鉉 時 膺 土 宇 固 辭 邦 教 善 曰 蕭 子 顯 承 書 曰 建 元  
故 改 封 南 康 郡 公 邑 三 千 戶 淵 因 讓 司 侯 侍 中 中 書 監 如  
莫 曰 字 居 也 東 京 賦 曰 廣 啓 土 宇 周 易 曰 鼎 金 鉉 鄭 玄 曰 金 鉉  
喻 明 道 能 舉 君 之 官 職 也 鄭 玄 尚 書 注 曰 鼎 三 公 象 也 良 曰  
齊 建 元 中 改 封 南 康 郡 公 進 位 司 徒 故 云 大 啓 南 康 中 鉉 則 司  
徒 之 位 也 膺 受 土 宇 謂 封 南 康 公 也 固 辭 邦 教 今 之 尚  
敬 謂 再 讓 司 徒 也 司 徒 掌 邦 教 故 云 固 辭 邦 教 今 之 尚

書 今 古 之 家 宰 雖 秩 輕 於 參 司 而 任 隆 於 百 辟  
善 曰 蕭 子 顯 承 書 曰 淵 尋 加 尚 書 令 本 官 如 故 周 禮 曰 乃 立 天  
官 冢 宰 以 掌 邦 治 鄭 玄 曰 爾 雅 曰 冢 宰 大 宰 宰 司 三 公  
也 毛 詩 曰 百 辟 其 形 之 濟 曰 此 又 加 授 尚 書 令 也 周 官 冢 宰  
掌 邦 教 之 理 也 則 與 今 尚 書 令 同 也 雖 品 尚 輕 於 三 公 而 任 已  
盛 於 百 官 也 秩 序 也 爽 遂 冲 旨 改 授 朝 端 善 曰 晉  
司 三 公 也 百 辟 百 官 也 爽 遂 冲 旨 改 授 朝 端 起 居 注

留相請儀相安危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

善曰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欲折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而悅申鑿曰主怒如秋霜 良曰冬

日之温謂君恩及之柔和而悅申鑿曰主怒如秋霜 良曰冬霜象龍彌加恩懼如對秋霜凜然也 肅肅焉穆穆焉於

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 肅肅焉穆穆焉於

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子見之今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 齊曰肅肅敬也穆穆美也言自欲其君君美與臣也於是見其人君事親敬愛同如一謂親生之師教之君 太祖升遐綢繆

遺寄 善曰肅肅密音也廣齊謂詔託公後事以輔帝室也 以

也 翰曰升遐天子崩也 辭言其死故言升遐若升仙而 德游者也 綢繆密音也廣齊謂詔託公後事以輔帝室也

侍中司徒錄尚書事 事字 粟玉几之顧奉綴

衣之禮 善曰尚書顧命曰皇右憑玉几道據末命又曰出綴

公將顧託後事于馬玉几以告命焉綴衣履張也言諸公 擇

皇齊之今典致聲化於雍熙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

今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

熙 善曰皇大雍和熙廣也 內平外成實昭舊職 左氏

傳大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實昭舊職

增給班劍三

十人 善曰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費賞二十人持劍焉 良

明舊 曰內執權衡以平外則奉成其政實所謂不曠其官昭

職也 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

思降 善曰左氏傳膳天居謂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曰

賤 善曰徽章旗之名也又曰以徽為飾禮物皆以別貴

賤 善曰徽章旗之名也又曰以徽為飾禮物皆以別貴

危心思退下謂 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

先之旨用申超世之尚 善曰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

今權傾所請以申超出之美也 翰曰陳請也言年病請退

辭也朝廷謂天子也重難也自意也言公請退位而天子難違

高向之之意故用申超出 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

中錄尚書如故 善曰肅肅密音也廣齊謂詔託公後事以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善曰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

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 善曰禮記曰衛有太

既往齊君趨車 齊侯趨車而行哭 善曰禮記曰衛有太

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

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在 不釋服而往遂以徽之也非

曰齊景公遘于雷晏子死公擊驅而馳自以為為遂下車而趨知

姓誰復於我耶 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 良曰棘盛也衛

有大史柳莊疾盛衛公當祭於朝聞之輟祭而視之齊有晏嬰

死齊侯行哭而問 公之云云聖朝震悼於上群后

臣字 恆音 慟於下 豈惟哀纏 一國痛深 一主而已

哉 善曰齊桓公禮記注曰恆恐也言萬國同戚宜如柳莊憂

息於一朝 濟曰聖朝天子也震動也群后謂百官諸侯也恆

恐也言諸公亡天子驚悼於上百姓及天下諸侯皆恐動於下

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

給節羽葆鼓吹 五臣本 班劍為六十人 謚曰文簡

禮也 翰曰節信也貴臣行者以執之羽葆以鳥毛為幢隨極

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 善曰莊子曰夫



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學無術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向曰乘機也言人機守其德以處  
於時萬物不能害 虛己以游當世不能擾其度 善子曰  
其真正之心也 曰方舟而嘔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能怒人虛  
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 說曰虛己謂自下其身而游於世  
當出之何能亂 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其度量擾亂

然後可五臣本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善曰淮南子曰  
夫貴賤之於身  
也猶條風之時麗也與譽之於己猶蚊蚋之過也莊子曰吾  
問於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二去之而無憂色何也  
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彼乎其在彼邪二去之而無憂色何也  
耶二乎彼何服至乎人貴人賤哉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良曰條風東北風也淮南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時過言  
不常也心忘其榮辱者則不以彼辱 經始圖終式免祇  
為辱不以絳綬為榮言齊地卒終也

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善曰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  
圖終首字營立園周易曰與  
抵悔 濟曰經理圖謀式用祇大克能也言理事於始  
謀身於終用免大悔者誰云能備此事措公實有之 是以  
義結君子惠活庶類言象所未形作刑述詠

所不盡善曰國語曰夏馮能平水土以品與庶類者也謝  
慶緒於都敬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  
曰庶衆也公之美德言而狀之者非  
所能見也述而詠之者非所能盡也 故吏某甲所感逝  
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然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捨晝夜傳成體向

之遺則善曰禮記衛孔理鼎銘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  
善曰禮記衛孔理鼎銘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  
善曰禮記衛孔理鼎銘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  
善曰禮記衛孔理鼎銘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

晉功總領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曰其勳銘于景鐘  
章昭曰景鐘景公鐘也 濟曰衛大夫孔理有大功銘之於景  
鐘死銘銘於景鐘則法也 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  
以表德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子碑曰刀刊玄石而  
刻也玄者石之 其辭曰

辰精感通昂靈發祥善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  
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  
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星者君之精同據與興齊木德  
故曰辰精春殺在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生於豐通於制度毛  
詩曰長發其祥 向曰辰星土水也感運謂齊水德也蕭何票  
昂星而生齊帝則蕭何後也先言齊帝者欲明君臣相合之義  
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善曰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  
臣感昂宿以生故曰惟良也尚書  
大傳曰元首明也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天鑑作監  
本 說曰元首君也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璿曜鍾武前王善曰言君能鑒照璿曜七曜之道陳武前  
王而受璿也毛詩曰天象鈿在下有命既集  
尚書曰在璿璿玉璿以齊七政班固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  
也璿璿武跡也前王謂先代明王言 欽若元輔體微知  
齊能監七政之道繼前代之王也 欽若元輔體微知  
章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璿曜山文曰班班將軍大漢元輔  
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濟曰欽敬若順也元輔  
即諸公也言其體微之事以見其明也章明也 永言必

孝因心則友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毛詩曰因  
心則友 翰曰孝友之道因心而生不在於  
外 仁洽兼濟愛深善誦善曰莊子仲丘謂老聃曰兼  
愛無以此仁之情也論語顏

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 觀海齊量登嶽均厚善曰班  
固曰觀海於茫茫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乎其若  
海也觀象曰容容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岳而扣眾山之逆漣莊  
子老聃曰至入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  
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 說曰言其道德深高  
如觀海登嶽均齊 五臣茲五臣本六八元斯九善曰呂  
其器量厚德也



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  
於生也諸葛魯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  
拔六 良曰亦有五賢臣兼褚公此為九也 內暮帷幄外曜

台階 善曰東觀漢記出祖樂曰前將軍節高與謀謀帷幄  
黃帝素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  
女主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章書音義三階  
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顛曰三公上應三台 濟曰善善策也

台階星名三公 遠無不肅通無不懷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無不肅通無不懷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善曰國語於公謀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位也曠星光也 如風之偃如樂之 善曰國語於公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碑文下

王簡栖 善曰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山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浮名  
杜口謂不言然語尋倫者必求安於九疇談陰  
也餘同善注

陽者亦研幾於六位善曰眞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  
其子曰我不知尋倫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  
曰陰陽分陽常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之  
九疇時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  
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

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極大極之致善曰此顯言  
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  
成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之象  
儀向曰三才天地人也翰曰太極天地之始言之不

可以已其在茲乎善曰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  
向謂饒賤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然矣繫  
也如是良曰已止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然矣繫

所筌窮於此域善曰因辭以明理也故交繫之所明窮生  
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論曰得象得魚而忘筌筌猶魚之筌  
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得象得魚而忘筌筌猶魚之筌  
繫辭也筌期也則稱去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善曰

此域謂道也則稱去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善曰  
混盤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混盤之彼岸  
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  
王遠斐辭注曰說謂也混盤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  
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受安樂盤彼岸山者喻  
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在任大高山者喻安樂盤也

論曰亦以混盤為彼岸也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  
故名號絕彼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  
岸謂覺悟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

於無則俯弘六度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  
則弘六度以明有體摩訶薩經注曰無可得而推之而入無  
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

德斯行故雖無也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承  
無言無不承有也魏都賦曰高謝離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  
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端經曰行六  
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經以一心為禪也  
向曰謝去也持戒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  
以廣仁義也持戒謂欲信有信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  
禪定以守靜也智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  
慧以通其理也

終始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  
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  
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  
見其法性之不見其首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  
知其體性質相者也隨而求之仰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

由之不可以學地善曰法蓮花經曰昔住學  
勝摩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生住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  
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  
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其理不可習習所生  
以言不可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習所生  
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滅也蘊積也

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善曰于幽  
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  
時皆伐無私鐘與焉論衡曰呼於玩谷之中響亦應禮記曰善  
待問者如撞鐘叩之而應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受  
無聲不持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乎何適莫之足嬰  
翰曰幽深之谷本無風情有聲至則必谷之響大鐘虛其體  
以受扣物亦如是無私也

况法身圓對規矩具立  
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也

善曰圓對身有威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髮經曰涅槃界者即  
其如來對身有威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髮經曰涅槃界者即  
千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備筆維摩經  
序曰眞權無諱而動與事會號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  
也眞立謂與眞味之道相會而帶闍一音稱物官商潛

也眞立謂與眞味之道相會而帶闍一音稱物官商潛

也眞立謂與眞味之道相會而帶闍一音稱物官商潛

運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理類各得解脫周  
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賢者宮商角徵羽也 良曰言道  
合萬物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訖生王室 善曰如來佛  
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乘異謂之為如復有知解故名  
剛來世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真如無復有知解之名  
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出作佛託生天竺  
如維摩經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  
史善勇曰利見天竺左氏傳曰會子逃謀王為子也 向憑五  
街之戰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通之神驥乘五  
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  
四衢之載蓋梁代諱街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  
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遂載而觀之說文曰出弱為秘論  
語曰五乘也載車上橫木也秘救也言人為不善有開八正  
如逝川之流日夜不止而如來化救之使濟矣 開八正

之門大庇交喪 善曰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  
平路坦眾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入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  
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禪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  
失其道者交喪 善曰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  
於是在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渚  
五臣本 波酌而不竭 善曰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  
作浚 波酌而不竭 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鑰易開  
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離鍵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鍵門  
能與於此遙源渚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天下之至神孰  
不竭莫知其所以也 善曰玄關幽鍵謂道之深遠也關鍵皆所  
以通於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後深也 行不捨之檀而  
施聲洽羣有 善曰夫心愛眾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為  
斯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施不慳是名  
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  
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

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良曰捨唱無緣之慈而澤周  
止也檀惠也洽偏也羣有謂萬物為緣眾生為緣則慈無所寄  
萬物故大士之慈離於眾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慈無所寄  
茲異為真實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盤廣不知之若塵  
經曰無緣者不任法相反眾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  
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照  
行慈故為演勿照之明而鑿窮沙界 善曰明盡則照窮  
無緣之慈演勿照之明而鑿窮沙界 物明盡則照窮  
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  
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窮沙界若僧肇論曰至  
所有妙數佛世界如是不盡者故以無導云機之權而功濟  
無私萬物無不盡者故以無導云機之權而功濟  
私照之明而鑿極於沙數之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  
塵劫 善曰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  
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之智  
辯云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  
土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此於微塵數其劫復過是翰  
曰導引也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善  
曰導引也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善  
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九矣哉又曰四營 然後拂衣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後拂衣  
雙樹脫徒金沙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 濕槃經曰  
邊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濕槃經曰叔向拂衣從之 濕槃經曰  
言如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雙樹間脫徒於金 惟  
妙如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雙樹間脫徒於金 惟  
沙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也樹謂雙樹也徒復也 惟

况惟惚 五臣 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惚惟恍惟惚無形不繫於  
物鍾會曰一者其上不礙而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  
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惟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  
僧肇曰法若任則從未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過三出則有道  
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向曰况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

况惟惚 五臣 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惚惟恍惟惚無形不繫於  
物鍾會曰一者其上不礙而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  
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惟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  
僧肇曰法若任則從未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過三出則有道  
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向曰况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

况惟惚 五臣 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惚惟恍惟惚無形不繫於  
物鍾會曰一者其上不礙而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  
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惟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  
僧肇曰法若任則從未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過三出則有道  
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向曰况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

况惟惚 五臣 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惚惟恍惟惚無形不繫於  
物鍾會曰一者其上不礙而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  
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惟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  
僧肇曰法若任則從未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過三出則有道  
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向曰况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

况惟惚 五臣 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惚惟恍惟惚無形不繫於  
物鍾會曰一者其上不礙而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  
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惟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  
僧肇曰法若任則從未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過三出則有道  
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向曰况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

况惟惚 五臣 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惚惟恍惟惚無形不繫於  
物鍾會曰一者其上不礙而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不礙其下  
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惟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  
僧肇曰法若任則從未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過三出則有道  
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向曰况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



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身歸涅槃復無質也物質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

無為之寂不撓焚煖堅林不盡之靈無獸大矣  
善曰各有所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

世界為大千世界非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為三千世界大千世界為

出家人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

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餽切涅槃

經曰佛以千變應眾其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樹間如

大涅槃經曰世尊向默連禪河力士地聖固林雙樹間般

涅槃於天冠蒼邊開維僧摩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任

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如實不滅度常任此說法也

行其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然無礙於三千大千世界雖

堅林謂眾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其

空難盡其聖靈虛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  
善曰聖靈虛

任世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丈王既沒漢

書張釋之入涅槃也象教謂為穿鑿異端者以違方

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謂為穿鑿異端者以違方

形象以教人也陵夷頽壞也  
為得一善曰裁安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

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委杜預左氏傳注曰方也云得一

者鍾會曰一亦道也向曰正法既沒人多穿鑿異端競起

真自以為得道相執理以音聲求順非辯偽者比微言

於目論善曰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

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而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

六臣註文選 卷五十九

機大將軍宴會詩曰縹緲既振謝莊為沈慶之否劉義宣書

謂遠則縹緲復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立能整頓

之綱紀繫絕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如此人有細帶

也陰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  
善曰華嚴經曰不

劉蚘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偏此則彌

布福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真

際實際法華經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

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一切法華能行正

法以濟眾物如雲陰真境火宅之難乃涼也照境也

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  
善曰劉蚘曰慧日又曰

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兩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

康頭陀心經云苦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昏長夜大聖尊

乃說見法康衢道也言此丘演說佛化萬物見明如日照

於道重深昏暗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善

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

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然道生

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四十七品五乘通大七品經說

八正道分統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

晉軍也晉興伐齊使規之齊使使者使將亂齊樂而晏子

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

間折衝千里之外  
九十九種無藩籬之固  
善曰邪黨

者晏子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素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

九十六種論議辯云論曰城地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

被教肆南移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

無窮濟曰方廣佛號也教周魯莊親昭夜景之

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



聞馬曾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  
 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莊王元年五月  
 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曾莊公  
 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  
 地即行七步聖子曰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  
 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  
 難而此堂猶集在宜成作須蔡謨云今發王命無先帝好佛  
 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向曰周先帝好佛  
 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曰佛生之日也統曰漢明帝  
 畫佛像以崇其法也然後遺文間去出列刺察相  
 望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  
 翰曰列刺 澄什結轉於山西林遠有隨乎江左矣  
 佛塔也 善曰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  
 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塗掌掌千  
 里外事皆敬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  
 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  
 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  
 王彼至萇子蓋相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  
 詔曰使冠蓋相望結轡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  
 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暹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  
 至京師王蒙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不遠還吳  
 入剡王義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後還吳入襄陽南  
 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不遠還吳入襄陽南  
 達荆州欲往羅浮屈尋陽見盧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  
 五年述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  
 左春秋命履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統曰道林惠遠二  
 僧名並有高道之僧也結轡謂教跡多也 統曰道林惠遠二  
 道皆游於吳 頭陀者沙門釋慧崇之所立也南  
 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 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  
 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  
 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動行燭涅盤也周易曰  
 漢滌沙雲海賦曰灑灑若汗又曰灑灑若汗又曰灑灑若汗  
 良曰沃流也蕩動也 北則層峯削成

日月之所迴薄 善曰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  
 曰何恐日薄於西山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善曰左氏傳  
 齊曰迴照也薄迫也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善曰左氏傳  
 過曰紆餘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 東望平臯千  
 里超忽 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乎 信楚都之勝  
 地也宗法師行繫挂壁擁錫來游 善曰毛詩曰有  
 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衍挂壁行束脩其心錫錫杖  
 也大智論曰苦薩常用錫杖經傳佛使莊子束脩其心錫錫杖  
 也 統曰挂壁比有德 以為宅生者綠葉空則綠發  
 也 統曰挂壁比有德 以為宅生者綠葉空則綠發  
 起 統曰挂壁比有德 以為宅生者綠葉空則綠發  
 善曰言身從綠樹成綠亦斯發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綠生  
 見僧肇曰身從綠樹成綠亦斯發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綠生  
 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  
 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老緣死死緣苦苦緣滅  
 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  
 諸法 良曰宅居也言知綠葉皆空虛則有綠之心廢也  
 存軀者感理勝則感云 善曰感則起相受生感萬法雖廣  
 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感則起相受生感萬法雖廣  
 生者受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感而感自云  
 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有道理道勝則迷惑也云無也 遂  
 欲捨百齡於中身徇騰膚於猛鷲 善曰禮記曰古  
 亦命唯中身徇騰膚於猛鷲 善曰禮記曰古  
 漢書臣瓚注曰三身從物曰物李七難曰猛鷲陸龜龍體  
 膚肉也猛鷲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萬物也鶴龜相因  
 是諸天王化身作鷲逐此鷲鴉來投我稱己身為肉與鷲代鷲  
 也 班荆蔭松著久之 善曰晉書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荆  
 解曰山中入芳若若飲石泉芳蔭松著久之 善曰晉書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荆  
 向曰班荆蔭松謂山野之居班荆也 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善曰沈約宋孝武皇帝則

人瘋癲之室安之以生茅高誘曰諸長一丈高一丈而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茅蓋也爾雅曰此廡也宋孝武皇帝時象立方後軍長史江夏

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觀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觀字思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觀秀才濟曰江夏郡名牛職處也會稽郡孔君本蜀也諱名也

為之雜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善曰周禮曰雜草下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翰安西將軍鄧州刺史

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無與字宗善曰沈約宋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鄧州復為宗基表刺立禪誦

之堂焉善曰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

單定解脫三昧到禪者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也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大迦葉也言斗數煩惱以歸正真後有僧勤法師身節

苦心求仁養志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節節曹植報而得仁莊子曰纂修堂宇未就而沒善曰國語祭公養志者忘形也纂修難追藏舟易遠善曰魏太祖曰纂修其緒也高軌難追藏舟易遠祭橋玄文曰

德德高軌汎變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不可逃翰曰執跡也莊子曰藏舟於壑方以爲固變化之不可逃翰曰執跡也莊子曰藏舟於壑方以爲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僧徒閱其無人椽衰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善曰周易曰闢其戶闢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椽也椽椽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

曰椽棟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善曰蕭子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濟曰洪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善曰禮記名細猶繼也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善曰禮記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不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良曰言祖襲武王尊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

昭明升舉此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善曰尚書曰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車輿輪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向曰格至光開惠澤與復續壞之理也

以惟勸舊物康濟多難善曰周禮曰惟勸舊物不其命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翰曰帝命惟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多難翰曰帝命惟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

為君之道也康安也步中雅頌驟合韶護善曰禮記曰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向曰韶舜樂護湯樂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正樂也

區九譯沙場一候善曰十洲記曰炎州南海中萬二千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彼于流沙解朝曰東南一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言少邊患也粵在於建武焉善曰非常之事也一候者言少邊患也粵在於建武焉善曰

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為建武乃詔西中郎將鄧州刺史良曰粵辭也建武齊帝年號也乃詔西中郎將鄧州刺史

史江夏王觀政潘維樹風江漢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鄧州刺史

事西中郎將鄧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家君親政于商軍曰彰善舉惡樹之風聲潘曰江夏王蕭寶玄明帝子也潘謂諸侯也維樹也言使觀政作藩籬故一隅也江漢即鄧州也

也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善曰方城謂楚龜蒙也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善曰方城謂楚龜蒙也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善曰方城謂楚龜蒙也

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 統曰方城楚也 龜蒙魯也為救為宰擇英國之令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 訓而咨於故實言江夏 政肅刑清於是乎在遠將 王為鄂州亦有此事也 江夏 政肅刑清於是乎在遠將

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善 曰其敦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 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館字士穆為江 夏王鄂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 事也 翰曰誼為江夏內史為王幼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 事也

智刃所遊 五臣本 日新月故 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 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知厚入有間無忘其所能也 向曰明智之理 語于夏曰日知其所以無忘其所能也 向曰明智之理 斷割之道如刀刃之利善政來者為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善曰端應經曰如葉二弟問法 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 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 統曰虛心求 物得道既勝實自歸之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

幾人立慨深覆篋悲同棄井 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 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為泉猶棄井也 孟 曰概恨也篋土籠也有以籠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篋之土而 不成山者有掘井雖深及泉而棄 因百姓之有餘閒 者皆喻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立也

天下之無事 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 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養長 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向曰問西都賦 庀 徒撥日 各有司存 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計右官官其司杜 預注曰庀具也匹婢切毛詩曰撥之以日作為 楚室 誦語曾子曰邊巨之事則有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 心競 善曰周易曰沈以使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 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

巨丘被陵因高就遠 翰曰巨偏也因高丘層軒延表 起高樓故曰就遠也

茂 上出雲霓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魯軒王逸曰軒樓 也說文曰南北曰表東西曰廣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 上陵清雋 向曰魯軒廊也延長也南此曰表也 飛閣 透迤下臨無地 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 旗多遠移王逸曰遠後而長後與迤音 義同楚辭曰下嶢嶢而無地也上冢廊而無天 夕露為珠 鏡曰遠迤相連貌言閣高下臨見地若無也 夕露為珠 網朝霞為丹雘 濟曰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丹雘以赤飾 也 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善曰山海經曰 有木焉名曰楸休葉茂狀如揚其枝五衢花也故離騷云菲 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 之首山曰鶴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 穀風之木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華亦其光照下地亦此 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良曰 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 四照即 崖谷共清風泉 相煥委委寶相永籍閑安 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浪 色微妙其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 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濟曰煥亦清也 金委實相言佛之靈象也 息心 善曰義終焉游集 善 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 息心 善曰義終焉游集 善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原故名山門勝鬘經曰是故出尊 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 向曰了義 法師釋曇珍業行溥脩理懷淵遠今屈知 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善

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 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 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章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 有銘銘者論議其先祖之德美功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 其名焉 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 言時稱伐 五臣本 者必錄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善曰左氏傳曰李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夫鍾伐莒也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  
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郭美  
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功不絕積也  
影象庶髮髻乎衆妙 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  
玄衆妙之門 翰曰寓寄也 雕篆謂文字也庶近也影象之門  
不分明貌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謂亦不明乎庶象之門其

辭曰

質判玄黃氣父清濁 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  
濁重者下爲地 向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善曰周易曰  
天地初分爲地 向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善曰周易曰

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蛟行  
吟息蠕動蚺蚺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覽賦曰德美乘而  
融融播萬族乎一 淳源上派澆風下躓 善曰莊子曰德  
區 融融播萬族乎一 淳源上派澆風下躓 善曰莊子曰德  
區 融融播萬族乎一 淳源上派澆風下躓 善曰莊子曰德  
區 融融播萬族乎一 淳源上派澆風下躓 善曰莊子曰德

下躓垢濁也 愛流成海情塵爲岳 善曰瑞應經曰感傷  
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爲岳爲善日積亦見多爲  
惡日積亦多也 向曰愛欲之積爲岳爲善日積亦見多爲  
流水成海情相積積若塵飛爲岳 皇矣能仁撫期命  
世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  
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姓曰能仁京此忍立俯來按按故  
王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期謂千其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爲仁聖撫應千之期而命

出於 乃瞻中土聿來迦衛 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又曰  
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天乃瞻顧中  
維羅衛者天地之中也 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瞻顧中  
土聿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之國 奮有大千遂荒三界

奮有大千遂荒三界

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  
等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土又曰劫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  
火宅救濟衆生也 殷鑒四門幽求六歲 善曰毛詩曰殷  
日太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迴  
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天子出城西南門天帝化作病人迴  
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患天子出城西南門天帝化作病人迴  
太子曰善哉唯是爲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  
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善薩即捨棄淨衣以布地正居坐六年  
一昧不食箕坐六年 善曰法言曰善薩即捨棄淨衣以布地正居坐六年  
云幽求 亦既成德妙盡無爲 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  
六出家者爲無欲法瑞應經曰吾虛 帝獻方石天開  
夫樂靜無爲無欲法瑞應經曰吾虛 帝獻方石天開  
心樂靜無爲無欲法瑞應經曰吾虛 帝獻方石天開  
池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置池邊天帝知佛  
用洗衣又頻那山上取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鉢  
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  
用名爲指地地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善曰瑞應經曰時  
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  
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茂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地  
其樹自然出無所攀地土素有名樹名迦和絕大脩好 通莊九  
折安步三危 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爲益  
體奈何數東此險難者東方朔識子曰飯食安步于易農  
尚善曰寶三苗于三危 良曰次折三危並山名言佛之神  
通不以山爲阻險皆通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善曰頭陀  
安步而行也 阻道也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善曰頭陀  
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小道邪師入佛性海搖風息  
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翰曰破  
謂其應感也 著山廣運給園多士 善曰舍城者經曰佛  
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  
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  
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向曰著山謂者關 金粟來儀文

金粟來儀文

金粟來儀文

金粟來儀文



殊戾止 善曰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

告文殊師利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也戾止 銑曰

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也戾止 銑曰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

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良曰乾天順乎人孫

也天動而地安而佛應之以順人性性始不巳法未不然

今則無滅 善曰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

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也 象正雖闌希

濟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 象正雖闌希

寒未缺 善曰墨無雜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百年像法一

闡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

王弼曰無象無聲無無所不通無所不住 翰曰象正謂

來正法闡微然其無為之道未缺也 於昭有齊戒 臣

本字 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拙 明陶反協韻 善

式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供烈揚雄解朝

曰不足於法漢書音義章昭曰拙也音高明拙切叶韻

爾喪於法漢書音義章昭曰拙也音高明拙切叶韻

德用舉大美備其壞法 純曰釋經大津並佛法也拙得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善曰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

置手之所也禪靜慧智攸所也 倚 五臣本 據崇巖臨

通壑 善曰楚辭曰夕馳驅馳觀也

衡霍 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相黨為備他衡霍

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得奇絕則以湘漢以為備他衡霍

他之小衡霍如推阜之小湘漢則以湘漢以為備他衡霍

皇幽幽林薄 善曰毛詩曰周原朏朏如給于林賦曰

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曰深草曰媚

茲邦后法流是挹 善曰毛詩曰媚茲一人 銑曰媚姿

本此佛法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善曰維摩經曰佛身即

而絕佛法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善曰維摩經曰佛身即

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

耳鼻舌身心已過 翰曰茂盛也三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

盡明言江夏王感此真氣盛也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

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

言靈宇戴懷輿昔 善曰毛詩曰昔言願之楚辭曰昔之

靈宇寺也 丹刻鞏飛輪奐 離立 善曰左氏傳曰丹栢

昔倫也 丹刻鞏飛輪奐 離立 善曰左氏傳曰丹栢

杜預曰刻也 毛詩曰如鞏斯飛君子攸濟鄭玄曰鞏者美

之奇異也 禮記曰晉鞏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

故輪焉美哉矣焉 岳嗣中說曰未央殿東有鳳皇殿春秋

元命苞曰大雉為鳳凰即鞏文子謀曰鳳皇立焉 濟曰丹

文章貌鞏雉也 離鳳也言丹青文高也 象設既闢

容已安 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

貌 向曰象謂佛之形象也 闢開也 辟谷潤澤之 桂林冬

煖於松疎夏寒 善曰楚辭曰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爾雅曰

辛而冬 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善曰深謂樂空也 煖暖也 桂氣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潘西振貞石南刊 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幢建

之 良曰勝幢幢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名昭昭本

公彞緇字景業南陵 五臣本 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

景業又曰蕭氏之光蕭何居師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

東都鄉中武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准除今慈過

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

陵人 翰曰晉分東海郡為東蘭陵蘭陵為南也

穆契

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

受錄善曰王命論曰暨于穆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裹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帝受德圖向曰稷後燬次周代尚

書班德於孔子曰五帝受德圖向曰稷後燬次周代尚有至德伏虎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行

舜故成錫起為天子商武湯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也圖錄並天子將與之符應

以寧亂魏氏時乘五臣本於前皇齊擇符於後

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又文武康僅克安民

同局曰時東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謹符出地

統曰蕭何曾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主乘天符而

為天子齊帝又握天符而為人主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善曰尚書曰

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良曰靈源神基謂諸

峻也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

蓋當時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考諱承之字嗣伯少

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太祖即位追尊曰

也高帝也考景皇帝令道居貞卷懷前代善曰蕭子

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

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坤尼

父貞正也言含道居正可卷懷前代齊曰考公含辰象之

秀德體河安之上靈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

之精雄聖四續之精仁明向曰謂編也辰象曰氣蘊約

月星也河岳之精靈惟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也

風雲身負日月善曰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吐

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佐平之曰子其意

曰鐘積也身負五臣本立行五臣本可模五臣本置言成範

日月言其明也五臣本作身字五臣本作從才

英華外發清明內昭五臣本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

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孔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

發也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向曰範法也統曰外謂貌

也內謂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善曰統經曰夫者

心也

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翰曰簡久遠大之方率由

斯至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

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方道率自

由用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

不知善曰毛詩曰永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者昭昭若

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善曰傳子

臣闡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數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

春秋漢含厚子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然猶日月麗乎天

四瀆江河淮濟也六幽允洽一德無爽神靈日照光

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翰曰六幽天地萬物

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善曰論語顏回曰仰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况其近者乎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

而治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善曰漢

也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

所詳今可得五臣本略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

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此略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曰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其事此支可略而不言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善曰水德謂宋也左傳王孫滿曰今周德太祖龍

躍侯時作鎮淮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候佳節作鎮淮泗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升為天子也侯待也如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

仁夕揚之志中夜九迴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仲之力也如九迴鏡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之驚不安之志思慮也揚揚也龕堪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善曰向曰龕勝也切深圖密慮眾莫能窺公陪奉朝

夕從谷左右善曰漢書劉向疏曰知不可不深蓋同王于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善曰周書晉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言安陸之見起子聖懷發言中旨善曰晉中興書委任同此年也起子聖懷發言中旨善曰晉中興書

動靜顧問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堂綸詰善曰蕭子顯為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謂相如也如如絲

捷游王門焉言王初為宋劭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詰謂為中書郎也綸詰謂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天子制物之言使其掌之也

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權以顯覆王遂注曰言已見先賢若蘭桂之名也劉琨勸進表曰茂樹覆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鐵曰芬香也言其德如蘭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帝出手出房所立其權盛尊神用專精威原封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倉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頰長大精翼白衣青光宋震東方木也精所謂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出于震曰衣青光者亦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善曰蕭子顯齊書取其木色也江東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首以白茅以為社毛謂曰俾侯于魯向曰太祖既立位乃封縹上以立其社受瑞折珪遂荒雲野善曰周禮曰典瑞也俾使也

帝難其人善曰漢書陳彭澤屬安陸故言之式掌儲命謂儲君太子也帝難其人謂帝重之如此人難有也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獨轉太子

允信為儀向曰協隆二善仰敷四德善曰晉中興書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出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出子齒於學其一日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日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入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節義貞周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善曰漢書曰武帝望苑使通賓客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良曰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苑使通賓客

博望

博望

博望



從其所好言獨贊助太子是博望死之  
載有光輝也龍樓太子門名峻高也  
喉脣 善曰國語史蹟謂趨避曰夫事君者禮過而賞善

負斧衮孔融張儉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 濟曰言獨侍  
太子獻其事何可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宸牖之間臣諫  
不曰喉脣謂出納言辭 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 善

東觀漢記曰樊光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禮記曰  
漏刻謂宣太子之言出於外 前暉後光非止怕受 善

世禮云王言如絲也言意也 前暉後光非止怕受 善  
本傳授 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  
有光暉非止與伯也 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善曰蕭

常百官所授同也 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善曰蕭  
書曰編憲待中越絕書曰吳王欲圖闔天得子胥也  
為上賢無待中越絕書曰吳王欲圖闔天得子胥也

惟允劬勳增華 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  
納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劬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良曰編憲待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待中出則陪乘佩

璽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劬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良曰編憲待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待中出則陪乘佩  
子而益其榮華也 伊昔帝唐九官成事能豹臨殿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善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迷碑曰迷遷會稽太守准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 都會殿  
關河之重決決大邦 號曰姑蘇地名切重也 善曰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

負提 善曰物極阜薛琮注曰敷盛阜大也今為此員漢  
也西京賦曰百物聚阜薛琮注曰敷盛阜大也今為此員漢  
書曰天子鐵方千里提舉百舉并臣墳案舊說云提舉凡為

大舉限曰李奇曰提舉百舉并臣墳案舊說云提舉凡為  
封限 善曰會稽人皆都會於此郡也殺大阜盛也限封  
謂地之頃多也 全趙之袂服叢臺方此為劣 善

謂地之頃多也 全趙之袂服叢臺方此為劣 善  
都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袂服叢臺之下者一旦  
成市也 齊曰全趙謂趙國也袂服謂美人服也叢臺趙王

臺名也言趙趙盛比 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 善  
之吳郡其為踴也 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 善  
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有相摩挲袂成霧揮

汗成雨吳都亦 乃鴻鸞舊吳作守東楚 善曰蕭子顯  
何反稱盛也 乃鴻鸞舊吳作守東楚 善曰蕭子顯  
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

何反稱盛也 乃鴻鸞舊吳作守東楚 善曰蕭子顯  
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  
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故也 弘義讓以昂君

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故也 弘義讓以昂君  
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 五臣本上德緩用中典  
善曰論語識曰伯夷齊義讓能舉于寶晉紀曰丁固文苑

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 五臣本上德緩用中典  
善曰論語識曰伯夷齊義讓能舉于寶晉紀曰丁固文苑  
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易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

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易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  
以德不德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收哉老子曰上  
刑平國用中典 疑獄得情而非喜 善曰漢書曰張湯

刑平國用中典 疑獄得情而非喜 善曰漢書曰張湯  
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以下宿訟兩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善曰哀其有罪 宿訟兩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善曰哀其有罪 宿訟兩  
讓而同歸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  
相責讓 濟曰宿有爭訟也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

相責讓 濟曰宿有爭訟也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  
收之緝熙我庶不能尚也 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  
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

收之緝熙我庶不能尚也 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  
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  
相公曰加之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鄭收字伯道為吳

相公曰加之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鄭收字伯道為吳  
收之緝熙我庶不能尚也 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  
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

收之緝熙我庶不能尚也 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  
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  
相公曰加之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鄭收字伯道為吳

收之緝熙我庶不能尚也 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  
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  
相公曰加之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鄭收字伯道為吳

收之緝熙我庶不能尚也 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  
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  
相公曰加之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鄭收字伯道為吳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郡太守吳人缺死收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收乃輒出倉米一

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 翰曰其政 德與八風俱翔

今以近及遠先行於已而及於人也 德與五材並運

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德與五材並運

向曰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五金木土也 德與五材並運

懷適無不肅 善曰阮嗣宗勸晉王 德與五材並運

之犬牧人不親晨飲 羊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

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藪名龍有五六

老父老何乃八十餘龍遷相率共送龍人藪有羊龍見五六

時更尚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

下車以來狗不吠吹受一民間老龍在會皆號為一錢

故其力來祥龍謝之為選受一民間老龍在會皆號為一錢

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

朝抄其羊以誅布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

其羊也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善曰漢書百義曰書刺

臣廷同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善曰漢書百義曰書刺

苦克失職者察吏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

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

日倪寬為郡內史課職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織屬不絕課更

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

里之統者也 良曰功最萬里言風化居深門之中總萬

居近侍兼饗戎秩 頌號騎將軍 濟曰謂入為侍中

兼驍騎將軍也 當 侯府寄隆諸端任顯 善曰魏延康

也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

翰曰侯府宿衛之官也諸端任顯謂顯為太子詹事也 東

西兩晉茲選特難 向曰謂此官晉朝 羊琇願言而

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善曰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

若得天下左指我為領護軍太子營事武帝許之後武帝即  
征瑒比衛將軍不得管軍故云願言匪徒也又謝琰征  
先有功為輔國將軍領  
太子營事故云後至  
蕭子顯齊書曰顧暉中領軍太子營事良曰持其  
政善之功可待成於此時也今善績功斯良曰持其  
善嚴王器彌固善曰善豈泰遠碑曰乃撫京邑撫齊禁  
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守其所職王器謂太子  
子也為管軍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爾蓋也  
馬兕神

卑地均分陝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採禹  
植書曰召以與周公受分陝之任地也輿曰此岬出為會稽  
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卑地也其地  
肥沃故云神卑分陝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邵公主之  
今岬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其美也陝  
地名江左以來常處斯任已來遷求此任也東渚

鉅五臣本海南望秦稽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山  
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治水  
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號曰巨大也  
言會稽東者大海也秦淵戴胄萃藿柯蒲收在善  
望山會稽山二山之名

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王萃淵戴左氏傳曰子叔為  
政不惡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藿蒲之澤良曰言聚人  
藿藿之澤也藿藿草也收所也言會稽有奈亦如在藿藿  
也貨殖之民千金比屋五臣本作室字善曰漢書曰

有所并也清曰言家郭慶之內雲屋萬家善曰徐幹  
家皆有千金之貨也郭慶之陳情詩曰  
郭慶之

難詳向曰言此郡多盜言憂富雖刑政繁倍  
盜未足云多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崩  
盜未足云多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崩

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  
焯音明號曰漢王遵治京兆功劾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

山橫行剽劫良人漢為治二句之間賊亂渤海亂繩方  
蓋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  
斯易理善曰漢書曰上以蠶絲為勸海太守問曰渤海發  
事猶治繩不可不急也唯綬之狀後郡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  
注上下許焉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賊並起除同善

公下車數化風動神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絢出  
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懷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令  
化二郡威靈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動謝承後漢書曰陰脩令  
神行征艾湖上濟曰下車初至也誠恐既孚鉤距靡  
敷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誠恐既孚鉤距靡  
用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手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

已問羊失實矣問牛鈞後曰鈞致也馬券伍其價以類相推則先問狗又  
問羊然後及馬俛對者無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  
問其術為距也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鉤距以得事  
清也羊信鈞置距閉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奸不待緒  
路而緝為會稽誠心恐物為人明信則鉤距閉用不待緒

汗之權而奸渠公翦善曰尚書曰穢厥渠魁孔安國  
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若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做問長安  
老偷盜官長數人欲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安  
忽召諸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故色汗以偷長為吏遣歸  
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飽後以諸色汗其衣更乃坐里門  
出有赤色汗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清無假里  
治也言緝為政不待此許而對惡之長必見誅無假里

五臣本端之藉而惡子成誅善曰歌錄曰馮門陳太守  
作黑字端之藉而惡子成誅善曰歌錄曰馮門陳太守  
仁文武備具謀民不負後惡子姓編著里端號曰同善注  
此云惡者蓋後人書寫之誤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間也藉  
用也惡者蓋後人書寫之誤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間也藉  
假致法冷於里端端皆已誅也

情則哀矜而勿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覽字文鏡弘農人也  
本字比其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覽字文鏡弘農人也  
或字比其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覽字文鏡弘農人也  
而巳然終不加若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上老清為善  
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濟曰韓詩外

濟曰韓詩外

濟曰韓詩外

濟曰韓詩外

傳云老浦為犂也... 穎川時雨無以

豐其澤... 善曰趙波三輔史錄曰茂陵郭侯為穎川化如時

五臣本典郡...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曄為詔使登軍攬轡

成向曰... 老安少懷塗歌里詠... 善曰論語子曰老者安

德也... 莫不歡若親戚分若椒蘭... 善曰孫卿子曰大哉

音如椒蘭也... 麾掃每反行悲道... 善曰後漢書曰

變爭塗志遠... 善曰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

又曰侯霸字君房... 善曰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

留霸去信也... 行悲道... 善曰後漢書曰

會稽太守倫將去... 善曰後漢書曰

帝遣使謝之前... 善曰後漢書曰

其遠路不知... 善曰後漢書曰

結善曰漢書曰... 善曰後漢書曰

吾穎川盜賊... 善曰後漢書曰

道曰願從... 善曰後漢書曰

願陛下... 善曰後漢書曰

城漢池南顧... 善曰後漢書曰

西接燒武關路曾不盈千... 善曰漢書晉書義應劭曰燒

去河洛不盈千里...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夷傲古...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界也魏都賦曰...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東既濟曰...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剽四邑...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驅略古...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為以人患...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畜牛馬之類...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望歲時不息...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成羣...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取物阡陌...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悔欺...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上地...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裁於此者...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邊隙...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獨並夷...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 善曰魏

答陳琳書曰...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秋九月塞外...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城以備之...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早開曉開也...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疆場大駭...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大駭揚雄集...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陳明武帝年...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乃心北眷...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味聽朝不怡...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良曰怡悅也...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天子...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永明八載...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大駭揚雄集...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陳明武帝年...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乃心北眷...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味聽朝不怡... 善曰魏都賦曰蠻夷夷落張揖漢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旆遷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

濟曰揚舉也旆旌旗之屬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逆

征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子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逆

今首塗仁風載路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昔古威令行

郡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表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

郡安毛詩曰履歷之軌也贈行宏應聲曰郵當奉揚仁風慰彼

向曰令號令也載行也軌躅清晏車徒不擾善曰漢書

述也 銑曰軌躅車馬跡也清 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善

良謂道清滿而安擾亂也 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

于能來征塞陌多而滿道也謂餉 失義大羊其來久矣善

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 漢書名曰奏曰太尉楊賜等議以為解甲隔 徵賦嚴切

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呂相告秦秦雖與晉出於秦唯

百姓嚴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善曰漢書曰蚡謂韓安國

切也 首鼠兩端首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 公弱

也以前殘賊 向曰首鼠謂或前或後也蠹木蟲 以廉風孚以誠德

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

有奇節參到先候之蒙不與言但以籩一木水一杯置戶屏

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見其微意良久曰蒙是欲贖太守

也水者欲吾清也按大本籩欲吾意強父曰蒙是欲贖太守

開門袖賦也於足歎息而深察在臆果能抑憂助弱以與政

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

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速來郭門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

以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似金如粟而弗觀馬

重信得人心皆止類也 五臣注同 金如粟而弗觀馬

如羊而靡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明人馬

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入廄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金馬還之 濟任同言雖賤如羊 雖雉必懷豚魚不奕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頗傷稼犬牙綠界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視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此耳異

也具以狀言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 賢子有仁心此三異

德也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矣也 由是傾巢

舉落望德如歸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 左氏傳曰衛

感其仁惠皆傾巢而來也 推直 髻髻 首日拜門闕

漢書曰尉陀推髻而歸 推直 髻髻 首日拜門闕

成韻善曰尚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蒙等慕化

歸義作詩三章也 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 禮義既敷威

刑具舉善曰韓詩曰獬豸為直也 濟曰敷布也 彊民曠俗

反志遷情善曰韓詩曰獬豸為直也 濟曰敷布也 彊民曠俗

並切 翰曰彊暴之人曠惡之俗皆 風塵不起因固

本依 寂寞善曰東觀漢記曰蔡形為盜太守野無風塵

空虛 富商野次宿秉停苗善曰國語叔向曰

也 富商野次宿秉停苗善曰國語叔向曰

疇後漢書曰王波字稚子廣陵人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

宿於道苗詩曰彼有遺秉也野舍言不遇盜也秉禾長曰



蝗弗起豺虎遠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害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多去監奔至

九江東界者四散去良曰綠蝗蟲之食苗者豺虎北狄

獸之害人者感德仁德故不起為患遠跡避境也

懼威關塞謦靜魏曰比情謂也偵諜不敢東窺駝馬

不敢南牧善曰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諜賊反間為國賊

之虜大破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翰曰偵問也諜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有

謂齊在南畏齊德也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善曰

論曰振長策謂取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

策謀也席卷謂取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善曰楚辭曰龍駕

周章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標以連翩 銑曰龍駕紫蓋並

天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咸陽並為魏所都也

而進疾彌留歛焉大漸善曰洛陽咸陽並為魏所都也

彌留謂疾病不去其身也 耕夫釋耒桑婦下五臣本機

大漸謂病漸重將死也 耕夫釋耒桑婦下五臣本機

善曰曹植荀勗並曰機女投行農夫釋耒也 齊曰耒耕具

言耕夫桑婦感誦之仁惠恐其將去釋去作具有事于羣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

必至向曰落謂聚望城拊膺震動郢邑並求入奉

靈櫬善曰潘司仰而弗許良曰觀棺也潘

雙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慚

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

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

牛羊皆為都督荆州罷而悲號追慕無已言猶也

初竟有過於此二君故對而言之二君遠有慚德也神駕

東還號送踰境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猶喪還百姓露謂

自荆州還江東也吏 奉觴莫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

民哭送之出境也 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莫韓詩曰萬人顛頭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

曰人吏申祭號哭滿道悲泣 公臨危審王載貽話言

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 楚囊之請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銑曰臨危謂臨

終之時審正其意不至迷亂則遺於話言也

惟五臣本幾而彌固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

作雖字幾而彌固幾危殆也 良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

而潰言謂子更必城謂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

中矣將死不忘衛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猶處於國雖至危殆

必至

靈櫬

雙面

德

神駕

東還

自荆

震響

公臨

楚囊

惟五

中矣

其情

固也

我數

當居

大夫

勸

侍中

時皇

不迷孔安國曰菴錄也竟約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 銜曰皇上謂明帝未即位時也 簾錄庸用伊惟也 言明帝納政事之辰皆用惟始也 允朝朝端兼掌屯衛 謂將欲登用為天子先試用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素朝端忽為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良曰允信也明帝初為 間凶哀震感絕 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

**移時** 謂良久也 因遘沈痾繇留氣序 翰曰遘遇也 於身也氣序 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 善曰世祖武 謂經脩歲曰日夜憂懷備盡寬譬 帝戴榮緒晉 書賀脩歲曰日夜憂懷備盡寬譬 勉膳禁哭中使相望 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嘗中黃門朝暮餐食吳 志曰未嘗廢膳夜為不寢中使相望中使相望 帝遷食止哭中使相望不絕也天子私使曰中使 上雖外

**順皇** 曰內殺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 衣善曰毛萇詩傳曰服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諸愆遇 不御酒肉坐卧泣涕有山澤之意獨入叩頭竟解上意 若 良曰上謂明帝也皇言謂世祖意勸諭也 齊曰御食也 此移年耀 俱瘠瘠改貌 善曰爾雅曰瘠瘠也與耀同 天倫 之愛振古莫儔 善曰殺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弟 兄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 向曰兄弟天倫 及俯膺天眷 入纂絕業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 當也纂繼也言繼太祖之業而立也 膺 分命懿親台牧 并建 善曰尚書曰分命羲叔左氏傳高辰曰兄弟雖有 明帝分命近親在於台輔及方牧之任並立 對繁弱以 流涕望曲阜而含悲 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

路士濟夏后氏之橫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齊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 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 改贈司徒因謚 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 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 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翰曰玄言 擊 悅之麗蒙籀 直之則 善曰法言曰今之擊者非獨為之 如籀也漢書史籀今之文字須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 也悅中也喻禮樂衣冠之書 窮公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美麗也蒙籀皆古文之書 窮公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書有五體六枝章昭曰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號曰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 弈

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 良曰博弈之事也儲謂 蓄精思也弈秋天下之善弈也言王之弈思雖弈秋之儲思 無以競其 取睽之妙流睥未足稱奇 善曰周易曰茲 巧妙也 矢發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通賦曰養流睥而後號李 虎發而石開 齊曰取睽射也養由基善射流睥而後號也睥 邪視也 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庶庶盡盛德 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 善曰周易曰鳴謙君子吉中 接下思恭辨士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 虛懷博納幽關

洞開 善曰鄭淵甫為諸葛禱交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關 於開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開通以其妙理也 宴語談笑 情瀾不竭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向曰其情如波 譽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善曰孝經曰言 闡不可竭盡也 譽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滿天下無口過

路士濟夏后氏之橫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齊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 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 改贈司徒因謚 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 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 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翰曰玄言 擊 悅之麗蒙籀 直之則 善曰法言曰今之擊者非獨為之 如籀也漢書史籀今之文字須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 也悅中也喻禮樂衣冠之書 窮公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美麗也蒙籀皆古文之書 窮公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書有五體六枝章昭曰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號曰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 弈

路士濟夏后氏之橫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齊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 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 改贈司徒因謚 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 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 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翰曰玄言 擊 悅之麗蒙籀 直之則 善曰法言曰今之擊者非獨為之 如籀也漢書史籀今之文字須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 也悅中也喻禮樂衣冠之書 窮公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美麗也蒙籀皆古文之書 窮公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書有五體六枝章昭曰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號曰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 弈

于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眠蓋百代五臣

世之儀表千年五百本之領袖曾不愁魚留梁

擢奄及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

也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善曰潘岳

蹇叔者不相林史記胡亥五段大夫齊者不相林史

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善曰周易曰用九天

功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軌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

克播遺塵敵之穹壤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善曰毛詩商頌文也

是開金運祚始玉筐善曰全謂殷之先祖

不勝後故也善曰全謂殷之先祖

曰帝天也天命其降於有娥氏女在之生契善曰殷以

同善任故云然始王筐也三仁去國五曜入房善曰論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

亦白其馬侯服周王善曰

本枝派別因采命氏善曰微子之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善曰

崇基巖巖

自茲以降懷

崇基巖巖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善曰莊子孔子

載鼎載華有除有布善曰鼎華二卦

高皇赫矣仰膺

景皇

蒸哉質啓洪祚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鴻禧

命世興賢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岳



甫及申鄭女曰福祚與於子孫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應  
期誕德絕後光前 善曰齊五百年之期也曹植高上文帝  
帝詔曰元功盛德絕前絕後 故云絕後其賢德尤於祖考  
生賢德後世當更如此賢者 故云絕後其賢德尤於祖考  
故云也 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善曰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  
先也 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善曰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  
尹曰天之所生人使先覺覺後覺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  
民之先覺者也 善曰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先也 機以成務  
上天 善曰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先也 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也 夫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爰始濯纓清猷濬發 善曰楚辭曰  
可以濯纓纓毛詩曰濯纓而長發其祥 向曰於  
始濯纓謂纓初入仕時也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  
文陛透地魏闕 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  
陟半文陛以居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齊子曰身在  
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善曰  
曰文陛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 惠靈雷活吳仁風扇越 善曰  
陸機謝成都王駿曰慶雲靈露止於落葉 吳曰恩惠仁德  
如露之濡潤國之扇動也吳越二國名越為吳郡會稽二太  
守故 涉夏踰漢政成期月 善曰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用簡必從  
日新為盛 善曰周易曰日新其德是為  
成 濟曰夏謂荆州漢謂襄陽緬甸皆曾理也

草木不天昆蟲得性 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  
獸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天而得性也 我有芳蘭民胥  
攸詠 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良曰芳蘭其德也 羣

夷蝨蠹蟲嚴別嶂分 善曰嶂雅曰蝨動也 向曰蝨蠹動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居於山也  
其徒相從如雲之居而來 聖妻荷子負戴成羣 善曰班  
固漢書曰聖妻荷子負戴成羣 善曰班  
謂聖王曰聖妻荷子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  
子入海也 善曰聖妻荷子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  
言人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 善曰封禪書曰昆蟲開澤迴  
多也 善曰漢朝南夷及叩案之君  
閩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 善曰漢朝南夷及叩案之君  
長皆迴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也迴首請吏無願  
歸帝命以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  
者壽莊子曰聖也者猶於命者 彼蒼君如何興山止簣  
也 善曰罔無也彼蒼君如何興山止簣也 善曰罔無也  
毛詩曰彼蒼者天也興山止簣謂起士為山而未成少  
一簣之土而止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  
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簣也 四牡方馳六  
龍頓轡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  
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於扶桑王遂任  
曰四牡謂馬也言將乘馮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靜  
人難而曰御不駐頓下其轡光 斯民易仰邦國珍瘁  
陰已假謂絕死矣六龍曰御也 斯民易仰邦國珍瘁  
毛詩曰人之云云邦國珍瘁 向曰駒既死矣此下 齊隕  
人何所仰焉於盡瘁病也言邦國之人盡如病也 齊隕

晏平行哭致禮 繁駟而馳自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  
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趙祖  
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善曰晏子曰晏平仲故云晏平也  
昌國列邦揮涕 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  
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大宰曾公碑曰趙喪樂毅於  
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以手揮之也 趙喪樂毅於  
趙列國語敬姜曰無揮涕以手揮之也 趙喪樂毅於  
悲泣揮涕也 况我君斯皇之介弟 善曰左氏傳伯州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良曰君斯猶 哀感徒庶慟

哀感徒庶慟 善曰哀感徒庶慟 善曰哀感徒庶慟

哀感徒庶慟 善曰哀感徒庶慟 善曰哀感徒庶慟

哀感徒庶慟 善曰哀感徒庶慟 善曰哀感徒庶慟

哀感徒庶慟 善曰哀感徒庶慟 善曰哀感徒庶慟



**與雲陸**

善曰法思七略曰鬻甲第之黃髮建雲陸之差峨

**階毀留攢川汎歸軸**

善曰階毀也言用階毀至于

**野莫爭攀去轂**

善曰轂謂留其宿於國也留謂留其宿於國也

**諸號追臨波望哭**

善曰毛詩曰鶴鳴于野以申其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善曰蘭與菊

**塗由帝渚朱**

善曰渚朱

**軒靡駕**

善曰軒靡駕

**長夜**

善曰長夜

**逝川無待黃金難**

善曰逝川無待黃金難

**徒刊芳猷永謝**

善曰徒刊芳猷永謝

**墓誌**

善曰墓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善曰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女獻王**

善曰女獻王

**向曰**

善曰向曰

**義相**

善曰義相

**不改志也**

善曰不改志也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今德**

善曰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今德

**與之齊**

善曰與之齊

**任彥升**

善曰任彥升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善曰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欣欣負載在**

善曰欣欣負載在

**居室有行亟聞**

善曰居室有行亟聞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善曰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宜曰鄭公卿七略曰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良曰撫及寂寥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楊三  
 君參差孔樹毫末成拱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  
 樹以百樹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  
 種之其樹林紛雜雖五味攪攪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  
 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襄叔曰爾之年老矣  
 之木拱矣齊曰孔子卒葬於魯城北弟子各以其國樹種  
 之於學本末之小而至合拱拱合拱也斬啓荒堦  
 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  
 長局幽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歟  
 卒之後王氏宗合之何曰言夫人將開先生  
 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善曰  
 中矣荒塚墓中道局關也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善曰  
 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謀曰惟爾之存匪爵  
 而貴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為爵祿重  
 也匪非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良曰述其  
 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

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五臣本作庶幾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而不知之者次也傳季女脩張良朝數曰道亞黃中昭隣殆庶  
 向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昭明隣近也言明近於  
 庶幾之性也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五臣本  
 作禮字之非

毀譽所至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  
 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高誘曰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銳曰林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  
 此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善曰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  
 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潘

至若五臣本  
 乃字曲臺之禮

九師之易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上后倉為之  
 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

折歷齊韓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鞠侮人宣帝  
 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推琴龍氏九十九篇名

先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翰任同樂分龍趙詩

訓者往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雅南樂分龍趙詩

折歷齊韓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鞠侮人宣帝  
 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推琴龍氏九十九篇名

德梁人也又曰詩曹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  
韓詩臣瓚曰韓固作齊詩也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  
趙氏七篇韓齊二家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善曰  
作詩而能析理也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善曰  
問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及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  
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  
朝等向曰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集者皆復漢書曰  
與其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必緒向曰謂上諸學技之事昔沛獻訪對於重臺  
有一人善者無不兼理而學之

東平齊賢於楊史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  
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  
卦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辭曰蟻封丘雲臺大雨將集取  
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  
震之變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上女上艮為山坎為水出聖  
曰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聖  
曰善哉王次厚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  
獻王善者因上世祖受命中國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

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考比之獻王輔明帝時  
大早御雲臺之上筮得賽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  
曰賽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  
王善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揚

雄也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  
幾如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曰受詔曰  
其在籬下食時居世中豈本親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曰  
萋在籬下食時居世中豈本親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曰

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命作詩七  
步而成此於王彼則蔑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

沈攸之跋扈上流  
捕亂陝服順帝即位攸之師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  
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時武義尚書曰林毛詩傳曰無  
行捕亂滅絕緒晉書曰武陵王伉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  
之委以分陝之重向曰跋扈跋扈也上流荆州也時攸之  
為荆州刺史宋順帝即位伉起兵作亂時以荆州比陝州為分  
陝之望也如伉也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並鎮益口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綬封晉  
熙王淮陰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壽陽之益城又  
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  
將江州刺史王韶曰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益口也  
益口江州刺史王韶曰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益口也

晉熙王燮鎮壽陽之益城向曰時齊祖為齊王太子奉  
太子輔贊二王之政西伐沈攸之亂也兩藩二王也  
從在軍祖在軍也鎮西府版寧朔將軍統曰以攸封

從在軍祖在軍也鎮西府版寧朔將軍統曰以攸封

軍非臺署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統約  
之補也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翰曰  
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翰曰

景燭雲火風馳羽檄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昭羽檄  
萬炬以防夜四子淵德論曰風馳兩集漢書高祖曰羽檄  
勢天下兵夜曰雲火烽火也羽檄檄兵書也言烽火以羽檄  
下如日景之昭也軍書

謀出股肱任切書記善曰魏文  
之急如風馳羽飛也

軍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  
善左右也書記謂文學之士也邵陵王主簿記室參  
軍向曰掌書記翻翻向曰股肱

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  
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瑀召入太祖時  
在撫弦大疑瑀怒不與語使瑀伎人列瑀瑀期運青蓋還  
九州在西南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嫁已玩恩義苟潛揚他  
人焉能亂晉中興書曰齊永字當時冠空東海王叔為記  
室參軍雅相敬重勅子叫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  
深開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誦言不如觀承音百王參  
軍人倫之表才故力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故也風儀體  
氣所以大益於人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

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選會稽太守此蓋關選

河之重復決決大邦 銑曰東夏會稽郡也復阻也

衆而舉勢說斯在善曰論語子貢曰舜有天下選於衆

於秋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新

詩書君其試之 良曰選於衆官舉之爲會稽太守重德統

才其在於竟陵 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

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

受命廣樹藩屏 善曰左氏傳當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

宋順帝禪位而弟爲諸侯王 公以高昭 武穆惟威惟

賢 善曰西漢書李玄成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也音部

也言其爲昭穆親賢也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

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 善曰漢書曰倪寬

奏課最連章昭曰最連得第一也 銑曰言其爲太守奏功

課與諸郡相連而比其考爲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

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

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以

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

怖愚民皆棄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翰曰事鬼神論之巫言越人好爲淫祀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之鄙邑正風而 篁竹之會感義讓而失險 善曰漢書

道積一歲乃乘箠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

署議曹於酒阮籍妻說曰將耕農臯之陽輸黍稷之稅

曰邪謂若邪給也後漢劉鞠爲會稽太守帝御拜將作大

有老叟五六人出曰若邪鞠人賈百錢送官皆變龍德義志

文而不反西景謂曰夕也言說慕德化而 會武穆皇后

狹其耕農故出仕也東臯則耕農之所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

崩公臯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善曰蕭惠昭河東人父

麟之後生言風駕仲長子昌言曰夜思赴急跋涉奔波者憂

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 水漿不入

朱雀見商君子以爲難 銑曰皇生甲早行侵淫也 水漿不入

於口者至自禹穴 善曰禮記曾子侵淫也 水漿不入

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濟曰禹 速衣裳外除心

沈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於都也 日月已竟哀不忘

哀內疚 也結東幽憤詩曰心馬內疚爾雅曰疚病也 翰

曰速及也疚病也 禮屈於厭鳥 降事迫於權奪 善曰

謂除脫衰服也 禮屈於厭鳥 降事迫於權奪 善曰

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

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

難奪也 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爲尊在屈厭而降之事

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 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

茹感肌膚沉痛瘡距 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

年者無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 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

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至也 故知

鐘鼓非樂云之本緩麗非隆 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

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

後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

哀斬衰苦枕草孫卿子曰禮三年何也曰加降焉故三年以

爲降總小功以爲殺鄭玄禮記注何也曰有降有殺進退如禮

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王詳在於臣鐘鼓之音

之容樂之末哭近經隆殺之服哀之末 翰曰樂之與

禮本在於中情皆以鐘鼓之聲 翰曰樂之與

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

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



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干戶居於陵漢書  
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姓為美人故也漢書秦  
天子有雅稱者居曰漢宣帝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徙良家  
有此事內屬當  
移親也言政非一法使  
公內樹寬明外施  
五臣本  
風俗必循折說鮑永曰李蒙危言之世遭寬明之時  
神臯  
惠  
載穆轂下以清  
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靈區神臯  
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  
范曄後漢書曰揚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  
翰曰神臯良  
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  
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  
武帝  
本傳曰  
皇字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  
濟曰如千  
也蓋食邑無  
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

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翰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  
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  
有志思比土故江南別置  
徐兖等州以為南州也  
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  
徐北充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  
史向曰充青冀並在此不  
武帝認曰在衡山兩國據壞東觀漢記曰拜河朔九里冀  
守曰見辭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夫漢城不遠河朔九里冀  
京師并蒙福也  
未及下車仁聲先洽  
善曰漢書曰班  
向曰素本漸及也  
銜  
玉關靖柝北門寢局  
善  
其下車謂初至地洽偏也  
銜  
僕書曰龍動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攬鄭玄曰擊攬兩  
木相敲行夜時地據與折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使有為夫  
者使守徐州則魏人祭北門張駟曰齊之北門語文曰高夫  
關門之關濟曰玉關塞北關名也折謂擊擊守吏木也此  
言後魏在地故比之匈奴玉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  
此門謂關也為國之北門也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  
朝百

以董司岳牧敷典邦教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  
司岳方過窺引劉孔安國尚

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  
以典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  
翰曰朝言天子意也董正  
百官之主司牧太守也敷布與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  
中如故  
善曰漢書曰三公能齊君臣如蘇林曰能言典克  
數五典  
善曰漢書曰三公能齊君臣如蘇林曰能言典克  
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  
銜曰穆和也五典五帝三  
公位也三公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  
義母慈兄友  
關玄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  
善曰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敷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  
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柏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  
翰曰闡開也闡門也言開政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  
雖貴而息其擊鐘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理  
息也  
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  
國之臣司族故曰中教  
向曰翼佐也東備行也緝和也奪  
金取訟蹊田自嘿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  
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之金何故  
對吏曰珠不見人徒見金耳左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  
以重矣  
銜曰言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罪矣而牽之牛罰  
又也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牽之牛得牽牛之罪重於蹊田  
之罪也言金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理然不相爭奪矣  
蹊田以成道也  
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譬化之有倫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  
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  
翰曰物皆任其質朴

不亦影攝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繁  
發語之聲也繁公是賴謂政理類得此公也  
**形國冑師氏之選允師** 作歸字人範 善曰禮記曰  
儀刑于上夏后氏養漢書於李膺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  
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周禮師氏掌以辨詔王以三德教國  
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向曰謂欲  
以爲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師也肇始也胥子也謂百官之法  
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  
也言師氏之選信歸於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  
竟陵王以爲合法則也

**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 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  
也曹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  
爲八座尚書 銑曰八座謂以尚書又曰僕射 式是數奏百  
揆時序 善曰尚書曰數奏以言又曰僕射 式是數奏百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法良之德數奏天 夫國家之道互  
庭則百事於是有次序揆事時是也

**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 善曰事親有隱而無犯  
諱之義隱謂不稱揚其過犯謂 公三極一致愛敬同歸  
犯顏色而諫也 翰同善注 公三極一致愛敬同歸  
善曰國語欒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  
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  
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  
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向曰公謂竟陵王也二極謂君親也  
一致謂忠孝同爲一也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 善曰  
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 亮誠盡規中興書冊陶侃曰 又授  
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又授  
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濟曰亮信猷風弘大也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  
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 善曰尚書曰在淮海揚州地  
里名曰神州 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 編戶殷阜  
牧謂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 編戶殷阜  
五百本 俗滋繁 善曰漢書曰後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  
作氓字 良曰編戶萌俗皆百姓也殷衆阜盛也

**天倫踴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  
曰婦人擊心爵躄鄭玄曰爵躄足不絕地也 濟曰躄  
哭也天倫兄弟也言無心哭其兄弟踴躍絕于地也 銑  
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力疲  
崩太孫即仁故云嗣興地居且奠 善曰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  
謂如周公郊公輔相成王之事 有詔策 五臣本 授太

**傳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 善曰  
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  
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爲 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善曰晉中  
皆天下所觀其德也 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善曰晉中  
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  
視賢賢功皆 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則  
無有二心也 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  
上殿 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  
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而竟

**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  
多也 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 善曰周易曰不言而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  
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芳說云察余之中情 頊之  
綸允緝 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  
語也絲綸緝和也 武皇宴駕寄深負圖 善曰應劭風  
言也允信緝和也 武皇宴駕寄深負圖 善曰應劭風  
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  
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限於臣是無可  
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然也昔周康王一曰晏起侍人以爲  
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須則爲晏駕矣家  
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曠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圖案  
授命輔少帝已負圖者 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  
負許帝圖以朝百辟也 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辨

**聖王嗣興地居且奠** 善曰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  
謂如周公郊公輔相成王之事 有詔策 五臣本 授太  
傳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 善曰  
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  
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爲 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善曰晉中  
皆天下所觀其德也 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善曰晉中  
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  
視賢賢功皆 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則  
無有二心也 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  
上殿 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  
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而竟

**天倫踴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  
曰婦人擊心爵躄鄭玄曰爵躄足不絕地也 濟曰躄  
哭也天倫兄弟也言無心哭其兄弟踴躍絕于地也 銑  
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力疲  
崩太孫即仁故云嗣興地居且奠 善曰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  
謂如周公郊公輔相成王之事 有詔策 五臣本 授太  
傳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 善曰  
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  
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爲 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善曰晉中  
皆天下所觀其德也 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善曰晉中  
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  
視賢賢功皆 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則  
無有二心也 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  
上殿 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  
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而竟

陵一人天子獨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

許之歎之甚也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後上殿入朝

五臣本作矣字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後上殿入朝

不燭又曰上欲自行擊陳孫周綜注曰給秦攻坡天下未嘗

自行今上常自行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

不燭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燭之言疑此言疑也魏志曰

曹真子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後上殿

入朝不燭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奉王東吳王晏梁王彤

皆初履上殿入朝不燭齊曰蕭傳謂蕭何傳統也曹真親

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燭司馬宣王得象

親則如曹馬二陵公實兼之復以申威重道增崇

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

如故並表疏累上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

貴言益膺翰曰疏表也身死天不愁遺梁岳頽峻

而讓辭不巳謂讓徐州諸軍事曰昊天不弔不愁遺一老禮

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謀之曰昊天不弔不愁遺一老禮

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

其壞乎翰曰愁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某年某五臣

流涕童子不歌諸春者不相杵翰曰相杵人送杵聲也

郊野也津市也秦五殺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春者不相

杵也鄭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乃下詔曰褒崇

巷農夫傾郊野而哭商人罷市而哀

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洽情之所隆禮記

曰禮功也情同故明王相公也鄭玄注曰公猶因述也齊

蓋因情所感也令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

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

南徐州良曰謂督察體睿復正神監五百本淵

道五臣本淵冠民宗具瞻惟允善曰毛詩曰民具瞻瞻

謂天下所尊仰也其瞻望其美可謂當矣允當也人宗

弱齡孝友光備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肇自

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善曰贊助天

子令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良曰變理也台

曜三台星光也王三公之位也五教五常之教也克能也

數奏朝端百揆惟穆善曰尚書曰數奏以言晉中興書

高書曰百揆時叙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善曰先顧則顧

王將崩命召周公相成王抱之負奔突南面以朝諸侯之圖

天不

雍熙

成王

則二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以齊

愁魚遺奄見薨落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諱之曰

書曰高乃珺落也良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公今先遠

戒期龜謀龍吉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

風猷向曰式可追崇假黃鉞善曰尚書曰王左杖黃鉞

軍事太宰領太將軍揚州牧綠綬髀綬具九錫

服命之禮善曰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錄錄綬冠輝後漢

如故給九旒轡輅善曰甘泉鹵簿曰游車九東轡記曰

黃屋左纛輜輶善曰漢書曰黃屋左纛輜輶

使持節中書監王

黃屋左纛輜輶善曰漢書曰黃屋左纛輜輶

使持節中書監王

黃屋左纛輜輶善曰漢書曰黃屋左纛輜輶

使持節中書監王

黃屋左纛輜輶善曰漢書曰黃屋左纛輜輶

使持節中書監王

黃屋左纛輜輶善曰漢書曰黃屋左纛輜輶

使持節中書監王

使持節中書監王

晉宣帝弟謚曰獻竟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

頃直上千仞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

僕妾不觀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他人之善若已

有之善曰尚書穆公曰日人民之不臧公賈五臣本

以顏色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而下其顏色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濟曰進納賢良和悅

方於事上好下規已善曰劉寔曰志

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

子儲季令行禁止善曰文子曰天袍順劾誠者令行禁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善曰范曄後漢書劉

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

於重議善曰東觀漢記曰東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

人有不及內怒諸已非意相于每為理屈

任天下

之重體生民之俊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

華袞與緇繻呂同歸山藻與蓬蓬俱逸

華袞與緇繻呂同歸山藻與蓬蓬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秦猶其故韓詩子  
路曰曾子褐衣緇冠未嘗完論語曰城文仲山節廉孫包咸  
曰長者栢刻鐘之下 執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秦三公服  
也緇緒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謹茨草屋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軍博涉  
善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  
息四體之役 向曰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  
仲長之言也 邛山洛水協應更之志 五臣本作姓字 善曰  
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說崇岫以爲宅因茂  
林以爲蔭 濟曰聖老也應老謂邛山說崇岫以爲宅因茂  
臨洛水北據邛山說崇岫以爲宅因茂林 立園東園鎬  
以爲蔭言竟陵王亦合此性也協合也

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爲大也八兩爲鎬十累爲鎬皆言輕也  
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鎬鎬之輕欲退靜山居爲重  
也乃依 五臣本 林構宇傍巖拓架 翰曰拓開險隘  
後與靈人爭旦提提幘與素頰交輝 善曰劉中郎  
將詩曰明月照銀幕披辭曰劇疾頰之素水 蘇曰清後謂  
暖鳴臂清也壺人掌刻漏人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後  
與刻漏之人俱有聲若相爭而低其曉也蘇亦錯以爲 置之  
模稜者言張設於水波素波交映爲光輝也 湘波爲 置之  
虛室人野何辨 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  
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人野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者幾  
曰野人難云關超恰必以此 向去置此小山中虛室則貴  
分辨蓋一理也 高人何點躡橋於鐘阿衡士劉虬  
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善

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首盧江人也隱居東陽門下望  
墓前豫章王命篤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手浪閣之曰豫  
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綴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  
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屨時乘非車蕭子顯齊

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  
駕讀書禮請虬脩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所解風素惠  
九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職以古人之服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  
曰何點昔常時賢人隱居者躡屣步也橋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賈陵王遺何點章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許故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致以殊禮揚士謂德高尚而不就官王  
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先王叔

善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  
駕讀書禮請虬脩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所解風素惠  
九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職以古人之服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  
曰何點昔常時賢人隱居者躡屣步也橋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賈陵王遺何點章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許故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致以殊禮揚士謂德高尚而不就官王  
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先王叔

善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  
駕讀書禮請虬脩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所解風素惠  
九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職以古人之服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  
曰何點昔常時賢人隱居者躡屣步也橋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賈陵王遺何點章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許故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致以殊禮揚士謂德高尚而不就官王  
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先王叔

善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  
駕讀書禮請虬脩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所解風素惠  
九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職以古人之服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  
曰何點昔常時賢人隱居者躡屣步也橋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賈陵王遺何點章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許故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致以殊禮揚士謂德高尚而不就官王  
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先王叔

於五臣本 憲后致之有由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  
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置請  
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列聖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就五  
三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初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  
爲設麥飯蔥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  
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首孫字君大焉後  
朝會上天之先帝留君不奉驛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來  
東德惠下臣故不來驛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來  
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由也 其丹本之奇泉石之  
美人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 向曰言山居四

文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 善曰蕭子顯所序述之  
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爲文皇帝山壽啓事曰保傳  
不何不高天下之選羊枯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上事養德  
而巳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卷名高上之謂  
能徹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  
也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 爰造九言寶該  
宮也 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爰造九言寶該  
百行 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觀言生  
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強從弟書曰學者所

善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  
駕讀書禮請虬脩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所解風素惠  
九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職以古人之服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  
曰何點昔常時賢人隱居者躡屣步也橋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賈陵王遺何點章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許故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致以殊禮揚士謂德高尚而不就官王  
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先王叔

善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  
駕讀書禮請虬脩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所解風素惠  
九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職以古人之服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  
曰何點昔常時賢人隱居者躡屣步也橋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賈陵王遺何點章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許故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致以殊禮揚士謂德高尚而不就官王  
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先王叔

善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  
駕讀書禮請虬脩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所解風素惠  
九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職以古人之服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  
曰何點昔常時賢人隱居者躡屣步也橋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賈陵王遺何點章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許故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致以殊禮揚士謂德高尚而不就官王  
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先王叔

善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  
駕讀書禮請虬脩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所解風素惠  
九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職以古人之服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  
曰何點昔常時賢人隱居者躡屣步也橋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賈陵王遺何點章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許故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致以殊禮揚士謂德高尚而不就官王  
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先王叔

善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  
駕讀書禮請虬脩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所解風素惠  
九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職以古人之服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祖曰元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  
曰何點昔常時賢人隱居者躡屣步也橋草鞋也鍾阿鍾山也  
賈陵王遺何點章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劉虬以書答不應許故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致以殊禮揚士謂德高尚而不就官王  
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先王叔

以飾百行也 翰曰丈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  
禮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言六曰言辭七曰言昭八曰  
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導五五本 於禱離於未萌申  
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

**烟戒於昏日** 善曰於禱於禱也儀禮曰女嫁母施  
於結紵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纒九  
十其儀也其曰離婦人之牌也幽通賦曰既訊彌以吉象又  
申之以戒戒向曰遵法也禱帶也烟明也言書之可為法  
則佩於於帶以慎未萌也

**一時也命公注解** 善曰解者其解者其旦暮遇之也竟陵王集  
載之馮亦萬世已去有以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  
有皇太子九言注解 統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  
將軍王儉綴而序之 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  
初構超然獨往 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  
司馬彪注曰獨任自然不復顧世 濟曰天下細萬物而獨住者此  
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嚴所構屋宇也

**顧而言曰死** 善曰國  
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 善曰國  
女子與叔擊觀子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之賦曰  
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樂忽然於已之待對也  
良曰顧山中山屋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  
復生乎言不問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  
賢良之人以畫之於室

**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  
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屬賢英傍思才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操亦有取焉 亦曰列女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  
繞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 曰未見好德愚竊惑  
設有客游梁朝者以發後詞

**曰未見好德愚竊惑**  
焉 善曰論語孔子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  
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弔之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  
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  
夏投其杖而拜之濟曰畫列女以好色不好德而游梁  
之客讓之云愚竊惑焉竟陵問過將選即命使除削列女之

國也管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吾過也言竟陵  
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救也投拜也杖謂所拄之杖  
以為出言自口驥驟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驥馬不能造一言而急駒馬不能  
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失差於千里謂夫於所言遠也 所 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  
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向曰  
謂門階戶籍言作歲寄情於物垂示於訓成也 先是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謹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  
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朝罪之甲原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  
氏傳注曰昔吾過且左氏傳曰晉侯未介介之推不獲以殿上屋  
之田曰以志吾過且善人 翰曰袁詡露露也外寢外屋  
也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謹謂謹告其有罪也  
急慢也言人勸備所震之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  
善曰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出其  
孰能言老子曰太白金若厚廣德若不足 良曰虛其己心  
以受人言也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百善曰孟孫卒傳  
球以哭其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統曰受人藥石之信  
信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於人如藥石之除疾  
必由中貌無外悅 善曰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  
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貴而好  
貌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 濟曰中謂中心  
禮怡奇曲墳 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典 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怡樂也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善曰孫卿子曰是  
尚書曰禹曰子思曰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翰曰物役謂  
從事王事也孜孜勤勤謂華役從事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乃  
撰四部要略淨任子 善曰淨任厚云遺教經云波維提  
木又是汝大師若任於世無異我

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任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又威則我法威  
 是故眾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  
 任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任身口意七支不犯諸惡長  
 養增進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別能紹續三佛佛種  
 是佛之子故云淨任子 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  
 之書淨任子謂佛教也 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揚雄方言曰  
 難以此篇目頌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長懸諸日月不刊  
 之書也 統曰言此書傳之後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  
 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  
 化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  
 方曰洙泗曾水名也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話生天也  
 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經曰孔子講教之處也 大漸彌  
 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闡釋迦之化也

**留聲言盈耳黜殞之請至誠懇惻** 善曰尚書曰疾  
 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論語子曰師擊之始關雖  
 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曰昔高大夫史魚病且死謂  
 其子曰我數言遺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取不肖而不能  
 退死不當居喪正堂 頌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遺伯玉而貴之 彌子取退之徒 猶於正堂成禮而後  
 是為黜殞也 言竟陵將 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同善注  
 死此請亦勸懲而惻痛 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  
 不朽者歟 易名之典請導前烈謹狀 善曰左氏傳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穆叔對  
 曰約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也 禮記曰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蓋於君曰立  
 月有時時弊矣 禮記曰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蓋於君曰立  
 言不朽者歟 蓋易名立蓋 典請導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平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無既字以謫去意不自得 善  
 韋昭曰謫也 字林曰丈厄切 良曰謫責也 言誼  
 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 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 及渡  
 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  
 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  
 也 遂自投汨羅而死 羅水名 誼追傷之 因五臣本  
 喻其辭曰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  
 故平書曰聞首尊顯倣得意以京屈原  
 離騷邪之谷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刺也  
**恭承嘉惠芳侯罪長沙** 善曰張晏曰恭敬也 越絕書  
 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 侯得芳 翰 側聞屈原兮自  
 沉汨羅 造託湘流兮發弔先生 善曰韋昭曰皆水名  
 水在焉 湘音兪 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 銑  
 曰造就也 湘水名 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 先  
 原也 世謂世罔極兮乃墮厥身 善曰張晏曰謫言罔  
 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子 濟曰言世罔極言罔中正周  
 當世讒邪之人無極乃墮其身罔猶無也 嗚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 合首如尊顯  
 方讒諛得志 善曰胡廣曰關首不才之人無六翻翱翔  
 曰關首不肖也 翰曰鸞鳳喻賢人也 鴟梟鳥也 論讒邪  
 也 竄藏也 良曰關首不肖也 關首小人為尊重之位 讒邪  
 得志在朝也 賢聖逆夷兮方正倒植 善曰胡廣曰逆  
 行也 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 植史記音直 銑曰逆夷  
 謂不得順其正道也 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  
 云 世謂隨夷為濁 芳謂路之躑躅為廉 善曰  
 曰殺之賢士下隨也 韋昭曰夷伯夷也 濁濁也 史記隨字作  
 伯李奇曰路魯之盜路踰楚之莊躑 向曰下隨伯夷皆古

以貞介為... 莫邪為

純方鈔刀為銘... 莫邪為

應劭曰... 莫邪為

無故遇此... 莫邪為

故有此... 莫邪為

用不肖... 莫邪為

之器而... 莫邪為

驥垂兩... 莫邪為

良曰騰... 莫邪為

用薦復... 莫邪為

漸也其... 莫邪為

已矣... 莫邪為

如亂曰... 莫邪為

誰語... 莫邪為

高逝方... 莫邪為

也襲九... 莫邪為

繫張晏... 莫邪為

於深淵... 莫邪為

言君子... 莫邪為

夫豈從... 莫邪為

得係而... 莫邪為

尤劣亦... 莫邪為

之故不... 莫邪為

且此罪... 莫邪為

也夫生... 莫邪為

也善曰... 莫邪為

鳳皇翔... 莫邪為

險徵方... 莫邪為

里絕雲... 莫邪為

莫奇曰... 莫邪為

曰鳳皇... 莫邪為

見於時... 莫邪為

而去也... 莫邪為

增舉也... 莫邪為

魚善曰... 莫邪為

曰汗漬... 莫邪為

言小池... 莫邪為

橫江



湖之鱣鯨五臣本方固五臣本將制於螻蟻五臣本

善曰晉灼曰水不容大魚而鱣鯨於海濱公為螻蟻所見制以况小朝王閻不容受忠臣之見亦謂諷刺小人吞舟之魚也鱣或作鱣史記鱣張連切莊子庚桑楚謂參子曰吞舟之魚不聞海大魚乎焉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鱣音尋向曰鱣鯨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上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一首 井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慷慨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

毛詩曰痛歌傷懷翰曰假設空言以發意也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親陳根而絕哭

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寄者同歸也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服尹香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西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謂時遠也宿草

今乃五臣本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統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是與意者

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空知事未識人情亦機谷之曰五臣本無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二日則為災陽不克

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二日則為災陽不克

一二〇

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向曰日月歲及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土朽故也齊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而已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貧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善曰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材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善曰克陣後漢書曰左昭公之反三舍莊子曰申侯死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濟世

其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善曰魏闕天子注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

善曰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甲余也齊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是區區者

者其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也區區小也木棺也光于四表者翳乎叢爾之土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國杜預注曰叢爾小貌也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備於四外者死則掩斃乎狹小之土也表外也叢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

善曰策計謀也迹功業也屈於短日遠跡傾於促路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向曰長策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

善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也景黔黎之怪類岸乎

善曰百姓也言豆獨日蝕山崩可變異之怪乎則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

善曰

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柏康王作顧命爾雅曰家大也左氏傳曰克曰太子奉冢祀杜纓之案嚴故曰冢子謂文也毛詩曰貽厥孫謀 冢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不植彪章 經國之略既遠隆冢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

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善乎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故等勿學我也善乎

達人之讜言矣善曰讜類曰讜善言 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 善曰魏略曰太子

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武帝已下四子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彭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約為侯然太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 向曰持親也姬衆妾之總名也及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約武帝小男名約時年五歲後封冲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

重汝軍因下位 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謂東門吾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指室於四 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云者無存善曰言人無餘身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 故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云云者無有存其威神者 然而婉變力房

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 然而婉變力房

聞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班固漢

婉變董公力婉切毛詩曰 綢繆東新毛長曰綢繆猶繆絲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 綢繆東新毛長曰綢繆猶繆絲也

字著 銅爵 善曰魏志曰建武十五年冬作有遺令云使婦人置歌 於臺堂上施八尺牀 五臣本作樂於臺上銅雀臺名 於臺堂上施八尺牀 六尺牀

總歲 五臣本總 帳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朝脯上 五臣本 脯 舖之屬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為乾肉飯也蒲秘切 濟曰脯日晚時也舖 月朝十五 五臣本 輒

臺望吾西陵墓田 謂四子也 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復組賣也 善曰舍中謂無所為可學作復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覆黃金之其飾以組連以珠 銳曰諸舍中謂眾妾無所為者今學作復

以貫玉佩也藏 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云者可以勿求存者

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善曰令衣裘別為一藏是二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否而虧廉違為貪而害

義故曰兩傷 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 向曰言三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裘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今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

是兩傷也 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 去 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善曰言愛是情

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微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去其惡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愛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

令人雖夫得愛不得惡矣 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生有死故必得死矣故必失生 性曰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死故必得死矣

翰曰雖智惠不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收沒化安能固全其愛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善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良

謀之聖人希 能言及也 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 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善曰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 不宜行之故 於是遂憤適之而獻平云爾 善曰白虎通曰 可發之也 痛憤 天子崩臣子哀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 善曰東都賦曰系唐 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 佇重淵 以育鱗鱗慶雲而遐飛 善曰龍喻太祖也重淵九 龍之淵潛於慶雲而將舉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 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說曰佇待重淵也雲鱗謂龍 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繩武待時有德乃無 運神道以 辨於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 也 翰曰 摧羣雄而電擊舉劾敵其如遺 善曰左 載行也 君末如戰勁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初 疆地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向曰雷擊言如 雷之威也劫疆也如遺謂擊 指八極以遠略必剪焉 善曰後漢書曰八極之外乃有八極也 良曰入 下可手指塵而遠取也略取也前謂除翦暴亂也後安也言天 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 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而 闕之風 翰曰 釐三才之闕典 啓天地之禁 善曰 闕元氣開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之必開闕門也舉

情網之絕紀紉大音之解徽 善曰老子注曰大音希聲 網將絕復大音之樂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 武帝又繼復大音之樂調者復致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

而來歸 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 軌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 其德焉雲物喻羣凶首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 也 不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善曰周易曰天 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其辭濟 曰與天地方比壽與日月方齊光宏普也 向曰宏普也濟

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 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善曰左氏傳呂相曰 預注曰造成也 將覆篲於浚谷擠子為山乎九 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忽山頽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篲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 擠墜也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 善曰周易曰 至於命歟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 定又曰研喻思慮也 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 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 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濟曰臨 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如悲矣梁材之頽墜 當建安之三

八實大命之所艱 善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 善曰大命 翰曰言漢獻帝建安 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慮也 雖光昭於曩載將挽駕 於此年 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 向曰從捨也 惟降神之絲逸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 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降 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相思而不可得見

善曰東都賦曰系唐 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 佇重淵 以育鱗鱗慶雲而遐飛 善曰龍喻太祖也重淵九 龍之淵潛於慶雲而將舉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 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說曰佇待重淵也雲鱗謂龍 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繩武待時有德乃無 運神道以 辨於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善曰後漢書曰八極之外乃有八極也 良曰入 下可手指塵而遠取也略取也前謂除翦暴亂也後安也言天 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 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而 闕之風 翰曰 釐三才之闕典 啓天地之禁 善曰 闕元氣開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之必開闕門也舉

網將絕復大音之樂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 武帝又繼復大音之樂調者復致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

而來歸 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 軌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 其德焉雲物喻羣凶首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 也 不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善曰周易曰天 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其辭濟 曰與天地方比壽與日月方齊光宏普也 向曰宏普也濟

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 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善曰左氏傳呂相曰 預注曰造成也 將覆篲於浚谷擠子為山乎九 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忽山頽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篲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 擠墜也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 善曰周易曰 至於命歟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 定又曰研喻思慮也 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 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 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濟曰臨 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如悲矣梁材之頽墜 當建安之三

八實大命之所艱 善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 善曰大命 翰曰言漢獻帝建安 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慮也 雖光昭於曩載將挽駕 於此年 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 向曰從捨也 惟降神之絲逸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 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降 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相思而不可得見

善曰東都賦曰系唐 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 佇重淵 以育鱗鱗慶雲而遐飛 善曰龍喻太祖也重淵九 龍之淵潛於慶雲而將舉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 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說曰佇待重淵也雲鱗謂龍 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繩武待時有德乃無 運神道以 辨於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善曰後漢書曰八極之外乃有八極也 良曰入 下可手指塵而遠取也略取也前謂除翦暴亂也後安也言天 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 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而 闕之風 翰曰 釐三才之闕典 啓天地之禁 善曰 闕元氣開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之必開闕門也舉

網將絕復大音之樂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 武帝又繼復大音之樂調者復致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

而來歸 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 軌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 其德焉雲物喻羣凶首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 也 不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善曰周易曰天 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其辭濟 曰與天地方比壽與日月方齊光宏普也 向曰宏普也濟

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 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善曰左氏傳呂相曰 預注曰造成也 將覆篲於浚谷擠子為山乎九 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忽山頽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篲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 擠墜也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 善曰周易曰 至於命歟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 定又曰研喻思慮也 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 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 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濟曰臨 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如悲矣梁材之頽墜 當建安之三

者也 銜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 錄遠也 言聖智 信斯

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善曰此也 此太祖也 論

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 臣人其如子何 曹植大魏

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 雖龍飛於文昌非

故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東京賦曰

王心之所怡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東京賦曰

將三曰貴相 齊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命故 憤西

云龍飛也 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公命也

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

劉備困險距宇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秦西

不細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留澤溥述行賦曰出身秦西

矣居伊陽 翰曰西夏謂劉備也 鞠旅也 旅眾也 沂度也 率

旗謂戰也 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

也 踰錫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

廖彌四旬而成災 善曰毛詩曰它是錫京否 賈戲曰周

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廖孔安

國曰翌日明日也 廖差也 向曰踰過也 錫京長安也 不豫

謂有病也 謂長安城也 疑謂病也 言伐劉備過長安

突盛貌 寔實也 言威先天下而蓋世力湯盪海而拔山

實終古所難有也 威先天下而蓋世力湯盪海而拔山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 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

世時不利兮難不遊天下所先而書曰欲搗大山而盪北海

統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書曰欲搗大山而盪北海

於當世盪動也 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 尼美險而弗

濟敵何疆而不殘 良曰美何也 殘殺也 言難 每因禍

以提 五臣本 福亦踐危而必安 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通

以提 五臣本 福亦踐危而必安 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通

亂以安百姓 吳為致福也 雖涉險危險其志如安慶國之深

也 迄在茲而蒙昧慮塞閉而無端 善曰楚辭曰

巨陰切 翰曰迄至也 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 塞閉謂不言

開口也 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 委

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善曰魏志曰從祀委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命曰委棄身

命以待死 終痛沒世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 撫四子

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數 謂悲思隕絕也 追營魄

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 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戰敵彌天之大德也  
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死也  
**峻**壯大業之允昌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

臨死始有抑揚之氣  
**不**善曰言為負組及分香全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  
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  
謂上序所云吾小忿惜內顧之纏絲恨未命之微詳

善曰西京賦曰妾內顧之所顧張堅與任彦升書曰纏絲惠  
好無過高驥尚書曰道揚末命也 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絲  
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甚高但惜  
其臨終下節乃於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  
**紆**廣

**念**五臣本於履組向曰謂遺令云學塵清慮於餘香  
銑曰謂遺令云餘結遺情之五臣本變何命促而  
香分與諸夫人

**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陸羽宛於玉房善曰孝經曰  
服不敢服謂平生衣服也宛宛美人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  
玉飾

**宣**備物於虛靈發哀音於舊倡善曰禮記曰  
者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於不見用也倡女樂  
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於不見用也倡女樂  
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於不見用也倡女樂

**不**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有儀形無善而不遊言物在  
察其器皆存而不觀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雖有思慮無不亡也

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  
響像之響聲影也幽神曰下和上苟形聲之響沒雖音景其  
必藏必藏也藏也隱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 銑曰形  
響則影響聲影也微清絃而獨奏進脯補而誰嘗

雖進脯補誰復嘗而食之悼總帳之真漠怨西陵之  
茫茫善曰毛詩曰穀苙草茫茫登爵五臣本臺而羣  
悲貯直美目其何望善曰字林曰貯長貯也博

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既睇古以遺累信  
簡禮而薄葬平聲協韻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  
發義簡禮未均曰簡猶簡也漢書對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  
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 向曰機言我望古人奢  
華以為遺累信可以簡彼喪絃於何有貽塵誘於後

王謂遺令云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  
於遺塵誘之誘嗟大變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善  
言情苟存乎大變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 良覽  
曰嗟其大變愛所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

**祭文**  
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  
東府城城北漸入丈餘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  
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濟同善注

**東府城城北漸入丈餘**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  
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濟同善注

**東府城城北漸入丈餘**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  
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濟同善注

王道士所造子須揚州得古家上無封域不用墳窆  
少危反善曰毛長詩傳曰寔流醜也今以木為槨中有  
謂之塋翰曰封界也或牆也或亦塋也

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錡太子曰  
墓見棺之前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禮記曰凡子日明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  
器者神明之器也

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槎  
撥之應手灰滅善曰說文曰振杖也它庚切然甫人以  
統曰應手即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善曰漢書曰武  
城如灰滅也

核胡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善曰爾雅曰瓜軍瓣說  
瓜中子與肉也翰曰浮出散在棺外也銘誌不存  
切一作辯字音練辯與練字通

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  
公謂彭城王也城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  
者謂菜城人也

近故假為之號曰真漢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

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  
薦冥漢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

啓雙棺在茲捨奮本悽愴縱鍾連而  
善曰窮泉言深一槨既  
善曰窮泉言深一槨既

氏傳曰宋熒燻奮陽杜預曰奮黃龍也揭居局切爾雅曰鐵  
謂之鍾周易曰尚血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濟曰

命士龍也鍾鐵  
之也翰曰翻草也言東草為人  
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  
盤或梅李益鳥或醃醢善曰爾雅曰益謂之雀又曰  
海說文曰醃醢也呼蹄切向曰凡醃醢中所設靈座也  
糜爛腐朽也粗豆皆食器也益至器也醃醢也醃醢也

傳餘節瓜表遺作餘字犀善曰犀瓜瓣也追惟夫子  
生自何代曠管幾年潛靈幾載為善為天寧顯

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  
善曰寡婦賦曰嗒靈遊其不反良曰今時功各美惡如  
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

堵皆謂牆墉不可轉漸不可迴翰曰墉牆也言牆漸既  
高下長短墉不可轉漸不可迴作不可曲轉以迴避此

哀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與念撫備  
善曰漢書曰霍光黃腸便房黃腸頭漆各一具蘇林曰以  
厚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漆

射聲垂仁廣漢流渥善曰范  
善曰曹震遠射聲校對射聲營含有傳棺不葬百餘所故親  
復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

得理掩喪為買空地悉葬其無土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  
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黃腸大守先是雒陽城南海陰

常有一聲聞於府中寵使樂行苦歲會卒時祠骸府阿掩  
骸骨不葬皆多龍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絕也

格城曲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而安厝之濟曰禮記  
也掩骸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善曰孝經曰其土也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而安厝之濟曰禮記  
此為古風也謂卜改葬也輪移北隍窆空作空宅東麓

善曰說文曰城地無水曰陞音皇左氏傳楚子曰宛交之事

棺仍舊木 善曰鄭玄周禮任曰攢謂冢中也 合葬非古

周公所存 善曰武子曰合葬非古有也 自周公已來未之

敬遵昔義 還附雙魂 善曰禮記孔子曰附謂合

幽靈 善曰鄭玄周禮任曰攢謂冢中也 合葬非古

祭岳原文一首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維有宋五年月日 恭承帝命建旗舊舊楚

訪懷沙之淵得捐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三閭大夫屈原君之靈 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

則折 善曰毛詩成

時飛霜急節 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 周書曰小暑

懷不端 善曰蘇秦說張儀曰王命楚王使誘懷王請與俱

謀折儀尚自茂椒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

龍驚風以許君子齊曰金孫香早也屈生聲溢金石志

華日月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鐘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

芳五石本實穎實發善曰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粟

如樹芬香之草也望泊心秋善曰吳實瞻羅思越善曰吳實

書曰精散思古人故思遠也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越遠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也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可用重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善曰顏光祿即顏延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

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年號尚書

良曰道之淳德之貴相須而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飛聲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年號尚書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郭璞三官解詁曰揚言盈協韻翰曰幾多易性焯幸剛

道也班班尚揚揚惟音頽君之文蔽此二人身芳焯登朝光

絮志度淵英善曰楚詞曰體粹直以一身芳焯登朝光

國實宋之華善曰班固漢書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

流沙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服爵帝

前代也波及也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服爵帝

典樓志雲向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樓志實雲何言

也張華勵志詩曰樓志浮雲翰曰朝徒者則辭服不可貴

命雖奉帝典而樓志實雲山之曲阿猶曲也清衣素友

比景共波友清累而我披比以喻多向曰言交氣高

叔夜嚴方仲舉善曰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

仲舉陳仲舉也為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號曰叔夜嵇康也

實客時人畏之言顏君最明地方比也

風絕侶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流連酒德

嘯歌琴緒善曰漢書班固曰式乎介乎大雅所流連劉靈

濟曰流連言好游韻移年契闊宴處善曰何敬祖雜詩

時者移年歲雖契闊為苦若同宴語居處也春風首時

善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善曰列子曰大素

言春與游談賦詠至秋乃死大素無者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

明發晨駕瞻盧望路善曰毛詩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晨駕

謂靈車早出也瞻盧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也

心博目泣情條雲互善曰李陵詩曰仰視驚雲逝紛紛

言情理忽失次而亂涼陰掩軒娥月寢摧善曰姮娥掩

一三二七



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語以獨笑也

**非獨昊天殲我明懿**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言古來皆有一死非獨昊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盡美也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  
善曰五蒼頡篇曰饋祭名也

**申酌長懷顧望**  
善曰五臣本

**戲敬**  
善曰五臣本

**嗚呼哀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涓爾長懷中篇而數翰曰戲敬悲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